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李喬長篇小說女性形象研究



研 究 生：蘇 毅 絲 撰

指 導 教 授：陳 章 錫 博 士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李喬長篇小說女性形象研究

研究生： 蔡毅銘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蔡明鑫

侯作訂
陳章錫

指導教授： 陳章錫

系主任(所長)： 鄭幸雅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一〇一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李喬長篇小說女性形象研究

摘要

本論文旨在探討李喬三部長篇小說內女性角色的形象論述，側重於大時代動盪不安的社會中，女人受父權壓制、受父權思想、受父權階級壓迫，女性如何反省、自處，如何應對之道，如何由命運多舛，內心憤懣無依，悲傷掙扎到內心靈明清醒覺悟、剛強自主、自立自強、醒覺重生，對不公不義的時代，對壓迫者做出反擊，奮力一搏，對現實的勇於承擔，對權益的爭取追求在在展現女子生而為人、動人、平等、向上自我提昇的力量。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節錄重點相關前人研究資料。並陳述論文架構，第二章第一節大略側寫李喬生平、寫作歷程，約略描述文學創作觀，第二節敘述短長篇作品及長篇小說內容大要。第三節書寫三部長篇小說時空背景。第四節敘述李喬創作理論與文化評論。

第三章書寫李喬寫作的技巧、思想意識，風格特色。側重李喬對女性形象之形塑及抒寫。第四、五章進入主要探討點，書寫女性形象角色的生命形態，分別由命運多舛、堅強剛毅、獨立自主、醒覺重生四個面向去抒寫發想。可以探究出李喬對女性的關懷，對女性捍衛尊嚴的崇敬，對女性勇於承擔的肅然以及筆下對女性的細膩描寫。

第六章總結李喬三部小說主題中對女性角色形象的詮釋、關懷，並歸結李喬筆下女性人物自存實有活出自我之勇毅剛強，自立自主自強，應對處境活出生命尊嚴。

女人不是天生形成的，是後天生成的，此乃波娃名言。環境的形塑，深深影響彼時的女性，如何在父權宰制的社會氛圍中，看似認命、受運命之神無形的宰制、命運多舛的弱者，實質卻是追求自主的堅強女性。是以本文將針對李喬先生作品中《寒夜三部曲》、《埋冤 1947 埋冤》與《藍彩霞的春天》中有關女性角色形象之抒寫描述。藉以彰顯歌頌不同時代女性追求獨立自主，展現女性自覺的精神。

關鍵字：李喬、獨立自主、堅強女性、女性自覺、燈妹、女性形象

李喬長篇小說女性形象研究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2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7
第二章	李喬生平及其作品創作理論	9
第一節	李喬生平及寫作歷程	9
第二節	李喬小說介紹	15
第三節	三部長篇小說時空背景	25
第四節	創作理論與文化評論	32
第三章	生命意識情境的敘述技巧	39
第一節	情境交融的喻意深遠	39
一、對大地的感動	39	
二、反抗自救	40	
三、貞靜平和	42	
第二節	個人意識的呈現顯露	42
一、情愛篇-寫情	42	
二、生命篇-人生哲理	43	
三、控訴問天篇-對弱者的悲憫、對大眾的同情	45	
第三節	心路歷程的鋪陳展演	47
一、燈妹	47	
二、其他女性	55	
第四章	女性形象角色的生命形態	62
第一節	外在環境的遭遇—命運多舛	62
首部曲《寒夜》中的燈妹：		
一、悲慘花園女：(幼時棄兒、少年養女)	62	
二、茫然無奈、童養媳送作堆	64	
三、交換婚姻、無尊嚴	66	

	四、兒女情長·····	69
第二節	內在精神的展現—堅強剛毅·····	70
	一、新婚燕爾·····	70
	二、災禍接連：生之勇氣、勇敢存活·····	71
	三、變化遷異：如夢初醒、任人宰割·····	73
	四、日本人來：法令嚴明、嚴管宰制·····	74
	五、長夜漫漫：希望在哪？燈明滅否·····	75
第三節	對應時代環境的力量—獨立自主·····	76
	二部曲《荒村》中的燈妹(阿漢嫂)：	
	一、阿漢的牽手：結髮一輩子：山中棄婦，淡定自若	76
	二、可敬的阿漢嫂：孩子的阿媽·····	84
第四節	另類女性：獨立自主：二部曲《荒村》中的郭芳枝·····	96
	一、對情愛的義無反顧·····	97
	二、對選擇的勇往直前·····	98
	三、自主之愛平凡真實·····	100
第五章	女性形象角色的蛹化新生·····	104
第一節	一段人生歷程的經歷—醒覺重生·····	104
	一、三部曲《孤燈》中的阿漢婆：·····	104
	二、三部曲《孤燈》中的林阿貞：·····	113
	三、三部曲《孤燈》中的蘇阿華：·····	117
	四、三部曲《孤燈》中「我的肥豬」山之女昂妹：·····	122
第二節	《寒夜三部曲》其他眾多女性的生命情態·····	125
第三節	《埋冤 1947 埋冤》中的葉貞子、鍾瓊玉·····	145
	一、《埋冤 1947 埋冤》中的葉貞子·····	145
	二、《埋冤 1947 埋冤》中的鍾瓊玉·····	152
第四節	《藍彩霞的春天》中的藍彩霞、孫淑美·····	156
	一、《藍彩霞的春天》中的藍彩霞·····	156
	二、《藍彩霞的春天》中的孫淑美·····	167
第六章	結論·····	172
參考書目：	·····	176
附錄：	·····	186

第一章 緒論

大河小說家李喬的作品《寒夜三部曲》，藉由書寫，細膩處理小說中女性的悲苦遭遇，心情的苦悶抒發，刻苦自勵，勇敢存活的力量，對女性的描寫筆觸細膩。其他作品中《埋冤 1947 埋冤》、《藍彩霞的春天》，也相對呈現女性在不公不義，莫可奈何處境下的應對方式，充份表現女人的自我獨立、醒覺精神，李喬筆觸中，深具渲染力、筆鋒常帶情感的筆調，帶給筆者深深感動。作品恆常呈現李喬悲憫廣大眾生的人道關懷。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閱讀《藍彩霞的春天》，認識了李喬，對李喬筆下的女性，所受悲慘遭遇，既而奮勇抵抗的情狀，深深地、深深地受震驚，那是筆者無法想像的世界，筆者的心是受衝擊的，怎會如此駭人，既之以筆者對女性主義理論深深著迷，故而引發本人對李喬作品的好奇，再三讀了李喬的書，對李喬筆下的女性，《寒夜三部曲》總感覺有那麼一絲熟悉的陌生感，似曾相識，在我八識心田內的一顆種子發芽了，歲月悠悠，我知道那是兒時的童年記憶，自己深埋心底，不願觸及的兒時記憶，童年往事，那是奶奶、及老母親的故事，只是她們早已作古二三十年了，鮮明的記憶又逡巡盤桓在腦海，那一代女性的命啊!和李喬先生筆下的女性啊!似乎有異曲同工之悲哀、心酸不可告人、無法訴說、只能哀告上蒼、呼求天公伯的偶開天眼覷紅塵悲憫眾生的時代啊!

大時代的悲劇，天災人禍，先民為求生存，渡海來臺，繼之找尋開墾安身立命之地，遭受不同統治階級的迫害，女性身處變異受壓迫的時局，如何咬緊牙根挺下去，活下去，都需要莫大的毅力。「不錯、斷腸、心碎，活著比死還苦；但是人還是要活下去，這就是人。」¹，女性的處境堪憐。

女性堅苦卓絕的精神令人肅然，阿漢婆明徹地，也威重沉鬱地說：「阿貞，還有阿淑妳們：妳們擔當的日子到來了。妳們不能一味呼天搶地要死要活；現在

¹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248

這些都深埋心底，咬緊牙根，紮緊髻髻，將子女養大！」²總不能一味的哭吧！要以最大的決心毅力維持清醒，保持冷靜。要存活下去，「什麼叫做命？命就是要你去面對沒道理沒來由的劫難，不疑不怕不變不停地一就照原先的樣子活下去。這個，我們婦人家，比男人還強才對！」³，文本呈現女性堅毅的精神無與倫比。女性永遠是承載一切精神，力量的舟楫，航行在人世的煙海，永遠燦然發光。

二、研究目的：

藉由爬梳李喬的作品，讓筆者再回溯過往，再省思身為女人的一生，藉由深究李喬文本中的女性處境，去洞悉李喬作品中的女性處在不同年代父權社會氛圍宰制之下，如何的應對進退，活出屬於人性的尊嚴，走出自己，追求獨立，展現女性自覺精神。謳歌女性在惡劣的環境中，自醒自覺、自我承擔，自我完成，完整人生的整全，破蛹新生的典範生成。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有關李喬及其小說的研究已有相當豐碩的成果，茲選取具代表性的論文及專書分述如下：

一、學位論文方面：

(一)賴松輝：《李喬『寒夜三部曲』研究》⁴

李喬的《寒夜三部曲》是一部以清治、日據臺灣歷史為背景的長篇小說。以兩個家族的遭遇，反映出臺灣人的命運，及反抗統治者壓迫的苦難歷史。本篇採用三條徑路對《寒夜三部曲》進行研究：首先，因為本書以臺灣歷史上的重要事件為背景，探討作者對歷史事件的詮釋意義。其次，本書是一部小說，由小說的內容形式加以分析。再次，將作品放在臺灣文學史的大河裡，找出作者所承襲傳統及個人突破傳統的創新手法。文中提到昂妹，對昂妹做了適切點筆。

(二)劉奕利：《台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女性人物研究——以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李喬所描寫日治時期女性為主》⁵

²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249

³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248

⁴ 賴松輝：《李喬『寒夜三部曲』研究》，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年

⁵ 劉奕利：《臺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女性人物研究——以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李喬所描

本文以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鍾理和《笠山農場》、鍾肇政《濁流三部曲》及《臺灣人三部曲》、李喬《寒夜三部曲》爲主，其他作品爲輔，探討日治時期（1895-1945年）及其前後的女性人物。研究目的有四：一、適切評價文本中的女性人物。從語言、行動和心理去剖析小說人物，並按類型去探討人物形象及特色。二、明瞭客籍女性人物的性格特徵。比較小說人物和客籍相關文獻中提及的客家婦女，並分析形成這些特色的原因。三、探討女性人物的社會宰制及對應態度。在日治時期「性別、階級、父權」三重宰制的社會結構中，女性如何自處和對應，客籍婦女的地位和其他族群相較，又有何差異。四、剖析作家創作的心理意識。探究作家的成長環境和創作年代的氛圍對小說塑造有何影響，並分析人物的外在塑造技巧，加以比較。文中對燈妹的著墨深入詳盡。

（三）楊傳峰：《寒夜三部曲》女性角色研究⁶

注意到這些女性，蓋因她們「無聲」的特質，這樣的特質是傳統婦女該有的美德，也是理所當然該配備在女性身上的枷鎖。作者排除男性角色，以女性角色爲主，如此能更細緻看到女性的生命特質，她們原本就扮演男人的依靠、港口，不會主動表現自己，透過作者的技巧分析、人物對話、象徵、和劇情安排，可以發現這些女性角色並不是安靜的。在第二章開始，透過作者的背景探討角色被創造的背景；第三章進入主角—燈妹的角色生命過程；第四章析論其他角色，這些女性各有特質，也各自代表著其所代表的環境；第五章藉由作者的寫作技巧細膩地探討角色細緻的部分，這些細緻的情緒表現也許不會透過文字表達，卻可以提供讀者想像空間，而這樣的想像空間可以讓角色「活」在讀者的生活，使角色不再只是活在文本，而是走入讀者的生活。筆者以爲女人從來不是安靜無聲的，只是以不同面貌方式展現而已。

（四）盧翁美珍：《李喬『寒夜三部曲』人物研究》⁷

本論文以李喬長篇小說《寒夜三部曲——寒夜、荒村、孤燈》爲主要範圍，旁參短篇小說相關作品及評論，再以批評方法、心理學理論加以分析。關於人物之心理描寫及外在型塑，另以小說理論、技巧或文學評論分析探討。首先就主題，做整體性的觀照，《寒夜》是對土地的苦戀；《荒村》重在被殖民者的災難與抗爭；《孤燈》則是戰亂傷痛與鱗魚返鄉。其次藉由榮格「分析心理學」相關理論，針對此書幾位關鍵靈魂人物做深入心理狀貌探討，接著佐以小說理論，從人物外在形象描繪，檢視重要角色之型塑。最後從小說結構、敘事觀點，結合人物內在心理，外在形貌，及各種角色在小說中的配置份量與方式，探究人物在小說中的位置與功用，呈現主題。

寫日治時期女性爲主》，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

⁶ 楊傳峰：《寒夜三部曲》女性角色研究，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09年

⁷ 盧翁美珍：《李喬『寒夜三部曲』人物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

(五)黃琦君：《李喬文學作品中的客家文化研究》⁸

以李喬的文化觀透視其文化理念，並對台灣文化、客家文化的見解作概要介紹。以各章節逐一研究李喬文學作品中的客家文化，以《寒夜三部曲》為主，短篇小說中具客家文化的文學內容為輔，涵蓋物質文化、行為文化、精神文化以及語言文化四個文化面向，論述客家生活與禮俗、客家歷史、客家女性以及客家語彙。其中提到女性形象一些特點，詳加敘述，充份展現女子的堅韌。

(六)黃雅慧：《李喬短篇小說人物研究》⁹

本論文旨在探討李喬短篇小說中的人物，研究範圍以苗栗縣立文化中心所出版的《李喬短篇小說全集》為主，此套書分為十冊，共收錄了一百七十八篇李喬的短篇小說，藉由文本分析和其他參考資料輔助，本文將李喬短篇小說中主題的呈現、人物的形象分析、人物的刻畫技巧等三個面向，作一系統式的研究，期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增添李喬短篇小說更為完整的文學風貌與脈絡。筆者閱讀李喬的短篇小說，有些篇章都延展成長篇，尤其針對女性形象書寫這一區塊，所以，從短篇中，也可搜尋到相關敘寫。

松輝論文著眼歷史語言，奕利重在不同客家作者對不同客家女性的比較，傅峰以燈妹為主，以他男性觀點書寫，美珍以心理學角度全面性探照書中男女主要角色，琦君從客家文化切入兼述及客家女性的形象，雅慧從短篇小說入手，各有勝場，各有千秋。

筆者試從女性角色、女性觀點切入，以人為本，針對書中女性的自我覺照、覺醒、承擔、認命、強韌、堅毅、加以闡述、分析、以作為對文本的另一闡揚。

二、專書方面：

(一)歐宗智。《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論》¹⁰：

書中述及《寒夜三部曲》針對書中的漢奸文化，異國情誼多方探討，進行複雜多面向的人性思考，言及台灣人最多漢奸，述及李喬嚴厲批判三腳仔，並對比呈現人性複雜面貌。書中也寫出了台灣女性的自我發現，講述了《埋冤 1947 埋冤》中的葉貞子、鍾瓊玉飽受苦難的女性角色，堅忍面對現實世界，走出傳統女性形象的窠臼。另在專章《藍彩霞的春天》中述說李喬的象徵意義與反抗意識，提及李喬的象徵意義別具用心，反抗意識最為強烈，得救必須靠自己，自己不救

⁸黃琦君：《李喬文學作品中的客家文化研究》，新竹師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⁹黃雅慧：《李喬短篇小說人物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回流中文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年
所有資料來自全國碩博士論文系統

¹⁰歐宗智：《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論》，臺北：前衛，2007

沒人救你，任何受難者不行動的理由都是懦弱的藉口，李喬建構了獨特的小說哲學。

(二)林瑞明。《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¹¹：

介紹李喬為愛恨分明的大地之子，介紹生平及專著，並提及李喬曾說明創作的原動力，一是童年的壓抑，二是基於對廣大人羣的愛，三是大地的鄉愁；並說明李喬身上的多元文化因素，也是構成李喬文學創作的特色之一。李喬後來致力於台灣新文化改造運動，是李喬思考、實踐所得，這些都可上推至蕃仔林的生命經驗。並述及「食(餓)與性」是李喬創作的重大主題，經由人生的基本問題，悲憫人生。李喬的短篇小說從 1960 年代型塑的大地、母親、生命等多篇短篇小說，似乎已預示了後來寒夜三部曲的巨著產生。書中另有討論寒夜三部曲討論會的篇章，與會來賓從內容概述，到書中主題意識的探討再述及土地、母親、愛與恨的關係。及對於苦難所持的兩種態度，並述及有關技巧方面的討論，以及以台灣歷史形象的變遷來說明，也提及人物的塑造問題。最後結論述及《寒夜三部曲》節奏緩慢，描寫細膩，有長江大河滾滾而下之勢，確實有大河小說的魄力。本書的資料收集調查，完整，研究徹底，本書堂堂皇皇九十多萬字，是近年來台灣文學的一大豐收。

(三)許素蘭。《為大地寫家書》¹²：

以抒情感性的筆觸，多方引據資料，爬梳李喬先生的一生經歷，人生所經的行程。篇章從孤冷荒村的童年歲月（1934-1954）寫起，寫童年的蕃仔林，寫缺席的父親，寫愛無止境的母親，寫李喬這山林之子的文化啟蒙；再來書寫初中的李喬，從一顆類乾癟癟的種子播植於肥沃的種子裏，如何找到開啓生命潛能的鑰匙(1946-1954)。再來成為教育園丁，成年了，無依的感情終於靠岸，（酒徒的自述）開啓寫作之門，一路走來，孤單啊！這個世界，這個曠野。(1955-1965)書寫李喬父母過世，書寫李喬人子之思，對母親之思轉而為長情大愛，對大地之母及宇宙的象徵比擬。再來敘寫(1966-1975)短篇小說盛產時期，再書寫蕃仔林，故鄉，台灣，也是一種阿姆(1976-1984)，這段期間完成《寒夜三部曲》，奠定文學史地位，也完成《情天無恨--白素貞》。

(1985-1995)，莎啞娜啦，亞細亞的孤兒，發展出反抗是最高美德，《藍彩霞的春天》具體落實理論。最後(1996---)桐花盛開，一片雪白，完成《埋冤·1947·埋冤》，一個文本，一個自傳，最後談到現實世界的李喬。全書感性理性寫就李喬幾乎一生的行程，涵括廣闊。

¹¹林瑞明：《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臺北：允晨，1996

¹²許素蘭：《為大地寫家書》，臺北：典藏，2008

(四)齊邦媛。《千年之淚》¹³：

人性尊嚴與天地不仁啊！齊老師稱《寒夜三部曲》有史詩的氣魄，抒情詩的境界，講述燈妹，永恆母親的典型，對人間懷強烈的大愛大恨的作家用真情與真誠絕對投入而寫的孺慕詩。形塑對母親的愛與敬，達到了一種詩意的虔敬。也提及三部曲中令人難忘之情甚多，而以燈妹的母愛為中心的故鄉之戀，最淒愴的景象是逃亡無路的臺灣子弟兵，在異域絕境中，白天，拖著皮包骨的兩腿蹣跚地往北海岸移動；講土地、母親、故鄉的關係。歸總《寒夜三部曲》是超越地域性的純文學傑作。李喬賦予書中角色彰顯出人性尊嚴。《寒夜三部曲》本書是台灣四十年文學史上很重要的收穫。

(五)李喬等。《台灣文學導讀》¹⁴：

講述諸多台灣作家作品，內容也撰述了《埋冤 1947 埋冤》，書中言及李喬是天生反骨的啓蒙大師，並由李喬導讀《埋冤 1947 埋冤》上冊，寫到張七郎妻詹金枝於亂葬崗尋到夫與子屍體，回家停靈哭泣為止。全文 35 萬字。下冊從「27 部隊」隊長林志天逃亡中被捕入獄。這是全書二主線之一，寫其在獄中 17 年的鐵窗生涯。另一主線是，台大醫五學生，事件中「公會堂」（即北市中山堂）被集體屠殺數十大學生中唯一生還者：葉貞子。另外書寫林志天的未婚妻鍾瓊玉。鍾瓊玉是小學老師，父母的掌上明珠，深受日本文化薰陶的女子，如何面對一切變異？如何自處應對人世？這是台灣女子的感人故事。

林志天被關，鍾瓊玉、葉貞子在無形的大牢中受苦，受特務的騷擾，及自我禁錮。小說最後，林志天出獄和鍾瓊玉結婚；葉貞子和兒子認清事實，做個獨立自主的人。自己自立，自然不會有人來羞辱傷害。一切靠自己站起來。

(六)彭瑞金。《台灣文學探索》¹⁵：

大略講述了台灣文學中女性的從屬地位，台灣新文學，陽剛文學是主流，似乎忽略了對女性在文學中應有的份量和地位，書中提及李喬的《寒夜三部曲》，不同於其他作品對女性的描述，講述燈妹的形象，「學習實實在在擔起維持這個家的全部責任成功塑造成熟的女性塑像」。燈妹是「生活戰將」。「定力十足」。「勇往無懼」，充滿智慧的苦難承擔者。

(七)高天生《台灣小說與小說家》¹⁶：

《從大地走進歷史的李喬》講述李喬這一台灣山區荒村農家子弟，窮絕山居悲苦的童年，對李喬的心靈和人格，造成寫作方向、思想的影響。講小說的成形，發想由苦難闡悲憫，並進而進行深遂的人性探討，從短篇到長篇到寒夜三部曲，是李喬平生最要緊的一部書。李喬以書寫成就自己與自然、大地的關係。對李喬

¹³齊邦媛：《千年之淚》，臺北：爾雅，1990

¹⁴李喬等著：《台灣文學導讀》，臺北：允晨，2006

¹⁵彭瑞金：《台灣文學探索》，臺北：前衛，1995

¹⁶高天生：《台灣小說與小說家》，臺北：前衛，1994

有極高的評價。

以上專書，對李喬的刻畫描寫讓筆者更了解李喬的人文情懷，悲憫心胸，對燈妹的描述，讓筆者在論述燈妹時，更深深體會雖大時代環境背景之囿限，女性仍可撐起一片天。時局變異恆常，亙久不變的是女性在處境艱難中，所發揮、展現的無比自尊、自重、獨立、自主的精神。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一、文本分析法，針對小說文本做深入淺出的分析與探討，分別探究了《寒夜三部曲》、《埋冤、1947、埋冤》、《藍彩霞的春天》李喬著作中女子的處境及應對方式，並展現出女性對自我命運的自覺、抉擇、應對，呈現生命力的方式。

二、歷史研究法，針對書中女性的不幸根源中所處的大時代動盪，丈夫、兒子面對不公不義的社會所進行的事件、運動、抗爭，下南洋當砲灰、軍伕，對女性的處境造成影響的時空背景略述及。歸結作者創作背景及創作的歷程，探究李喬形塑女性形象的思想及理念，完整呈現大時代之下，女性的勇敢與堅韌。

三、比較研究法：女性形象，因著時代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意義及差異性，而女性的堅強剛毅、獨立自主、自我醒覺卻顛覆了社會傳統父權壓抑的力量，活出自己的人生意義。本論文以正向自我價值分析不同時代的女性自覺。

本論文在詮釋、述及部份女性時，約略提及存在主義的觀點及論述。

本論文共分六章，章節安排與內容大綱如下：

第一章：緒論。為本論文的序言，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並回顧前人研究成果及專書論著，分別做大略性概述。

第二章：介紹李喬生平與作品創作理論，第一節介紹李喬生平，以及李喬的寫作歷程，作品分期。第二節講述李喬長篇小說並略提及短篇小說，並介紹主要三部長篇小說內容。第三節敘寫三部長篇小說的時空背景。第四節述及李喬的創作理論及文化評論。

第三章：講述李喬的寫作技巧，第一節講情境交融的喻意深遠，從情從景描摹融入，景入情中，情在景中，顯現人生哲理。第二節講李喬個人意識的呈現顯露，主要來自作者(一)、窮苦悲絕的童年。(二)、對弱者的悲憫、對大地眾生的同情。(三)、對大地對母親的濃濃鄉愁戀眷及感恩。第三節心路歷程的鋪成展演，著眼燈妹及其他女性的心理成長及自覺。

第四章：講女性的形象角色，女性的生命形態。從第一節外在環境的不幸遭遇講述燈妹的命運多災多難到第二節燈妹內在精神的展現—堅強剛毅，第三節講燈妹對應時代環境，對應自身的處境，燈妹的獨立自主，第四節講述燈妹兒子明鼎未婚妻郭芳枝(一)對情愛的義無反顧，(二)對選擇的勇往直前，(三)芳枝自主之愛平凡真實。

第五章：第一節講述《孤燈》中的阿漢婆燈妹，生命到盡頭前成就一智慧圓融的人間行者，如觀音大士，如不滅明燈，聞聲救苦，一盞孤燈照芎林。再來講述《孤燈》中的林阿貞，本來是依賴順服的，後來醒悟挺立人間。繼之講述《孤燈》中的蘇阿華，勇敢追求情愛，堅貞自持。再者講述《孤燈》中的昂妹，應對困境，一派天真自然，積極自然找吃食，自然存活。

第二節講述《寒夜》、《荒村》眾多女性的生命情態。第三節講述《埋冤 1947 埋冤》中的葉貞子及鍾瓊玉。第四節講《藍彩霞的春天》，講妓女的故事，側重藍彩霞的心理層面，從痛苦自溺、沉淪到心中一點靈明的閃現，對生命意義的追尋，到自我救贖、重生，即使春天在鐵窗裡。另述及孫淑美這一啞巴妓女，為父治病下海，認命以對，無怨無悔，但是當父親已亡故，自覺萌芽，勇敢出走。

第六章：總結女性人物的自尊自立、獨立自主、勇毅堅強，應對處境活出生命尊嚴。

第二章 李喬生平及其作品創作理論

本章講述李喬生平及李喬的寫作歷程，作品分期，創作態度，及一生奮進執著，退而不休的台灣文化論述。悲苦童年、豐富人生閱歷，從所有作品中可一窺堂奧，愛自己的鄉土，愛週遭人群，關懷弱勢，展現自己的人生觀，人生行程，蕃仔林窮鄉僻壤的小孩，活出生命的尊嚴。

第一節 作者生平及寫作歷程

了解李喬生平及寫作，了解李喬的理想性，了解李喬絕對熱血、俠情，對生命的自我醒覺，對時代的過往做出反省，對人生旅程的步履，步步踏實，走出自己的勇健人生。

一、作者生平：

李喬，出生日治時期新竹州大湖郡大湖鄉香林村(今苗栗縣 大湖鄉靜湖村)，舊稱蕃仔林的地方¹⁷(1934/6/15-)，本名李能棋，另有一筆名一闡提，出生年代，正值抗日前後，物質生活條件極端匱乏，尤其身處偏僻落後的窮鄉僻壤，居住偏僻鄉山區，困苦情境，艱辛無人能知。所以李喬有著一段辛酸悲苦困乏的童年。

父親李木芳先生，母親葉冉妹女士，李喬在六歲那年罹患瘧疾，一年後才痊癒。西元 1950 年畢業於 新竹縣立大湖初級職業學校（大湖職校）蠶絲科系，西元 1954 年，畢業於 台灣省省立新竹師範學校普通科（相當於現今之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新竹師範學校普通科畢業後，任教於南湖國小、大湖國校、私立大成中學，頭屋初中，苗栗農工職校等共二十八年¹⁸。

以四十九歲，離開教師崗位，提早退職，專職寫作，於西元 1982 年 8 月從教職 退休。曾任《台灣文藝》主編、台灣筆會會長、總統府國策顧問。是臺灣作家中少數同時活躍於文化界、政治界及電視界的獨特人物。

西元 1962 年李喬首度發表了短篇小說《阿妹伯》等九篇短篇小說。於西元 1963 年時以短篇小說《苦水坑》一文獲得《自由談》徵文首獎。¹⁹西元 1980 年出版了以台灣日治歷史和戰爭為背景、橫跨家族三代的《寒夜三部曲》小說，由

¹⁷許素蘭：《給大地寫家書》，臺北：典藏，2008。頁 7

¹⁸彭瑞金：《李喬》，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頁 43

¹⁹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莫渝整理李喬生平暨寫作年表。

《寒夜》(1980)、《孤燈》(1980)、《荒村》(1981)三大長篇組合而成，感人至深。1982年1月曾獲得吳三連文藝獎。

作家的兒少記憶，童年經驗，以及家庭背景在在影響了作家的人格成長，思緒養成，創作理念。李喬小時候的啟蒙師是一位唐山來的人叫邱梅的先生，以及一位原住民泰雅族老酋長禾興，所以李喬從小就感悟人我之間要和一切族群和平相處。李喬自己訴說著自己的想法。

後來，當了老師，從父老中去了解歷史，擁抱臺灣本土情懷，關懷受苦受難受壓迫欺榨的同胞，李喬的作品，呈現了苦難、也寫出了人民的反抗，更努力的追求新生命、新生活，新天地的精神。在李喬有生之年，戮力嘔心瀝血於台灣文學質地的向上提昇。李喬對自我的期許、對自我生命力的延展，深自覺醒，所以李喬拚命拼搏一生終不悔。

二、寫作歷程及作品介紹：

(一)、作品的分期及類型：

李喬的生平、生長環境、及遺傳，成就了他作品的主軸基調。從小身體違和，羸弱多病痛，家又貧窮；李喬父親李木芳又參加農民組合，一輩子和日人對抗，戰爭停了，事後，還是失望，想想，這樣的影響，對李喬肯定影響深遠。李喬曾對父親不諒解，還好母愛及時的膚慰。

在生命中，還好碰到貴人提攜，好老師的勉勵，自我的努力訓練，所以奠定日後寫作的功力。李喬走出自己的文學世界，由感性而理性。李喬把小說作品分成兩類型：

1、來自故鄉童年與現實生活的。誠然早期作品是純粹童年山居窮寒歲月的描摹—例如：〈阿妹伯〉、〈飄然曠野〉、〈山女〉、〈我沒搖頭〉、〈竹蛤蛙〉等

2、對生命的探索，生命情調的描摹系列。年事越大越能反觀自己；…本來面目的我，該是樂於探索生命奧境，勤於試驗新方法新形式的人。在這方面，我寫下〈現代別離〉、〈大蟬〉、〈修羅祭〉、〈痛苦的符號〉、〈情天無恨〉…²⁰

文學家的聲音沉靜寧謐，但充滿迴響。思惟跨越時空，觀照人生，寫出生命的真實。李喬的生活經驗，意識型態，哲學思想，從作品中可找出主題趨向；我們也由作品中所呈現的主題意識，去歸納作家的意識型態，生活經驗，哲理思

²⁰李喬：《台灣文學造型》，高雄：派色，1992。頁342

考。我們可直入作家的文學核心，找出義蘊所在。

文學永遠爲人而產生，因人而篇篇成詩，文學的主體永遠是人類。反映呈現大時代的真實印象，反應現實，生死之悲苦、悲哀，陳述莊嚴的生命情狀。促使人們覺醒。所以，李喬作品可說是「人權文學」，迴盪在激昂、思辯、人道的文學，飽含深度的人性思考。²¹

(二)、寫作分期：

依作品出現的年代分，李喬先生自述大概分成四期：

- (1) 1962—1968：作品全是短篇小說，外加小散文雜文，獲獎有三
 - (1) 1963-〈苦水坑〉得「自由談」徵文首獎
 - (2) 1964-〈烏石壁〉得幼獅徵文首獎
 - (3) 1967-〈那棵鹿仔樹〉獲第三屆「台灣文學獎」
- (2) 1968—1977：短篇小說的全盛期，長篇小說三部：《痛苦的符號》、《蒼白的春天》、《山園戀》；並開始寫作評論文章的發表。
- (3) 1977—1981：完成多部小說及雜文增多且廣泛涉及各面向，出版了長篇小說：《青青校樹》、《結義西來庵》、《寒夜三部曲》，大是大非的年代，大蛻變，作家也反省而自覺成長。《寒夜三部曲》以台灣及歷史事件爲本，一家三代辛苦過活求生故事爲主，寫出台灣文學史上的重要大河小說著作。
1981，第四屆吳三連基金會文學獎。
- (4) 1982— 迄今：從工作崗位苗栗農工教師退休，人生入另一境地，並再造另一段輝煌人生。成爲專業作家，作品豐富，冷眼旁觀世間相，寫出世間之苦、人我之偏執、怨囿。辛苦執著度日的眾生愚癡相。
短篇：《小說》(1982)、《告密者》(1985)、《孽龍》(1985)、《泰姆山記》(1984)
長篇：《情天無恨》(1983)、《藍彩霞的春天》(1985)
總是作家自己生命的展演，對生命思考，佛理體會，以及文化思考之外的反抗哲學思惟。²²之後又完成了《埋冤·1947·埋冤》(1994) 這部長篇小說，爲子孫留下歷史的見證，以身爲這一代台灣人盡一份責任爲己任。情操可感。
1986，文學論著《小說入門》
1988，文化評論《台灣人的醜陋面》出版。
1989，文化評論《台灣運動的文化困局與轉機》出版。
1991，文學評論《台灣文學造型》出版。文化評論《台灣文

²¹龔鵬程：《臺灣的社會與文學》，臺北：東大，1995。頁 126

²²擷取自：李喬。《台灣文學造型》，高雄：派色，1992。頁 343-344

化造型》出版。

- 1993，第十四屆巫永福評論獎。以《台灣文學造型》獲獎。
- 1993，北美台灣客家社區社團「台灣客家文化獎」
- 1995，王桂榮台美基金會社科人才成就獎。
- 1999，鹽分地帶文藝營台灣文學貢獻獎。
- 1999，文學台灣基金會第三屆台灣文學獎。(小說成就獎)²³
- 2000，獲台灣文化學院授與「台灣文化榮譽博士」學位；且受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 2006，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第10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
- 2007，新竹教育大學「第13屆傑出校友獎」
- 2010，獲靜宜大學「第一屆蓋夏論壇大師講座」殊榮
- 2010，獲真理大學「第14屆台灣文學家牛津獎」

鄭清文認為「李喬的成就不限於文學，他對文化、政治的關心、理解和發言，也舉足輕重。」從文學到文化評論，李喬先生是一位行動家，勇敢打破陳舊的規範，創造新的景觀，²⁴新的氣象，讓作家的創作思路源源不絕

三、創作觀及寫作態度：

(一)、文學創作觀

李喬說：「我是個生活在歷史中的人，我有義務提筆紀錄或檢視我所生活過的歷史，因此，我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寫作之途。」²⁵

文學畢竟是生活環境中，萬千條件下的活動，而文學又是極端敏感的事物。²⁶ 文學必然植根於生養其身的土地與人民；文學，必然自現實社會出發，然後以全人類，甚而有情世界的福祉為依歸。文學是唯一進入人性裡面研究人的學術。²⁷

李喬的文學觀，以及他生性善感多情，敏銳又感性，具有豐富想像力，以及他特殊的生活經驗，和對大眾的關愛，對有情無情存在界眾生的慈悲平等觀，對生命源頭的追尋，看法、態度，成就李喬自個兒走上終身習寫小說之路。

²³ www.ncafroc.org.tw/Content/award-prize.aspser_no=46&Prize_year=...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及苗栗縣立文化中心：《李喬短篇小說集-資料彙編》，頁40，頁96

²⁴ 黃昆輝：《台灣文學導讀》，臺北：財團法人群策會，2006。頁84

²⁵ 苗栗縣立文化中心：《李喬短篇小說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305

²⁶ 李喬：《台灣文學造型》，高雄：派色，1992。頁5

²⁷ 李喬：《台灣文學造型》，高雄：派色，1992。頁33

文學作品，客觀言之，是愛與悲憫的結晶；主觀言之，是作者人格的符號，生命的縮影。文藝是語言文字的藝術。文學主題的沉思攀援，語言文字的營鑄追求，是真正作家畢生不能歇止的作業。

作家必須鍛鍊成一種絕對適於自己的語言文字，用以表達其對於人生、人性、生命，最洞澈的了悟與解釋。這是文藝的極致，也是一位作家人格與文格合一，達到生命的極致境界。²⁸

李喬忠於自己的思想良心，刀鋒筆觸盡是社會廣大老百姓，追求生命莊嚴的真諦。為生命找出口。所以，人，是最後有希望得救的，由己而來。

(二)、一生志業：

1、退而不休

史家史賓格勒說：「當一個偉大的靈魂，從永恆童稚的人類原始精神中覺醒過來，自行脫離矇昧原始的狀態，而從無型式變成型式，從無界到永生，變成一個有限與會死的東西時，文化便誕生了。……每一個文化與廣延、空間都有一種深刻的象徵性，經由廣延和空間，它（文化）努力掙扎著要實現自己。」²⁹

文化是無所不在的，隱含在個人與羣體的言行中，「文化」本身存而不在，必須依附某種「形式」而呈現。³⁰所以李喬先生從單純的文學創作走入評論的世界，並觸及我們台灣文化、台灣文學的思索、探討裏。李喬反省檢討對台灣文學的踐履，李喬認為生活在台灣的作家應該要從關心「斯土斯民」做起，用真摯、誠懇的、認真的生活態度寫作深具「台灣文學」非凡、殊異風格、豐富內涵的作品。

李喬寫書、演講，用心呼籲台灣大眾重新認識台灣文化，從「比較之異」中，體認「台灣文化」是一獨立文化體系。李喬積極投入台灣文化的改造，1988 出版《台灣人的醜陋面》、1989 出版《台灣運動的文化困境與轉機》、1991 出版《台灣文化造型》《台灣文學造型》。內容著眼于探索、批評台灣文化內涵。提供建立及確立台灣文化的方案，並致力於台灣新文化之改造運動。也擔任了「台灣筆會」會長、主編〈台灣文藝〉，任教真理兼任老師，潛心思考本土文化，于文學、文化方面積極運作、活動。在戲劇、傳播媒體方面也廣泛接觸參與。

還接下公共電視台的主持棒，主持「文學過家—文學說演劇場」，節目專門介紹台灣文學作家及其作品，也曾在慈濟大愛電視臺主持〈客家週刊〉，介紹客家族群豐富的人文內涵。落實本土性，延續台灣主體性的追求。

²⁸李喬：《台灣文學造型》，高雄：派色，1992。頁 31-32

²⁹李喬：《臺灣人的醜陋面》，臺北：前衛，1988。頁 206

³⁰李喬：《臺灣人的醜陋面》，臺北：前衛，1988。頁 161

2001年，公共電視將《寒夜三部曲》改編成電視連續劇，藉由立體影像的播出，再現先民苦難的過往，黽勉廣大人民，也將李喬先生關心臺灣人民、臺灣歷史的訴求廣被週知。

2、奮進不已

李喬的使命感，讓大家肯定李喬的文學貢獻，肯定李喬對台灣這塊土地由衷地、深深地關懷。李喬的積極行動力，真真豐富了台灣文化的內涵。李喬後來投入社會改革，在助選講演場子中，企圖打破政治禁忌倡導台灣文化獨立的用心，也給了台灣文壇帶來衝擊與挑戰。

李喬曾說：「……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孤兒，我有安身立命的大地，怎麼會是孤兒呢？……既然生長在一個地方，就該好好愛這個地方，有什麼孤兒可言呢？你愛這地方，這地方就是您的母親……。」³¹寫作是李喬探索人間的方式為痛苦尋求解決的方式。由寫作、繼而爬梳生命觀、價值觀、把自己的思想，生命情態，對宇宙、對人生的看法發揮的淋漓盡致。

在《泰姆山記》，瓦勇說：「不要喪志，對自己要有信心，要相信泰姆山。要愛！知道嗎？要愛。」

「懷大愛的人，私情私愛就淡……」³²

余石基肩窩中槍，「我一定要等到明天，日頭再升起！」他堅決地要求自己，命令自己。日頭上昇了。胸前的鮮紅，分外美麗。他困難地從地上拖過來破斷的網袋「套干」。他把甘薯拋在地上。

然後以左手拿起裝相思樹種籽的灰色布袋，借牙齒幫忙解開結頭，然後把種籽一把一把灑在身子周圍；他還灑兩把在那個屍體附近，其中十幾粒還掉在臉上，胸腹上。

當雨水來的時候，有些種籽會發芽。

當春天來的時候，這裡是一片相思樹苗了。

當我的呼吸停止，就是我回到大地的時候；我的軀體與大地合為一體，我將隨著春天的樹苗，重臨人間。³³

是愛與包容，天地與我並生，大地萬物與我合一。認同土地，熱愛鄉土，李喬一身俠士熱心熱火，一步一腳印，祇要步步行動就是，直到呼吸止息，回歸台灣大地，與大地合一，以另一形態臨現人間。³⁴

悠然向黃昏的李喬，2007年「回首以觀，早年窮困歲月、備受歧視環境、普羅階級、諸多不平處遇，反而成為資產，使我下更多苦工，累積更多生命體會，

³¹ 高天生：《台灣小說與小說家》，臺北：前衛，1994。頁1994

³²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9·泰姆山記》，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251

³³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9·泰姆山記》，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269

³⁴ 李喬：《重逢夢裡的人》，臺北：印刻，2005。頁294

於是我疼愛弱勢群黎；我自奉清儉，終而不致老年匱乏」；而「時有初禪天的洋洋悟境，又知基督謙卑之生命態度」的心境。清亮無塵。³⁵

個人的人生態度，由小說的書寫和自己再對話自療自癒，文學上紀實的寫作態度，讓李喬反思，也和人間行程相融合，一生努力奮進的方向，化為實際的行動，為改造台灣人的社會文化而努力論述，奮進不已。

第二節 李喬小說介紹

李喬的小說，不論長、短篇都是研究台灣文學的人引為重要的著作，連鄭清文都說了：不管是短篇或長篇，李喬在風雨中，不斷走過又長又高的鋼索，走過漫長的驚險的路，填補臺灣文學的重要缺口，使臺灣文學更為豐富和完整³⁶

李喬的作品，形式多變，各個面向的議題都去碰觸，觸角敏銳，創作不同的短篇、長篇作品，顯見李喬不凡的功力，及對人世的悲憫關照。創作豐富，成就非凡，足見作品值得研究。

一、短篇作品略述：

以苗栗縣縣立文化中心彙編本為主，將略述短篇作品中和長篇作品之間相關者之大要。

苗栗縣縣立文化中心 2000 年，出了 10 集《李喬短篇小說全集》：³⁷

李喬 40 年寫作歲月，近半時間灌注在短篇之上，評論家彭瑞金在論李喬短篇時說：「李喬 20 年青壯歲月都貢獻在短篇小說的經營，誰都不能否認，那裡面一定有一個作家對文學最初、最真誠、最熱切的投注，那些很可能才是一個作家最可珍惜的原形本相，李喬文學迭經蛻變，卻無可否認的，李喬短篇最為文學。」³⁸

李喬短篇小說 17 本，200 多篇；長篇小說 14 部；文學評論 1 本；文化論述 6 部；文學概論 1 本；史詩、客語電影劇本、長篇武俠小說、譯作……作品種類多元，³⁹李喬一磚一瓦，營建屬於自己的文學王國，李喬自己說了自己的每一作品，就是作者人格的符號，其生命的縮影，一呼一吸絲絲入扣。⁴⁰一篇小小的作品，就是一個世界。

³⁵許素蘭：《給大地寫家書》，臺北：典藏，2008。頁 178

³⁶彭瑞金：《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李喬》，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頁 212

³⁷苗栗縣立文化中心 2000 年出了 10 集。細目詳參後附錄。

³⁸李喬：《李喬短篇小說精選集 1970-1999》，臺北：聯經，2000。悠然向黃昏序頁 1

³⁹許素蘭：《給大地寫家書》，臺北：典藏，2008。頁 188-189

⁴⁰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21

李喬短篇中「阿妹伯」、「山女」、「竹蛤蛙」、「呵呵！好嘛！」、「蕃仔林的故事」、「哭聲」、「猴子·猴子」、「我沒搖頭」、「痴痴童年」、「石水伯」、「新年憶舊」寫的是以童年故鄉的故事，也漸次發展成後來的「寒夜三部曲」這部大河小說，「鹹菜婆」、「香茅寮」，等短篇也是寫入「寒夜三部曲」，「哭聲」、「如夢令」似乎在寫「孤燈」中的永輝和阿貞；「飄然曠野」、「問仙」對母親的懷念篇，有結合並延伸發展為三部曲中的「孤燈」，對母親的意義更延展了開來，母親是大地。

「小說」此篇寫三腳仔，也寫在三部曲中「荒村」裡；「流轉」寫何玉齋姑的故事，後來也寫入「孤燈」中；「馬拉邦戰記」講日治時代的故事，也寫在「荒村」裡，短篇中的「回家的方式」、「烏石壁」、後來寫入「埋冤 1947 埋冤」裏；「尋鬼記」後來接寫成「結義西來庵」；「夢婆湯」講不公不義之事在「藍彩霞的春天中」似乎也有影子；「泰姆山記」是「寒夜」的補述；

後來李喬關心的觸角及於現實及政治面：熱心熱火寫了「恍惚的世界」、「火」、「我不要」、「大蟬」、「修羅祭」、「兇手」、「婚禮與葬禮」、「人球」、「今天不好玩」、「飛翔」、「蜘蛛」、「一種笑」、「四十歲的球」、「故鄉、故鄉」、「兩座山」、「裸裡的夢」、「孽龍」、「立委自決」、「死胎與我」、「主席·三角街」、「耶穌的眼淚」。

所有這些短篇創作最後都直接影響了李喬最後的長篇走向。李喬記錄了這麼多悲歡離合，愛恨苦難，出自真情實意，特別關心生民疾苦，一切都是富人道精神的文學。李喬的短篇精簡，寫事寫實也寫景，如此筆刀訓練寫長篇駕輕就熟。藉著短篇的爬梳，才有長篇的江河奔流、人生觀、生命觀的結合，最後走向台灣文化、台灣社會的改造。

李喬短篇作品相當多，本人揀選短篇故事中和《寒夜三部曲》中出現的人物略述之；從短篇小說的書寫中，提供李喬磨練的機會，在長篇中得以有所貫串，一氣呵成。

(一)《山女》：編入《李喬短篇小說全集-5》，山女講述窮鄉僻壤蕃仔林最頂端「鵝婆嘴」再上去林阿槐妻女的故事，林阿槐在戰爭中「奉公」在外，留下妻女阿春、春枝生活，天天啃生蕃薯，怕見生人，沒錢，連鹽巴也沒有，阿春及春枝困苦的生活在山林的故事。藉由鹹菜婆去阿春家欲要回林阿槐欠著的兩碗白米，揭露阿春半痴半癲和女兒共穿褲子，窮苦悲絕的故事，時代的悲劇，男人在外打仗，女人守著一個希望，一個家，生活艱苦又無奈，後來寫入《寒夜三部曲-3 孤燈》中⁴¹

(二)《蕃仔林的故事》：編入《李喬短篇小說全集-5》，講日本殖民後期，蕃仔林的男奉公在外，蕃仔林剩下的都是老弱婦孺，瘋癲痴傻的人，講大時代的紛亂，人們的不幸，沒得吃，連又臭又爛的死豬肉也挖出來吃，福興嫂在南洋當

⁴¹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343-357

軍伏死去，太太福興嫂發瘋，變樣了。生活困苦，連狗也餓到和人爭死豬肉，從南洋回來的，都死在南洋，回來的，只是骨灰，蕃仔林的人越來越少，人們的生活處境越來越艱難。本篇也寫入《寒夜三部曲-3 孤燈》中⁴²

(三)《香茅寮》：收錄在《李喬短篇小說全集-1》，講提煉香茅油的故事，也述及墾地的不公，後來在寒夜中也有關於類此的書寫。《寒夜》中提及彭家大兒子人傑和良妹夫妻兩人，任勞任怨，早起提煉香茅油。描述的更深入。

(四)《阿妹伯》：收錄在《李喬短篇小說全集-1》，短篇的阿妹伯，是《寒夜三部曲》中的邱梅雛型。李喬敘述阿妹伯，我對於童年生活，印象最深的：一是媽媽的眼淚，二是杉樹林，三是阿妹伯。阿妹伯是個怪人。一個滿腦子謎語，笑話，故事的老頭子，這是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往後，我又知道他能背誦很多東西；還會耍棍子，打拳！⁴³後來寫成《寒夜》中阿漢的摯友，長山人邱梅。⁴⁴，這從遙遠海洋那頭來的長山人，教會童年李喬許多事，也開闊了童年李喬視野。

(五)《竹蛤蛙》：收錄在《李喬短篇小說全集-5》，蕃仔林童年悲慘的事，描述陳姓、湯姓頭家來巡杉木，窮兇惡極，嚇得妹妹大哭，母親還是得忍氣吞聲應對。在《寒夜三部曲》中，也描述了向地主頭家承租林地，種杉林的事。

(六)《哭聲》：收錄在《李喬短篇小說全集-5》，鵝婆嘴是一塊紫灰斑斕的大巖石，聳立在發黑的森木中，極像一隻展翼下撲的老鵝鷹，蕃仔林的人，把這地方列為禁區。因為好幾個上一輩人上去之後，就沒有再回來。在每個晴朗的黃昏，最後一道夕陽盤旋在鵝婆嘴的片刻間，還有月色美好的晚上，從那高山頂顛上，有時會飄下一縷幽忽淒厲而哀切的哭聲……⁴⁵也寫入《孤燈》中，由明基、永輝下南洋之前，上鵝婆嘴一探究竟。⁴⁶哭聲似乎也象徵蕃仔林生民的悲戚，哭不出聲啊！天地靈氣都為之一哭。

(七)《猴子·猴子》：收錄在《李喬短篇小說全集-4》，萬物自有他的歸藏所在，再怎麼窮苦，有些東西仍心懷悲憫，放牠一馬，《孤燈》中，村民即使再饑餓，對山蛙王仍放過不吃⁴⁷。再怎麼窮苦，心地的良善悲憫仍在。

(八)《我沒搖頭》：收錄在《李喬短篇小說全集-5》，講童年的故事，也提到福興嫂，講阿禎繼父對阿禎不好，阿禎處境比孤兒還不如，悲慘境遇，似乎也呼

⁴²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432-457

⁴³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1·桃花眼》，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頁 68-69

⁴⁴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361

⁴⁵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5·人球》，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203

⁴⁶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5

⁴⁷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329

應身為童養媳，悲苦遭遇的花園女燈妹。在悲苦年代，家計艱難，再嫁的女人，也是滿腹委曲，非親生的子女所受的待遇，更是有苦無處訴。

(九)《痴痴童年》：收錄在《李喬短篇小說全集-3》，大哥下南洋當兵，二哥「志願到日本本土去當『航空工員』，做飛機，比較安全，知道嗎？」⁴⁸，在戰爭中要生還也挺為難，本篇敘寫小小心靈思念兄長的心，和《孤燈》書中描述的戰爭，台灣子弟的驚恐，無奈，令人悵然。

(十)《呵呵！好嘛》：收錄在《李喬短篇小說全集-5》，講昂妹的丈夫阿火仙說甲長大人欺壓村民，也敘及阿春枝的悲慘事情。甲長在《寒夜三部曲》書中的角色是殖民政府統治階級政令的宣導執行者，對生民作威作福。

(十一)《石水伯》：收錄在《李喬短篇小說全集-4》，做往生法事的長者，角色類《孤燈》角色中的阿火仙。總有說不盡的滄桑。

(十二)《新年憶舊》：收錄在《李喬短篇小說全集-9》，提到過年打蘿蔔板，《寒夜》中，過新年了，阿強婆蘭妹也應景打了蘿蔔板⁴⁹。

(十三)《鹹菜婆》：收錄在《李喬短篇小說全集-3》鹹菜婆，是我難忘的一個影像，童年裏的亮光；她永遠完整地沉澱在我心坎上。她很可憐，很寂寞⁵⁰，鹹菜婆醃的鹹菜特好吃，把鹹菜的水榨掉，曬成半乾，然後放進窄口甕口，把甕口倒覆過來：這叫做「仆菜」。她做的鹹菜也好，仆菜也好，家家戶戶稱讚，鹹菜婆到處分送給村人，所以被大家喊做鹹菜婆吧！在《孤燈》中講述時局的悲慘、鹹菜婆的無奈，爲了兩碗米，爬上山壁要去找林阿槐老婆阿春要回米，怎奈看見阿春及女兒阿春枝更爲悲慘的生活，心中充滿酸辣苦澀，⁵¹呈現了當初所有村民生活的困苦。

以上僅概略敘述李喬部份短篇，其中篇章後來括寫成《寒夜》《荒村》《孤燈》，內容更詳盡，更深入，由短篇的描述起始，延展成大氣魄大河小說，作家畢生經驗淬練而成。

二、長篇小說概述：

(一) 結義西來庵：

1977年完成出版，寫作余清芳傳略，有關噍吧年事件。屬於台灣先賢傳。爲台灣先賢先烈立傳，撰寫此一日治時代規模最大、死傷最慘重的武裝抗日行

⁴⁸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第三集》，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306

⁴⁹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73

⁵⁰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第三集》，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213、216

⁵¹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343-357

動。李喬描繪、敘述、台灣人以自身血肉之軀，以簡陋的武器對抗日本精良的武器裝備，日本兵力雄厚，這一批抗日義士怎會成功？光是義憤填膺、光是必死決心又有何用？只是死傷更慘重，行為更悲壯而已。⁵²

（二）情天無恨：

1983 出版，改寫民間故事白蛇傳，講述白蛇和人相戀的故事，白蛇是經過修練幻化成人形的新人子，全新的人，沒被污染的新人，寫白蛇的人間情欲探險，下定決心走入滾滾紅塵，參與人世，「這是生命行程中的大事」，「生命行程的必然」，和許宣邂逅、愛戀、結合，做標準人婦，可是「人類本來就是喜歡顛顛倒倒，亂七八糟」，窩囊的男人許宣和白蛇白素貞是一強烈對比，許宣自私、貪婪，最後又聽讒言，用符祿逼白素貞現出原形，凸顯許宣做為自命為高貴生靈的人類極度的自私自利與無知。

全書重點在最後法海和尚鬥白素貞，蟾除對白蛇，兩人戰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最後兩人各「怖一切為障者印」，各自以天下最利之矛，攻天下最堅之盾。最後法海雖將白素貞鎖在雷峰塔，可是法海也成了石頭，還是成了菩薩的白素貞度化的，眾生平等啊！情天無恨。⁵³

（三）咒之環：

書寫巴宰族最後一個巫師，他要歸天往生之前對全台灣的所有居民下了一個詛咒：你們台灣人每一個人身上都有我的血脈；你滅我的血脈，搶我的土地，污染我的土地，不愛護這片土地，所以啊！你們世世代代要被人家欺負，你要血流成河，堆屍如山，永世不得翻身啊！永永遠遠受人糟蹋啊！除非、除非，謙卑，悔過，反省，懺悔！反省才是王道。⁵⁴

三、三部長篇小說作品情節及內容概要

李喬長篇十多本，可是書中女性形象不夠凸顯，不在筆者探討之內，本論文女性形象研究，以下列《寒夜三部曲》、《埋冤 1947 埋冤》、《藍彩霞的春天》三本為主。

（一）、《寒夜三部曲》

「寒夜」於 1975 年起起稿，1977 年 6 月十萬字作廢，另起爐灶，在 1979 年 12 月完成。寫的是臺灣陷日前後背景下，一羣農民拓土開山的種種。土地是人的根本依靠，而土地也是痛苦的淵源。「寒夜」的故事是無奈的。

⁵² 大略來自李喬：《長篇小說自剖》；許素蘭：《給大地寫家書》；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
《荒村》：記錄 1915 年，「西來庵事件」，臺灣總督府採取血腥手段，判處 915 人死刑，坑殺無辜百姓 3000-5000 人。從此臺人武裝抗日中斷。李喬：《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29

⁵³ 大略來自李喬：《長篇小說自剖》。許素蘭：《給大地寫家書》。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
彭瑞金：《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李喬》。

⁵⁴ 李喬：《咒之環》，臺北：印刻，2010。頁 201

「孤燈」於 1978 年 2 月起稿，1979 年 3 月完成，寫的是臺灣光復前後臺灣山村的非人生活，以及十萬青年赴戰南洋的事跡；前者敘述漢人的堅忍生命力，後者是為冤死異國的臺灣青年譜一悲壯的鎮魂曲。

「荒村」於 1979 年 7 月起稿，1980 年 9 月完成。寫大正末年到昭和四年，文化協會分裂前後，農民組合前期的幾件重大事件。這是臺灣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年代，也是充滿迷霧的時刻。⁵⁵

由「寒夜」、「荒村」、「孤燈」三大長篇組合而成的大河小說，以日本統治臺灣前後五十年的歷史為景，以彭、劉兩大客家家族三代人的悲苦生活以及反日抗爭為主線發展。全書大量使用了歷史事件穿插其間，使得整部小說有著文學與歷史的雙重旨趣。宏偉的結構、豐富的史料和清麗流暢的文學語言，《寒夜三部曲》呈現出台灣半個世紀的血淚史。

《寒夜》，寫於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九年。故事時間是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七年，地點是台灣中部苗栗山區。《寒夜》寫的是土地的故事。

那年冬天一個有風的早晨，「隘寮腳」楊善慶的長工彭阿強，因主家二十多甲水田在今年四月被大水災沖失，奪為新河床；為了活命，攜帶一家七男五女十二口，加上持火器護送的隘勇劉阿漢等二人一行共十四人，由石圍牆向大湖庄出發。⁵⁶

目的地是大湖庄東邊山區，與原住民接界的「蕃仔林」，他們要在那裡開山拓土、安頓家小。這裡隨時有原住民「出草」獵人頭的危險，但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挺身面對。

彭家長子人傑是農夫，已有妻與子。次子人華聰明不能吃苦，妻芹妹已有身孕。生子後離家出走一段日子。三子人興是憨厚粗壯的純情男子，後被山村許石輝女兒阿枝招贅為婿。四子人秀稚弱多病，在與童養媳燈妹成婚前夕急症而亡。彭家為了勞力需要招劉阿漢為婿。女兒尾妹美麗而癡呆，曾與「長山人」邱梅同居。

一切痛苦來自生命，而生命離不開土地；台灣人土地的墾拓與獲得至為艱辛，所以台灣人的生命痛苦更甚。（一）漢人不斷往山區進逼，原住民為捍衛土地而戰，（二）漢人冒生命開拓的土地，卻因「墾戶制度」⁵⁷，不斷被憑特權取得所有權者所強取豪奪，於是形成「現耕作人」、「佃戶」、「地主」⁵⁸階級的

⁵⁵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序 1-2

⁵⁶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6，頁 15

⁵⁷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41，頁 143

⁵⁸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98，299

不合理剝削制度。(三)日人據台，以清理官有地，「無斷墾地」⁵⁹為名，大量劫掠民地。蕃仔林的居民就在這些層層不義之網下艱辛求生，繁衍子孫。

劉阿漢早年失怙，生母改嫁，由祖母扶養長大，是一個一根腸子通到底，固執而意志堅強的人。燈妹為養女，不識生身父母，是一位孤苦人，但是在日子磨練下，終而成就為賢妻良母，蕃仔林一方居民的精神領袖，且為大地之母之象徵—貫穿寒夜三書的靈魂人物。

彭家經開山整地之苦，蕃仔林人經土地被奪之難，大湖人經「出草」的洗禮。終而一八九五年「東洋蕃」⁶⁰入侵，於南湖「馬拉邦」⁶¹山上，演出原住民、漢移民合力抵抗外來入侵者的悲壯戰役。

日人據台後，仍然保護地主的不義掠奪。彭家多年血汗墾拓將毀於一旦。全村村民一再懇求合理解決之道，但地主葉某仗恃財力勢力，一點條件都不讓。蕃仔林人忍無可忍走上武力抗暴之途。

彭阿強在憤怒與飢餓中，恍惚裡「誤認」眼前葉阿添為「大蕃薯」⁶²，竟在狂亂之下一口咬在葉某頸項上。結果把人咬死。阿強事後，「自然地」死於「吊頸樹」⁶³下。寒夜漫漫，一個苦難時代結束，另一苦難時代開始……

《荒村》，寫於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故事時間是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始政紀念日」於苗栗城隍廟前文化演講會起，至一九二九年夏，劉阿漢出獄不久死亡為止。主要地點包括：大湖郡、苗栗郡、新竹街、中壢郡、鳳山、二林等地。《荒村》寫的是台灣人民抵抗不義強權的故事。

本書首先以回顧方式，交代「寒夜」之後：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二五年間，台灣島內種種政治經濟大事紀要，以及彭阿強後代及劉阿漢夫妻的奮鬥行程。

劉阿漢生養五子二女。長子明青、次子明成是鄉下山村農夫，是劉家開山造林主力。三子明鼎高等科畢業，是山村裏唯一智識分子。

阿漢因身世與經歷，早已種下反日因子，一九二一年文化協會⁶⁴成立，提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訴求。一九二五年農民組合成立，台灣廣大農民經啓蒙而覺醒，遂匯成反抗殖民的偉大戰鬥。劉家父子二人一步步涉入；阿漢是純粹

⁵⁹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32

⁶⁰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317，頁 392，313

⁶¹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378，先住民、後住民聯合抗日的「馬拉邦之役」，共同結盟對抗東洋蕃。馬拉邦山，易守難攻的絕好戰場，是臺灣中央山脈「大雪山」的支脈，南北走向，坐東面西，橫跨在大湖關刀山和罩蘭大克山之間。

⁶²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435

⁶³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44

⁶⁴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29，頁 132

「為生活而反抗」，明鼎則提升為階級與民族意識的鬥爭了。明鼎在本書末，成為大湖農組支部長入獄。明鼎死於拘留室、芳枝下落不可考。

此段「文鬥」時期，主要的抗爭是：（一）為安頓退休日本官僚，以「公地下拂」之名，佔奪民地，引起「小作人」的抗爭⁶⁵。（二）強奪民地，強制種蔗，官價收購民蔗等，引起全島稻農蔗農的全面反抗。（三）拓殖會社，製糖會社的特權強奪民地、民財、勞力。

主要的抗爭事件有：大湖小作人事件，苗栗事件，中壢事件二次⁶⁶，二林蔗農事件⁶⁷，鳳山小作人與蔗農事件等。劉阿漢涉及中壢事件被捕，明鼎參加二林事件之運作被捕

明鼎的思想深受先覺者—農村幹部郭秋揚影響，郭姪女芳枝以志業相同，托終身予明鼎。

一場場一幕幕艱苦、孤單，悲壯的農民抗爭在全島各地展開；劉家在母親燈妹支撐下，在窮絕山村逐漸安居穩定下來。阿漢有其不得不的心志情結；燈妹有為人妻為人母的堅持與苦境，其中辛酸苦澀與苦難中的愛情，親情是「荒村」陽剛壯烈底下，柔軟、溫柔的一股暖流。

阿漢被捕後，不肯屈服，不肯牽連他人，受苦刑得內傷，日警在釋放阿漢之前「補」上一針毒針，阿漢回來一週後毒發身亡。

阿漢至死不瞑目，憾恨不已；尤其心中念念不忘愧對愛妻燈妹。燈妹深情頻頻呼喊「阿漢，你不要走」。阿漢仍向人世告別了，阿漢應對人世的方式是不斷的抗議，不斷的抗爭，爭取應有的尊嚴，只是，苦了燈妹，要當一家之主，要撐一家之樑柱。要扶持劉家。

荒村寂寂，寂寂荒村。這是當時台灣整體的象徵。一個苦難的生命結束了，還有無數個生命繼續他苦難的行程……。這是台灣歷史的一幕。

《孤燈》，寫於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故事時間是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數月之間。故事地點包括；大湖區、蕃仔林山村，菲律賓呂宋島。《孤燈》寫的是回歸故鄉與大地合一的故事。故事分兩線進行，一在台灣島內，一在南洋。一九四三、四四年間，太平洋戰爭進入日本總崩潰階段，作為「先進基地」的台灣，人民陷入空前的劫難：（一）約八萬名青年，以軍伕、

⁶⁵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91(佃耕制度)(主奴制度)(付佃租)

⁶⁶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23-355

⁶⁷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264，265

青軍挺進隊、志願兵等名目被送上南洋、中國大陸等戰場。(二)島內在物資極端匱乏而嚴酷管制下，加上空襲頻頻，百姓已瀕死亡邊緣。

劉家四子明森，天資駑鈍，在青年訓練中被折磨成精神崩潰狀態，半痴半傻的廢人一個⁶⁸。魁子明基以技術人員被迫「志願」赴戰南洋。另一同行南洋的是彭家人傑長孫：彭永輝。永輝已婚、生有一女；與阿貞情深意濃、恩愛非常。

燈妹歷經夫死子亡，年入老境而生命意志已然提升為智慧燈塔；尤其參佛之後，百花叢裡過片葉不沾身，勘透生命之境⁶⁹。蕃仔林的老弱、稚小就在燈妹帶領下接受嚴酷非人的試煉。那生存極境的種種慘絕景象。夫與子「回鄉」的是骨灰；蕃仔林的子民，開始吃食野生植物。另一方面，又得對抗日政府苛吏的刁難徵奪。燈妹的神態，佛誦成為山村唯一安定力量。赴南洋方面，明基與永輝躲過船難、空襲。聯軍已經登陸呂宋島，在無止境的逃亡長途上，永輝喪命於強大火網中。

明基在戰爭末期，遇到來自故鄉的少年兵：秀志，秀志將被當作「人身炸彈」。秀志告訴他：情人阿華的種種悲慘事蹟，以及來南洋的傳說。

明基在漫漫逃亡之旅中：看盡人性的各種自私懦弱的面貌、看透「切腹」的荒謬而解脫自己精神面的魔咒、也看出台灣人性格上的缺失弱點、並具體呈現逃亡期間己身意志力的鍛鍊、對故鄉親情召喚的感受、以及時時萌生對故鄉大地之戀的深身眷戀。

明基想起古老鱒魚忍死回歸生命發源地的傳說，恍然間領悟出自己是一尾台灣的「高山鱒」，非回台灣不可。至此，「意志」凝而為有形可及的存在，於是走過死亡之谷，逃出游擊隊槍口重重火網：往「北方—故鄉台灣」直奔。

母親的體香突然湧來，深自驚覺慈母已逝。心情崩潰，但也已完全了悟，「母親」即是故鄉大地，故鄉大地不死，母親精神亦不死。於是他又站起來，朝北方「有光的正確位置」緩緩地，卻是絕對堅定地走去，半昏迷中，他瞥見槍口，聽到槍聲。他倒下。被救了。⁷⁰

(二)、《埋冤·1947·埋冤》

這部 74 萬字的小說，分上下兩冊，《埋冤 1947 埋冤》是敘述台灣史上最大慘案：1947 年 228 事件的小說。上冊主要在重現 228 事件當時的場景，貼緊史實；下冊著眼在描繪 228 事件後：(1)直接受害家族的點點滴滴 (2)對整個台灣社

⁶⁸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70

⁶⁹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496，頁 230，240，241

⁷⁰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513，頁 514，516

會的影響(3)台灣人精神所受衝擊 (4)與 228 事件直間接關係人的鐵窗生涯 (5)文化上的變遷、形塑等。下冊呈現如此重大傷害下，臺灣人如何應對？上冊呈現當時慘狀，請讀者謹記父祖苦難，不要再重蹈覆轍，上冊是下冊的「序」。下冊是整部小說作者主題所寄的情節，以文學筆觸，不捨歷史之真。

上冊《埋冤、1947》，透過訪問、口述歷史，調查，收集資料，整理相關史料；下冊《埋冤、埋冤》，林志天在監獄中觀察反省思索，經歷種種試煉、教訓、體悟，慢慢的由浪漫青年青年成爲務實的本土成年人，林志天在有形堅獄裡，他的未婚妻鍾瓊玉、及另一書中女主角葉貞子卻生活在無形的牢獄中，受特務迫害，以及囚禁在自我禁錮的世界中。林志天的未婚妻鍾瓊玉是小學老師，望族掌上明珠，她如何面對變局，如何自處，這是台灣女子感人的故事。

另一主線葉貞子被仇人強暴而懷孕生子，浦實是兒子，卻是仇敵之子，葉貞子在愛恨中生活。小說結尾，不是葉貞子以偉大母愛化解仇恨，而是被強暴生下的兒子浦實，自己和母親認清現實，做一個獨立勇敢自主的人，勇敢開創自己的前程，自我發現，自我成長。書中書寫葉氏如何在愛恨交加中生活，這是挺沉重的故事。這整部故事，書寫動盪時代下，台灣兒女身心轉變，內心自覺醒悟的一連串自處應對的過程。

埋冤埋冤，心裡的陰影，就埋藏在 1947；「埋冤」起航，重新出發，創造健康，幸福前程，找到臺灣人的前途。⁷¹從創痛歷史中，擺脫掉束縛，還原歷史的真相，尋求臺灣人的出路。從現實中凝視生存的意義⁷²。鼓浪前航，現出曙光。

(三)、《藍彩霞的春天》

《藍彩霞的春天》是國內第一部描述雛妓悲慘命運的長篇小說，構成這本小說的主要人物是一對妓女，一群妓女，龜公、龜婆和嫖客，藍彩霞姐妹，母親車禍死了，父親嫖光了母親的賠命錢，後母入家門，鳩佔鵲巢，父親又遇營建業不景氣，失業又跌傷，身體形同殘廢，生計斷絕，所以聽從姘頭建議，把女兒賣入妓女戶，大姐彩雲年紀大逃掉了，最後以二女兒、三女兒抵債，小姐妹彩霞、彩雲年少逃不掉啊！，最終被賣入了娼寮，命運撥弄，無力反抗，當了人人看不起的妓女，陷入魔窟。

後來，彩霞漸漸由沉淪中覺醒過來，站起來，從血淚交織中萌發新的生命觀點，犧牲自己，殺死莊家父子，救出彩雲及其他姐妹，藍彩霞從天真少女，到妓女、到殺人無悔的諸種行徑，其實是醒覺的，以是春天由此而來。

⁷¹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臺灣，1995。頁 638

⁷²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臺灣，1995。頁 191

李喬藉著女主角藍彩霞從凌辱受壓迫中起來反抗，終於於殺人無悔的行徑，說明了一則反抗哲學：惡不會自己消滅，要得救必需靠自己自立自強，自己不救沒人救你，任何受難者不行動的理由都是懦弱的藉口，而反抗的手段沒有可否而且沒有上限。反抗是人性中最高、最純粹的、至高無上的美德⁷³。

因為那是身而為一個人自我的整全，我們都要戰戰兢兢過這人生，付出心血，忍受苦痛，如此的人生才有意義，才是自我完成。藍彩霞拼掉了皮條客莊青桂、莊國暉父子，以一個十七、八歲少女有如經歷了七、八十歲老嫗的苦難折磨，最後被判無期徒刑，故事淒愴，但是最終看見妹妹及其他小妓女走上幸福之路，春天是爭來的。從醒覺而來，從犧牲而來，從爭戰而來。⁷⁴

第三節 三部長篇小說時空背景

(一)《寒夜三部曲》

《寒夜三部曲》含括《寒夜》、《荒村》、《孤燈》等三部長篇小說，小說內容是以李喬童年故鄉-蕃仔林為背景，書寫清領後期，至日據結束，五、六十年間，台灣人奮鬥、抗爭、求生存所交織的斑斑血淚史，為奠定李喬台灣文學地位的重要著作。是李喬生平最最重要的一部書。

本書李喬書寫自己最熱愛、最熟悉、和自己生命史最密切相關的一切，並闡述作者本人的歷史觀、生命觀。原本欲寫出自己家族三代到作者兄弟，邊看邊寫，後來讀到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發行的一百本關於台灣政治、經濟、文化的書籍。內心深受震撼，找到自己所要的資料了，內心書寫有所轉折，找到自己想寫的，把整部小說落實於台灣土地的性質及土地所牽連的恩恩怨怨血淚史上。將原先寫的全部作廢，重新再再起筆書寫。

1、第一部《寒夜》甲午戰爭到 1895 年抗日：

1975 年 7 月起稿，1979 年 12 月 30 日完成。從台灣割讓前兩年，到台灣割讓後一年為止。主要寫蕃仔林第一代拓墾農民彭阿強等人，拓地開山墾荒、謀求生存之資糧，不斷對抗天災、強權的情形，充分表現出了台灣先民強悍、不屈不撓的移民精神，以及「土地是人生存的依據，是人的根本依靠，而土地也是痛苦的來源所在」⁷⁵的小說真實主題。「寒夜」的故事是無奈、莫可奈何的。處理人類

⁷³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序 2

⁷⁴上面三本長篇敘述都是參考李喬著作以及李喬等《台灣文學導讀》，臺北：允晨，2006

以及 歐宗智：《臺灣大河小說家作品論》，臺北：前衛，2007

⁷⁵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序》，臺北：遠景，1981。頁 1-2

與土地糾纏的關係，而一切糾葛的來源，困苦的來源，除了是老天給的自然災害，再來就是人為制度的不臧。

清領時期，對台政策態度十分消極，不積極治理台灣，苗栗雖於清光緒 15 年設立縣治，但，大湖還是一片新墾地，先住民稱為「馬凹」，大湖庄，實際是馬凹社附近，經大陸梅縣一帶來的後住民開墾後的小盆地而已，⁷⁶阿強伯一家人面對艱辛險難，向命運挑戰，由大湖庄到蕃仔林，一路行走，迂迴曲折，羊腸小徑，過了「盲仔潭」，上了陡坡就是「屯兵營」，「屯兵營」起到蕃仔林，實際上並沒有道路，祇沿河床，左右彎拐，遇到湍急部份，勉強跋涉。一路上考驗體力，耐力的路程，全攜手合作才能平安度過。辛苦長途跋涉，總是希望有自己的土地，

可以「種什麼都可以，這是我們自己的土地哪！」

「將來，祇給官廳繳大租就成了。」

「不用納小租給頭家啦？」

「頭家就是官廳嘛！還有什麼其他頭家。」

「我們自家的？自己的土地？」

「嗯，我們自家的土地。」

自己的田，當然要種稻子。⁷⁷

墾荒拓土，心存希望願景，但是，開墾土地，勢必和先住民有所衝突，所以成立隘勇站，留守隘勇寮，守護村民身家性命安全，後來蕃仔林的人，一起申請「開墾執照」，以及報請劉阿漢擔當「隘首」的文書送到大湖庄，該辦的文書辦妥，耐心等待官廳的勘察與裁決。送出的文件已兩個月，卻沒有任何消息，後來來了丈量師，來給蕃仔林各家丈量山園。最後，竟傳來消息，申請墾戶，隘首的文書全遭駁回，因為已被頭家阿舍葉阿添拓墾。濫墾戶要辦理給佃契約。到頭來活命的田園竟任由扛官廳招牌吸人血的葉阿添拿到墾戶權，這下子，蕃仔林人要承受大租，小租，要繳兩層稅租的「現耕佃人」。

土地的問題糾紛，緊扣蕃仔林的人，也造成蕃仔林人的生存悲哀。即使後來東洋蕃日本人來一樣，⁷⁸效率更高，治理更嚴格，在日人來台竊佔本島時，阿漢抱隘不成，又不諳農事，陰錯陽差也跑去參與了馬拉邦之役⁷⁹，和先住民一起打鬼仔兵，此役造成阿漢一生晦暗的開始，也使燈妹獨撐家業一輩子。日人治台，

⁷⁶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6

⁷⁷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49

⁷⁸1895 年大清帝國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出賣台灣。日人接收，台灣成殖民地，高壓治理，造成台灣大動亂，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⁷⁹台灣歷史中，最奇異的史實，不可解的謎團；1896 年 2 月，台灣土著，居然和歷來誓不兩立的後住民結盟出戰共同的入侵者—東洋蕃(日本人)，此役為南湖馬拉邦抗日之戰。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 頁 378、391、316。事後日人大舉屠殺大湖地區義民，並展開剿滅先住民此慘不人道的政策。視台灣人的尊嚴如敝屣。台民哀傷憤恨。

改朝換代，行政效率驚人，蕃仔林人永沒出頭的一天，欠頭家的租金利息仍要繳交。土地租佃問題終釀成人間悲劇。

2、第二部《荒村》1925 年到 1929 年：

1979 年 7 月到 1981 年 2 月完成。以日據時期「文化協會」⁸⁰分裂前後、「農民組合」的後期左傾為止的幾件重大事件，此間團體的社會運動為史料根據，透過主角劉阿漢及兒子明鼎參與運動的過程，還原日據時期反抗運動的歷史面貌，呈顯「人為生存而反抗」的反抗本質，祇是為生活，為生存，就像一隻餓極的猴子，誰搶活命的蕃薯，牠就張牙舞爪，露齒抗拒。

這是臺灣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年代，也是充滿迷霧的時刻。作者試著去抖開歷史的帷幕，展示真相，並加諸個人註釋見解⁸¹。

臺灣總督府為了「行政整理」，使退職官吏永住本島，開始辦理「官有地拂下」造成地區居民恐慌、怨恨。土地發生問題了，文化協會的演講會，針對土地拂下問題，蔗農問題、佃租問題提出看法，實際上，這些都是搶奪百姓的命脈，都是會社的剝削。要提高農民的文化水準，要幫助農民反抗統治者不合理的措施。頭家要將小作料（佃租）提高，水稻佃租從六、七成調到八成以上。很多不平之事令人無法抗拒，因為「租佃契約」定得明明白白：「佃租的存續與否，以及小作料的調整，概由地主決定，」最不公的是，這項權力，日本殖民政府給予明文保障。

各地臺灣智識份子，組織佃農組合，跟不公不義的社會對抗。阿漢及兒子最後都深深涉入文化協會的組織中。要反抗不公不義，要同胞們奮起，不要忘記臺灣人的恥辱。要勞動農工和統治的日本殖民政府爭，要本島百姓團結起來。日本統治者，殖民採鎮壓政策，想一舉消滅反抗勢力。1896 年再頒佈六三法案，日政府允許臺灣總督在臺灣實施獨裁極權政治。臺灣義民被逮捕處死約一千多人。

繼之，阿漢又參加了羅福星事件，被處 5 年徒刑，1918 年出獄，從此成了「限制住所人」-離開住所三十公里，依法要向管轄警察所報備，經核許始准離開。

臺灣人，組織農民組合，唯有團結才是佃農保命手段，全省各地風起雲湧，農民全面醒悟，全臺各地佃農、蔗農、苦力工、工廠、鐵路工人組織屬於自己的組合或工會。在風雨中，步步推進，阿漢明鼎積極投入農民組合大湖支部的工作為廣大農民而奮鬥，抗議統治階級的不公不義。

⁸⁰ 文化協會是真正臺灣人政治活動，以文化活動為外衣的第一個結社組織，1921，「臺灣文化協會」在臺北大稻埕靜修女學校舉行成立大會。文化協會的目的，以「助長臺灣文化之發達為目的」。活動的方向，可分五大類：1.啓蒙運動：刊行公報，設置讀報社，舉辦各種講習會，全島的文化演講，設置中央俱樂部及文化書局，文化演劇及電影欣賞等。2.支持「臺灣議會設置運動」。3.連絡提攜島外留學生運動。4.指導青年運動。5.指導勞動農民運動。李喬：《荒村》，頁 28-30

⁸¹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後記(荒村之外)》，臺北：遠景，1981。頁 519

3、第三部《孤燈》：1943 年到 1946 年

1978 年 2 月到 1979 年 3 月完成。描寫臺灣光復前後臺灣山村非人之生活，敘述漢人的堅忍生命力；以及太平洋戰爭期間，十萬青年赴南洋征戰冤死異國的悲壯安魂曲。敘寫蕃仔林青年劉明基，(劉阿漢及燈妹之子)、彭永輝(人傑的孫子，德新的兒子)被徵調到南洋作戰的經歷。「孤燈」是國人難忘也不應忘卻的痛苦經驗啊！太平洋戰爭肇因日本私心自用，發動戰爭，在亞洲發動侵華戰爭，佔領整個亞洲，意欲稱霸整個世界，和德國、義大利分在歐亞大肆侵略，造成人類史上浩劫，尤其中國、臺灣子弟兵，死傷慘重，後日本冒險偷襲珍珠港，美國加入二次世界大戰，反攻大作戰，在菲律賓反攻，和日本做殊死戰，蕃仔林青年下南洋送死去，當軍夫，當炮灰。

人傑長孫永輝，27 歲，參加「勞務青年團」；燈妹的尾子，25 歲明基參加「興亞勤勞青年隊」，燈妹的孫子健生，18 歲參加台灣青年團，一大堆台灣子弟兵都被徵召下南洋，去打一場沒有希望，不知為何而戰，不知能不能活著回來的戰爭。瘋癲者阿春的丈夫林阿槐也奉公在外，生死兩茫茫，出征的人，給光榮的歡呼恭送著，決心誓死送死去，有的人手腳僵直，有的踉蹌而行，有的仰首望天；有的兩眼平視；都是木然沒有任何表情。⁸²

明基到菲律賓馬尼拉之前，在搭運輸艦前還見到永輝，後來全打散了，這場大戰爭，大動亂，人人都被牽連，留在臺灣的親人，日子困苦，對親人的懸念掛心，物質環境的貧困缺乏。苦不堪言。在馬尼拉的、在所有戰場上人民子弟兵，死傷不計其數，當地非軍事設施的街市也被轟炸的一蹋糊塗，無辜百姓死傷更多。由於日本的極度擴張，戰線的延長，領土超速膨脹，最後，武器資源供不應求，補給線太長，運輸不及；兵力過份分散，失去主攻態勢，已然陷於調度失靈的境況中。⁸³

日本的窮兵黷武，造成軍民死傷，所有在戰地的人員自生自滅，逃難要緊，幸運的活著當戰俘，送回台灣，不幸的，客死異地，永眠異鄉，回不了故鄉，留給親人永遠的憾恨。獨存活的家鄉故人，仍要勇敢的面對往後生存的日子。

李喬書寫絕非憑空寫作，孤燈分島內及菲律賓兩主線進行，所有情節、事件，都求教於親歷其境者，情節書寫，絕非憑空想像，勤於搜尋資料，探訪耆老，一切植根生活，忠於生活。

整個《寒夜三部曲》，除了以寫實手法，再現台灣歷史，描繪台灣人移民故

⁸²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46

⁸³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60

鄉認同的建構過程，同時也是李喬生命哲學的文學展現。在此，李喬也證實了一個文學原理：任何創作必須植根於生活，惟有真正忠於生活，才能創造出真正的文學作品來。⁸⁴

渺渺茫茫，宇宙洪荒，無限時空，是動是靜，去去來來，一是千千萬萬，千千萬萬是一，有是無，無亦是有，生命是一齣戲，綿延不絕，實實虛虛，亦悲亦喜，亦莊亦諧，亦悲亦喜，如夢如幻，如雷如電，如泡影，一切色相有無，都是可能的。鱒魚的夢，是人類的夢；鱒魚的幻影。是我們的心象。魂歸故里，魂縈夢繫，歷史的痛苦感情。鱒魚是神祕、是鄉愁、是悲劇的魚兒。在寒夜、在荒村，藉著一縷心燈、望向迢遙歸鄉路。⁸⁵

作者藉著蕃仔林窮鄉僻壤山野中的一群人啊！（鱒魚），描寫生命的姿態，生命的奇幻歷程；藉由通過層層苦難、千里迢遙的跋涉，呈現生命的本來面目。

生命何其無奈，卻也悠然肅穆。春去秋來，日昇日落，苦集滅道、生老病死，人恆常寂寞孤獨的，，生命無常，宇宙卻也生生不息啊！

（二）《埋冤 1947 埋冤》

存在界是一巨大的「撞球檯」，每一桿之「力」撞出去，那「力」一定會作平衡為止的「運動」，「力」永遠不消失。人永遠活在過去與現在，也活於未來，……「存在過的就不會消失」，⁸⁶只要是曾經存在過的，當然不會消失，歷史不會被忘記，傷痛會被抹平，教訓要記取。

1. 甚麼是二二八

(1). 心田夢魘

1947·2·27 近晚暗暝，在台北圓環因緝煙傷人命所引發的大動亂、大屠殺，動亂約持續一個禮拜，日後三月九日「援軍」登陸，接著大開殺戒，後來白崇禧先生來台灣安撫民傷，更令人膽戰心寒的是往後五十年，「白色恐怖」無窮無盡的殺戮鎮壓。傷了臺灣人的心，心悲切、意淒淒、外人無法感同身受，二二八事變，政府相關單位處理的不好，株連、無緣無故失蹤，被無情虐殺，成了台灣人共同的心中夢魘、發生在過去的事，造成大家的恐怖經驗，真真悲慘，繚繞長駐在後人心田。

(2). 都是緝煙惹的禍

⁸⁴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後記》，臺北：遠景，1981。頁 518

⁸⁵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序》，臺北：遠景，1981。頁 3

⁸⁶李喬：《臺灣運動的文化困局與轉機》，臺北：前衛，1989。頁 123

1947·2·27 傍晚，專賣局台北分局緝私員傅學通一行六人在台北市太平通(今延平北路)一帶查緝私煙，查獲中年婦人林江邁於天馬茶房前(地址在今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交叉口附近)販賣私煙，查緝員欲沒收林婦裝香煙的包袱及身上掉落而下的金錢，林婦打死不願意讓他們沒收，嗚咽而泣、苦苦的哀求，驚慌、焦急、絕望，「啊無好！無好安尼一者錢，無係菸仔錢，係……係……」「錢！錢啦！錢愛還阮喂！」⁸⁷「大人：求求汝，好否？錢還阮。者係咱攏總個生活費咧！」⁸⁷婦人追了上來，伸手去揪傅的衣角，查緝員以槍托敲打林婦頭部，致林婦頭部出血，一時圍觀的民眾群情激憤，向查緝員抗議，查緝員一邊離去，一邊向民眾開槍，不幸擊中一名少年陳文溪。

群眾積壓已久的情緒，如火山爆發噴出的熔漿，民眾著實氣憤難平，進而包圍警局和憲兵隊，要求交出肇禍、惹出事端的人將其送交法辦，但是不了了之，沒有下文。看熱鬧的人都幫伊求情了，但是傅科員們不理睬，啊！如果不是生活過不去，誰又會如此營生，賺那一點活命錢。悲啊！

(3).官方立場

三月一日，由國民參政員及省參議員等民意代表組成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推派代表謁見行政長官陳儀，並建議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陳儀答應，於當日十七時在電台廣播稱：一、立即解除戒嚴令；二、開釋被捕民眾；三、禁止軍警開槍；四、官民共組處理委員會。

三月二日，以民意代表為主體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開會，公署亦派五名官員參加。會中並決定變更該會組織，增加陣容，容納商會、工會、學生、民眾各方代表。會議進行時，場外頻傳槍聲，於是有人提出異議，認為開槍都是警察大隊所為，因而要求解散警察大隊，但沒有結果。

2.人間存在過的就不會消失不見

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的，不只是家破人亡的悲劇而已，還為台灣往後的政治與社會，種下既深且鉅的影響：一方面，台灣人的性格受到嚴重的扭曲，過去一直在外來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顯得更加卑屈自辱，處處都要表現其不敢違抗統治者以求安全自保的奴隸性格；另一方面，台灣人民對政治產生恐懼、灰心、失望。許多劫後餘生的社會菁英不再參與政治，地方政治體質改變，劣幣驅逐良幣，土豪劣紳、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漸進入地方政壇。

1945 · 8 · 15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也終結日本在台的殖民，由中國接收

⁸⁷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臺灣，1995。頁 10-11

台灣。台灣人先是歡天喜地的迎接並期待「祖國」的到來，但是國民政府的接收，卻帶來政治的腐敗、經濟的蕭條，以及日見惡化不堪的社會治安。因此，台灣百姓從希望的心情，跌進了絕望谷底的深淵。在國民政府接收的第二年（1946年），台灣社會開始發生軍警與民眾對峙的衝突事件，隨時可能爆發成大規模的流血事件。

3. 歷史不能被遺忘

28日上午，各地憤怒的群眾湧向專賣局台北分局抗議，並到行政長官公署前廣場示威請願。沒想到，長官公署用機關槍向群眾掃射，死傷數十人。青年、民眾到台灣廣播電台，向全台灣社會廣播事件的經過，並請求各地的民眾起來響應，因此，衝突事件迅速擴及全島，各市鎮發生騷動，並出現台灣青年學生、民眾、退伍士兵結合，與國民政府軍隊對抗的局面。

接著從3月1日到5日，由國民參政員及省參議員等人推派代表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行政長官陳儀交涉事件的善後處理事宜，進而提出政治改革要求，陳儀表面同意改革，全台各地的騷動才逐漸平息。沒想到，陳儀暗中打電報向南京政府請求緊急派兵來台鎮壓。

3月6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的這一天，高雄市發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殺害前來交涉的高雄處理委員會的代表，並派軍隊向開會中的社會人士掃射，造成慘重死傷滅亡，完全蠻橫不講理，沒有絲毫商量妥協的餘地。

處理委員會在3月7日通過著名的「四十二條要求」，其中包括政治改革方案，要求台灣的陸、海軍皆由台灣人擔任。但是陳儀知道南京派來的軍隊即將到達台灣，開始翻臉，不再理會先前所承認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3月8日下午，從南京派來的軍隊到達基隆港，一上岸即從北到南進行大屠殺，台灣社會陷入大恐慌之中。緊接著進行「清鄉」的鎮壓行動，進行全台性的捕殺，濫殺無辜台灣人民，死亡人數達一、兩萬人，這就是台灣歷史上的「二二八事件」。

台灣人經歷了二二八事件的流血大屠殺後，緊接著進入高壓統治的「白色恐怖」年代。使得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傷口無法癒合，反而隱隱作痛著。歷史教訓應被記憶，不該被遺忘，要反思、反省，當個尊嚴台灣人，希望藉由全體的反省，讓歷史不再重演，主體新台灣人將經由傷痛中再次新生。

（三）、藍彩霞的春天

從1949推動「三七五減租」，1952實施公地放領，1953耕者有其田，土地

改革的成功為臺灣日後經濟成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49-1953 屬經濟重建期，1949 年 6 月進行幣制改革；推動土地改革，增加農業生產。

1950—1965 美援介入，為臺灣經濟發展提供了助力，讓臺灣經濟穩定下來。

1953-1959 屬進口替代時期，一方面發展農業，另一方面也實施第一期經濟建設計劃，發展勞力輕工業，扶植民營企業，以紡織業為重，百姓生活改善，工業快速成長。

1959-1973 出口擴張時期，採取較自由的經貿政策，降低關稅，放寬進口，1960 公布獎勵投資條例，減免租稅，吸引外資來臺，1966 成立高雄出口加工區，臺灣逐漸由農業進入工業社會，電器、紡織、等輕工業快速成長。

1973-1979 爆發石油危機，全球經濟陷入不景氣，1974 推動十大建設，發展交通、電力、鋼鐵、石化、造船工業，加強內需，減緩石油危機造成的衝擊。

1979-1983 放寬進出口投資限制，1979 制定「十年經濟建設計劃」，將機械、電子、電機、運輸工具列為「策略性工業」，臺灣所得不斷提高。

八〇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步入經濟掛帥的工商時代中，一窩蜂和極端化的功利色彩相當濃厚，一切向前看，短視近利，有奶便是娘，有錢是大爺，功利主義社會，紙醉金迷，笑貧不笑娼，各行各業各憑本事，百業興盛，但是過度消費、資訊化社會，淺碟經濟，造成後期股市狂瀉，房地產價格飛漲起落快速，地下投資公司猖獗，投機、賭博之風日熾，泡沒經濟，房地產一蹶不振。

第四節 創作理論與文化評論

一、 創作理論：

文學反映人生，文學反映現實。作家剛開始都是寫他的故鄉、童年，再來是反映現實生活，最後才進入觀念性的凝結。⁸⁸ 李喬認為，一個寫作的人會自成風格是受幾個要因所影響，其中包括成長過程中的社會、經濟及文化條件。我從個人的作品中檢視自己的痕跡，發現要了解一個人的作品，必須從作者的成長歷史背景去找尋，以了解他的社會、經濟及文化背景⁸⁹寫作除了描述現實層面之外，

⁸⁸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67

⁸⁹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46

也敘寫了作家本人對生命本身歷程的思索。一切從現實生活出發，李喬作品彰顯理念：每件反抗都來自生活，他們為生活而反抗。⁹⁰是李喬既有作品重要的主題意識之呈現。

不朽的作品，常常先屬於於一個時代，然後才屬於每一個時代。⁹¹書寫當代大部份人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愛恨情仇、悲傷鬱悶，實實在在真情實意的展現，絲毫作假，勉強不來。必須是作家真真切切心血灌溉出來的作品。

李喬既之從悲憫中認為只有寬容、心存仁慈仁愛之心，才是解脫之道，不是報復，不是記仇。要反躬自省，要反求諸己，自造福緣，自得福田，自求多福。

悲苦人生觀並不是把自己浸溺在苦難中以為樂，是要從人在悲苦的極限中探求人將以其自身的何種光芒照亮自己，因而找到了以悲憫淑世的人生觀，李喬用心良苦。⁹²

小時候，父親的長年缺席，家中重擔全落在母親的身上，小時候母親要到山園工作，總是把他放在大竹籃中，挑起竹籃，連同山鋤，一起挑起。

母親一邊工作，一邊吟唱的山歌，如泣如訴，彷彿哀號的哭調，發抒心情，這對李喬的童年及成長都有所影響，母親恆是勇者的形象，護衛著李喬，使李喬不致走上歧路，那是母愛的澆灌。

我在充滿鄙視的環境長大；前人傳遞的屈辱，自己生命行程的種種不平壓迫……，我應該成為扭曲、偏激、冷漠的人。然而我沒有，我不是。我走過布滿荊棘與尖銳鋼針的人生長途上，腳掌雖然鮮血淋漓，但未傷及筋骨與心肺。這是深厚母愛墊在腳掌下的緣故！母親：您豈止生我身，養育我長大而已！⁹³

悲苦童年，讓先天纖弱敏感的李喬在環境的貧窮之中，因著母愛的溫暖，得以一路走下去，即使父親不在，即使面對大妹的死亡，李喬幼小心靈一切感知，且都成就其後來書寫的豐富泉源。這就是李喬作品來自童年的實證經驗，童年，在山林間跑跳，玩耍。山林廣闊，更豐富了想像。生命中的忘年交：一位是來自唐山的「阿妹伯」；一位是台灣原住民—泰雅族的「禾興」老人。阿妹伯所播下，蘊含古老中國傳統思想的文化種子，李喬從泰雅老人禾興那裡，體驗的則是另一種，完全異質的，屬於大自然、與土地緊密相連的台灣原住民文化。⁹⁴

這些奇特的童年經驗，滋養了李喬，所播下的種子，都成為李喬的文學涵養，充沛的能量。

⁹⁰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47

⁹¹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56

⁹²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132

⁹³許素蘭：《給大地寫家書》，臺北：典藏，2008。頁 20

⁹⁴許素蘭：《給大地寫家書》，臺北：典藏，2008。頁 22

故鄉和童年，往往是一個作家的起點。要尋索一個作家，故鄉和童年是兩條主要的線索。⁹⁵

所以寫作作品題材：從童年來，也從現實生活來；也從想像來；從幼時的記憶，從對大地的鄉愁，從對窮苦生靈的同情。

每個人有他自己的人生觀，每個人對事情的感受度敏感度也不同，所以寫作上也顯現出不同，所以用筆來刻劃人生，發掘人生，批評人生，用寫作用小說來承載人生。擔當人生。廣泛的人性探索。人性批判，人性關懷。

二、文化評論：

文化無所不在，文化，就是族群社會經驗的整體特質，思考與行為模式、價值取向，就是該文化特質的表現⁹⁶

文學者表達自己的觀念，文學的功用是發掘人生，批評人生，而最方便於表達的形式卻是小說⁹⁷，小說創作發抒作家的使命，為作家寫作觀和生命觀結合。

人是環境形勢的產物，人的性格正是生活環境的反應。環境形勢，會強烈引導，或造就一個人的脾性，⁹⁸文學的李喬，從短篇小說的鍛鑄琢磨，到長篇小說的呈現、對歷史的爬梳書寫，深究人性之源，繼之影響李喬對人性文化之改造。

再更深看盡人間苦難、饑餓、貧窮、悲慘童年的悲慘命運，深自去探究為人的尊嚴，也基於對廣大人群的愛，悲憫芸芸眾生，哀矜人生，由此發聲，創作觀和生命觀結合，深度的人文關懷，控訴不公不義，反抗，救贖，期許改造，追求平等公義，從「愛恨分明的大地之子」、「走進歷史的李喬」「台灣文學的香火」，李喬走上致力於台灣新文化改造運動，這一切和李喬的人生經歷，人生思索，文學創作有關。

李喬認為對所有人類以及所有生命之物的愛憐之心，是一個作家的基本要求⁹⁹，積極面對苦難，反求諸己，李喬自己寫小說完成自我，由此寫小說自我完成的李喬變為文化的李喬。

文化是什麼？文化就是群體生活經驗的整體特質；不同的歷史生活經驗（條件）造就不同文化特質。

人類社會由野蠻進化到文明，在此進程中，累積各方面的經驗，這些經驗又

⁹⁵許素蘭：《給大地寫家書》，臺北：典藏，2008。頁 26

⁹⁶李喬：《台灣運動的文化困局與轉機》，臺北：前衛，1989。頁 170

⁹⁷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295

⁹⁸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283

⁹⁹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104

由生活中印證是優質成績—包括形成爲宗教、道德、藝術、科學、法律、風俗習慣等—綜合起來的整體表現謂之文化。¹⁰⁰文化離不開個人、社會群體的生活，文化無所不在。

在各處各地，在每個人的思想言行中，在各種的規範、制度、理想中，文化是日漸積累的，李喬似乎是薛西弗斯，深具悲劇的負載承擔的精神。

堅持「自我選擇」，便是一種「理想主義」，有「絕對的理想主義」就是一種「悲劇精神」，這個「悲劇精神」是不得了的，也是人性向上，使靈性往上昇的最大力量泉源。¹⁰¹

無真正的自我，生命的衝創力便萎縮、消失、無自我的覺醒，自我完成的要求，不能產生理想主義；無理想主義的絕對價值觀，便無從凝結為悲劇精神；無悲劇精神的個人生命，終將被人間的「虛實」吞噬，而欠缺悲劇精神的族群，必然祇能當人間舞台的配角。¹⁰²

李喬認爲新文化一定要尊重生命，順應且契合時代進化的新文化，要大家明瞭生命的最高指導原則是追求幸福，大家都是生命共同體，台灣同胞都是一體共命、生死相關聯的，要尊重生命的存在，因爲世上太多不公不義的事都是因爲來自不尊重生命。李喬短篇小說中《小說》、《告密者》、《孽龍》、《泰姆山記》、《人球》、《尋鬼記》、《我不要》、《孟婆湯》、《兇手》，都是有一些政治色彩或具鄉土意識、社會意識的小說。由於看見童年的悲苦，領受過，瞧見人間慘境，眼見不公不義的事，於是一舒胸中塊壘，力圖解決之道。

李喬一生寫作，對文學是什麼？心中體悟最深，如剝洋蔥，一層一層層次分明，就是一個詩人作家文學創作一步步的進程；理解的過程正是創作實踐的全程。這也是一種文學之祕。¹⁰³

李喬自述寫作對他是一種自我心理自療的過程，寫作也是一種所謂的酷烈的修鍊道場，修行！許多許多的觀念、想法、看法，想頭得以成形，都是李喬在寫作的過程中，一步一腳印，慢慢成形的，所以當書寫，寫自己，寫出心得，再去回首前塵往事，回首以觀那些生命樹的往日西風落葉，仍然片片有情，葉葉有那生命信息的。¹⁰⁴

李喬的作品《迷度山上》，似乎寫著希望、救贖，期待文學淑世，結果三十

¹⁰⁰李喬：《台灣運動的文化困局與轉機》，臺北：前衛，1989。頁 13

¹⁰¹李喬：《台灣運動的文化困局與轉機》，臺北：前衛，1989。頁 223

¹⁰²李喬：《台灣運動的文化困局與轉機》，臺北：前衛，1989。頁 176

¹⁰³李喬：《重逢夢裡的人》，臺北：印刻，2005。頁 137

¹⁰⁴李喬：《重逢夢裡的人》，臺北：印刻，2005。頁 137

年下來，李喬把心力花在「文化改造」的思考及行動上面。

我是堅決主張為人生而藝術的人。現代文學的使命越來越沉重繁複，因為物質文明畸形發展的結果，人類精神日見貧乏，而宗教力量動搖；哲學又「不安於室」，甚至成了自然科學附庸。這種殘局要文學「兼職」來收拾、擔當。那麼作家的筆，再也沒空去勾畫風花雪月，或忸怩作態地強說愁啦。

105

文學是唯一進入人性裡面研究人的學術。文學作品，客觀言之，是愛與悲憫的結晶主觀言之，是作者人格的符號，生命的縮影。¹⁰⁶

李喬從文學的爬梳中，了解自身與歷史，盡一切努力，以表達台灣歷史脈動的真實為一生志業，期許台灣的斯土斯民，迎向更大風雨的挑戰，建立公平正義。千山萬水走遍，李喬依舊感情豐富，敏銳感性，勇氣十足，從文學的為弱者發聲，站在悲憫立場，所有作品言為心聲，呈現個人人格、對生命、對人性的看法、對人性的廣泛摸索，到對思想的嚴肅以對，真誠而坦白。

中老年之後的李喬，為台灣主體建構、主體性意識竭智盡慮。掌握到反抗的種種義蘊，倡言「反抗是人性的至高美德」，提倡反抗意義臻至哲學的層次，寫下「反抗哲學」論述；從天體力學，原子構造，社會關係，人體人性各層面證明「存在先於本質」的前提理論：「反抗先於存在；不反抗就不存在」。¹⁰⁷

從生之無奈、生之卑微、生之痛苦，李喬已然是一個「絕對滅絕論者」¹⁰⁸，但是最後是發揚為現實上體制的抗議者，《藍彩霞的春天》中彩霞是反抗的雛妓，也是人性尊嚴的形象，夷然以對，勇敢以抗。抵抗是從極端悲觀出發，人盡力去化消人間痛苦，李喬的作品中不斷的呈現抗拒主題，也一直爬梳對生命意義的思考；

生命起始的動因乃在自然的緣生，既非意志的結果，也非神佛所算計；生命現象在無始的因緣中自然呈現。那是神佛也無能為力的。

因而每個生命的主體「我」就要負起生命之初因與終果的全部責任；凡世人間因果報應的機械化說法，那祇是方便法門，用以力勸世人去惡行善罷了。

生命，不幸的事實是這樣。所以不幸的生命是如此地無奈。不幸而無奈的生命，其「責任」既然全在主體「我」自己，不幸與無奈的解脫也唯主體

¹⁰⁵李喬：《重逢夢裡的人》，臺北：印刻，2005。頁140

¹⁰⁶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309

¹⁰⁷李喬：《重逢夢裡的人》，臺北：印刻，2005。頁170

¹⁰⁸李喬：《重逢夢裡的人》，臺北：印刻，2005。頁181

「我」自己所能罷了。生命不幸無奈的解脫，那就是呈現生命莊嚴的時刻……¹⁰⁹

尋尋覓覓，統整思想格局，最後找到歸依，在泰姆山記中瓦勇說：

「不要喪志，對自己要有信心，要相信泰姆山。要愛！知道嗎？要愛。」

110

「容納我吧！呵護我啊！」

他，突然軟弱如稚兒，也像受盡委屈的孩子，撲進母親懷裡的感受。

「泰姆山」就這樣簡易容納我嗎？

以往我是有罪的一當然不是他們給我認定的那些罪。我無知、我狂妄、我自私；我不知感恩，我不關心自己來自何處，我也未替我同胞盡力；我懦弱，我並未去做該做的。我祇是為了保全這個污穢鄙陋的軀體，是苟且貪生而來這裡。我沒有資格接受呵護維護啊！¹¹¹

余石基證實了泰姆山的存在，心中悲傷，悲咽著。後來被擊中肩窩，肩窩的血一直流、熱熱的血一直流，余石基自己要求自己撐下去，

「我一定要活到明天」

在一段極冷墨黑時刻過後，一絲暖意飄來，那朦朧的亮白已經展現。

他坐了起來，胸膛肩窩鮮紅一片。日頭上升了，胸前的鮮紅分外美麗。¹¹²

快死之時，拚了力，用牙齒咬掉結，拿出灰布袋內的相思籽，撒在追捕者屍體，也撒在自己身體四周，一切回歸自然，

當雨水來的時候，有些種籽會發芽。

當春天來的時候，這裡是一片相思樹林了。

當我的呼吸停止，就是我回到大地的時候；我的軀體與大地合為一體，我將隨著春天的樹苗，重臨人間。¹¹³

李喬的書寫，回家，和解，透露此生文學創作，文化行程的思考，新文化、新國家台灣文化的改造的形式，在另一篇《回家的方式》，提到于世賓，用己的方式走回家，竟是自埋，自己挖洞埋自己。

¹⁰⁹李喬：《重逢夢裡的人》，臺北：印刻，2005。頁 92

¹¹⁰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9·泰姆山記》，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245
許俊雅：《無語的春天-228 小說選》，臺北：玉山社，2003。頁 126

¹¹¹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9·泰姆山記》，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256

¹¹²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9·泰姆山記》，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269
許俊雅：《無語的春天-228 小說選》，臺北：玉山社，2003。頁 155

¹¹³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9·泰姆山記》，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269
許俊雅：《無語的春天-228 小說選》，臺北：玉山社，2003。頁 155

他做了一個決定。他想他找到了與夢魂相牽的地方會合的方式了。原來大地相連的，在此自己經營一個容身之地，那麼人世的風霜豈奈我何？誰都囚不住我的；我這就回去；祇是以不同的方式回家吧了。¹¹⁴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于世賓主動積極掌握自己的生命，控訴不公不義的人間，重回大地母親的懷抱。

李喬的文化評述論述，也是指出回家的方向，文化隱而幽微，是一種無形力量好像在推我們前進，也給我們不同的思考方式、行爲方式，價值觀。最後歸結一切文化從尊重生命謙卑做起，一切苦難掙扎只是過程，要從實踐做起，要理性澆灌，要對生命敬畏謙卑。我們當人要用公義的心條理人間秩序。最後回歸大地。要有清楚全球觀，揭示諧和的自然宇宙觀。

「土地認同，與土地合一，愛鄉土，」，李喬理念：愛母親，母親是一切大地的化身；生命、母親、大地；大地、母親、生命；周而復始；再加入文化改造，人間大和諧。爲人步步行動，直至命終，和台灣大地共聲息。

李喬似乎是走鋼索者，人間至情至性者，走入人群，批判時政，以自身寫作經歷踐之、履之，自覺自強的人。其實是自己做爲一個人的真正完成。而悠然向黃昏的李喬也終將和所有人一樣回歸大地，生命母親的懷抱，不枉來人世走一遭。

¹¹⁴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10·回家的方式》，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167

第三章 生命意識情境的敘述技巧

李喬是一位具備悲天憫人胸懷、深愛斯土斯民的大地作家，貼合生活經歷，掌握時代脈動、發抒胸臆、力現人性存活尊嚴自重自立、扎根生活。對社會、對人生、深自反省、體驗、並以文學的筆觸手法為文學作品。文筆相當有渲染力、令人有感受力。李喬自己也說過：任何創作必須植根於生活，所以在作品的描寫方面細膩，投注感情，深具感染力。

本章分三節，分別講述《寒夜三部曲》中，情境交融的意喻，包含對大地的感動，反抗自救及燈妹的理事圓融，貞靜平和。第二節講述個人意識的顯露，寫情，講人生哲理。第三節鋪陳了女性的心路歷程。

第一節 情境交融的喻意深遠

李喬書寫女性如此深入，如他自己所言：「我寫那些因為台灣的社會女性的確是弱勢，所以站在女性弱勢的角度。」¹¹⁵李喬自小困苦，所以在寫作上是真實自然的流露及反映，寫來自然不做作，就如同是自己的姐妹，只因生活中實際存在，所以信手拈來，格外具渲染力，撼動人心。李喬善用自然景物：水、火、海洋、山岳、狂風、驟雨、白雲、黑霧等等¹¹⁶象徵材料呈現努力臻於的境界，以呈現完美圓熟的「象徵符號」的隱含寓意。

一、對大地的感動：

在《寒夜三部曲—1.寒夜》書中，寫燈妹，

不錯，在感覺裏，全身由髮鬢，到腳盤，從早晨到夜晚，幾乎都是汗水濕濕的；風一吹來，渾身汗水涼涼的，真好；這時新的熱汗冒出來，擠開冷汗的感覺更是十分奇妙，十分舒服。

她還發現，人的力氣，是鍊出來的；越使用越是源源而生。這就是生命的奇妙吧？以往，她很少想起「生命」這個自己不瞭解也不關心的東西。近來卻常想到生命。原來生命是這樣實在的，簡直可以看到，可以觸摸似的。不，應該說是生命就在自己的一呼一吸間，就在胸膛中，或者雙手上；自

¹¹⁵ 劉亮雅：《想像的壯遊》，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頁 215

¹¹⁶ 李喬：《小說入門》，臺北：大安，1996。頁 179

己就這樣自由自在地掌握著活潑跳躍的生命哪。¹¹⁷

感覺就像是李喬已化身為燈妹在說話了，經由燈妹的口中講述自己的理念，生命的奧妙，生命的喜悅，只要是自己的日子，苦幹實幹，吃苦耐勞，踏踏實實，生命就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李喬在書寫對泥土的感動，也經由燈妹的思緒中源源不絕流瀉出，

她提起一隻腳掌，輕輕揉著。嘻嘻，好多污垢。

她專心地揉拭污垢。奇怪的是，那些污垢好像永遠擦不完；它總是不斷脫落下來。「啊……」她有些驚慌，還有些奇異的感動。這樣揉擦下去，也許全身都會變成污垢脫落掉光。……有點心疼，有點不安。但是也有點朦朧的愉悅；這就是生命吧？生命來自泥土，但生命不是泥土，而生命畢竟還是泥土。不是泥土，所以能夠自由活潑，但也多麼孤單；是泥土，所以最是卑下，但也多麼穩實安詳……¹¹⁸大地是母親，寫出對土地的敬重，也寫出土地是人間最大痛苦的來源。

李喬在書中藉阿漢口中說出「人，是土做的，所以人離不開泥土，愛泥土，依賴泥土，沒有泥土就不能過活，人總是為了泥土拚命，將來人還不是都要回到泥土裏去。」¹¹⁹，對！土地，是人間最大痛苦的來源。人生多無奈，生命多淒苦。但是，人人就只有屈服嗎？李喬無語問蒼天，感覺那一刻作者已化身阿強伯及蕃仔林生民們訴說天理的不公，天理漆黑，要靠人去打拚，去抗爭，去努力，不可以認命。

二、反抗自救

寒氣漸退，春風轉暖；由林梢葉縫灑下來的春陽，亮得宜人，亮得舒服。由身邊挺拔而起的山崗巒峰，看起來是那樣穩實、安詳。

「啊……」她突然進入瞬間的恍然之中。

很奇怪？這些山巒林木，怎麼會這樣熟悉，這樣親切呢？喔！說祇是熟悉、親切是不對的——幾十年來都與羣山林木為伍，自然熟悉親切——是一種完全互相認識的感覺，彼此一體的感覺。那不是幾十年相處就能形成的，而是永久永久，例如前生……嗯，前生就和山巒林木在一起，或者說自己就是林木山巒的一部份……¹²⁰

¹¹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台北：遠景，1981。頁 400

¹¹⁸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401

¹¹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403

¹²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99

心情的呈現那麼柔和，因為要去找阿漢，要求阿漢回家啊！溫柔的心，感受到和林木山川融溶為一，融和的瞬間，似乎多年的鬱結也不見了，人也開心了起來，只是阿漢終盼不回。

心如迷霧，心，臨到斷崖絕壁上。斷崖絕壁下，是一片茫茫的雲霧。茫茫霧中，也許總有一點出路吧？既然是茫茫不可見，那就一定還有一條路在那裏，只要勇敢地走進雲霧中；不，應該說是跳入茫茫雲霧中；不要後顧，不要猶豫……¹²¹反抗哲學的呈現；就像明鼎一字一句沉重的說「所以：嚇得屎尿直流？鑽進泥坑裏躲起來？完全沒有用！向那些剝削者求情？沒有用！做一個順民？沒有！用！」¹²²還是要自己去爭取，不能向統治者卑躬屈膝，一定要爭取合理的生存權利！只有自己救自己，不然，沒有人會理你。真的，凡事好好思考，好好選擇，一旦決定，就要付出代價。

在阿漢被捕後，在阿漢擱掌之後，燈妹讓自己看淡，一切看淡，才能救自己，自救，救這個家。多麼深痛的領悟，能怎麼樣？不能怎麼樣。那麼，只有學習接受這些事實了。¹²³一路走來，坎坷崎嶇，愛恨交織，看開，看淡，在書寫到為阿漢擔驚受怕，為他日夜守候在籬笆門邊，為他流血流汗把子女扶持長大！¹²⁴書寫的感動，那一刻相對照，燈妹不會學其他婦人家跳河自殺，吵不起來，只有自己吞淚。只有……只有靠自己了！最苦的日子，終就會過去的。

春天，那夕陽是黃裏帶綠的，夏日，是亮白鑲著嫩黃的，秋天，是燃燒的金黃色，而冬季是樸素的土黃色……阿漢嬌她，一坐下來人就顯得痴痴地愣著，似乎進入渾然忘我的境地裏。那是突然撇開一切束縛，心胸豁然無限開放的感覺，無拘無束，完全投入的感覺。心，舒暢得微微麻痛著，自由自在得有些慌悚。¹²⁵

寫景寫燈妹的心情，是暫時的逃避，是舒緩心情，是心田寂靜湧起一股哀愁，無聲嘆息，深深領悟，看著風兒吹啊吹，漫天飛舞的片片落葉，飛啊飛！有的在風勢歇弱時，繽紛落入夕陽外的陰影裏，有的，被另一股天風帶到半空中，化成山鳥化成蝴蝶，朝層層山巒頂巔飄翔而去……¹²⁶思緒飄啊飄，今春補的杉苗，存活率仍不理想，再補吧！秋天補過，仍遇乾旱，白忙一場，燈妹的體悟，人生種種的事，就和種植耕種的農事一樣，付出血汗，可能還是血本無歸，全看老天爺的意思啊！李喬描述的技巧，說故事的技巧，融入景物，善於比喻，令人心有所

¹²¹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411-412

¹²²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34-335

¹²³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61

¹²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47

¹²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57

¹²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57

感。

三、貞靜平和

最後在《孤燈》中，阿漢婆燈妹誦經的聲音，如「清晨山溪的潺潺流水，似深夜的過耳天風。那是發自蕃仔林地地區的地籟天音，是發自庄民心底的熟悉呼喚……」¹²⁷燈妹往生前的神態安詳，容貌平和。陣陣香氣中，燈妹靜靜走了，細微幽香飄過來，燈妹一生圓融，大士接引。

李喬細膩的描寫外面的景，表現出內心的喜、怒、哀、樂之情，情景交融的筆法，呈現燈妹、及書中人物的內心刻畫，有形的風景，契合著燈妹內心的身心一如，兩相融入，筆法細膩，感人至深。

第二節 個人意識的呈現顯露

李喬在作品中、處處流露他的想法及對生命的觀照，對生命、對家庭、對人生、總是有意無心之間、或在淡淡不經意敘述中，將自己的看法表達無遺。

小說，離不開人生，小說寫的就是人間的內外生活。那麼，人生、生活的種種就是小說要表達的主題了。人生最大的課題是生死、愛恨、戰爭、名利追逐等。然則，小說的主題也正是這些。¹²⁸

一般人所謂的小說主題，是指作者對於人生、人性、社會、世界等等，有所理悟，或心存感慨，於是想要把自己的理念、想法、感慨告訴讀者；它，往往是一句話，或一個結論。更隱秘的方式是：它可能是一個情景，或一個「動作」。¹²⁹李喬小說的展示，完全進入人物的潛意識世界中。作品的主題，就在這意識之流的真實裏自然呈現。¹³⁰

(一) 情愛篇(寫情)

這個女人，就是我的女甫娘了。我的，我自己的女人。他想。
我要好好保護她一生。好好愛她。嗯。愛，現在心裏的這種味道就是愛吧？
她，燈妹不知道有沒有像我心裏這種味道的東西？她會愛我嗎？
她會的。他肯定地認為。
因為，她也是一個孤單的人，可憐的人。我們都是。我們一樣；我們不相愛，還有誰會相愛呢？¹³¹

¹²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508

¹²⁸ 李喬：《小說入門》，臺北：大安，1996。頁 9

¹²⁹ 李喬：《小說入門》，臺北：大安，1996。頁 15

¹³⁰ 李喬：《小說入門》，臺北：大安，1996。頁 155

¹³¹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11

同是天涯淪落人，兩人都是一樣的孤單，一樣的寂寞，兩人的結合，牽手走一生，相知相惜，再困難、再困苦，總是一步步走下去。

在阿漢加入農耕之後，因為不諳農事，手掌黏在伐刀下，出脫不來。燈妹輕撫他的雙手，在他手掌與刀柄黏著的邊沿，以舌尖輕輕舔揉，磨擦……¹³²夫妻之間恩愛之情，表露淋漓盡致，最後用力掙脫伐刀，右手的劇痛總會過去，心中的感激、不忍、疼愛、千恩萬謝。「這是燈妹第一次擁有『保護』對方的能力，一直以來她都畏畏縮縮，面對事情總是選擇不發出聲音，但『結婚』確實改變了燈妹的身分，她將從這個身分慢慢蛻變成成熟，堅強獨當一面的阿漢嫂。¹³³」

兩個人緊緊地，密密地把對方摟入懷裏。這是柔情的，疼愛的，憐惜的，找到了生命的依靠，找到了同行的伴侶，找到了力量的源泉。兩個人都淚流滿面，心裏卻充滿了甜蜜與感恩。¹³⁴夫妻之間貴在相知相惜。互相扶持，互相提攜。處境的不同，使燈妹走出過往的陰影，漸次展露歡顏，褪去過往的卑微、畏縮。

阿漢的怒火卻倏然間消失了。颱風之夜，陪著小燈妹在這小茅屋裏，真好；懂事以來，無數個風雨之夜，都是自己一個人在孤單恐懼中渡過的；現在有了女甫娘，有了自己的女人，縱然屋頂被掀，甚或整個茅屋吹掉，只要燈妹在身旁，護著她，把她窩護在胸懷下那就好，那就什麼都不怕的……

¹³⁵

世事都苦難，人生多淒涼，能找到一個能夠互相依偎，互相依靠的人，也等於是悲慘人生路上的泉源吧！由阿漢眼中相應對照出燈妹的堅強，從阿漢的內心表述，窺見燈妹的堅定力量，阿漢眼中看燈妹，燈妹是孤單的人也好，是可憐的人也罷，兩人堅貞愛情的起始，也預告了燈妹此身「堅強剛毅的勇氣」「犧牲奉獻的精神，」「執著堅貞」「一生刻苦耐勞」。

(二) 生命篇(人生哲理)

「沒你的事了。現在就給我到盧栗園去除草！」

「我，我要，要守著阿枝仔。」人興又口吃啦。

「不必！孩子落地了，有人叫你回來；孩子不落地，你也就別回來了。」

「真的，老丈人不是這麼兇的人嘛，他是太生氣，太傷心才這樣吧。」他想。好好除草吧。他告訴自己。反正自己的意思已經向老丈人說明了。就這樣簡簡單單的。世上很多世情，看起來是千頭萬緒，千山萬水，四方八

¹³²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22

¹³³楊傳峰《《寒夜三部曲》女性角色研究》。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9。頁 25

¹³⁴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22

¹³⁵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59

面全是絕路。可是，稍稍退一步想，或者不要執著「我怎麼辦」—只要想「怎麼辦」，那麼，嘿嘿，就是那麼簡簡單單的嘛。¹³⁶

經由大牯牛人興的嘴中、心中，說出，也可憐自己的妻子許枝妹在受苦，生命的難關會關關難過，關關過的。就是去應對，去面對。

「盧粟真好。」他悠然想：「做人、多苦，還是做盧粟好。」

不是嗎？盧粟在春天生長，夏秋結子；種子到了明年又發新苗，老稈自然枯萎。嗯，一切都是自自然然。

他記得，那時候他曾經恍惚之間感到自己和背板底下的大地連接在一起；不，應該是真切地感到自己是大地的一部份。那是多麼美好的瞬間啊。¹³⁷

我們都是大地的一部份，自自然然，自來自去。自開自落，自然生長，開花、結果、凋謝、種子再發芽，再繁衍，生生不息，即使苦難仍多，迢迢長夜，漫長難熬，大難不死，還是有福氣的，還是會有蓬勃的生機的。

生命對你不公，人生路上多憂苦，沒關係，要及時猛咬牙，不能光哭，苦難總會過去的，沒啥不甘心的，人世即使含著對人世的無奈，幽怨，遺憾，期待，都無妨，一生一世，負載，艱苦的存活。

在黑夜來臨，暴風裏開始挾帶雨水；一聲勢推斷，暴風的強度似乎還在繼續增強。

不是風雨發出聲音，是大地沉重地喘息著，震顫著；不止是喘息，而是憤怒的狂吼，是抖動雙肩在哭泣。大地為什麼憤怒狂吼哭泣？也許是憐憫生命的艱苦辛酸？或為人間的諸多不平？這是連大地蒼天都無能為力的吧？¹³⁸

不要怕這些風雨，勇敢接受狂風驟雨，和大地共生息，接受風雨衝擊，不怕艱難。一切會過去的。當下呢，靠自己，只有苦難的人們互相憫惜。

每個人都有他的路，他的方向；當他在自己選擇的方向，走了一段應該走的路之後，¹³⁹盡力就行了，夠了。

在阿漢行將就木之際，多麼艱辛的一生，多麼崎嶇的生命行程，多麼不平的世界，多麼不義的人間，而現在，一切都就要結束。¹⁴⁰

荒村山農，對這塊土地，地方，盡了心力。一切還歸天地。

¹³⁶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94

¹³⁷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95

¹³⁸李喬：《寒夜三部曲-1.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59

¹³⁹李喬：《寒夜三部曲-2.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498

¹⁴⁰李喬：《寒夜三部曲-2.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514

曾是耐操耐磨的蕃薯囡仔，如「伊漠」(地瓜)，生命力堅韌旺盛，能在極惡劣的生存條件下，昂然生長，而且繁殖力驚人。所以本島人也欣然自稱「伊漠」¹⁴¹萬物有它的歸藏，根基所在。生命就是從卑微處、謙卑處綻放，即使唯小、差勁、一樣實實在在、自然自在存活。

當燈妹要自自然然離去，「人生的千山萬水，就要告一段落。未來是什麼？未來就是現在，就是千山萬水的以往，就是那本來面目。是這樣。百花叢裏過，片葉不沾身；¹⁴²」

人生一段美好的行程，自由自在，自己當自己的主人。在有情人世，有情也好，無情也罷，也許有情就是無情。一切似乎倏然消失，人生行程，感恩這人世的一切，感恩走這一遭。無所求，無所失。

「百年就是一瞬」，¹⁴³當人，總要踏實過日子，不怕風吹，不怕雨打，不畏嚴寒霜雪，不憂烈日苦旱，一步一腳印。

在最艱苦的時候，不要失卻信心，當一個生命力旺盛，意志力超凡的人，即使創傷一堆，但是這些終就會成爲提昇境界的階梯，而非蝕心的毒火；燈妹也好，千千萬萬的母親也是，是大地，是生長萬物的大地，是大地的化身，生命的發祥地；是生命之源。¹⁴⁴回歸一片清明。永遠在，恆在，亮在每個人的心中。

塵歸塵，土歸土，來自大地回歸大地，來自鄉土回歸鄉土。

(三)控訴問天篇(對弱者的悲憫、對大眾的同情)

徐日星想到天，他想到天地間那些不可抗拒的力量。風雷雨震火水瘟疫不可抗拒，那依靠所謂王法而來的勢力，也是無人敢反抗。現在他，蕃仔林的人，就是陷入這種困絕境地中。螢火之微光，何以敵經天的日月？任你憤怒悲傷，挺身拚命，甚至一死相抗，那都是滄海微波，莽野輕風，瞬刻之後，什麼痕跡都未留下，就等於未曾發生；滄海依舊，莽原依然。¹⁴⁵

爲了開墾的土地問題，蕃仔林的居民還要繳佃租給葉阿添，大租、小租一大堆。誰也不想放棄活命的田地，再做人家的佃農。阿強伯說話了，田地就是死也不放手，心裏另一個堅決的意念不斷提醒他：這個節骨眼上，已經不是計較「後果」的時候，只問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這是最後的限界，在這限界上，那些千顧萬慮的事況都該棄置一旁，只想自己是人，而「人」該怎麼做，就這麼做！

¹⁴¹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175

¹⁴²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496

¹⁴³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504

¹⁴⁴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513

¹⁴⁵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38

爲了土地，爲了活命田，阿強伯知道自己要抗爭，要做的是什麼，相信自己是做對的事。因爲總是要活下去。不可以放棄。人的世界紛爭令人苦。土地紛爭，人謀不臧。而老天爺呢？

黑夜來臨，暴風裏開始挾帶雨水；依聲勢推斷，暴風的強度似乎還在繼續增強。

不是風雨發出聲音，是大地沉重地喘息著，震顫著；不止是喘息，而是憤怒的狂吼，是抖動雙肩在哭泣。大地為什麼憤怒狂吼哭泣？也許是憐憫生命的艱苦辛酸？或為人間的諸多不平？這是連大地蒼天都無能為力吧？¹⁴⁶

天地無情，風吹著吹著吹著，雨下著下著下著，綿綿密密淅淅涑涑，休休休……忽忽忽……灰濛濛的雨林啊！雨水似乎從天上來啊！雨不斷的傾倒，溪水暴漲，山洪暴發，山園面目全非，農作物也沒了，怎不令人張皇失措，腸斷心碎，心情沉痛，任誰都會茫然，問天吧！蒼天爲何如此殘酷無情？人生多無奈？人間多困苦！

人們既然天生下來就這樣困苦，爲什麼蒼天還不予憫惜？蒼天不憫惜？誰來憫惜人們？也許苦難會過去吧！

阿漢一輩子不肯乖乖做個農人，老是要和日本人做對。苦了燈妹，也是土地。

「人，本來就是泥土做的嘛。」阿漢說得十分肯定：「人，是土做的，所以人離不開泥土，愛泥土，依賴泥土，沒有泥土就不能過活，人總是為了泥土拚命，將來人還不是都要回到泥土裏去。」

「唉！泥土是使人又喜歡又討厭的東西——這些日子我就常想到這一點。不是嗎？耕種，太苦，好討厭，不過，這是最牢靠安全的謀生方法。」

「可是，土地，正是人間最大痛苦的來源啊。」

「土地少，人口多哇。土地多的人靠土地租人就可以大魚大肉哇；沒土地的人就只有向人家低聲下氣懇求，然後做牛做馬……」

「本來就是這樣嘛！誰一生下來不是赤烏郎當的？爲什麼有人天生就稱阿舍、叫少爺，而大家就叫阿貓阿狗呢？¹⁴⁷」

要認命呢？還是反抗？要白白叫人宰割，和平沒譜了，是不是要捨命？無解？似乎只有屈服一途了。

阿強伯心底清晰地瞭解：不論是平和的，暴力的，路，都斷絕了，要活下去，只有屈服一途。人生多無奈，生命多悽苦。

¹⁴⁶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59

¹⁴⁷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403

天理在哪裏？天理漆黑！是人自己去拼，不屈服不要命去打拚，天理才會「昭彰」的哪！¹⁴⁸

天是無眼的，困境要解決，靠自己吧！人生得失，難以衡量，自己血汗拚來的就是命，為生活，為生存，為自己的存在，不管地主的壓迫，或日本四腳仔的茶毒，天災人禍，總是當一個人，真實的存在。

文學真是苦悶的象徵，小說中所寫所敘述的，如不是對理想的期盼想望，就是一種對不平不滿的人間世的控訴。只是控訴之後仍要真真實實的存活下去，面對下去，才是辦法。從人興的口中、從阿強伯的心中、從徐日星的想法中，了然於胸的是，大時代、環境的異常悲慘，男性都自覺難存活了，天年時局差矣，如此反照出所有女性的境遇更加悲慘，只是，女人總以全副心力、精神、體力去面對逼迫的現況。境遇的創傷，「不再是日夜嚼齧心靈的毒火，反而成爲提昇境界的階梯。」¹⁴⁹男性的打拚苦楚之下，女性又何嘗不是在環境的囿限下，在重重的限制內塑造出自己的存在。

第三節 心路歷程的鋪陳展演

從《寒夜》做起、《荒村》、《孤燈》，《埋冤 1947 埋冤》，到《藍彩霞的春天》，看到大時代的無奈，看到女人的可悲，女人處境的堪憐，但是，女人沒有被打倒，一樣活的好好的，有尊嚴、有自尊的活著。「面對生活中各種考驗所產生的壓力，每個人會表現出各種不同的抵抗方式，有的人採取積極抗爭，有的人則是消極以對。」¹⁵⁰，都是存在的方式，人世的好風景。「生命真是有意思的東西，沒有路。沒有前進的路。更沒有後退的路。要麼就像壁虎一樣緊貼著懸崖攀上頂峰，要麼就像一粒石子從半山腰墜落下去，墜落到連堅硬的岩石也要粉身碎骨的深淵中¹⁵¹」寧願前進匍匐前進，從懸崖峭壁走過去，也不願原地逗留，靜候等死。

一、燈妹：

(一) 童養媳：

「頭髮發黃，身材瘦小的女孩，¹⁵²」挑一堆鍋碗瓢盆，陶土飯鍋，煮三餐的行頭。行頭重，趕不上大家。連吃飯也多半是大家不要的，最後才輪到燈妹，連

¹⁴⁸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411

¹⁴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71

¹⁵⁰ 黃雅慧《李喬短篇小說人物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回流中文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頁 80

¹⁵¹ 俞汝捷：《人心可測》，臺北：大安，1995。頁 182

¹⁵²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3

嚴寒的夜，蕃仔出草囉！都自己瑟縮在尿桶旁。十足爹爹不疼，姥姥不愛的，畏畏縮縮花園女。

孤伶伶一個人，抱膝坐在臥室裏最裏邊離尿桶不遠的地方。她沒有披蓋什麼，祇用一塊黑手帕護著脖子；瘦削的身子，彎彎地縮作一團，顯得格外單薄。

夜深了。實在太冷。燈妹猛咬牙，憋住呼吸，全身用力一掙又一掙地，手腳十指死命地彎曲收緊，看看能不能驅寒。可是，她還是忍不住連打幾個噴嚏。¹⁵³

十八歲要和彭人秀成親，圓房前夕，彭人秀著天釣死去。燈妹日子更難過。

燈妹，是個花園女。花園女，不是孤兒，就準是子女眾多家裏多餘的一份子。

那麼，她是苦命的女子，他(阿漢)想。

苦命？嗯，苦命。我就是苦命的孤丁，他想。¹⁵⁴

蕃仔林裏有一個和我一樣孤零零的人……¹⁵⁵

不知不覺，深切思念，所以當阿陵說出要阿漢當隘首，建立家室，阿漢捨棄半憨半傻，又美又漂亮的尾妹，「我不要娶一個痴呆的女人」，寧要一個「壞命」的花園女，不要尾妹。後來一波三折，抱隘不成，改入贅彭家，和燈妹結連理。

(二)阿漢嫂：

阿強伯說「阿燈妹：妳不要尋死，彭家不會強留妳—很快就會把妳送走。放心。現在乖乖給我工作！」¹⁵⁶
真的要讓她嫁人了。

人生得失，好好壞壞，真是奇怪，兩人結褵，結婚了，心頭亂鬩鬩，想哭，卻硬是不讓自己哭，餵豬時間到了，本想去餵豬，連阿漢要幫忙都緊張兮兮，最後是阿陵嫂順妹幫忙。當了阿漢嫂，即使只有那麼一顆小小的銀戒子，也感動莫名。從此有個相互依靠的人，再大的風雨，也不會孤單了。

不諳農事的阿漢，似乎嘗盡「端人家飯碗的滋味」，「軟腳蟹」，半廢人，只是苦了燈妹，阿漢連個伐刀也給黏在手上了，還是虧了燈妹輕撫他的雙手，以舌

¹⁵³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79

¹⁵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45

¹⁵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46

¹⁵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73

尖輕輕舔揉，磨擦，伐刀掉了，兩人相依偎著，人間多悲苦，生活多艱難，世路多寂寞，「他和她，找到了生命的依靠，找到了同行的伴侶，找到了力量的來源。¹⁵⁷」。

此時的燈妹，心中負載的是滿滿的感恩；因為有阿漢一路相伴，只是仍害怕挨阿強婆、阿強伯的罵，仍是心有所顧忌的。似乎只有在兩人世界裏才有真性情的展露。

燈妹擔心阿漢抱隘，有危險，寧要阿漢守在山上；最好開墾給照，隘首執照，都不要下來。燈妹不能承受的，可是不下來，阿漢會被趕出去，不能住在人家的茅草房裡。阿漢雖已學會一些耕作的本事，但仍是一個軟腳蟹，阿漢已失去利用價值，被冷嘲熱諷。燈妹是貼心的，總覺阿漢是爲了他才吃這個苦，「阿漢，如果不是我，你就不必受這個苦。」¹⁵⁸

燈妹生下一小女嬰，蒼白又短小，左腳比較短，兩夫妻一直想留下，無論如何要留下自己的嬰仔，即使將來有點跛，最後阿漢離開，爲燈妹母女，燈妹心中是不捨，是害怕，但也讓阿漢走了。

燈妹的身子比生育前壯實多了；一種少婦的豐腴，成熟的嬌豔已然在燈妹身上浮現。

「沒想到，燈妹會這麼美……」¹⁵⁹

從阿漢的眼中看去，阿漢嫂燈妹更形成熟，只是燈妹一直擔驚受怕，爲阿漢擔憂。當阿漢回來了，燈妹喜形於色，能平安回來最好。只是，阿漢成了多餘的人口，因爲日本人來了，阿漢不再防蕃，也沒去打東洋蕃，回家耕作，後來阿銀生病，用盡方法也救不回，阿漢想帶燈妹出去，燈妹做爲彭家的童養媳卻一口回絕，「絕不能這樣做，」¹⁶⁰燈妹是順服的，寄人屋簷下，知道要報恩。阿銀養不活，阿漢的心情大受影響，但是燈妹再哭過傷心過之後，跑上跑下煮飯洗衣，忙進忙出，給菜園澆菜。

阿漢的舉動讓燈妹傷透腦筋，「老人家說，不上山，晚飯就別吃了。」¹⁶¹

喪女之痛，讓阿漢失神、沮喪，怨天怨地，這期間燈妹擔多大的心。不耕作沒飯吃，阿漢沒出多大力氣，被自己的心中魍神困住了，造成燈妹的困擾，連彭家都下最後通牒了，阿漢最後出走，拋下燈妹，燈妹攔不住「不要！阿漢你不要

¹⁵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22

¹⁵⁸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301

¹⁵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315

¹⁶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324

¹⁶¹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328

走哇！」¹⁶²阿漢又再次離家。

兩人的婚姻世界中，生活，活生生的現實，彭家看在阿漢原先可利用的隘首抱銀上，窮苦人家，也由不得彭家不得不現實，生存下去是唯一活路。只可憐燈妹，兩個孤獨寂寞的人更添寂寞。

燈妹對處境所要承受的壓力並不比阿漢少，一個是摯愛的男人，一個是養育之恩的彭家，燈妹兩難啊！當上阿漢嫂，注定一生孤寂，「育子持家，銜霜耐雪」，是阿漢的福氣？還是燈妹的不幸？阿漢最終還是打日本蕃去了，「我要打！老總，我就是想殺人！」¹⁶³……正式投入最後一批打鬼仔兵的戰爭，人間際遇因緣不可知、不可求、不可識、而又不可辭，

「這是一個酷寒之夜。在這高山巔頂上，幾乎要凍死人。幸而加社的人準備了禦寒的妙品：少量糯米酒和大包的老薑頭。」

「於是這羣被目為「土匪」加上「生蕃」的抗日義軍，便以懼怖摻雜興奮的心情，藉著烈酒強辣抗拒了酷寒，悲壯而無奈地等待敵人的進襲。」¹⁶⁴

打了馬拉邦之役，在山林中養傷，阿漢和在戰事中認識的邱梅一身「蕃服」，回到蕃仔林。

燈妹守著家，盼望著阿漢歸家門，見到了，淚水奪眶而出，這次的回轉，對燈妹自主的人生起了最大催化劑，阿漢殺過鬼仔兵的頭，這下子彭家人懼怕，要阿漢和邱梅離去，最後答應只要補送三對銀贖身，答應燈妹和阿漢離開蕃仔林。最後怕事的彭家下令要他們搬出去，燈妹沒了主見，搬去哪？

「蕃仔林，多的是岩石、大石壁，找一處凹凸的大石縫暫時避風總是有吧？」

「啊！」她，雙眼睜得大大地，閃著美麗的亮光。¹⁶⁵

人生從此不一樣了，結廬在蕃仔林莊的上段，烏石壁對面，有了自己的家，不必再憂心忡忡，彭家真的放過可憐的燈妹了，燈妹和阿漢，互相輪流挖地，日子貧窮但美麗愉快。屬於自己的日子，雖苦，但是自在。

「祇要打拚，家基總會做起來嘛。」¹⁶⁶屬於自我獨立的日子，所以燈妹寧願自己多勞動，多吃苦，從早忙到晚，力氣夠用的，人的力氣都是練出來的，燈妹

¹⁶²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331

¹⁶³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338

¹⁶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387

¹⁶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396

¹⁶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400

現在是掌握自己的生命啦！生命就在自己的一呼一吸間，自己多自由自在掌握著自己的生命啊！歡雀跳躍活潑靈動的生命啊！

燈妹成了阿漢嫂，肩頭重擔仍重，阿漢最終走上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的抗日活動，整個家就丟給燈妹撐持，燈妹知道一切看淡，看淡，才能救自己，實實在在擔負起家的責任，種蕃薯、管蔗園，突破困境，付諸行動，擴大蕃薯園面積，投入勞力開拓斜坡雜木林地，去長橋扛木材，毅然決然加入體力難以負荷的工作。

面對質疑「阿漢嫂：妳怎麼能吃這種飯？」燈妹勇往直前，「可以，我選最小的。」即使木材是「最小的，還是會壓扁妳！」燈妹發出由衷心聲「壓扁，總比餓死好。」¹⁶⁷扛吧，努力扛吧，扛到背板、肩膀酸痛，發炎、磨傷，身體疲累；但是身累總比不上心中的創傷吧！謠言四起，越描越黑，外人誤以為燈妹和扛材的工人阿松有曖昧關係，連人興都說話了「阿燈妹：明天起，你不要去扛了」，不扛哪來現款？燈妹不管人言可畏，「我站得穩，行得正，看誰能把我怎樣？」¹⁶⁸最後兒子明青回來扛木材，燈妹心頭淌血，但是仍要裝成若無其事的樣子。

即使置身如人煙稀少，荒草漫漫的荒涼森林裏，四周漆黑，仍在孤寂過後，勇於承接命運拋過來的鎖鍊，和孩子留在山園開墾拓地。一路走來，默默無言，用盡氣力，光裸著身子，拚命挖吧！漫漫長夜，信心未曾喪失，歲月即便多艱苦，無情刻劃在容顏上的皺紋依舊一條條，燈妹依舊艱苦度日。但是力量、信心依舊在。

阿漢出獄，全家過了段平穩生活，家中有了笑聲，但是，還是因為土地問題，和日本政府對上了，這期間兒子明鼎也投入文化協會的工作，父子倆讓燈妹寄愁埋憂，心愛的兒子明鼎步上父親後塵，要遠離蕃仔林，遠離老母，不知要漂流何方，燈妹憂心忡忡啊！

(三)阿漢孀：

那是個額頭刻滿橫紋的苦相中年婦人；眼角唇邊更是罩滿皺紋，雙頰瘦削，下頰收縮，最最不諧和的是眼神過於晶亮，甚至有些閃閃發光。

¹⁶⁹ 她發現自己領悟得很深，只是在領悟深處，總伴隨著那一絲微麻微痛和悚然心慌的感覺。這就是業障，就是塵緣還重吧？她想。¹⁷⁰

燈妹擔心一群兒女，擔心女兒善妹、勤妹、擔心明成的婚姻，也擔心剛和芳枝訂婚就給逮捕的明鼎，明鼎走上和阿漢相同的路，燈妹心如刀割，有如「心口

¹⁶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21

¹⁶⁸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25

¹⁶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204

¹⁷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57

被利刃切開的震顫，和那紅通通血淋淋的傷口，……」¹⁷¹「怕會永遠失去了」「明鼎可是我的寶貝兒子啊！」¹⁷²

燈妹無可奈何，要不然要如何，總是要學會自我負責，總是要學會接受現實，人生歷程，崎嶇坎坷，太多愛恨情仇，從童養媳，不敢愛，不敢恨，到一路走來阿漢嫂，阿漢孀，敢愛敢恨，自我承當，只是愛恨交織之間，界限模糊了。

看：燃燒的夕陽下，一陣由下而上的山風捲過山頭，片片落葉漫天飛舞；有的在風勢歇弱時，繽紛落入夕陽外的陰影裏，有的，被另一股天風帶到半空中，化成山鳥化成蝴蝶，朝層層山巒頂巔飄翔而去……¹⁷³

人生行程仍要繼續，繼續下去吧！阿漢孀的試鍊仍在後頭，以前當花圃女時，以及阿漢入贅彭家、阿漢當隘勇的日子，一直都擔驚受怕的，睡不好，淺淺的睡著，淺淺的睡著，要隨時保持清醒，這些年來，搬出彭家，有屬於自己的茅舍，才有真正的深睡，這些年來，早已習慣阿漢不在身邊，總是經過苦苦的煎熬，遍體鱗傷，遍嘗心酸，練就清清淡淡、雲淡風清，一切淡然的本事。

阿漢搞農民運動，明鼎跟隨父親的腳步，父子倆是燈妹心中的痛，燈妹注定失去阿漢、明鼎。阿漢爲了理念而反抗，最後被日本人注射毒針，中毒深矣，回天乏術，阿漢在臨終前表達對燈妹的歉意，深深的歉意，

「我一生就祇在結婚時節，送了妳一個銀戒指，一直想，想再送一個金的，沒有送成……」

「喔！是，明青你們：啊，你們：啊，你們，不要去吃他們的飯，不，不要去抗爭，不要革命……」

「知道，知道了。阿爸，不要說太多話，你休息。¹⁷⁴」

「要孝順你們阿媽，你們阿媽一生好可憐，我……」

「不要說這些，阿漢你這個……」燈妹再堅強，也難抗奔騰而下的淚雨：

「到了現在還，還要氣我……」

「還，還有！」他，還是有所交代：「記住：叫阿鼎走，走，走遠遠。你們，兄弟，劉家，以後，不，不要再提，提到明鼎，明鼎不，不是劉，劉家私人的。就當作，沒，沒有這個子，子弟，知，知道嗎？」

「好。知道了。」

「燈妹：我，我對，對不起妳……」

「阿漢，你不要走！」

「來生，來生補，補還妳，妳了……」

¹⁷¹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59

¹⁷²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61

¹⁷³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57

¹⁷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515

「阿漢，你走吧！莫遲疑了。」阿梅哥這樣說。¹⁷⁵

人生自古傷別離，燈妹在面對至親的丈夫阿漢即將往生之際，仍是心傷心悲的，輕撲過去，依偎在胸腹之間，悲痛難忍，無法自制自抑，這個男人，曾帶給她的喜、怒、哀、樂、悲、苦痛、等待、都將過去，只是回首前塵，傷悲啊！阿漢也自覺虧欠燈妹的恩義情債，對兒女的歉疚。這烏石壁對面的茅屋，這劉家，全虧了燈妹的操持，燈妹的忍耐力，燈妹的勇敢面對。

(四)阿漢婆：

阿漢婆這些年不再操持家務，全交給媳婦做了。

現在她每天的「任務」祇有一樁：上午十點左右，走過屋側跨山溪的木板橋，爬上「烏石壁」這邊陡坡頂上，面向陡坡下段站立半個鐘頭。

她是為尾子長孫誦經消厄，也是替全蕃仔林的子弟們祈求平安；另外，她來這裏不是眺望，而是「阻擋」；她是把害怕和阻遏的心意化為行動，她要「阻擋」那些可能由坡度底下走上來的最不願意見到的人——庄役場的人。¹⁷⁶

有阿漢婆燈妹這一盞明燈的存在，蕃仔林的人，似乎就有了依靠，不必懼怕了，即使感到人生的無奈、苦楚，心上積壓了太多悲憫、憐惜，阿漢婆仍虔誠祈求，祈求蕃仔林的子弟平安無事，自己始終相信，苦難終將過去，洶湧著驚駭、痛苦掙扎的艱難過往，走過斑斑血淚，穿越過一層又一層的苦網，人生自將圓融無礙了、無滯無礙，希望所有的劉家後代，蕃仔林的人們，不要再承受人生的苦難。

世事難料，最不想、最害怕接受的終將到來，「添丁、阿康、永輝他們，有什麼消息了。」¹⁷⁷，蕃仔林的人們猜疑、震動，永輝的老婆阿貞，阿康的老婆阿淑，添丁的媽媽有業孀，呼天搶地，號啕大哭，「我們……命好苦哇！阿貞……」
「不要這樣！不要哪……」¹⁷⁸苦難的人們，苦難的生靈，

哭聲尖銳，粗啞，高昂，低沉，徘徊著，糾纏著，迴旋著。哭聲，內內外外，滿屋滿堂，滿山滿野的哭聲……。

突然，籬笆外出現一束輝煌光芒！

那是一把燄舌飛騰的火把。火把的光芒，撕裂夜幕，映耀得人人睜不開眼睛；哭聲沉了下來。

¹⁷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516

¹⁷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230

¹⁷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242

¹⁷⁸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246

「阿漢婆來了！」有人低喊一聲。¹⁷⁹

瘦小的阿漢婆是明燈一盞，所有人都一一招呼，全部的人男眾女眾全哭成一團，氣氛悲淒，連阿漢婆也忍不住珠淚漣漣。可是在最緊要關頭，阿漢婆總如雨露甘霖，膚慰著大家，要大家平心靜氣，先顧好身子，忍一忍，並要添丁、阿康、永輝三家派人去領回白木箱，並請阿火仙做一場超度。

「現在，大難大劫，不止對準哪一家，不止是蕃仔林；這得咬緊牙關挺下去！」

「不錯、斷腸、心碎，活著比死還苦；但是人還是要活下去，這就是人。」

「阿貞，還有阿淑妳們：妳們擔當的日子到來了。妳們不能一味呼天搶地要死要活；現在這些都深埋心底，咬緊牙根，紮緊髻髻，將子女養大！」

「什麼叫做命？命就是要你去面對沒道理沒來由的劫難，不疑不怕不變不停地一就照原先的樣子活下去。這個，我們婦人家，比男人還強才對！」

180

阿漢婆在適當的時機，總是引領著蕃仔林的居民，安慰他們，給予力量，給予膚慰，是為蕃仔林的守護者，讓人們總是有力量生存下去，因為日子總要過啊！

阿漢婆日漸衰弱的身子。硬撐著，只為心中盼著對下南洋兒孫的等待，願力信心讓阿漢婆挺下去。對己身的臭皮囊不執著，知道自己隨時可和人世告別，有情目光望向夕陽，望向緲遠的天空，天佑一方蕃仔林的生民啊！

希望全家能在一起吃『姐妹菇』，全家人重相聚守。全神祈求盼望，直達天聽。

阿漢婆，恆為智者象徵，深深了解萬事萬物自有其歸藏所在、根基所在，自來自去，面對鹹菜婆的憤憤不平，寬言解懷；面對歸化的皇民頭家娘，不慍不火，誠心誠意招呼。隨遇而安。因為這也是人生啊！

人生的千山萬水，就要告一段落。未來是什麼？未來就是現在，就是千山萬水的以往，就是那本來面目。是這樣。百花叢裏過，片葉不沾身；昨天夜裏觀音大士裊婷轉身的瞬間，她嗅到一陣似曾相識的微香；她立即就悟出這兩句話。於是她合十恭送……

昨夜的一幕絕不是夢。那是最真實的。所以起床後靈臺一片清朗。那是一段美好的行程，奇異的會晤。一切都安排好的，自自然然的，就等待她向家人宣佈而已。¹⁸¹

燈妹一輩子受苦，從花園女，順服認命，到初嘗愛情滋味的阿漢嫂(燈妹)，

¹⁷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246

¹⁸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248

¹⁸¹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496

仍受制於彭家，直到搬離彭家，有了屬於自己的家才得以一展歡顏，「燈妹就是在這一刻飛起來的，雖然有點跌跌撞撞，但在養父提出『切斷關係』搬離彭家時，燈妹就得學會飛翔，擺脫花圃女的枷鎖」¹⁸²但是命運牽繫著阿漢，阿漢走上抗日、抗爭的不歸路。留下寂寞的女主人獨立照養家庭，說認命也好，講命運也罷，總是勇於面對。

日子一天一天過，含辛茹苦拉拔孩子，阿漢孀(燈妹)意志堅強，雖受盡挫折，仍勇往直前。子女大了，成家了，燈妹兒孫滿堂，阿漢婆(燈妹)，成了蕃仔林的一盞明燈，不滅明燈守護窮鄉僻壤，智慧圓融；燈妹一路走來，雖受盡委屈、挫折、難堪，但是仍百折不撓，堅此百忍，最終自來自去，生命圓融。

二、其他女性：

(一)、《寒夜三部曲—2.荒村》郭芳枝：

芳枝是新竹女校的高材生，郭秋榕先生的長女，郭秋揚先生的姪女，劉阿漢兒子明鼎的女友，和明鼎一樣投入農民運動，是個有主見、獨立自主的女性。

不論你對此生的決定為何？你一定要真誠的面對自己。

是的，每個人都有他的路，他的方向；當他在自己選擇的方向，走了一段應該走的路之後，他覺得盡力了，或者夠了，那麼他就停下來。

183

但在這之前，忠於所愛，勇敢追隨，選擇自己的人生。芳枝就是這麼果敢的時代女性。

芳枝是新竹女校的學生，一位高貴的女學生，上流家庭的千金，¹⁸⁴和劉阿漢的兒子明鼎相戀，兩人自由約會戀愛，熱情又大膽，

「我才不在乎人家的眼光！我是敢愛敢恨的女孩！」

「可是……」

「怎麼？你還猶豫嗎？」

「當然不許你拿什麼配不配上啦，自感形穢啦，這些話來擺脫我！」¹⁸⁵

這個見識非凡的女子，忠於所選，明鼎當日人的給仕，「我就嫁給這個給仕」你不當給仕了「你就回去耕山園吧，我幫你養豬。」明基若當土匪，「我就跟去當土匪婆子」

「真的？」

「當然。上山，下海，我跟定了你……」¹⁸⁶

¹⁸² 楊傳峰《《寒夜三部曲》女性角色研究》。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9。頁 25

¹⁸³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498

¹⁸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80

¹⁸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80

芳枝堅定的信念，所知所見有別於時下的本地女孩，從不在意別人的眼光，芳枝和明鼎涉入叔叔郭秋揚的文化協會事務，芳枝被校方盯上，最後被校方退學，明鼎從事農運被抓，芳枝也跟去找人，跑去鳳山，又和阿福孀前去二林找明鼎，這兩人濃情蜜意，熱烈燃燒的愛和一生理想志業相襯相配。

兩人決定要訂婚，只是明鼎仍有所顧忌、怕擔誤了人家，芳枝是從不在乎那些無謂的儀式。這女子不簡單，「你坐牢？那，我就給你送飯！」¹⁸⁷

「這一生，苦樂，幸與不幸，甚至坐牢砍頭，我跟定你了。」¹⁸⁸芳枝一生追隨明鼎，明鼎一再從事農運被抓，芳枝還安慰阿漢老爹，「明鼎的事，你，不要太憂心，應該不會太…」，「還有，阿伯母，也叫她寬心。」¹⁸⁹

阿漢對善體人意的芳枝，態度從容，坦然應對，心中深感震撼，對芳枝的膽識，欽佩莫名，深感訝異。

明鼎後又涉入中壢事件被捕，被釋回時，提出要解除婚約，芳枝聽到了，肩膀僵硬，全身抖動，淚眼模糊，再次說

「我不會強迫你娶我過門，我父母也不會。」

「芳枝……」

「我早跟你說過，那些形式，我不會在乎。」

「芳枝？……」

「我不要名份，我也不怕人家恥笑；你去哪裏，我跟到哪裏。」

「妳說什麼？芳枝？」

「你搞文化演講？我參加一份。你弄農運？我也來。你參加共產黨？我也湊上一名！」

「芳枝，妳不要這樣說好不好？」

「我絕不會礙你的。我要怎麼做，你也管不著。那是我郭芳枝的事。」

190

這堅貞若定的女子，打定主意，要和明鼎同行同止，連燈妹都心動於芳枝的決心，只是這樣會幸福嗎？芳枝這個女孩，從小連父母的意見都很少接受的，芳枝思想先進，這一輩子 and 明鼎是「一對革命伴侶，一對同命鴛鴦。」¹⁹¹人的一生活，隨歲月流轉，在必須抉擇、下判斷時，要情理並蓄，由時間及事實來解決，芳枝心中的信念、決心，芳枝的獨立自主，始終如一，一路走來永遠堅定貞靜平和，令人感佩。

¹⁸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81

¹⁸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17

¹⁸⁸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22

¹⁸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93

¹⁹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471

¹⁹¹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475

(二)、《寒夜三部曲—3.孤燈》林阿貞：

阿貞是彭永輝的妻子，彭永輝是彭家長子人傑的長孫，永輝下南洋，死在異鄉，阿貞從一個軟弱依附丈夫的女子，到丈夫下南洋，死在異鄉，捧回白木箱，一個天真全心愛戀丈夫的女子，如何蛻變成一個勇敢堅強的女性，扶養小阿美長大，崎嶇心理路程堪憐但也可敬。

「不錯、斷腸、心碎，活著比死還苦；但是人還是要活下去，這就是人。」
「阿貞，還有阿淑妳們：妳們擔當的日子到來了。妳們不能一味呼天搶地要死要活；現在這些都深埋心底，咬緊牙根，紮緊髻髻，將子女養大！」

192

阿貞痛失心愛的阿輝，痛不欲生，披頭散髮，身子暈死，最後父母大家的相互扶持，走出哀傷，自己也已經過千山萬水的心靈跋涉，以最大的毅力、決心，接受命運，想不開又如何？林阿貞繼續活得好好的，為女兒阿美、為永輝，堅強起來。經過了大痛大恨，心如止水……繼而茁壯、成長，即使永輝已不在人世，總盡力為家人為女兒，走過脆弱……積累而成的堅強，把小阿美帶大，踏踏實實過日子。

(三)、《寒夜三部曲—3.孤燈》蘇阿華：

蘇阿華是蘇永寶的女兒，是劉明基的女友，為了替明基免除徵召，做了傻事，被日本田內少尉姦污，懷有孽種，如此的犧牲，換來的是自己的身心俱疲、肝膽俱裂，明基的如期出征下南洋送死，當阿華肚子一天天大了，心中的念頭覺悟，從想死、一了百了的死，到採取不同的方法，只想解除「這個山怨海恨和椎心切痛。¹⁹³」令自己難堪的事。不再懦弱，不再軟弱，不再遇事只會流淚，不會讓自己再陷入洪水山洪中翻覆了。

「不該忍的，一分一寸都不退讓！¹⁹⁴」不可以忍到不像話，不可以再懦弱下去，最後的堅持，勇氣信心未失，利用閱兵時大叫「田內禿狗強姦我！狗大尉，狗郡守，全聽到了？一定聽到的！」¹⁹⁵在校閱場大庭廣眾下大叫大罵，失蹤一陣子。後來自動到南洋去軍醫院當助理護士，本來要找明基，以為明基已死，心慟，提汽油「引發高級汽油爆炸，然後整個火藥就一聲天崩地裂的巨響……」¹⁹⁶殉死在南洋，意志的完成。

從只會大眼睛淚眼汪汪到生命的轉折，生命歷程種種苦難，最後的自我選擇炸了火藥庫。勇敢形象留存在明基心中，讀者心中。

(四)、《寒夜三部曲—3.孤燈》何玉齋姑：

¹⁹²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248

¹⁹³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76

¹⁹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85

¹⁹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93

¹⁹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483

何玉來自南部山區，一個被先住民稱為「瞧吧年」的地方出來的，當地發生抗日事件，住民死傷殆盡，逃的逃，死的死。

某一天黃昏，伯公廟裏，出現一個陌生女人——一個大腹便便的少婦。

彭家的尾女—痴呆尾妹不知怎地把她帶到家裏來。這個孕婦名叫何玉。據她自己說是南部來的一好像被「魍神」迷住那樣，茫茫然走著走著，不知道經過多少時日，也不知怎麼來到這山村的。¹⁹⁷

何玉被日軍凌虐強暴，身心俱裂，留下孽種，最後離開兩年去法雲寺禮佛，時間的推移，神情容貌大不同於前，回來庄內在上蕃仔林結庵修行。何玉在層層苦網中，借助人之外的力量加持找到自己，找回新生的力量，脫出現在的困境，孤獨無助的生命終有了心靈的寄託。燈妹也在何玉齋姑的引領下，藉由佛法薰習，人生進程更加圓融。

(五)、《埋冤 1947 埋冤》 鍾瓊玉：

鍾瓊玉雲林北斗人，新竹女高校畢業，父母的掌上明珠。和政治犯林志天訂有婚約。

有個心浮氣躁、年輕氣盛的未婚夫，被關在監獄中；鍾瓊玉守著林志天老母親，在父親安排下在家鄉當小學老師，堅苦卓絕，力爭上游，如此深受日本教育薰陶通達情理的女子，如何守著活寡，守著「心中的美」，面對青春歲月，悠悠人生，青春的肉體如何宣洩，年輕的心靈如何應對，來自外人懷疑的眼光，只是默默承受，守著心中的信念，永遠為自己的抉擇負責。

(六)、《埋冤 1947 埋冤》 葉貞子：

葉貞子是臺大醫五的學生，因二二八事件被大批士兵凌虐，懷有身孕，發瘋過，失蹤過，試著墮胎過，最後，避居花蓮鳳林，生下兒子浦實，仇恨的心，受辱的心如何放下，在追求自我認同中，如何偽裝自己，如何排斥一切人世的眼光看待，有病的是這個世界，葉貞子努力過活，自立自強，不管別人的歧視，創造自己，更新自己，全然新的存在，最後兒子漸次長大成人，並考取建國中學，經由聰明又善感的兒子口中，母子在夜幕中，緊緊擁抱。

母子倆，真正釋放怨恨，彼此都更成熟了。貞子從被凌虐的受害者，到發瘋精神崩潰遠離家鄉避居花蓮，生下大家口中的雜種，孩子和貞子兩人都努力上進，咬緊牙，面對不公不義的社會，力爭上游，試圖讓自己活得更好，最後母子倆真正成熟長大。

(七)、《藍彩霞的春天》 藍彩霞：

藍彩霞、藍彩雲的母親因車禍去世，父親花光了母親的賣命錢，後來又姘了

¹⁹⁷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28

一個風塵女郎，菜店女子，工作不穩定，在工地摔傷，一大堆後續療養醫藥費拖垮家中經濟，最後聽從阿姨(繼母)建議賣女兒去也。

大女兒彩鳳年紀較長，逃掉了，妓院接著來要人，彩霞、彩雲年紀小，逃不掉，最終被賣，開始了悲慘的雛妓生涯。彩霞，彩雲被賣入妓女戶，開始了一連串被不人道對待的過程。「風雨中的小鳥沒有僥倖的機會？」「在虎豹豺狼的魔爪下，除了哭泣，又能如何？」¹⁹⁸「知道嗎？現在，最好是認命，認命，可以減些苦頭吃。」¹⁹⁹認命吧！從暗夜哭泣的小妓女，身不由己的姐妹兩人，最後只有咬緊牙關忍受了。

風雨飄搖中的小鳥，孤苦無依啊！吵過、鬧過之後，從認命到麻木，「既然這樣，我就下流下去吧！」²⁰⁰自暴自棄之後，向下沉淪，過一天算一天，彩霞抽煙喝酒賭博樣樣來，徹徹底底賣肉了。

直到同是妓女楊敏慧上吊自殺，掉入大馬路，腦漿四溢，心中那一絲靈覺漸漸的甦醒了，

漸漸的，那最初由震撼而絕望，進而麻木的心神，又逐漸甦醒了。²⁰¹

隱藏的良知如風中殘燭一陣搖晃，

「藍彩霞啊！妳現在算是什麼？」伊責問自己²⁰²

藍彩霞慢慢慢慢思索覺醒，山珠阿花的話「逼到我不能活，我就不活！」

²⁰³，孫淑美以昂然之姿一絲不掛走出妓院，走出去了，大大震撼了彩霞了。

「啊哈！是的！路是人走出來的！希望來自心田，而勇氣全靠自己的覺醒啊！伊深刻地想到這些。²⁰⁴」

「是的，心存希望，一個目標豎立在前方，縱然是一個妓女，還是能夠萌生一股向上攀援的力量」²⁰⁵

最後，彩霞殺出活路，破繭而出，置之死地而後生，「心已決，方法已定，還有什麼不能等！」²⁰⁶

是的！人間就是這樣不平不義

¹⁹⁸ 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39

¹⁹⁹ 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47

²⁰⁰ 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130

²⁰¹ 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155

²⁰² 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184

²⁰³ 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188

²⁰⁴ 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60

²⁰⁵ 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77

²⁰⁶ 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317

誰來為天下可憐人，救苦救難，打抱不平？²⁰⁷

藍彩霞去拼皮條客莊青桂，殺死皮條客。弱者、受害者自己起來反抗，消滅害你受苦的壞人。擁有自存、自決、自由的人生，即使春天在監牢裡。

惡不會自己消滅，要得救必需靠自己自立自強，自己不救，沒人救你。任何受難者不行動的理由都是懦弱的藉口，而反抗是人性中最高、最純粹的，至高無上的美德。²⁰⁸

(八)、《藍彩霞的春天》 孫淑美：

淑美是一可愛的小啞巴，父親癌症，姑母帶淑美去妓院賣身，拿了父親的同意書，加上淑美也已成年，自己願意下海接客，認命的賣身，認命的住在妓院裡，每天接客完，刷刷洗洗，沖掉一切不乾淨的事……

直到淑美的父親往生，奔喪回來，淑美不再接客，死都不接，被皮條客鞭笞，最後被五花大綁丟在廁所裡，最後，趁眾人拜拜午休時間，一絲不掛走出大門，走到街上，被警察帶回警所了。以裸身之姿。勇敢走出。淑美伊不是逃走，伊是堂堂之姿「走」出去的。這一點很重要。……²⁰⁹

路要走下去才有的，勇敢站出來，才能自救，活出自己。

每件反抗都來自生活，他們為生活而反抗。

反抗是最高的美德，在人間，你要生存下去或是爭取應有的尊嚴，有時必須反抗。反抗沒有上限，反抗不擇手段，然而，反抗要付出代價，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人性往往都懦弱，總是找理由不去反抗，譬如說，反抗沒有效啦，或別人都能夠忍受，為什麼你不能夠忍受，或為什麼要我去反抗，由別人去反抗嘛，或是自我安慰，說這種壞人，你放心，有朝一日老天一定會懲罰他的……這些都是懦弱的藉口，反抗祇有一條路：自己來，而且要付出代價。²¹⁰

女性不是沒有聲音，只是以不同方式展現而已。

不是所有女姓，都如菟絲之依附女蘿、或綠藤之依附巨木，光是命運無可奈何的捉弄，噩運的如影隨形，打不垮的更形堅強，從順服中覺醒，從生活中惕厲自我，勇於承擔，向苦日子迎戰、挺進，日子總要過下去啊！可以仆倒、可以匍匐前進，但不能被打倒，繼而走出屬於自己的人生路。

²⁰⁷ 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300

²⁰⁸ 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1

²⁰⁹ 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56

²¹⁰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78

遭遇挫折、自己要更積極，不然，你要軟弱給誰看？時間一直過，歲月任流轉，與其悲哀，呼天搶地，不如冷靜平靜心情，好整以暇，整裝以待，這樣的人生，日子過得才有意義，昂揚自然自在真實的活著，庶幾不辜負為人的責任。

第四章 女性形象角色的生命形態

存在先於本質，人會以自己的行動去接受他的現狀，並在行動中超越現狀，當然，人一出生就被置於一個由歷史條件和物質條件構成的總合中，這總合確立了個人的處境，每一個人都應該親身去經歷，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²¹¹。

李喬作品中的女性處在不同年代父權社會氛圍宰制之下，如何應對進退，活出屬於人性的尊嚴，本章著眼于女性人物受社會宰制及其相對應之道。如何走出自己，追求獨立自主，展現女性自覺精神。

第一節 外在環境的遭遇--命運多舛

首部曲《寒夜》中的燈妹：

燈妹是一個苦命的童養媳，被父母拋棄，輾轉賣給彭家當小媳婦，活在卑微的世界裡，默默承受一切的橫逆。

「他們必須乖乖地接受別人為他們訂立的真理和法律。婦女的命運便是乖乖地服從²¹²」

自小命運的悲慘，環境的造成，命運不公，所以燈妹一直是順服的，沒有聲音的。「因此，不論如何，每一種情境都保留有實現價值的機會：不是創造的價值就是態度的價值。哥德曾說：「沒有一種困境是我們無法以『做』或「忍受」來使之高貴的。」我們可以說，即使是在忍受中，也已經有一種「做」的意味了，」只有在命運的錘擊之外，經過痛苦的淬煉之後，生命才能呈現它的真實形態。²¹³所以，悲慘花園女，幼時棄兒，少年養女，人生從此開展。

一、悲慘花園女：(幼時棄兒、少年養女)

是棄兒、是養女、童養媳、悲慘花園女、……這只是一個女人人生歷程的開始。

冬日的清晨，山風特別凜冽。²¹⁴

氣溫很低，山風似乎越吹越緊，把日頭颳得黃黃的；黃土路，經這一羣草

²¹¹ 薛鈺蓉《女性意識的成長及其教育意涵—以西蒙·德·波娃為例》。臺北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34

²¹² 西蒙·波娃著。楊美惠譯：《第二性·第二卷：處境》，臺北：志文，1993。頁223

²¹³ Viktor E. Frankl, M.D. 游恆山譯：《生存的理由》，臺北：遠流，1991，頁140-141

²¹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6

鞋踐踏，更是土飛塵揚，使人雙眼很難睜開。²¹⁵

燈妹這個花圃女，做牛做馬，形象卑微，任勞任怨，卻落在最後，因為她挑的是大小銑鐵鍋，陶土飯鍋等煮三餐的行頭；重極了，她趕不上大家。芹妹大肚子，空手走路，尾妹傻呼呼的走著，良妹背著小德福，阿媽臂膀挽著尿桶耳仔，手上拎著「少許雜碎」²¹⁶，沒人幫燈妹，就連吃飯時，也沒人招呼，總要等到最後，「誰還要，拿去，要快！」，最後才輪到燈妹身上，出場的形象是那麼卑下、畏怯，那眼神，也還是定定的。不大不小的眼睛，老是平平地往前凝視，²¹⁷

「阿燈妹，飯團，要不要？」

「哪裏？……要……」燈妹的聲音很小

總是最後一個，需求是被忽視的，好像花圃女是被忽略的隱形人，地位比兒孫輩還不如。

燈妹依阿強伯指示的方向走到小德福前面。人傑嫂把小德福手上的半個飯團交給燈妹。德新卻把大半個飯團拋棄在地上。

燈妹正要走開，人傑嫂拿目光盯住她；她發覺很多眼睛也這樣看她。她知道這個意思；她撿起地上的飯團，祇在衣角擦拭一下就吃起來。

²¹⁸

沒有尊嚴、沒有地位、沒有理解，只是依著眾人臉色過活，沒有意見、沒有選擇、只有無邊的勞動、卑屈，隱忍過她花圃女的日子。身世堪憐。

就連趕路，行進到「盲仔潭」，大家都要膽戰心寒，退怯下來，十丈深潭下傳來的嗚嗚沉響擾人心神，行人眼前一陣眩暈，身子就不由己地被「吸」下去了……²¹⁹誰趕過去啊！傻尾妹、女眾們都不敢，連燈妹都怯怯的躲在一旁。

天空不知什麼時候起陰暗下來。

已經西斜的日頭，躲進盲仔潭畔的雜樹林裏；西北風由背後一陣強過一陣地直推上來。²²⁰

風呼呼響，男人們也著急，最後商量的結果是先扛蕃薯，再幫婦人家搬傢具。搬完了，大家好像都忘記燈妹的存在，也沒人幫她扛，阿剩下的鍋碗瓢盆炊事用品怎辦？燈妹瞪大眼睛，惶然地，視線在大家身旁徘徊。²²¹，瞪大眼睛、怯怯地、惶惶然地，如此蒼茫的、空洞的求救訊號，也沒人理，做為一個十多年來柔順乖巧、耐勞動奮的苦命壞命的花圃女，被嚴重邊緣化、被漠視、被忽略，何其不堪啊！

²¹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7

²¹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7

²¹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3

²¹⁸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3

²¹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3

²²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3

²²¹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3

花圍女此一風俗，是一特殊的文化儀式，任何風俗禮儀背後都有複雜的文化心態，裹藏著各式複雜的生命形態或經濟文化形態的結構。台灣地區養女習俗的普遍，實由於複雜的文化、經濟形態所使然。一方面養女、童養媳可以幫助做家事；另一方面，可以省去男子成婚時聘金的開支，解決貧困家庭兒子成婚不易的問題。養女習俗提高了女嬰存活率，然而卻害慘了僥倖活下來的女嬰。在重男輕女的社會中，女性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最大的犧牲者往往是婦女，她們犧牲了青春、愛情、平等，乃至生命。²²²桎梏的悲劇，女性要承擔多少可悲命運啊！如茶籽啊！隨風吹啊吹！春天何時來到？

二、茫然無奈、童養媳送作堆：

山村的春天，腳步似乎特別遲。……這時，白霧開始緩緩挪移，慢慢浮動，漸漸變形；然後飄浮，飛騰……

雖然春天的腳步慢，它，畢竟來了。²²³

燈妹命帶八敗，是個棄嬰，一生下來，臍帶沒剪斷就被拋在豬欄角落裡，連臍帶都是黃姓人家代為斷臍的，這戶姓黃的人家把棄嬰賣給葉家當養女，因為葉家生下三個月的嬰兒夭折，胡亂埋了，就用從黃家買來的棄嬰頂替夭折的嬰兒；連燈妹這名字也是套用的。一出生就注定悲慘的命運。

(一)、輾轉顛沛流離：

葉家收養燈妹，事故接二連三發生，算命批：燈妹要快送走，因為沖剋葉家父母，這小燈妹命中註定三父三母，去讓別人領養就可以「禁制」燈妹的「沖煞」。最後，彭家以一塊銀外加十斤赤糖買下燈妹，當作「花圍女」（童養媳）。

歹命薄命的花圍女燈妹，沒給彭家帶來厄運，相對的，十多年來，一直都是恁般乖巧柔順、勤奮耐操耐磨，苦幹實幹，現在大了。彭家兩老，日夜想的是尾子人秀和花圍女燈妹圓房的事。²²⁴這是十分惱人的事。

相較於燈妹，內心的茫然不知所措，這難題更令燈妹莫名，要嫁給一個老愛欺負她的人秀、從沒好好待她的人秀、只會害她被阿媽打罵的人秀，「他一老公？……」這真是很難連接在一起來想像的。²²⁵

對燈妹而言，對於「圓房」這件事，由茫然的，陌生的感覺，慢慢清晰而真切真實了。她這幾天一直吃得很少，晚上很少睡著；總是睜大眼睛，在發呆、出神。²²⁶好像把事情看清楚不是她份內的事，在父權宰制的社會氛圍中，一向被教導接受權威，尤其是女人，更何況燈妹只是彭家地位低下的花圍女，壓根兒放棄，也不得不放棄所謂的獨立判斷，反正。無知無能、不是認知的、只能被動接受。

²²² 許俊雅：《島嶼容顏—台灣文學評論集》，臺北：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0。頁 7-9

²²³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79-80

²²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80

²²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83

²²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82

也難怪，在白天，她也癡癡愣愣，六神無主的樣子。²²⁷。「燈妹和尾妹都屬於沒有自主意識的女性，她們任人差遣，遭受限制，所以都流露出呆滯無神的眼光，然而燈妹不僅面容平緩，她還身材瘦弱，臉色蒼白，毫無血氣，因她童養媳的身分，讓她常食不充飢，飲不止渴，也比尾妹更顯瘦弱。²²⁸」

現在，燈妹算是熬出頭了。和人秀圓房之後，就是堂堂的尾子媳婦，不再是形同家犬家貓的花園女。²²⁹

花園女的地位比起癡傻缺勞動力的尾妹都不如，似乎生命屬男性世界，自囿於自己的天地，無處安頓自己啊！但是仍須生活在現實中，走一步是一步，溫和柔順，謙卑服從，任打任罵，任怨任勞，忍氣吞聲。是「處境」，造成。悲慘的運命。

(二)、人秀暴斃著天鈞：

「我不喜歡她，她不如石輝伯的阿枝仔……」他想。

不過他知道，事情已經決定了。燈妹注定是自己的女甫娘，要跟自己過一輩子的女人。

「我要兇一點。對女甫娘兇一點好。」他牢牢記住阿媽教他的原則。

既然這樣，「圓房」之後，我就要擺出老公的威風來，多叫她服侍我，多讓她吃苦。這樣她就會很乖，很柔順，不敢不聽我的話……想著想著，他得意地笑起來。²³⁰

當一個至高無上的男性，似乎宰制女性是應該且正當，女人不乖，好好鞭笞她，米列認為，父權意識形態誇大了男女間的天生差異，並藉此等技倆建制化了男尊女卑，建制化了所謂「陽性氣質」與「陰性氣質」。此一意識形態殊難打破，因為，藉由支配、管束，男人早已能在女性的敢怒不敢言下遂行壓迫，而無憂引來反抗。……²³¹ 其實在父權之下，多數的女人家，早就自卑不已，認為男性是天，不然恫嚇威脅脅迫緊跟而來，女子只有言聽計從，只有楚楚可憐，只有柔順，不然如何生存啊！連人秀這樣一個年輕男子都有根深蒂固的父權觀念，燈妹和他送作堆，也是悲涼。

「阿秀：你怎麼啦？臉色不大好？」

「我……我肚子有點痛。」……

「哎唷！」人秀尖叫一聲。

²²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84

²²⁸ 劉奕利《臺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女性人物研究——以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李喬所描寫日治時期女性為主》。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頁 155

²²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81

²³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88

²³¹ 羅思瑪莉·佟恩著。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1996。頁 169

「阿秀！怎麼搞的？」

「肚肚臍下，下一點點一哎唷！」

「很痛？怎麼辦？」²³²……

明天要當新郎的人，要「做大人」，竟然得了個惡症，---著天鈞，受盡疼痛折磨。肚子像被鑷刀割似的，又像被鋸子鋸來鋸去……人秀不斷淒厲的叫、喊、哭、泣。最是可憐阿燈妹，「心頭是空洞洞地，不是悲傷，哀痛，祇是害怕，極端的害怕，極端的困惑和孤單的感覺。²³³」燈妹極端畏懼，滿臉的淚水冰冰冷冷，心中想的是，當真自己是不祥的人，剋死老公，「人秀著天鈞和自己有關」²³⁴帶八敗。

「人秀就因為要討我纔著天鈞……」²³⁵燈妹內心的猶豫躊躇不解，對這些日子以來，那些加諸身上的眾多事情，莫名、沒道理，想不透，無法瞭解，猜不了，即使想靠近看一下人秀，也被罵出來，連理由也不知，只是因為八敗嗎？面對不合理的對待，她全身內外早就麻麻的了，山風捲來，直鑽骨竅，不過，她沒有什麼感覺。²³⁶

山崗上，冷風一團團，林野漆黑、天幕漆黑、山風漆黑、寒冷漆黑。

到最後人秀回天乏術、嗚呼哀哉之前、迴光返照之時，要求看看燈妹，

人秀的眼神，燃燒著柔和的火燄。雖然祇一瞬間而已，但她完全看清，看懂；人秀從未以這種眼神看她的，也從未有過任何人這樣看她。她真切地感到自己的心，甚至整個身體都要碎烈分散了。²³⁷

人秀在臨命終時，對燈妹說出要她保重的話語，也對父母親試圖說出「燈妹沒有不，不對，不要怪……」最終那麼一刻，表露出對燈妹的愛意吧！又怕她被父母責怪，那樣的眼神，那樣的話語，總是會讓阿燈妹心頭終有那麼一絲溫暖吧！

三、交換婚姻、無尊嚴：

虛無對人類本體自我肯定的威脅，在死亡威脅上，是絕對的，在命運的威脅上，是相對的。……倘若沒有死亡為背景，命運決無法產生不可避免的焦慮。死亡的偶然性不僅在於死前的一刻，它是存在於我們所存在的每一時刻。²³⁸

²³²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87

²³³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91

²³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94

²³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96

²³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96

²³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97

²³⁸ 保羅·田立克著。胡生譯：《生之勇氣》，臺北：久大，1987。頁 46

虛無飄渺無所不在，如影隨形，人存在的不安全感、無所依傍的孤獨感，讓人產生焦慮，尤其在遭受病痛、意外的摧殘時，命運透過這些形式，讓虛無的焦慮箝制著人們，女性角色的悲劇在於基本上不是由女人自己所造出，女人並非自身的製作者，而是男人世界生產出來社會的產物啊！

「我才十八歲哩。」有時候她會這樣想。

十八歲就死了丈夫？無論如何她不肯認定那死去的人秀「已經」是自己的丈夫。²³⁹

燈妹背負八敗、剋死丈夫之名，阿媽、阿嫂都一致認為人秀已經是她的丈夫，她是一個新寡的寡婦了。人秀會死翹翹都是燈妹害的，「我是寡婦？我不是！我不是！」想到這裏，那柔弱、怯弱的心倏地膨脹起來，熱騰騰地，就想找誰拚命一不，不能找誰拚命，只有和自己拚才行。²⁴⁰

人秀沒有留下子息，所以在三七時由燈妹替代喊魂回到家來的工作，都還沒成親拜堂，就被認定是人秀的未亡人。一直哭喊人秀回來！要到家，要轉彎，不要跌倒，進家門，跨門檻。

屋裏，哭聲迎面撲過來。她感到胸口窒塞，怎麼也吐不出氣。猛張嘴，再吸口氣，「哇」一聲，她也號啕大哭。

哭什麼？是傷心嗎？悲哀嗎？委屈嗎？怨恨呢？還是害怕？好像都是，也好像都不是。²⁴¹

女人到底是什麼東西，是狗是貓嗎？女人到底是什麼東西？連家犬家貓都不如嗎？燈妹重傷風、咳不停、正發高燒，還無法休息，還要去燒香，三跪九叩，還要被阿強婆強迫去睡在人秀房中，要在那間「新房」守夜而且要睡在床上。嚇人喔！一個少女哪有那個膽量，燈妹的害怕無人同情 大家只會斥責痛罵，被強制下令，被阿強婆怒火熊熊詛咒，「好死又不死！不錯，阿秀晚上會現身，現身捉妳去！妳害死了他！」²⁴²多嚴苛又不理性的指責，燈妹被連推帶擰，押到「新房」來。忿怒的阿強婆，折磨發高燒的燈妹，情何以堪？

女人是他者，永遠是被宰制的對象，一直被囚禁在自己的過去、自己的身份裡，如同物品一樣，永遠是被觀看的第三者，局外人。

被押進新房，受不了強烈折磨，身心俱疲，死暈在門檻，但是，當回轉醒過來時，四周雖暗，窗外，有淡淡的亮光。²⁴³燈妹心中的哀戚、悲苦，無人能瞭，淚眼婆娑，恍神中耳邊殘留哭聲、咒詛聲，太多一閃而掠的魑魅、太多忽明忽暗

²³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66

²⁴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66

²⁴¹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67

²⁴²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69

²⁴³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69

的魑魎。意識清醒，知道自己躺在人秀床上，淡定的沒有一絲絲驚懼怖畏，只是「感到自己罪惡深重」，阿秀不是叫大家不要為難我，

如果阿秀現身……

如果阿秀現身把我帶走……

活著真苦，還要看到大家這麼苦；跟阿秀去，也許沒這麼多痛苦哩。²⁴⁴

死的念頭盤據在心，當種子種下，一定會生成一顆果實，死意已決，一定會付諸行動，擺脫現世苦。燈妹懼怕心沒了，走！走！走！走的遠遠的，離開這傷心處所、這傷心的所在。阿秀死了，大家都怪他，說她是害人精，女人為何要忍受這非人待遇，燈妹曾想到死，死，死，但是有些無奈，畏畏縮縮，欺騙自己。

此刻、現在不是。現在竟然是平平靜靜的，自自然然的；也許是長久內心掙扎的結果，也許是突然萌生的；或者兩者都不是，是時間已到。那是很微妙的時間啊！²⁴⁵

走得遠遠的，死得遠遠的，如陣陣風兒，吹過菅草叢，什麼都沒留下，沒有發生。生命失去了一切意義。「承認我的有限，就是承認我的存在是暫時的」²⁴⁶

初夏的午夜，真是冷涼如水。

她(燈妹)走下斜坡，在伯公廟前站一下；她雙手合十，緩緩拜了三拜。

眼淚，還是沒來由地，盈滿眼眶，並溢出眼眶，迸濺下去。

伯公伯婆啊！保佑……彭家阿爸阿媽身體壯壯，頭路發展……

伯公伯婆啊！阿燈妹這就走了。以後請指點我的野魂孤魄……

她離開小徑，走進河床，向一汪潭水前進。²⁴⁷

我的自由是我的，……因為它是「死亡之自由」²⁴⁸燈妹心裡靈明，清清楚楚，不管一勾弦月在目前，在足下，不管責罵聲，叫喊聲，走向天幕灰暗處，奮盡平生之力跳下去，……「上天是空虛的，我們必須孤獨地以自己的行動來創造自己。」²⁴⁹是當時環境使然，是傳統觀念的壓制，一時尋死尋求解脫，是微妙的時間啊！

最後還是沒死成，被救起來了，這個忍熱忍寒，忍風忍雨，忍飢忍渴，忍罵忍打的阿燈妹。活了下來，真要她嫁人，怕也沒人敢要這命帶八敗之女，許家才不要這剋死老公的女人。

²⁴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70

²⁴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71

²⁴⁶ 葛林著。何欣譯：《存在主義導論》，臺北：水牛，1991。頁 95

²⁴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72

²⁴⁸ 葛林著。何欣譯：《存在主義導論》，臺北：水牛，1991。頁 94

²⁴⁹ 葛林著。何欣譯：《存在主義導論》，臺北：水牛，1991。頁 57

最後還是同是天涯淪落人、身在人世天地間寂寞孤丁阿漢要了寂寞孤女阿燈妹。不管重重險阻；阿漢要阿陵不可以說燈妹那花圃女是有毒的女人。

人生天地間，沒有人註定是會害人的命，老天爺有好生之德。阿漢一心記掛燈妹，打老早就看上燈妹了。也由此，燈妹又將進入另一人生行程。

四、兒女情長：

男人駕馭女人的情形是，每個附屬者都在主人的掌握中生活——她們與主人的關係，比任何其他附屬者的同伴關係都要密切。

人類歷史上，強迫他人屬於附屬地位，把桎梏緊緊地套在受壓迫者脖子上之諸種制度中，最深刻的一種莫過於「女性附屬於男性」的制度。²⁵⁰

墾戶需要抱隘，蕃仔林需要阿漢來當隘首、隘勇來對抗生蕃、以及對抗強佔土地的墾戶，官兵人員。

阿強老阿伯特別提到隘首要有老婆，沒錢、沒銀兩，暫且無妨，阿燈妹鐵定嫁給你，阿強伯打包票、拍胸脯掛保證，阿漢都有些遲疑了沒問一聲燈妹，這樣好嗎？萬一，燈妹不想要我阿漢呢？

「廢話廢話！這還由得她？我點頭說好，就是肯了。」²⁵¹，阿強老阿伯善於衡量現實狀況，「社會體制又賦予男人無邊的家庭權力²⁵²」，父權社會錯誤的認知、造成女性的屈從。

幸而阿漢算是疼惜且喜愛燈妹的，燈妹那穿灰布衫的薄薄身子，她的倩影依然留在阿漢腦海裡。

燈妹被告知要和阿漢結婚之事，仍是心神恍惚的，迷迷糊糊的，她必須獨自面對不安好心眼、不懷好意、取笑的、深沉怨恨的，太多太多譏笑諷刺、令人麻木僵化；冷漠也是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溫馴賠小心、畏畏怯怯，迷迷糊糊不清醒，也是過日子的方式之一。

女人不論被摯愛，或者被忽視，她的人生目標便是使自己成為「可愛」或「可敬」，而很少人關心她個人真正的快樂。²⁵³

燈妹不相信好運道會輪到自己身上，仍兀自反覆苦苦的想。如果真是要嫁給那個比人秀好很多的「長得很好看」²⁵⁴的阿漢，那一定不是真的。不會成的。燈妹長久的卑屈，內化委靡成自卑情結，自怨自艾，自己只是個用錢買來的花圃女，沒來由深沉的悲悽。連阿媽和她說話時，燈妹都顯得十分驚慌失措。淚流啊！被阿媽罵「妖孽！」，是處境形成她的這副德性。不過，終是少女情懷，「甜蜜的感

²⁵⁰ 顧燕翎：《女性主義經典》，臺北：女書，1999。頁 10

²⁵¹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53

²⁵² 顧燕翎：《女性主義經典》，臺北：女書，1999。頁 14

²⁵³ 顧燕翎：《女性主義經典》，臺北：女書，1999。頁 5

²⁵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73

覺」？一輩子沒享受過沒嚐過的滋味的。「風涼氣爽，天高地闊」，²⁵⁵一切都可愛生動起來

阿漢心想「這不應該。花園女，也是人啊！」

他想：他要好好待她。是的，燈妹很快就是自己的人了；那時不再是花園女，她可以得到女甫娘應享的尊重。²⁵⁶

阿漢滿意自己的決定，心裡開心清朗。

兩人是互相傾心的，互相關心的，阿漢和燈妹第一次直接說話，人是亢奮舒服的，「心柔柔的，細細的，甜甜的，馴馴順順的；還有，又好像酸酸地，澀澀地，牽腸掛肚地，充滿沒有來由的憂愁……」²⁵⁷

」

是兒女情長，讓阿漢義無反顧，毫不猶豫接受入贅條件，總是為心所喜愛的女子。心中總激起不可抑制的激情迴瀾。愛情沒啥道理，只是兩造心甘情願的付出。這個花園女、童養媳即將和愛她的丈夫阿漢走向人生另一階段。

第二節 內在精神的展現--堅強剛毅

一、 新婚燕爾：

女人也要成為自覺的存在，「為自己」，而不是「是自己」

「入贅，在男家、女家都是隱含深切的不堪與羞辱的。²⁵⁸」在當下特殊情勢造成下的婚姻，也造成後來悲劇的來源，彭家條件苛刻，阿漢又能說什麼，

阿漢和阿桂婆在新搭的茅屋等待時辰，阿漢竟然趁空檔將「先生」徐日星交給他的一道符錄燒成灰，和水吞下。燈妹的命，煞氣，各種傳說禁忌，讓身為男人的劉阿漢也不禁困惑恐懼，女人是性別角色下制約的受害人，什麼陰氣重要削一削，「對抗新娘的煞氣呀！」，「女人帶弓帶箭，或命帶八敗，或剋夫命，都在拜堂、入新房、上床那三關衝傷新郎的；先用符錄抵制它，那就逢凶化吉了」²⁵⁹阿漢也不能免俗的被說服。不過，還是怕傷害到燈妹。

燭光光光，好事成雙
燭苗亮亮，彭家興旺
彭家祖宗，有靈有顯
招來婿郎，願作鷄犬

²⁵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74

²⁵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57

²⁵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89

²⁵⁸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01

²⁵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00

「拜堂——一拜天地……二拜父母……三，新人互拜……」²⁶⁰

儀式結束，回到新茅屋，進入新人洞房，燈妹一身淺紅，梳了個小髻，還小巧的很，阿漢本想好好看一看新娘的。

嘿！阿陵冒失要阿漢去幫忙幹活搬桌椅，要識時務，買人疼惜，還是阿燈妹善解「……去吧。」連燈妹都要起身幫忙了，阿漢和阿陵出去了，寄人籬下，不得不低頭。連進食的時候都要膽顫心驚外來的炯炯目光，放肆不得，真的悲哀啊！低頭一想燈妹也一定不好過，席宴結束，向阿桂婆道別，去大廳聽大家閒聊，想到燈妹，燈妹還要去餵豬咧，燈妹緊張的很，……餵豬的事不勞阿漢幫忙的，最後阿陵嫂幫了忙。

夜晚到了，在兩人的世界，可以靠近一些些了，但燈光陰影幢幢，看不真切啊！燈妹，燈妹，「我的，我自己的女人。我要好好保護她一生。好好愛她。」²⁶¹，愛的感覺，甜在心頭，這女人是要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啊！阿漢自己揣度阿燈妹她也一樣愛我吧！

「因為，她也是一個孤單的人，可憐的人。我們都是。我們一樣；我們不相愛，還有誰會相愛呢？」²⁶²

阿漢成家，會盡力，做起家基讓你阿燈妹飽暖，阿漢對燈妹的喜愛敬重，疼愛憐惜，讓阿燈妹慢慢慢慢的從童養媳、卑苦怯弱的花園女，成為阿漢的牽手，擺脫往日的悲情，為自己及和阿漢的這個家而努力著。

阿漢送給阿燈妹，一只小小小小的銀戒子，燈妹一生，「……好。不。夠了。就這一個……這一生，這一個就夠了。」燈妹是感動的，以後不管風風雨雨，再大的大風大浪，兩人不再孤單。兩人深情以待，再大的苦，都要一起度過。阿燈妹極賢，「育子持家，銜霜耐雪」，²⁶³阿漢你是有福氣的啊！孤獨的個體惟有靠著彼此的關愛和互助，才能重建心靈與自我救贖。

一個苦命的女子，一個苦命的孤丁，日子正要開展！

二、災禍接連：生之勇氣、勇敢存活

燈妹腳步不動 渠也不移挪
渠把伊塞入懷裏
柔情的 疼惜的 生命
本身底擁抱
人間好多悲涼困惱
生活盡是艱辛苦澀
世路漫漫而寂寞

²⁶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06-207

²⁶¹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11

²⁶²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11

²⁶³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05

而今 彼此找到同行
生命互相有了依託
兩人都淚水滿面
心裏卻充滿甜蜜與感恩²⁶⁴

劉阿漢不諳耕種事宜，當他見識到人傑、阿強伯的乾淨俐落、虎虎生風、看傻了、目瞪口呆、手腳都軟了，還被人華嘲笑是軟腳蝦，阿漢總是咬牙吞忍，凡事總是慢慢學啊！氣力要慢慢練習啊！阿漢內心苦楚，彭家人認為他一無是處，內心的痛苦難耐，「端人家飯碗」²⁶⁵，不容易，長水泡、雙手疼痛難當也要忍耐。想吃飯，不要大驚小怪，幹活吧！

阿漢內心也有體認，只是雙手流血罷了，既有決心要跳入彭家這一火坑，心理上肯定要有準備，不怕苦、不怕難、不怕痛、不怕疼、「我們為別人而選擇，我們為別人而選擇自己。人永遠是一樣的，面對著一個永遠變動的處境，在這種處境中選擇仍舊是選擇」。²⁶⁶所以，憤怒吧！勇猛吧！提起伐刀，用力的揮吧！砍吧！劈吧！砍吧！沒有啥不甘心的。硬頸拚搏，溼淋淋的汗水直流，全身淋漓，苦澀澀的眼，淚水潸潸流，幽幽哭泣的阿漢，回家吧！

濃重暮色中，燈妹來了，為阿漢將脫不下的伐刀想法子開脫，「在他手掌與刀柄黏著的邊沿，以舌尖輕輕舔揉，磨擦……」²⁶⁷夫妻間相互的扶持，患難見真情，阿漢「千萬個不忍，千萬個心疼，千萬個疼愛，千萬個感激，……」²⁶⁸未來日子正長的呢！仍有待面對、克服。「人間多悲苦，生活多艱澀，世路多寂寞，然而，他和她，找到了生命的依靠，找到了同行的伴侶，找到了力量的來源。」²⁶⁹感謝天地父母、因為身邊有你，風來、雨淋、日曬、月照、總是有你相伴，心甘情願。無怨無尤，生之勇氣，也來自天地，也來自自身形輪廓小小巧巧的燈妹。自信有勇氣，為「目標」而生，而犧牲，而亡佚，而心甘情願。

蕃仔林的人，無精打采，目光黯淡無神，因為「開墾給照」、「隘首」的文書送出已久，但遲遲沒下文，……在中元節過後，等到的是一駁回。興奮、期待悄然遠去，原來土地已由葉阿添開墾。且申請人條件不合。當葉阿添「墾戶」權成立，大租小租一起來，又是「現耕佃人」。退讓吧！和葉阿添拚吧！

蕃仔林難不成也無法安身立命，依靠王法官廳而來的勢力，誰人抗拒的了，誰敢反抗，蕃仔林的人身陷困絕境地之中。蕃仔林的人起來拚命吧！以死相抗，憤怒悲哀、悲哀憤怒，茫然悲哀，任人宰割。

「葉阿添是經過官廳批准的墾戶，以合法的手續獲得這塊土地的宗主權；可

²⁶⁴ 李喬：《台灣，我的母親》，臺北：草根，1997。頁 63

²⁶⁵ 李喬：《台灣，我的母親》，臺北：草根，1997。頁 217

²⁶⁶ 周伯乃：《存在主義與現代文學》，臺北：星光，1976。頁 125

²⁶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97。頁 222

²⁶⁸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97。頁 222

²⁶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97。頁 222

是爲什麼不必流汗流血，一紙公文書就是合法的？²⁷⁰」

多的是天災人禍，請准了的墾戶就可以白白收租，沒花費一分錢，一分力，人間的不公不義，又能奈何，無怪乎阿強伯將佃契撕個稀巴碎，讓它飄落地上吧！但是蠻幹，天！天公幫不了人的。墾戶這一線牽動阿漢燈妹，阿強伯一家子口，日子難捱，生命的悲苦，正要開始。

人禍沒解決，天災也如魑魅悄然而至，大家命繫蕃仔林無路可去，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無論如何，天薄我以福啊！

阿漢抱隘不成，人華謔說要將阿漢趕出去，聽在阿漢心中，何其難堪，要走，也要領著燈妹走，生生世世，「領帶著你，陪伴著你，粗茶淡飯，一定不讓你挨餓，一定會爲你保重，和你白頭偕老，和你共渡辛苦多難的人生。我們都不再孤獨，也不再害怕，是不是？阿燈妹……」²⁷¹有阿漢的情深意重，燈妹的人生會更有信心勇氣走下去。

天上的雲層，無窮無盡，絲絲密密，……雨柱更濃更強，出現竹篙浪，颱風登場，無窮巨大的壓力，壓迫湧現過來，樹梢被折斷，暴烈的風團襲擊，彭家竹籬笆飛了，茅屋頂掀了一層雨水增強作物、房屋飽經摧殘，無窮無盡的雨水，灌滿山溝、漲滿山溪，澎湃激烈，吞噬園圃，沖刷掉山園的泥土。旱田已然是茫茫一片黃濁濁的洪水，哪來的田埂，田地啊！農作物流失，山園面目全非，滿目瘡痍，山洪滾滾，大地呻吟，大地沉重地喘息著，震顫著，不止是喘息，而是憤怒的狂吼，是抖動雙肩在哭泣？也許是憐憫生命的艱苦辛酸？或爲人間的諸多不平？這是連大地蒼天都無能爲力的吧？²⁷²蒼天無情，人間無奈，人是苦的，蒼天不憐憫，誰來疼啊！無語問蒼天。

「只有……只有靠自己了！」阿漢他深刻地想：「只有苦難的人們自己互相憫惜了……」²⁷³

人的處境中之種種折騰人的地方(挫敗、消亡之不免)，是沒有人，無論男或女，能爲它負起責任的(因此也無法責怪任何人)。挫敗、消亡既必然存在，我們因此必須要做到的祇是彼此幫忙、互遞援手以共同面對那不可免的人的處境而已

²⁷⁴

風災苦害過後，蕃仔林默默承受天災打擊，同年冬天，北部下雪，凍死許多人，次年開春，氣溫陡升，連月不雨，苦旱奇異春天，進入飢荒的日子，龜裂的田地，散生的灌木，枯死。原野，一片灰褐。

三、變化遷異：如夢初醒、任人宰割

炎炎盛夏已屆，今年風雨災害少，這年夏日，蕃仔林土地所有權的糾紛，

²⁷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97。頁 242

²⁷¹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97。頁 251

²⁷²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97。頁 259

²⁷³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97。頁 268

²⁷⁴ 羅思瑪莉·佟恩著。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1996。頁 266

經過幾個月艱苦交涉談判，稍有圓滿的結局。葉阿添派阿仁仙查看田園受損，莊內人商量，請徐日星和葉某談判，倘要領有土地，請依土地面積，撥下銀子幫忙整地，再不請葉阿舍放了窮困人家一馬，善良的居民願意付出一些補償金，以彌補葉某開墾給照的損失。三天後，阿仁仙帶來了消息，在補償金方面，採取分期繳清的方式，居民出具借據交給葉某收執。

年息一分五厘，半年付出一次，在日後是個沉重的負擔。阿強伯很不滿意，因為權利設定，只在私人範圍，但是以許石輝名義申請的開墾給照遲遲沒下文，請甲長陳阿發出名辦理仍得不到核可，阿強伯憂心忡忡，不放心，不如意，無法高興，易怒暴躁、喜怒無常。首當其衝，被阿強伯、阿強婆冷嘲熱諷、譏為軟腳蟹的阿漢，在彭家地位，完全失去利用價值，有不如無，但是為了燈妹，為了未出世的孩子，一切都要吞忍下來。善解人意的燈妹不是無感，她總是說阿漢若不是為了燈妹也不必吃那些苦。燈妹心裡理性認命，忠謹貞誠，克盡妻職。「最苦的日子，遲早會過去的。」²⁷⁵相互安慰。只是苦難迢迢漫長。出走的人華回來甘於做吃山飯的人，彭家勞動力增強，園埔恢復舊觀。相對的，阿漢更屬多餘。一無是處。

燈妹在冬初，生下一女嬰，先天殘缺，左腳較短，阿強伯主張，不用斷臍帶，不要餵奶，放任死亡。只是燈妹不捨，因為當年她就是未曾斷臍就被棄之於豬圈裏，她不會讓女兒重蹈覆轍。阿漢知道窮困人家遇到羸弱的嬰兒都是放棄的，可是那是自己的骨肉，無論如何定要留下。燈妹也想留下，只是害怕，阿漢去說服阿強伯，阿強伯咆哮養不活自己，還奢談養女嬰，你當不成隘勇，又是軟腳蟹一個，無奈無奈，養又弱又殘的嬰兒要花錢啊！你自己出去吧！有錢好辦事。燈妹並沒有阻止，因為是爲了女嬰及燈妹，但燈妹又擔心阿漢做危險拚命之途，總是心懸念著。阿漢離去，心頭茫然、惆悵迷惘，爲了苦命的妻兒，「燈妹：放心吧！我會保重，會給妳帶回好端端的丈夫的……」²⁷⁶

四、日本人來：法令嚴明、嚴管宰制

日本蕃侵台，台灣割讓成事實，居民憤怒，生存之路何其窘迫，入侵的東洋狗子攻佔台灣，烽火點燃北中台灣，台灣人只能憑自家血肉保衛自己的家園，但是死日本黃頭兵，如潮水般撲到、殺殺殺！滅滅滅！大災難到臨各自逃命。

縱使我們能創造自己，我們將我們自己型塑入自身所希望的那個樣子的努力卻也還是不免要受到我們所在的生存狀態限制。就如同一位雕塑家的活動是要受到手上的大理石所限制一樣，我們的自由也是要受到我們所在的社會所限制。²⁷⁷

²⁷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1.寒夜》，臺北：遠景，1997。頁 301

²⁷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1.寒夜》，臺北：遠景，1997。頁 310

²⁷⁷ 羅思瑪莉·佟恩著。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1996。頁 370

日頭下，苗栗庄已落入日本鬼仔手中，黑夜統治了大地。整個台灣陷入空前浩劫，人世的無奈、幽怨、驚懼、人間世千萬種辛酸悲戚、淒淒慘慘戚戚。人生際遇因緣的不可測不可求不可知不可辭，拚搏吧！

劉阿漢在流浪中結識邱梅，生命中的貴人，作戰大行家，和老柯老莫一起抗日，柯三塘，剝三刀汨汨熱血，在大地間流淌，安詳而肅穆，邱梅領著阿漢，幾個同年，利用形勢突擊，潛浮幽深山谷，深山復深山，

新的統治者，法令嚴明，虐殺台灣人，劫後族羣，畏縮如常。

甲午之戰乙未動亂、漸次平息，白骨一堆死義之士英魂何在，生還者創傷何能平復，美麗之島依然婆婆，蕃仔林居民，依舊辛勤努力，為三餐謀求孜孜矻矻。

五、長夜漫漫：希望在哪、燈明滅否

所羅門王所思索的「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可惜不是我們的思索，因此智慧歸所羅門王，愚昧而重蹈覆轍便成為我們共同的命運。說明著佃農的命運啊！握在葉阿舍手中的借據，半年一付的利息一分五厘啊！讓蕃仔林的居民沒有出頭天的日子啊！改朝換代，新來的是個行政效率驚死人的統治者，現今新的法律對依法行使的權益，更周全保護，且迅速懲處。惡夢一場，落空的希望、冷眼凝凝，天理何在？

關於宿命，莎翁在《哈姆雷特》提出一個觀點：是容忍命運暴虐的箭矢投石，還是拿起武器越過重重困難以對抗來結束一切？阿漢、阿強伯、蕃仔林的居民不都如此，咬牙憤怒、還是要面對啊！

江春男的《沉默比雷聲還大》，他這麼說：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意見，保持沉默。舉國一致的沉默，像海洋一樣的沉默，像岩石一樣的沉默。這種沉默的聲音比雷聲還大，讓人寢食難安。

但沉默容易遺忘，沉默可以改變一時的命運，然而遺忘，又將命運招喚回來。

278

燈妹的沉默吧！至於阿燈妹，這些日子卻偷偷地高興著。是的，祇能偷偷高興；「大人」們都苦眉愁臉，自己滿心的喜悅萬一不小心露在臉上，豈不是又要遭殃嗎？²⁷⁹阿漢出走，燈妹守著茅屋，守著空蕩蕩的家，在阿強伯、阿強婆的看管下，仍要出工幹活，女性的被圍限、苦悶無解，燈妹面對的姿態是隱忍、是沉默，做為一個女人，環境剝削，處境艱難，不合理的對待，內心的煎熬，無人能解。

當阿漢和邱梅回來，「……」她想笑，但是一陣酸澀陡然翻起，那不爭氣的淚水竟然奪眶而出。²⁸⁰是長久的盼望期待吧！阿漢認了四個月的兒子，阿漢的返家，阿強伯，說聲「你回來啦。」，兩老臉上有淡淡微微的笑意。今非昔日，阿

²⁷⁸ <http://blog.udn.com/amisgin/6417118#ixzzluHqIpE1K> 遺忘招喚命運 - amisgin 的部落格

²⁷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1.寒夜》，臺北：遠景，1997。頁 393

²⁸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1.寒夜》，臺北：遠景，1997。頁 393

漢經過馬拉邦之役從東洋蕃手中奪過槍枝，彭家人是驚嚇的，害怕的，擔心的，彭家的擔憂促成燈妹阿漢的自由，阿強伯要他們離開蕃仔林，因為怕惹禍上身，要燈妹將來補送三對銀「贖身」，答應她們母子跟隨阿漢一起離開，彭家肯定被嚇破膽了，最後被下令搬出，搬到哪？隨便找吧！找個大石縫，臨時安身吧！

「如同飛離牢籠的鳥，剛開始有覓食的問題，習慣環境之後就可以展開雙翅飛翔，偌大的天空都是自己的領空。²⁸¹」從此，夫婦倆，帶著明青，有了自己的家，在邱梅、阿陵的協助下，以茅草搭了一間臥房、一間煮食的小茅屋，新的生活就此開始，燈妹脫離彭家，真正是劉家女主人。人生發決心時，他要建立他將來的人生。是一現實的人生。現實的人生，在現實的環境中建立，他愈要建立他將來的人生，在其人生的可能中，向自己運動；他即愈要去注意他所在的「那裡」，他所處之環境。²⁸²真實面對真實的環境，面對現在及將來的一切，爲了自由，經歷奮鬥和搏戰。要努力，要否定要再次創造，經受「否定物的嚴肅、痛苦、容忍和勞作」²⁸³爲生活去拚搏。

第三節 對應時代環境的力量——獨立自主

二部曲《荒村》中的燈妹(阿漢嫂)：

一、阿漢的牽手：結髮一輩子：山中棄婦、淡定自若

男人是如此無情，用律法、書寫女性的運命，將女人推向無底深淵。女人可以在任何惡劣的環境下創造自我的。

「我們的反抗始自安靜的冷漠²⁸⁴」女性不是只有一副軀殼而已，女性也是「自爲的存有」，女性絕不是他者。女性可以在各種情況下擊畫自身的命運的。

巴爾札克：「(男人)絲毫不關心她的牢騷、她的哭泣她的苦痛：男人認爲自然之所以創造女性就是爲了要以她來作爲吾人之用(nature has made her for our use)，且是要她來承擔一切事情：承擔男人所加諸於她的子女、悲傷、打擊及痛苦」²⁸⁵。

嫁給劉阿漢三十多年來，苦日子多於歡樂的日子，生命似乎是由層層苦難與辛酸處處所組合而成，一路走來，似乎爲了生活、生存，燈妹阿漢嫂，從十八歲嫁給阿漢不久，身心開始飽嘗煎熬，日子萬分無奈、焦急，不安全感吞噬內心，

²⁸¹ 楊傳峰《《寒夜三部曲》女性角色研究》。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9。頁 26

²⁸² 陳鼓應編：《存在主義》，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頁 158

²⁸³ 陳鼓應編：《存在主義》，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頁 394

²⁸⁴ 羅思瑪莉·佟恩著。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1996。頁 353

²⁸⁵ 羅思瑪莉·佟恩著。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1996。頁 362

永遠的苦等、守候、盼望，困頓貧窮，牽腸掛肚，自己的良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惹事生非，永無寧日，怎不叫人一股恨意上心頭。

燈妹自吞苦淚，抑止忿恨，哀求阿漢，放手，別去搞農民組合運動，好好種田，好好耕園，守著一家子啃！但是無濟於事，一輩子注定受社會受環境受阿漢這不負責任丈夫的折磨，燈妹怨自己的懦弱，自己的傻氣，死心眼，受盡折騰「喔，這就是命吧？命運吧？命運總是這樣沒道理的。」²⁸⁶燈妹自忖生命本身是一種債吧！自己此身的責任，對阿漢，對人生的債，何時能了？

「一個人所遭遇的命運，因此具有一種雙重的意義：當可能的時候，要去塑造他的命運；當必要的時候，要去忍受他的命運。忍受雖然不是一種進取的方式，但是在被動的承受中仍然保留有生命的內在意義。另一方面來說，人在對抗所受到的試煉與誘惑時，必須提防不可過早就對命運豎起他的白旗；他必須謹慎地判斷所處的情勢，不可太快就放棄自己的奮鬥，不可在一個僅是想像的命運之前俯首稱臣。²⁸⁷」所以，燈妹，恆常自由，恆為一自由主體，即使是山中棄婦，仍淡定自若，仍撐起自身的責任。為阿漢的牽手，結髮一輩子，銜霜耐雪，養兒育女，承擔負載一切，如實領受。

(一)、 憂愁

「悲劇是善良人的專利品嗎?²⁸⁸」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著螞蟻隨山走，嫁著窮鬼眼淚流。燈妹嫁給阿漢，注定孤單，三十多年來，阿漢又給了燈妹啥好日子呢？擔驚受怕，欲哭無淚，層層苦難，漫無止境的心酸。阿漢孤兒心境，一路上如狂風中的蜻蜓，苦了燈妹，苦了孩子，生命是有意義或虛幻如夢幻的乎？

阿漢，五十多年的歲月裡，一路昂然走來即使混雜很多辛酸苦辣，但是從沒後悔。

大正十二年起，臺灣總督府為了「行政整理」，使退職官吏永住本島，開始辦理所謂「官有地拂下」，這下子，生活的根本，土地發生問題了，一切又將歸於子虛巫有。這下子阿漢和其他居民又要尬上四腳日本人了，百姓辛苦一輩子，政府的權力，租佃的契約，全受制於人，不甘心又如何，四面八方都同時被一道寬厚巨大而直插雲霄的鐵牆堵死死了，沒有出口，進沒路退沒步，窒息啊！

阿漢個人並沒多大的家國民族大義，一切反骨，只是為了生存生活，像極了餓極的小猴子，生存必須的本能，誰劫搶活命的蕃薯，阿漢就抗拒反動；只是受苦的恆常是家人。

窮苦的烏石壁，蕃仔林，燈妹阿漢夫妻，夫婦白手成家，子女長大，打拚，說穿了是患難與共的老妻燈妹在撐家計啊！

²⁸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2.荒村》，臺北：遠景，1997。頁 48

²⁸⁷ Viktor E. Frankl, M.D. 游恆山譯：《生存的理由》，臺北：遠流，1991，頁 140

²⁸⁸ 苗栗縣立文化中心：《李喬短篇小說集-2·飄然曠野》，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

(二)、 恨怨

暴露在麗亮朝陽下的是一片耀眼的鮮艷清翠，還在陰蔭裏的是深綠氤氳籠罩的空間，在家中的只燈妹一人，女人啊！嫁了個人！嫁給了劉阿漢！注定一輩子牽腸掛肚！注定一連串貧困，注定飽受等候的熱望，焦急，恐慌畏懼。不甘心，不甘心，「恨……」「除非他死。嗯，除非死！」燈妹自問自答一陣之後，總是如此下結論！吞盡苦淚，抑下怨恨，阿漢啊！好好像蕃仔林其他男人，種種田耕園去吧！守著一家人吧！求情拜託，一輩子啊！但是等待的總是空虛，等到何時出頭天，阿漢正經盼望，燈妹默默的暗自流淚，燈妹不是那種一哭二鬧三上吊、吵個雞飛狗跳天翻地覆潑婦罵街型的女人。

燈妹不是胡攪蠻纏不講道理，任意糾纏使性之人，燈妹自知這樣一個男人啊！一輩子耗在上面農民運動也好，抗日行動也罷，不可能出頭天啦！家中有老婆有一堆嗷嗷待哺的孩子！阿漢忍叫妻兒受苦乎！燈妹的徹底領悟，燈妹的心如刀鋸，切膚之痛搖頭否認，堅決反對是無用的。

事實就是事實，木已成舟，阿漢就是那樣，阿燈妹還是得為他擔一百個心，一千個心，還是得為他守候家園，為他拉拔孩子長大，任何人都擺脫不了環境的囿限，但是女人啊！「總是在限制內塑造自己的存在²⁸⁹」，燈妹還是能塑造自己的命運道路，只是，也會恨自己的懦弱，恨自己的癡傻，恨自己的深受折磨還死心塌地，生命本身是一種債吧！自己人生的債呢？對阿漢的債呢？

繼續存活繼續守候，繼續盼望，人可以在重重限制中做出衝破限制或繼續留在限制內的決定。當然有時候，做出的決定很是無可奈何，是當事人必須要為它負起責任，女人不要否定自己，要捨掉阻礙，邁向自我的重重層層，大踏步，跨大步，迎向真正自我，每一刻都是新生。每一時點都是新的一刻。沒有任何人或事物能抑止女性²⁹⁰，阿漢是別人的，大家的，但是我阿漢嫂，五十二歲的老婦人，不認老，有太多事務要操作，要煩心，不能虛脫，心頭中總有一顆亮亮的星星在。

(三)、 憶往

往事歷歷如在目前，「花圃女(她們)面對這樣的生活，有不同的自處之道。燈妹是默默忍受，完全順服，絲毫不敢反抗，²⁹¹」。

一個棄嬰，阿燈妹，一個寄人籬下花圃女，一個充滿勞動力的童養媳，破

²⁸⁹ 羅思瑪莉·佟恩著。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1996。頁 376

²⁹⁰ 羅思瑪莉·佟恩著。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1996。頁 376

²⁹¹ 劉奕利《臺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女性人物研究——以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李喬所描寫日治時期女性為主》。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頁 138

碎的童年，辛酸的年輕歲月，一場惡夢，十八歲，要和彭姓男人圓房的頭兩天，男人著天鈞死亡，命帶八拜的不祥女招贅隘勇男，劉阿漢，阿漢啊！愛她、疼惜她，卻也帶她到命運多舛、坎坷不已的人生境遇中，阿漢是煞星吧！好不容易有自己的烏石壁獨立草屋，離開彭家獨立謀生，確也守著寂寞、守著苦楚。以意志把舵，以意志牽引，恆生勇氣力量，「『前生，少了他的債！』這是唯一能自解的想法？」²⁹²生命本身是一種債吧！永遠守候、永遠在竹籬笆邊守著，守著老出狀況的阿漢。光回憶過往，思想起不堪的過去，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只有自己挺立，自己勇於面對現實的處境，才能走出泥淖之中。似乎女人慣常等待。總覺得女人的責任好像比男人大忒多了，特別是錯誤的責任，社會總要女人啊！擔負。燈妹從年輕的囿限，少不經事，到婚後，時局的流轉，大時代的變動，年歲增長看多了，能量的蓄積，身而為人，總是要存活下去。在這當下，燈妹沒有讓自己沉溺在不堪的往事中，總是勇敢繼續往前走。

(四)、懇求

「你辭掉隘勇，在家煮兩餐，看孩子；山上，讓我來！」²⁹³燈妹做為一個女人，熬過心驚肉跳，惡夢連連的日子，驚嚇異常的日子裏是因劉阿漢在「蕃界」隘寮過著血喋刀舔的年歲，也許有丈夫的濃情愛意、也許有金錢上的無虞，但是，不斷的生育，不斷的眼見嬰兒夭亡，人生的苦痛，空亡，燈妹何能擺脫。不安全感籠罩，燈妹一直希望阿漢返回家園，改行耕種，只是阿漢壓根兒，沒有想到再回去拿鋤頭。阿漢一根直腸通到底，口無遮攔，注定得罪人，惹麻煩，將自己拖向絕望的深淵。爾後阿漢在隘寮和一群酒鬼喝酒打趣，惹麻煩上身，被大湖警所拘留，自己也真莫名其妙，

「劉君：今天找汝來，什麼事，知道嗎？」

「唔知。」

「你是羌，羌倒，殺了很多人！」

「我沒殺人—什麼羌，羌倒？」

……

「沒有，我沒有殺人，更不是強盜。」

「汝在馬拉邦山、上，殺，殺死很多警備隊的皇軍！」

「沒有—我當過那邊的隘勇，但我沒有……」²⁹⁴

……

「劉阿漢，有話要照實講，不然會被毒打的。」一位好心的巡補悄聲告訴阿漢。

「沒有，我真沒有參加。」阿漢堅決說。²⁹⁵

²⁹²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48

²⁹³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53

²⁹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61

²⁹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63

也是覺悟，死不承認，要殺要剝隨便了，最後阿漢被刑求，恐懼驚慌，憤怒堆疊……筋疲力竭，被揍、被綑綁，被懸空吊起，阿漢被死日本人誤為反抗份子，阿漢再三說自己只是被冤枉的臺灣人。後來被釋放，先回家去吧！只是無法交待吧！全身上下的傷痕，說不過去吧！先回隘勇寮吧！只是回去啊！事先設想的工作準沒了，結果竟成真，「茲因故，屯兵營管轄大南勢隘勇寮留隘劉阿漢乙員，即日予以免職，著令繳交槍械裝備，剋日離開。」²⁹⁶

離開隘勇寮，直奔蕃仔林。燈妹心中是喜是悲，阿漢終可回身邊，一起為這個家，為孩子而奮鬥了！在阿漢覺得，不可讓自己的婆娘受苦了，一定要讓阿燈妹過得好些，燈妹也說以後會煮兩餐，加了蕃薯的米飯給阿漢及孩子吃；至於燈妹吃什麼，你阿漢可別管，女人，想到的永遠是家人，阿漢當然希望自己的女甫娘好過日，要三餐都飽足，不要太苦自己，燈妹感動的情不自禁，「奔過去攤開雙手，抱緊阿漢；鑽進阿漢懷裏，揉在阿漢懷裏，暈窩在阿漢懷裏，喔，阿漢哪……」

297

(五)、空滅

屯兵營隘勇站交通員徐貓仔梢來口信，恭喜阿漢恢復隘勇的工作，她覺得阿漢的命運，這個家的命運，從此越來越朝向那不可知的幽暗天地了……

「統制所有令，恢復你的隘勇工作。」

「哦？真有這回事？」

「而且，這就要你去屯兵營報到。」

「到隘勇站，為什麼？」

「大概要留你在站裏吧。現在就走。」²⁹⁸

……

「口信？」阿漢手上的竹笠掉落下來。

「大人說：要你一定去上任。他歡迎你。」

「歡迎我？」阿漢的臉頰抽顫不已。²⁹⁹

阿漢的隘勇工作又莫名其妙被恢復，而且工作輕鬆離家近，這又是另一次災難的開始吧！連燈妹都提醒阿漢要他小心些，阿漢也怕自己多言肇禍，所以多讀書少與人交往，少說話。少說話就少惹禍上身，明哲保身，只是一樣被監管著。

反抗乃在於要求正義

人所需要的是乃是重新發現他自己，同時瞭解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從他本

²⁹⁶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69

²⁹⁷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71

²⁹⁸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71-72

²⁹⁹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73

身中拯救他。……

在無神的世界中，人必須選擇自己的價值，如果人生發現有任何意義，那都是人自己賦與的³⁰⁰

日本人使出籠絡的手段，想要降服阿漢，包括善妹出生，日本人片山還送上紅包，更甚而要阿漢去當巡查補，要阿漢去為皇國盡忠效勞。後來藉故裝病逃掉，阿漢爲了不想和余兆貴碰面，想請調回大南勢隘勇寮，站在燈妹的立場，一個女人家，懇求阿漢忍耐留下來，「爲了子女，你就不能忍？」³⁰¹

對燈妹而言，守著丈夫，守著家園，守著孩子，這才是重要的，一家人在一起。

只是在日本人的殖民控制下，統治者，花招百出，一面推行擴大學日語，組織「臺灣教育會」「日語同志會」，一方面又採懷柔政策，招待臺民「士紳」到官邸，聽取本島「殖產興業」的意見。臺島各地又發生義民襲擊事情，日本人終是要圍剿兼安撫。阿漢肯定擦落去了。

而燈妹恆常在苦難中，生育，養家活口，後來阿漢友朋詹惡被捕，又來了，阿漢於明治 36 年 8 月間，涉嫌火焚公館分室事件被捕。被關 2 年又出來，燈妹又一直生小孩，女人怎都如此，是生育的工具啊！孩子營養不良瘦乾巴，面對丈夫又如此，心中不會有憤恨嗎？

1913 年，大正 2 年 3 月 13 日。

燈妹一夜都沒睡著。

實際上，無意中聽到阿漢和阿梅哥一段話後，她就一直食睡不得，坐立難安。

為了追問他們談話的祕密，夫婦倆還狠狠吵了一架。這幾年來，阿漢很少對她紅臉瞪眼的，沒想到一句：「你要照實說來！」阿漢就大發脾氣。

「妳也要問我口供？」阿漢臉色陡變。

「我是你女甫娘，我……」

「最後一批甘蔗還未搾，我要去看看。」阿漢一邊說一邊穿外套，頭也不回就走了。

「去！去給蕃仔剝！」她忍不住吼了一句。³⁰²

女性在事件中是焦躁無力，無能以對，只求清楚被對待，但是獲得的回饋總是心碎，總是滿腔的怒氣，如火苗，要噴出了，害怕阿漢又去搞反日本，又害怕又沮喪，這些年來也受夠了，爲生活賣力幹的，只有那兩分地、斜坡石礫地，面對阿漢固執不肯向地主承租土地，讓燈妹氣惱又難過，恨阿漢甘願賭氣，不肯老

³⁰⁰陳鼓應：《存在主義》，臺北：臺灣商務，1967。頁 28-29

³⁰¹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83

³⁰²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89

老實實打拚。面對死硬個性的阿漢，燈妹是恨死的，一大群子女如何養大？

家，是傳統女性活動的舞臺，也像一個無形的樊籠，限制她們的自由，使她們只能蟄居廚房及搖籃旁。在父系文化中，女性命定的角色是好女兒、賢妻良母，服從父親、丈夫的命令與社會的行為規範。女性生存的空間局限於父親、丈夫力量籠罩之下的「家庭」—這也象徵封鎖女性勇氣及成長的「樊籠」³⁰³，阿漢不要燈妹嘮叨；只是孩子們，一個個營養不良，當如何！只能溫言相勸，不要再惹事生非，不要再製造麻煩，專心賺錢，養家活口，再三向阿梅哥求證，最後換來的是失望蒼涼心境上的苦楚，阿漢阿漢這條大蠢牛，牛到北京還是牛，「革命是什麼？」「就是，反日本啦。」

燈妹陡地一睜眼，然後緊緊閉一下，之後又睜得大大地。睜眼，不是她意志內的動作，是自然的反射。再一次睜大雙眼時，瞳孔卻縮鎖得緊緊小小的。

這時，後頸一帶：不，是背板之內；也不是，應該是頸莖連接背脊的那塊脊椎骨的中心部位，似乎發出咻的一聲，一絲細細勃勃的，凜冽冷涼的尖芒突然向上湧起，冒出，在腦門打一個旋轉，然後往鼻樑之間直鑽進去，沁入身軀深處，筋肌的夾縫，骨骼的裏邊……。³⁰⁴

一個女人，等待的恆常是孤寂、擔驚、受怕，二十年來前塵往事歷歷上心頭，情何以堪，忍不住，擁著孩子哭成一團。哭泣淚流，最自然的宣洩，全部孩子哭，大哭，全撲了過來；為母則強，自己警覺，不再哭，孩子不要哭了，孩子中明鼎也安慰母親，「那，媽！媽也不要哭！」

面對著身前身後，還有背上兒女，她的淚水又要滾落下來。不過她及時猛咬牙，猛吞口水，把淚汁逼回去。不能哭！真不能哭了！她告訴自己。「苦難，總會過去的！」似乎有一句似曾相識的聲音在耳邊響起。³⁰⁵

走，到大南勢蔗部找阿漢，總是希望一切以子女為重，勸阿漢回來，下定決心就付諸行動，在凜冽寒氣中、在清晨深山中，背著留妹，牽著明義找阿漢去。做為一個女性，燈妹為自己負責任，也為這些孩子承擔一切，二十年，苦日子一直常在，只是為何阿漢心中死結老是解不開，為何不肯安份乖乖做個農夫，老愛和日本人對抗，為何不肯為孩子、為燈妹忍受，阿漢是愛我的，是疼惜我的，燈妹我又何嘗不是痴痴的等待，無悔的憐惜。難不成阿漢對自己沒有愛，只是習慣、只是義務？燈妹勇於面對自己，自己對阿漢的寬容，疼惜，就是愛吧！

這些年，已學會把淚水吞回去，只是想起往往泫然。

³⁰³ 陳玉玲：《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嘉義：南華，1998。頁 97

³⁰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93

³⁰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94

一路走著，寒氣漸退，春風送暖，春陽灑下的冬陽，亮得宜人，一切都是那麼和諧，安詳。燈妹融入溫暖柔和中，一點都不疲累，心頭的憂鬱似乎也拋開了。

跑到糖部找阿漢，阿漢也吃一驚，燈妹慢慢等待，等阿漢製糖、起糖、晾糖，燈妹一直守候著顯得自在神色自若，阿漢自己找飯吃，困惑的問燈妹跑來做什麼，

「妳來做什麼？」

「……」她一時說不出話來。

「休息一下妳就回去。太晚，怕天氣轉冷了。」

「等你一起回去。」

「不行，我還不回去—還有一鍋糖。」

「那我在這裏等。」

「妳要做什麼？」

「沒做什麼，等你一起回家。」

「這兩天我不能回去。」

「那我在這裏等。」³⁰⁶

想想燈妹又何必為如此一個男人而如此哀求，低聲下氣，何必呢？燈妹是那麼情真意切，她的苦痛、她的哭泣，她的牢騷，男人啊！能瞭解嗎？燈妹是生來承擔一切事情的嗎？承擔一切男人加諸於她的子女加諸於她的悲傷、打擊、苦痛。女人！女人！就是如此！就是這樣！內化成自己內心永遠的痛。也是永世的承擔。

阿漢一句話都不說，把一切沉糖過濾手續交待，待一切正常，往家中走，這個可惡的男人，臭男人，可恨又該死折騰燈妹的傢伙，阿漢的所做所為傷了燈妹，傷了這個家，「這些年來我和孩子都受夠了。」³⁰⁷

兩人爭吵，一場沒有結果交集的爭吵，不會有誰讓步、有誰退出的，只有無止境的僵局。「你去吧！！你走到哪裏，我就跟到哪。」³⁰⁸，燈妹堅定又肯定的表示，為了家的完整，為了心愛的阿漢，為了孩子，天涯海角亦跟隨，要狠狠的盯緊那個可惡又可恨的阿漢。燈妹獨立自主，冷靜又鎮定，理智的判斷事理，即使阿漢說「那就看我搵妳！」，燈妹仍然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那你就搵好了！」

晚上，阿漢賭氣不睡臥房，睡在客廳，但是蚊子也多，燈妹再怎麼不願意，還是起床為阿漢以艾草燻燃，艾草煙裊裊上升，驅趕蚊子。阿漢下定決心一定要去參加抗日活動，求燈妹不要再跟，燈妹為求家的完整，為求阿漢的平安，堅定決絕跟著阿漢了，

「那，我一定要跟去！」

³⁰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05

³⁰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06

³⁰⁸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07

「燈妹……」阿漢站起來了：「妳不要去。」好冷的聲音。

「除非你也不去。」她走前一步。

「我最後一次……」阿漢吁一口氣，還是沒看她一眼：「求妳。」

「我，我們母子也求你，」她切齒地：「求你不要去。」³⁰⁹

燈妹在不知不覺中，切齒忿恨，死命的，狠狠的，咬牙鼓顫，氣憤異常。很多時候，阿漢自以為的無心，狠狠的傷害了燈妹，而燈妹卻也只能默默受傷，要阿漢選擇是要這個家？還是在外裝神弄鬼。要阿漢選擇，阿漢沒有回話，燈妹只好調整好自己，跟上，硬要跟，阿漢還是堅持要燈妹回家，

「不管，我是跟定了！」她逼前一步。

「妳給我回去！」

「我不！」

「畜牲一嘿！」阿漢左手朝她一推，右手同時揮打過去。

「啊！」她胸口、左臉頰火辣辣的。她蹬蹬踉蹌往後倒去，但，背上有孩子，不能……。³¹⁰

燈妹站都站不穩，倒在地上，屢仆屢起，再爬起來，再撲向阿漢，只有一個單純小心願，阿漢不要再去搞抗日了，不要將家庭棄之不顧。阿漢也太自私、太絕情、太頑固，只一意孤行，還狠狠的，緊緊的抓住燈妹，要燈妹「回去」燈妹不依，呼巴掌，甩耳光，燈妹喚不回良人的，只是叫著，你把我打死算了，阿漢用力推倒燈妹，至此，還有啥好說的，燈妹如一尊堅硬冰的石像，恆常不淚流，

「媽……」

「阿媽。」

「阿媽，我還沒吃早飯……」

不知道什麼時候孩子們都來了，圍繞在她的四周：明青、明成、明鼎、明森、善妹、勤妹，還有明義……³¹¹

訴說著無窮無盡的絕望，在如此絕望姿態中，恁誰都無話可說，守著孩子，我們為何要生下來過這樣的日子！只有重新再站起來，回家去，事情的發展已至此，還能怎樣呢？不哭，不讓淚潰堤，牙關緊咬，嘴唇抵住，在黑暗中，在愛中，燈妹和孩子緊緊相依，確認自己要去面對這樣擔驚受怕的日子。

二、可敬的阿漢嫂：孩子的阿媽

³⁰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09

³¹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11

³¹¹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13

(一)、誤解

阿漢參與「羅福星事件」，處五年徒刑，再次坐監，入獄服刑，燈妹曾去新竹看過一次，「不死，他總會回來的。」³¹²

隨順自然，安慰自己，安慰孩子。一個女人，在被男人飽拳一頓之後，在男人被捕之後，絕情的男人，燈妹心淡然，「一切看淡」，救自己，自救救人，救這個家，無情勝有情，自立自主，負起全責，維持撐起這個家，負起實實在在的責任，把自己的子女拉拔大，至於那個男人喔！永遠改不了，不要心存期待，只要紮紮實實的告訴自己，一而再、再而三，一定可以努力做到的，掛在嘴上的希望，無論是活力充沛的也好，破爛不堪的也罷，都沒有什麼差別，都能伴著你熬過無數夜晚，想像新的一天。³¹³我們生下來過這樣的日子，是為了分享時時刻刻連綿不絕的時間：我們以永不言敗的絕望再一次冒險面對之前那個「生成」(Becoming)的時間³¹⁴

生命是真的痛苦的，真的，但是從中是能生出力量的，而且是積極的力量。

世上很多事情，看來是千頭萬緒，千山萬水，四方八面全是絕路。可是，稍稍退一步想，或者不要執著「我怎麼辦」—只要想「怎麼辦」，那麼，嘿嘿，就是那麼簡簡單單的嘛。自己救自己外，還有誰會理你？

³¹⁵

自己要過屬於自己的生活，困境要被打破，要如何去行動？

「我葉燈妹，真的恨得這麼深嗎？」她反問自己。³¹⁶燈妹心中的怨恨無時不刻都在，內心的強化，讓自己苦不堪言，「在月夜風晨，在碎夢乍醒，在酸汗濕透全身的時刻，那森森切切的怨恨就更加狂烈而激昂了。³¹⁷」

燈妹是怨恨的、切齒的、內心有著太多的不甘心，自責、自我憂心忡忡的焦慮，盈滿心懷的是幽幽深谷的恨意，沉溺其中無法自拔，陷溺其中無益現在的生活，很多現實的問題必須面對，對家庭內的生計必須有新的盤算，個體有完整的意志自由，個體不能不做出選擇，個體可能變成完全不同於其本身現在的樣子，辛勤勞動、瘦弱單薄的燈妹，對家計的困頓，除了逆來順受之外，更積極的尋找出活路，兒子明青大了，可以去打零工，養父家彭人傑建議善妹賣給有錢人家使喚，勤妹可以當花園女，但是燈妹一口回絕，只因燈妹自己是童養媳受害者。

³¹²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17

³¹³ 約翰·伯格著。吳莉君譯：《留住一切親愛的》，臺北：麥田，2002。頁 47

³¹⁴ 約翰·伯格著。吳莉君譯：《留住一切親愛的》，臺北：麥田，2002。頁 29

³¹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318

³¹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18

³¹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18

「不！」她一口拒絕：「我當過花園女——小時候我如果可以選，我寧願死——我絕不願我的子女又走上那條路；就是餓死、凍死，我也要子女和我——一起死。」

「我會領著大小去種，去找；沒米沒粟，那就吃蕃薯；沒蕃薯就吃山紅菜和蕃薯葉；再沒有，就吃野草；野草拔光，就吞泥土——聽說大南勢茄冬樹下有觀音土……」³¹⁸

至此，燈妹走出自己，「在焦慮和驕傲中學習孤單以及超越³¹⁹」。對自己的生活所採取的認真認命態度，領著一群孩子拚命，租了足夠活命的山園，投入大量勞力，開拓園圃；只是緩不濟急，燈妹的處境促使燈妹攪盡腦汁，想盡辦法生存下去，扛木材去吧！扛木材雖說是大個兒，粗壯男人的專利，婦道人家鮮少吃得下這行飯，但是阿燈妹毅然決然加入了這份體力實在難以負荷的粗重工作。³²⁰

當燈妹出現在扛木材的行列，引來人們異口同聲說了「阿漢嫂：妳怎能吃這種飯？」的驚呼，有何好畏懼的，「可以，我選最小的」。「最小的，還是會壓扁妳！」燈妹認為「被壓扁，總比餓死好」。³²¹努力扛，努力扛，每每回到蕃仔林，已經近午夜，還好女兒善妹把弟弟妹妹照顧得好好的，也算是給燈妹在困苦中的一點安慰。

這段日子以來，扛木材，焦急、驚慌，趕不上隊伍，也罷！慢慢扛了，日子一久，認得許多扛材工人，當有一天，有個叫阿松的對燈妹一笑，

「嫂子：來，我幫妳扛一段路。」

「？……」

「沒關係——這哪是兩腳婦人做的？」阿松仔居然趁她發愣之間，把她的木板扛起來就走。

「喂！放下！你……」她追上去，伸手就抓木板。

她沒抓牢。腳尖踢中凸出的石塊，一個踉蹌，幾乎仆倒在地上。當她站穩定了神時，木板已經給搬到八九丈之外。

「你不放，我喊了！」

阿松仔把她的木板擱在路旁，再回來扛自己的。

她跑上前，搶先背起木板，走在前面，可是很快就給趕上。

「嫂子：我叫阿松。我是誠心誠意的。」

「？……」

「不要再來扛了。讓我來幫妳，好嗎？」

「亂講！憑什麼你幫我？」

³¹⁸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19

³¹⁹ 西蒙·波娃著。楊翠屏譯：《第二性·第三卷：正當的主張與邁向解放》，臺北：志文，1992。頁 132

³²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20

³²¹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21

「我……我沒家累，我還沒女人……」

「我可以當你老媽啦！」她氣急而笑。

「唉！這沒關係。你那老公，五年牢，準沒命了。」

「放你臭屁！」

「我是說，我會幫你把孩子養大——我，我不要什麼名份！」

「你這隻狗！」

「夠！我打拚，一定夠。夠用的，妳不要做這種苦工了。」³²²

扛木材，還是要面對外來處境以及內心的悲涼。沒力氣好罵人了，我們每個人的心中啊！都有那麼一道道的牆啊！無論啊！我們身處何方，我們都能在內心裡抉擇要和牆的哪一邊同調。那不是一道善惡之牆。兩邊皆有善有惡。那是自我尊重和自我渾沌的抉擇。³²³在迷茫中，自己心頭腦海倏忽聽到自己大聲說出「啊！好恨！」淚水潰決。恨阿漢這死男人讓她受盡委屈。不負責任的傢伙、惡棍，面對自己的有限，自己的處境，燈妹由自己心靈覺知是可察覺的，心裏拒絕，用力搖頭，但體力上的不堪承受令她寸步難移，結果阿松幫她又是搬、又是扛，走了好多段路。

女人的悲哀就是心理創傷的不可言喻及生理上的不適難耐，「肩膀、背板都紅腫，而且有些地方磨傷發炎了……³²⁴」但是還是要做啊！做牛做馬啊！扛木材啊！可是流言蜚語令人沮喪，對誰辯解啊！越表白，越說不清，乾脆選擇沉默，沉默也是一種力量吧！

「阿燈妹：明天起，你不要去扛了！」人興竟如此對她說，燈妹爲了家計，

「要。」「家裏，我不拚不行。」

「那也不要幹扛材這行。」

「有什麼不對嗎？我有什麼不是嗎？」

「妳沒有什麼。我知道妳。我肯相信妳，不過——」

「不過什麼？有什麼不過的！」

「人言可畏。妳聽過這句話嗎？」

「什麼人言可畏？」³²⁵

燈妹生氣了，我行得正，站得穩，我怕啥？我就是要去扛木材。嘿！嘿！嘿！過不久還是自動停工了。人言可怖畏啊！又說不得，又沒傷口好療癒，又不堪去想像，可是痛處卻和女兒夭亡兒子殤逝一樣，讓人悲痛欲絕。傻兒子啊！明青，連你也懷疑老母親了嗎？連你也回來，「扛木材，賺得多，我去，媽，不用再去。」

³²²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23

³²³ 約翰·伯格著。吳莉君譯：《留住一切親愛的》，臺北：麥田，2002。頁 134

³²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24

³²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25

燈妹，就是這樣，酸苦也好，銅片鐵針也好，就只有吞下去。她想。她明確地感覺出，自己心頭在滴血。她，在外表上，卻是若無其事地答應兒子。³²⁷燈妹是孤單的，找不到依賴的啊！呢喃自語在午夜夢迴裏，在漆黑晦暗的夜裡。我該怎著？該怎做？「出家去吧！」。不！燈妹讓念頭溜走，內心湧現那種永不言敗的姿態，絕處逢生，租借土地，留在山園開墾拓地。一丁一點、一丁一點，一寸一寸揮動大山鋤。用力、用力、用盡所有力氣，挖山園，掘土地，光裸身子拚命挖吧，掘吧！砍吧！劈吧！……活著的生命啊！在天地間是何等的渺小，人是風中的微塵，天是無眼的嗎？地是默默無言的乎？人是風中的微塵，但是燈妹在自己意志力驅動下全心全意不顧阻礙，不怕環境，完全忠於自己的意志。

時間、日子、歲月，悠悠忽忽過去；兒女一個個慢慢長大，艱苦的歲月和無盡的風霜也毫不留情地在臉頰上額頭上留下一道道深深的痕跡。

在燈妹主持下的劉家——一個沒有男主人的瘦弱婦人，一群未成年子女，艱辛地一日一日活下去。漫漫長夜，何時復旦？不過，她始終未失去信心。

³²⁸

似乎是對人生的一種透徹地了悟。在這樣一個樊籠中，獨立自由的選擇及自主的承擔負責任。承擔一切苦難，更有堅韌的勇氣負載一切不幸的遭遇，彰顯自存之實有，此生存活，生之意義。

(二)、憂鬱

天氣忒冷的冬天，蕃仔林這個蕭瑟蒼涼的小荒村，在瑟瑟北風中顫慄抖動著……，留妹死於肺炎，明義也是死於肺炎。這些魑魅魍魎啊！無休止無止盡的傷害著燈妹。摧殘痛苦會越來越多吧！「命運是不可抗拒的，命運又是人自己造成的。³²⁹」

最美麗的海洋尚未渡越
 最美麗的孩童尚未長成
 我們最美麗的日子尚未得見
 而我想對妳訴說的最美麗話語尚未出口。
 他們囚禁了我們他們鎖住了我們：
 我在牆內，妳在牆外。但這不算什麼。
 最糟的是人們——知曉或無察——
 在內心囚禁了自己……
 多數人如此被迫，

³²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25

³²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26

³²⁸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28-129

³²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31

誠實、辛勞、良善的人們
值得如我愛妳這般被愛。³³⁰

阿燈妹是認份的，認份是需要勇氣的，當有勇氣就不悲觀，就有更大的力量來面對現實的一切。

阿漢 1918 年出獄，被列為「限制住所人」³³¹，燈妹又老蚌生珠，生下明基。阿漢回來，妻兒都接納，阿漢痛定思痛，下定決心，默默上山勞動，儘可能幫忙家事，修木屐，補破衣，掃地餵雞。這家，這烏石壁對面的獨立家屋，有了歡笑聲——在長年缺男主人的陰霾下。

「沒有怎樣啊？燈妹，今天，要除蕃薯草還是挑肥？」

「你怎麼問我？」

「？……」他反而愣住了，接著一臉羞赧地又低下頭去。

「振作起來一家交還你了。」

「對不起妳……」

「又，又沒有誰怪你……」

「讓妳一個人領著八九個孩子……」

「現在，祇有七個了。」燈妹不覺提高嗓音。

「所以，我，我實在……」

「好啦，好啦。不提過去，現在起，你可以負起當家責任了。」³³²

燈妹可以勇敢，可以溫柔，阿漢不在，撐起這個家；阿漢回來，和阿漢一起擔負當家責任，甚至選擇鼓舞阿漢「振作起來一家交還你了。」³³³燈妹快樂也接受，痛苦也接受，是不是每個人都有權決定自己的命啊！如此的生活對燈妹本身就具有充足的意義了。只是時局的變異令人無法預料，無法預測，阿漢的思緒行動會對燈妹，對子女造成鋪天蓋地的深厚影響。燈妹一樣淡然以對。

有一天，燈妹打聽出近來的種種之後，居然不哭不鬧也不責罵他；祇是冷冷地說：「劉阿漢：我不知道人家說的是不是真的。或者我在做一連串的惡夢。反正，我這一生，就是一連串這種提心吊膽的折磨；好像同一件事一再重複又重複——」

「沒有！沒有啦！妳不要過度緊張。」³³⁴

同一件事，一再重複，永無止境，燈妹心冷目光也冷，對阿漢、對人生、對

³³⁰ 約翰·伯格著。吳莉君譯：《留住一切親愛的》，臺北：麥田，2009。頁 62

³³¹ 離開住所 30 公里，依法要向管轄警察所報備，經支廳警察科核許始准離開。《荒村》頁 129

³³²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30-131

³³³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30

³³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38-139

大時代的動盪，不接受又如何，擺脫不了這樊籠的命運吧！

入夏以來，大正 10 年 5 月，大湖郡守宣佈丈量田園耕地，在大湖庄長親自督導下，開始丈量；劉家那塊河畔沙埔地—蔗園—被正式列為「無斷墾地」。在大小南勢方面，有一百八十餘甲沙埔地、山園，據說也被核定為「無斷墾地」。³³⁵

農夫心驚肉跳，害怕的不得了。後來經由文化協會那兒人們的指導，大夥兒聯合起來，要和侵掠者捉對廝殺一番。阿漢接受支部郭秋揚的委託，領導大小南勢地區的抗議行動—爭取農人權益。……一場驚險萬分的風暴捱了過去，阿漢被巡查要求，次日前往大湖警察課。……明天少不了皮肉災。

燈妹的苦恨，沒有止息的一天，兒子明鼎也涉入，燈妹的淚水，流入心坎裡。生命裡面有太多的無奈，太多的蒼涼，也有太多的激動，太多的情緒。無解，無解，女人的苦難與悲情重重，燈妹靠自身的智慧自己涵融攝受自己解決。注定淚水要一直流，因為明鼎也走上阿漢的老路，只是明鼎不是沒心肝，想到阿媽，心中就隱隱作痛，一生辛勞的老阿媽，為子女榨盡每一滴血。

「暮色已經悄然來臨。座落在綠竹叢中的下蕃仔林庄，家家炊煙冉冉，而接近茄冬樹下的高崗上，卻還掛一片如夢的夕陽。³³⁶」真是美麗可愛的小山村。唉！一旦坐牢去，小山村只是在夢中，而阿媽一定痛苦萬分。明青大哥都勸明鼎不可以，千萬不可以讓阿媽太傷心才是，蕃仔林的少年人都知道明鼎步阿漢後塵，「祇有阿媽蒙在鼓裏罷了。」³³⁷

燈妹還是注定憂鬱，明鼎搞農民組合，投入文化協會，奮不顧身投入，有自己的想頭，深覺蕃仔林的人、臺灣人、活得艱辛又黯淡無望，誰來拯救無告的子民，誰來替山村百姓抱不平，為何要人民默默認命，為何勞苦大眾要受不平等待遇？何時解脫？過自由自在的日子？燈妹肯定要失去阿漢，連帶也要失去明鼎這一兒子，當人的痛苦。燈妹一樣痛苦煎熬躲不過。

(三)、濃霧

南湖馬拉邦的土地糾紛，阿漢涉嫌鼓動被抓，燈妹死心，心如止水。明鼎的作為，步阿漢的後塵，令燈妹傷心欲絕，痛徹心肺，明鼎經由郭秋揚的安排，又要去南部工作，這孩子，當真留不住，心不甘，心恍惚，為何如此？該怎麼辦？寧可一家人緊緊相依，在一起，也不要自己的丈夫、兒子，如魅影飄忽游移不定。「明青和明成也被捉過，明青還被拘留過……」³³⁸燈妹無法忍受，不是怨恨足以涵蓋這人生的苦楚，這十多年來，心懸掛著，畏懼無依、滿眼淚珠令人無法或忘，現在明鼎又因要到南部去，即將遠離蕃仔林，渺不可知，切切思念，纏人心門。明鼎是那麼貼心，曾說要帶阿媽燈妹去公館住，不要一直待在深山僻壤，不要阿媽太苦，燈妹是點滴在心頭，心滿意足了。

孩子大了，苦一些，何妨？但是看孩子一個個長大成人，一切值得。可是明

³³⁵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32

³³⁶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61

³³⁷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66

³³⁸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205

鼎明天就要遠離了，心底，如刀割。多希望明鼎能不去。

「有兩種精神居住在我們心胸，
一個想要同另一個分離！
一個沉溺在迷離的愛慾之中，
執拗地固執著這個塵世，
另一個猛烈地要離去凡塵，
向那崇高的靈的境界飛馳。」³³⁹

心焦急，心亂如麻，這孩子最貼心了，往後母子相對談心的時日少矣。「不得已！哼！不得已嗎？明鼎！」³⁴⁰怎不讓人焦急惱怒，又怕失去一個孩子，真是不甘心，不甘願，「明鼎就要遠走他鄉了……」³⁴¹

燈妹肯定累了，五十二歲了，啊！……拋棄自己，拋離軀體，自由自在，在極端不自由中，在受限制中，是可以有絕對自由的，燈妹一向堅強不屈不撓，辛酸的生活，確曾令人畏縮，苦難的人生確曾使燈妹憂愁，但是，絕對不會拋棄自己，不會被苦難打敗；人，不可能拋棄自己，只是孤單，只是太侷限、太有限了。要什麼力量才能脫困，才能自我肯定，是心底湧現的聲音吧！「那麼我葉燈妹呢？」³⁴²去找阿玉齋姑，去「吃早齋」，早晚念經拜佛。佛法無自性，不執著，一切緣起性空，無罣礙無牽掛，求的是自心，只有面對，當下的承擔吧！自由無須外求，理性加意志就是自由。

明鼎大了，即將遠颺！燈妹當然捨不得，孩子是自己奶大的，長大了，會跑會跳，就要拋下阿媽，一千個不願，一萬個不願，心啊！陣陣絞痛，如血一滴一滴落下，飛濺出，啊！哭！再哭！孩子還是會走的。就讓自己真實去感受愛子的存在，接受孩子的選擇。明鼎……一定要保重！

「阿媽：妳不要這樣，好嗎？」

「唔……」

「阿媽：我會保重，一定，一定，真的，一定，一定的……」

「阿鼎……」

「阿媽：一定要放心，要寬心。有一天，有一天我們真正……」³⁴³

離別最叫人心傷，內心無比顫慄，沁入骨髓心脾，苦澀異常，最是生離苦。燈妹這個母親啊！心中淒涼。生之痛苦、養之沉重，忍悲含辛，無邊歲月換來寂寞。

³³⁹高全喜：《自我意識論》，臺北：博遠，1993。頁194

³⁴⁰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209

³⁴¹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210

³⁴²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212

³⁴³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213

層層迷霧尚未散去，又來了，來了，又去了，阿漢終究又出事了，阿漢自己選擇的，只是苦了燈妹。

退職官員掠奪土地的問題一直在進行著，郡役所庄役場公告收回土地的日程表；一堆大小南勢、南湖地區的農戶一連串抗議，陳情，都無下文，這下子得依期限自動交出耕地，或者重新訂立新的佃耕契約。沒辦理的，將被驅趕。

文協苗栗主事郭秋揚將情況上呈文協本部，請本部統籌作高層交涉、抗議，他還親自去指導耕作人持續努力，爭取合理解決。這一切阿漢都參與其中，盡一切的努力，但能有合理的解決乎？麻煩上門，三腳仔李某上門了，大叫阿漢，說他犯了唆使農民擾亂行政公務的罪，燈妹對阿漢莫可奈何，燈妹空茫的眸子，現出絲絲憂愁。引起家中小小騷動，第二天阿漢被帶到郡役所留置。莫名被拘留14天放出，過不久，明青、俊梅、華木、金城、阿龍被捕，最後明青被問了一場口供就釋放了。其他人都被刑求，最後，「無罪」釋放，繼而，相關緣故農耕者，要訂定新的佃耕契約，承認退職官員的土地所有權。

「我劉阿漢就祇好這樣了。」³⁴⁴「至少，我還有一條老命，一個不服的心！」³⁴⁵阿漢要以碎餘的殘生，作拚命，作拼搏，正面迎擊，無所顧忌，不再迴避，豁出去，支撐到底。阿漢正在會見他的將來命運，在受難中接受他的命運，如此因而擁有自己。當生命中的英雄。

而燈妹的態度，變了。

在以往，燈妹總是先生悶氣，然後破口大罵；罵累了就默默流淚，淚乾了，人就變成一截木頭，冷冷冰冰，不言不語。之後，為了兒女的肚子，她就努力耕作。就這樣過了一段日子，在下一次他又惹出麻煩時，燈妹又再生悶氣，然後……

近來，燈妹不再這樣了。祇是冷冷地看著他，「平平常常」地對待他；不論是特務上門，或者被拘留，從拘留所帶一身傷痕回來，燈妹的神情態度都沒有任何變化。³⁴⁶

淡定異常，燈妹曾一心一意的阻擋都沒用，燈妹不是軟弱之人，只是心疼這一群像乞丐的子女，以及自己這又瘦弱又蒼老又枯槁的老太婆啊！燈妹不也是生命中的英雄嗎？阿燈妹以事煉心，試煉自己心靈，時時清醒，不過度感傷，絕不讓自己沉淪於無用的傷感之中。

受難是生命中的榮耀嗎？

痛苦與煩惱都屬於生命，就如同命運與死亡也是歸屬於生命，任何其中一項因素從生命中抽離，都必然會毀滅了生命的意義。如果從生命中抽離了

³⁴⁴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04

³⁴⁵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05

³⁴⁶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04

煩惱、死亡、命運及痛苦，這將意謂著剝奪了生命的形態，那麼生命如何成立呢！只有在命運的錘擊之下，經過痛苦的淬煉之後，生命才能呈現它的真實形態。³⁴⁷

燈妹去忍受命運，不對命運豎白旗。沒放棄自己的奮鬥。在受苦中成就自己，成全家庭。

阿漢從小童年黯淡，加上成年歲月多難，所以經常處在孤寂恐懼中，所以，心理上時時吧！都要依戀著妳。知道嗎？「我一害怕就會想到燈妹妹；而妳，總在我最惶恐的時刻，浮現腦海，清清楚楚的。³⁴⁸」頑固的阿漢，內心脆弱膽小，這一路走來親近燈妹這一可靠又弱小的形象，堅強的女甫娘！母親的形象。燈妹埋怨歸埋怨，燈妹總是原諒、總是了解，和阿漢是患難與共的夫妻，一直挺著劉家，護衛著孩子，護衛著自己啊！

(四)、瑩獨

臺灣農民組合的組織和工作，在風雨中，步步推進。在大端方面，蔗農糾紛、佃農爭議、退職官吏掠奪土地等；在小節部份，佃主爭執、分水糾紛、產品價格、工資爭取等，都給予全島農民大眾一些具體有效的支援協助。

「文化協會，是臺灣人政治活動的第一個結社組織，創立以來，在民族意識的旗幟下，不但島內各階層形成統一戰線，就是海外僑胞與留學生，也都普遍響應。³⁴⁹」阿漢和明鼎的投入，阿漢也擔心明鼎走向歪路，還希望明鼎回家耕田，退出，不要再和郭秋揚先生一起，阿漢矛盾又痛苦，爲了保護明鼎，讓明鼎安全，所以豁出去，撐到底。

燈妹聽了阿漢的陳述，鎮定若定，兩老想爲明鼎訂親，明鼎不急，明鼎又想急著趕回苗栗，燈妹以母親的姿態不准，母子深夜長談，次日燈妹眼皮浮腫，眼眶泛紅，當母職的，對兒女的牽掛恆常。

「存在先於本質」，這個信念，主張人類應說完全自我負責。

「人赤裸裸地存在，他不是想像中的自己，而是他意欲成爲什麼纔是什麼。」

「人在一切之前是一種自行向未來推進並自覺自己的行為的東西。事實上，人是一種具有主觀生命的設計」。人是必須對自己負完全責任的，³⁵⁰

「行動是唯一的真實。」肯定行動時，同時肯定了人類個體在宇宙中的存在價值。³⁵¹

³⁴⁷ Viktor E. Frankl, M.D. 游恆山譯：《生存的理由》，臺北：遠流，1991，頁 140

³⁴⁸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07

³⁴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299

³⁵⁰ 陳鼓應：《存在主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頁 250

³⁵¹ 陳鼓應：《存在主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頁 251

「明鼎可是我的寶貝兒子啊！」心裏這樣嘶叫起來。³⁵²有朝一日，怕會永遠失去了……，燈妹似乎學著接受，認清事實，生命中哪一段不是坎坷崎嶇？困窘侷限、斑斑血淚交織而成？

燈妹不是沒愛恨交織的時候，是誰讓燈妹自己變成可憐的婦人？是誰？燈妹喃喃自語，自己何其孤獨，何其無依，何其無助？哪裡是可行之路？仰天乞求？問天？問蒼天？燈妹啊！女性的悲劇在女人似乎是男人世界的產物，女人似乎由男性建構，男性主導，男性宰制；

女人不必再由男人形塑，女人要做自己，女人要當自己的主體，積極行動！女人啊！要「自覺存在」，創造自我。唸唸有辭過後，自立啊！管它新的巨大風暴即將到來，管它一切迅速毀滅。

長期霪雨，一臺尺厚的茅草屋頂，已經濕透七八寸；夜裏落在屋頂上的雨聲，沉沉的，就好像透過茅草直打心坎那樣。³⁵³

燈妹-阿漢嫂(孀)，「近年來，已經很能夠把持自己了；家裏的、這個人的、人間的種種，她燈妹已然練就淡然的本事³⁵⁴」深深獨立自主、依仗自身的力量，超拔堅毅的勇氣，堅貞若磐石，以前當彭家養女的時候，燈妹睡不好，她的睡眠都是淺淺的，時時維持立刻起牀，並馬上「清醒」。³⁵⁵精神的壓力真苦，因為受制於環境，受制於人。

在彭家如此，阿漢當隘勇時也如此，到後來有屬於自己真正的茅屋之後，才有深深沉沉的深睡放鬆入眠。阿漢孀不再仰仗誰，一切獨立，女人也是人，不需要依附男人而生存。熬過、苦過，獨自獲取幽深靜謐的酣睡。

燈妹對阿漢是莫可奈何，面對如此一個男人，還能說什麼？心頭紛亂，火氣上升，最好一輩子，永遠不要見到這磨人的傢伙，而阿漢只有垂頭喪氣的份。

「真的，你不要回來了，你不是這一家人。」

「……」

「喂！我跟你說話，你聽到沒有？」

「妳要我怎麼樣？」

「我說你不要回來了，」……「不要再來啦！」

「妳要我到哪裏去？」

「去文化協會呀！去農民組合呀！」

「唉！」

「最好是去牢裏，那裏你最合意！」

「燈妹，聲音小點好嗎？」……「孩子聽到了不好……」

「孩子！」「你心裏還有孩子嗎？孩子？對！姓劉的，你現在就還我阿明

³⁵²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61

³⁵³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444

³⁵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445

³⁵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445

鼎來……」

「燈妹：我不怪妳恨。妳傷心。焦急，我知道。」

「這是沒有辦法的；我遇到這種天年，妳又嫁了我，那什麼都註定了。不過，會有代價的，總有一天。」

「有代價。現在，已經有代價呀！我的丈夫，我一個兒子……」

(明鼎被捕了)

「燈妹：在心裏怕真是要有這個打算才好了。³⁵⁶」

認清事實，認分，認命，不忍家庭分崩，不忍這一窩子女，因為放心不下，不忍！為母則強，全心全意當好阿媽，為兒為女為這個家。永不止步、永不退縮、戰勝自我的精神，實踐當一個人、一個女人、一個阿媽的責任「人世間的道理就是要人做要人行的……」。³⁵⁷

「那就盡心去做吧。絕對不要等待，或依賴誰了。」

她決心擴大桃子園的面積，增加生產。

她計劃杉木造林的補苗和除草事宜。

她親自找頭家商量—不能種植杉木的搖石堯礫地段改植相思樹的構想。

她四處託人給明成找老婆，³⁵⁸

生命把一堆問題丟給燈妹，燈妹撐起一片天，對生命負責，自己勇敢生存，不受外在囿限，身體力行，從客體蛻變為主體，拒絕被人擺佈，不計代價，採取主動出擊，勇敢面對，以求成就為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人。

事情一樁樁來，總是要面對，明基和蕃仔林其他小孩和日人子弟打架，少不了又要道歉，又要賠錢了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後來總算有解決的方案。燈妹疼惜鬧事的阿土，他是阿蓮齋姑的兒子，這不幸遭遇的阿蓮、阿土啊！對人世，燈妹總多一分悲憫啊！

文化協會、農民組合，走上合流共生，社會各階層人士越來越覺醒，農民組合的力量讓統治者如芒刺在背、寢食難安，總督府當局，可能會大動作下手逮捕農組人員，這下子，阿漢、明鼎，兩人，身不由己，要如何逃脫，要如何躲藏？

燈妹要心傷、要提心吊膽啊！阿漢的一生，年輕明鼎的生命，有是非對錯乎？

「……就當作沒有我這個兒子吧。好在還有兩個哥哥和兩個弟弟。如果真有那麼一天，阿爸，你就多勸阿媽：人世的事，總有很多不圓滿的嘛。從今以後，在心裏，在日常言語裏都一樣，劉家已經沒有明鼎這個兒子了，就讓明鼎去闖吧，闖那沒有誰知道的路……」³⁵⁹

³⁵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446-447

³⁵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447

³⁵⁸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449

³⁵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495

人生最是傷別離，明鼎為理想奮進，阿漢也是。隔沒多久，阿漢被鍾益紅抓住，這漫漫人生路啊！

阿漢遭受慘無人道的體刑(刑求)，苦難啊！最後被逼供，承受酷刑，被打了一針，竟然是毒針，開口無力，毒性猛烈。阿梅的診斷，讓燈妹也慌了，燈妹急死了，半生為他懸心掛念，而如今，還是憂心，這就是女人，痴痴發愣、眼眶紅腫、燈妹啊燈妹！對阿漢，即使咬牙怨恨，其實仍深情萬丈的。

似乎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行程，他自己當走的路，在該停止的時候，就不再走了，阿漢這山村老農，盡力了，人世間是永不圓滿的。

阿漢回到蕃仔林第七天，迴光返照，從昏迷中甦醒，孩子們靠過去，讓阿漢看個清楚，燈妹也心茫茫，心酸難忍，輕撲過去，阿漢于燈妹是有虧欠的。

「我一生就祇在結婚時節，送了妳一個戒指，一直想想再送一個金的，沒有送成……」

「要孝順你們阿媽，你們阿媽一生好可憐，我……」

「不要說這些，阿漢你這個……」燈妹即使再怎麼堅強也淚如雨下

「到了現在還，還要氣我……」

「燈妹：我，我對，對不起妳……」

「阿漢 你不要走！」

「來生，來生補，補還妳，妳了……」³⁶⁰

春雨綿綿的下午，阿漢撒手西歸，塵歸塵，土歸土，回歸大地的懷抱，淒然的哭聲夾雜在冷清清的空氣中，一切都安靜冷漠，寂寥無生氣。

阿漢、明鼎在現實及理想的拉鋸中，幻滅。只因環繞在四周的一切，都是殘酷的絕望，都是難解的疑問，人的存在啊！本質上是實存與主觀的，而燈妹為子女、為家庭，承受一切的苦難，無怨無悔，也堅持自己的生命透過困境與難題考驗、驗證自己的勇氣、魄力，增長自己的信心，也成就整個劉家³⁶¹。女人當被環境所迫時，她們能夠具備苦行者的勇氣，確實以鎮靜不屈不撓消極抵抗而出色，往往比丈夫更勇敢面對危急，貧窮不幸、莊重鎮靜、忍受一切、不怨天尤人。³⁶²

燈妹中年喪子喪夫啊！世路何其顛沛躓踣，何其蹣跚躑躅，令人鼻青臉腫，燈妹這阿漢嫂！信念明，意志堅，終能化此重重挑戰，時代再悲，活著的，恆勇毅，繼續生命中艱苦的行程！

第四節 另類女性-獨立自主：二部曲《荒村》中的郭芳枝

³⁶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515-516

³⁶¹ Vitor E.Frankl,M. D.：《生存的理由》，臺北：遠流，1991。頁 140、142

³⁶² 西蒙·波娃著。楊美惠譯：《第二性：第二卷：處境》，臺北：志文，1992。頁 229

人們必須對他自己本身負責。每個人都有自己，存在的責任，在自己肩上擔著。人的生命要自我塑造。郭芳枝就是如此的一位時代知識女性。在生命歷程勇於選擇及承擔。

人重要地存在一人是一切之前是某種自行向未來推進及自覺自己的行為的東西。

人確實是一種具有主觀生命的設計，而不是苔蘚、蘭花、或是花椰菜。自我設計之先，無物存在；即使在睿智的上天之中也沒有；人祇有在他計劃成為什麼時纔能獲得存在。……我的意志可能是一種先前的，更自然的決定之顯現。³⁶³

一、對情愛的義無反顧

明鼎爲了即將見到要參加演講會的芳枝，興奮得睡不著覺，還打算提前到芳枝家等待，芳枝是郭秋榕先生的長女，郭秋揚先生的姪女。「民裕布行」是芳枝的家，「民豐布行」是郭秋揚先生開的，明鼎因爲結識郭秋揚而認識了芳枝。這一亂世中，風中的潔白百合花。

不得了，一個富家千金，新竹女校的高材生垂青劉明鼎，明鼎心是甘甜的，愉悅的，只是，反思自己是一小僱員，啊！這是不相稱不對等絕望的愛吧！

明鼎投入臺灣文化協會，芳枝也身受浸染，兩人注定悲劇，只是勇者無懼，都是自我自由意志的選擇。

「看你，好專心啲！嘻……」耳邊突然響起嬌嬌脆脆的話聲。

「喔！」明鼎祇感到眼前一亮，有點眩然：「郭……」

「怎麼，忘了我是誰啦？」

「芳，芳枝小姐。我，我沒有。」他十分正經，說得臉紅脖子粗。

「我一直在看你，」芳枝翹起小嘴有埋怨的意思：「好專心！」³⁶⁴

兩人情竇初開，窘相外加矜持，很尷尬。芳枝一身女學生打扮，白衣黑裙，又美又可愛又年輕。

明鼎因參與文化協會的活動，是黑名單上的人，被製糖會社辭退，後來在布行當學徒，乖乖的，好好讀讀書，順道看看芳枝，芳枝坦誠自然，且明白明確表示二人之間的關係。兩人已是一對戀人了。在布行實習，近水樓臺、如向陽花木，只是，後面鷹犬監視的力量，令人窒息，後來進入被安排的工作場所—苗栗郡役所警察課擔任「給仕」（工役的職務）。

芳枝和明鼎利用週六約會，兩人共享甜蜜時光，芳枝熱情又大膽，如此一位

³⁶³ 周伯乃：《存在主義與現代文學》，臺北：水芙蓉，1976。頁 50-51

³⁶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3-34

上流家庭的千金，高貴的女校學生，大芳活潑兼大膽，和明鼎所認知的當地女孩太不相同了。芳枝真是勇敢，兩人約會時，芳枝說：

「我才不在乎人家的眼光！我是敢恨敢愛的女孩！」

「可是……」

「怎麼？你還猶豫嗎？」

「不許你拿什麼配不上啦，自感形穢啦，這些話來擺脫我！」³⁶⁵

芳枝是認真的，凜然不可侵犯，這樣一個女孩，令人沉思，勇於選擇，勇於擇己所愛。任誰都會愛上，更何況是年輕血氣方剛的傻小子明鼎。

兩人的戀情感情加遽生溫，明鼎對阿芳枝是喜歡的，只是免不了沉思

「芳枝……」

「唔……」

「我在當狗仔的『給仕』，真窩囊……」

「我知道，阿叔全告訴我了。」

「如果長久下去呢？」

「……這都無所謂。我不在意。」

「將來……妳……」

「我就嫁給這個『給仕』！」

「不要！」他把芳枝輕輕推開：「怎麼讓妳當給仕的女甫娘？」

「那，你就回去耕山園吧，我幫你養豬。」

「我當土匪呢？」

「我就跟去當土匪婆子！」

「真的？」

「當然。上山，下海，我跟定了你……」³⁶⁶

芳枝的熱情，芳枝的執著，讓明鼎心疼，芳枝勇者的形象，讓明鼎幾乎垂淚，芳枝堅貞若定，令明鼎永生難忘，似乎自己也感受到在多危多難、艱苦異常、奇異詭譎的人生旅程中，芳枝爲他抹上了一層彩色的虹影。

二、對選擇的勇往直前

芳枝緊緊跟隨明鼎，對自己的選擇勇往直前，全力以赴，不捨晝夜，不管前面災難險阻，和明鼎同生共死。

「我要跳身進時代的奔波，

³⁶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80

³⁶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181

我要跳身進事變的車輪！
苦痛、歡樂、失敗、成功，我都不問；
男兒的事業原本要晝夜不停！……
我要在內在的自我中深深領略，
領略盡全人類所賦有的精神，
至崇高的，至深遠的，我都要了解，
要把全人類的苦樂堆積在我寸心，
我的小小我便擴大成全人類的大我，
我便和全人類一樣，最後終歸消磨。」³⁶⁷

「懦弱！劉明鼎啊！你好懦弱！你無恥！」

明鼎離開給仕一職，因為心底的斥責，因為良心的聲聲召喚，因為對蔗農的爭權益，因為對「立入禁止處分」³⁶⁸、「立毛差押」³⁶⁹置佃農於死的絞剪無能為力，所以下定決心離開人間煉獄。不幹狗衙門的『小使』，離開警察課，郭秋揚另安排，所以明鼎要去南部工作了。燈妹無法阻止，就只有讓明基遠走他鄉了。芳枝也一路追隨、探望，不怕苦。

一個讀過書受過教育的時代女性，愛上一山村青年，不遲疑不退縮毅然決然無所害怕畏懼，甚而下場撲朔迷離不知所終，也是自己所擇，愛上明鼎繼而一生命運跟著改變，明鼎參與文化協會也直接間接領導了農民組合運動，後來校方注意她、找她談話、搜查她學校宿舍內的內務箱；找她談話，讓明鼎難過，後來更被校方退學。

明鼎之於芳枝是深深喜愛的，只是滿懷青春炙熱的理想，仍要馬不停蹄，為理念奔走。

十月的南臺灣美麗又豔麗，藍藍的天，白白的雲，豔陽高照，這是一坦蕩寬闊的平原，蔗園，蒼翠豐盛，葉片隨風搖曳，低垂的稻穗燦爛金黃，這是一廣袤新天地無窮無近的資源寶藏³⁷⁰。

明鼎搭車到鳳山，和黃石順一起，後來結識簡吉，趙港這一巧遇改變且影響了明鼎的一生，相對的芳枝也受連累，劉明鼎來自荒村蕃仔林，對簡吉這些令人震驚，卻使人激奮昂揚的見地主張，難怪要目奪神馳，心動搖了³⁷¹。後來明鼎被黃石順帶到二林，認真思想起雙親以及芳枝，啊！心胸空虛啊！腦海中盡是繽紛多彩的影像。

後來發生二林蔗農事件，明鼎留下來深深體悟團結抗爭之必要，蔗農終歲辛苦，無法溫飽令人心酸，明鼎激動中清楚自己自己的內心。

後來因為蔗農抗爭，被捕，經過一頓拳打腳踢，被安置在走廊上，一堆人被

³⁶⁷ 高全喜：《自我意識論》，臺北：博遠，1993。頁 150，184

³⁶⁸ 「立入禁止處分」：就是在主佃發生糾時，田主可以向司法機關要求「禁止佃農進入稻田」；

³⁶⁹ 「立毛差押」：在上一季佃租未能完納，或者下一年度主佃間發生佃租糾紛時，田主可以要求扣押田園中未收穫的作物

³⁷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215

³⁷¹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227

載到北斗郡，明鼎心茫然，帶著手銬走過去廣場。「咦」！他似乎眼花了好像看到熟悉的身影，那是夢寐以求「痴痴夢想的人啊！」明鼎「用力揉擦雙眼」，不錯「千真萬確是芳枝」，「是芳枝啊³⁷²！」

明鼎被巡查抓進去訊問，看著同行者被刑罰被體刑慘無人道，統治者是不講理的，蔗農面對的是不合理的對待，我要繼續往前走，像父親一樣，還是一切重來，和芳枝共度美滿幸福人生。

三、自主之愛 平凡真實

而後明鼎被保釋，釋放出，走出去熱切盼望見到那似霞光燦紅的女子，那是芳枝，明鼎步出二林分室，一眼瞥見芳枝，恍若隔世。「芳枝，是妳！」

「阿鼎你……」兩人都完全忘卻周遭的情景，好在陪伴芳枝來的中年婦人—阿福孀，提醒他們趕快走，這裏不是敘舊的場所。

「『是石順叔要我來的一叫阿福孀陪我來，說是比他自己來方便，我，我就……』芳枝一急，反而說不下來，³⁷³」芳枝瞞著父母，跑到鳳山，後來又要求和簡吉黃石順同行北上二林，黃石順請阿福孀相陪，芳枝為愛奔波走天涯，沒在怕，沒顧忌。

「你現在，越早離開二林庄越好。」芳枝說

「嗯 狗巡查也這樣說」

「你！……」芳枝白他一眼。³⁷⁴

明鼎的行事作為，讓芳枝牽腸掛肚，其實芳枝從沒反對明鼎向秋揚叔學習

「芳枝……怕不怕嗎？」「怕什麼？我不怕。」你會怕我被關嗎？

「你不是沒事了嗎？」

「我是說，如果被送到郡役所，被送法院判刑……」

「阿鼎你在想什麼？」

「沒有一在想你。」

「那……」 「可以結束這邊的工作回去嗎？」

「妳說回苗栗？我，我不知道。」

「是嗎？」³⁷⁵

芳枝很勇敢，一路找明鼎還希望明鼎快點回苗栗。

明鼎問芳枝，來找我怎對家人說 「說找你劉明鼎—我的未婚夫。怎麼樣？」

³⁷²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258

³⁷³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265

³⁷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266

³⁷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267-268

芳枝和其他女孩就是不同，勇敢追尋所愛，因為芳枝的溫情關切，因為芳枝的熱情相迎、大方自然，所以對她一往情深。對芳枝的義無反顧、勇敢前行，深覺芳枝的可敬可愛，今生今世愛定芳枝了，明鼎這傢伙何其幸運，和芳枝的熱情烈愛，居然和一生理想事業相襯相配，芳枝的勇於追隨、成全，勇於鼓舞，兩人志同道合，天生造化一對的。

兩人的距離拉好近，成為海枯石爛，難分難捨的「正式情侶」了。

兩人要分離時互道珍重，注意身體，芳枝在愛中勇於冒險深具信心、勇氣、敢於冒險、有接受痛苦失望的心理準備，在愛中，在對明鼎的甜蜜情愛中發現自己的力量，把自己完全給予。

你當土匪我就當土匪婆。

你走山之顛，我跟隨，你到海之角我也狠狠跟隨。誓不言悔，敢愛敢恨。

人世的種種都迅快而無常；擺在明鼎眼前的種種，也是在疾快移動、變遷；每一個踏出的步子，都有不同的加速度。看起來「步子」是自己踏出去的，實際上，人世的「步子」又豈是真的個人可以決定的？至於踏出去之後，更是祇有隨人海的巨潮，無可如何地東西左右飄蕩了。³⁷⁷

在另一方面，劉明鼎眼前的任務，協助成立「農民組合」在這個組合裏，明鼎實際上擔當了組合長祕書的工作，也可以說是書記，明鼎興奮中，看到自己的位置，漫天烏雲，遍地棘刺自己的漫漫行程，霧氣茫茫。明鼎一路走來，愈來愈危險，芳枝也勢必跟著沉陷下去，更危險了。明鼎雙親想為明鼎向郭家提親，明鼎表示大家還太年輕，後來兩老說說提提也無妨……

明鼎為農民組合奔走，又要離家，心中掛念老父老阿媽、芳枝；芳枝大膽的陪他走過苗栗街，大方的送他上火車……

兩人話不多，但是互相凝視，互相深深的把對方鑲嵌在心版上。

「芳枝：我阿爸說，我們可以不可以先定一下名份？我當然反對。」

「好。你為什麼反對？」芳枝的回答，太直率啦。

「妳看，我……」

「又來了！我家兩老才不會嫌什麼呢。我會嗎？」

「芳枝——」

「為了一——哼——社會習俗，定一下名份也好。在我，才不在乎呢。就是不要什麼儀式，我也敢……」

「敢什麼……」

³⁷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269

³⁷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271

「你不敢？」

「妳知道，我現在弄這些事……」

「我說過，你進我跟；你坐牢？那，我就給你送飯！」

「芳枝！」³⁷⁸

阿芳枝！讓未來在她面前展開吧！她不會死守過去，她也不會或乖乖的接受別人為她訂立真理和法律，她不是一個乖乖服從命運的婦女，即使對周遭一切現實沒有把握，即使目前一片茫然未知，一片模糊，現實險峻，芳枝也不怕。

「你得放棄那個芳枝，不要害芳枝一生……」³⁷⁹燈妹如此對明鼎說，是有鑑於自己的一生多磨多難，不須再來另一個苦情受難的苦命女子。

「這一生，苦樂，幸與不幸，甚至坐牢砍頭，我跟定你了」芳枝鏗鏘有聲的金石之言。

「芳枝：一個女孩，不一定要這樣。」

「你們男人關心的總也要有些女孩也關心才是。」

「芳枝：妳真的不像一個女孩，小女孩。」³⁸⁰

女人，又不是被參養在溫室中的小花，又不是純潔如白布，幼稚到無知的人，彰化不是有個「謝氏阿女」嗎？一個女孩若芳枝者，就應堅若金石，既是自己所愛，自己所選，則不必憾恨後悔，今生識得明鼎，今生已是不虛，待明鼎從中壢回來就上門提親吧！

明鼎因中壢事件涉嫌，正在交付「預審」中，郭親家也是憂心，郭秋揚還被郭秋榕責備了一頓，連阿漢都擔心芳枝的感受，倒是秋揚提及芳枝不平凡，有識見，不礙事的。明鼎的交付預審，阿漢怕自己的孩子，越陷越深，希望促成兩人婚事，明鼎已深深投入，回頭已難，阿漢想法子希望救明鼎，希望自己的愛子和芳枝遠走高飛，結婚生子，過平凡的生活，

阿漢在車站遇見芳枝，芳枝著實等候在車站，要阿漢及燈妹不要操心，要老人家寬心，芳枝雖然年紀輕輕，卻充滿膽識，深具膽量，

明鼎歷經七八個月的「預審」，反複的疲勞審訊「肉體鍛鍊（殘忍狠毒的酷刑）」，最終被釋放，他受盡折磨，所以更下定決心要殺光四腳仔，所以想想爲了不連累芳枝打算解除婚約，芳枝哭了，淚水滿腮，「……」

只要我們願意，我們總是比別人更能指引自我。在困難中，不能有浪漫的幻想，不能有感性的溫情，要在僅有的時間中，明確果斷的抉擇，否則永受其亂。

「……」芳枝依然僵直不動，不出聲。

³⁷⁸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17

³⁷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21

³⁸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22

「妳一定知道，我是經過長期思考後決定的，妳一定也知道，我的心……」
「我會一生一世記住妳給我的，雖然明明知道，我的一生一世就那麼短短的！」
「誰說的！」芳枝的話快若一串流星。
「唉！妳不會不知道。」「……」
「芳枝：妳說話好不好？妳……」
「我很好。你放心。」
「那，那就好。芳枝，關於……」
「我不會強迫你娶我過門，我父母也不會。」
「芳枝……」
「我早跟你說過，那些形式，我不會在乎。」
「芳枝？……」
「我不要名份，我也不怕人家恥笑；你去哪裏，我跟到哪裏。」
「妳說什麼？芳枝？」
「你搞文化演講？我參加一份。你弄農運？我也來。你參加共產黨？我也湊上一名！」³⁸¹

芳枝肯定的語氣不急不徐，話語充滿自信，要怎麼做，阿明鼎肯定也管不了，根本不管明鼎是否出於好意要解除婚約，芳枝心依然，和明鼎同行同止，態度決絕，永不改變，忠於自己。敢於為自己的抉擇負起全責。女人才不是父權下所言是附屬品，才不是附屬於男人，才不是依附攀藤於男人，才不受限於自然及生物界的控制。女人也是人，女人也是自為的存有，有自我做決定的能力。

「獨立自主型的女性，勇於面對挑戰，會主動處理問題，不依靠他人的協助。她們有自我的想法和人生規劃，能接受新時代的事務，突破傳統的拘囿，會積極地追求愛情，而不接受傳統相親的婚姻模式」³⁸²芳枝的思想是先進的，啊！和明鼎注定是同命鴛鴦一對，革命同志一對。³⁸³

「事情本身」早就是決定一切的，命運之神也似乎在人的自己選擇中無言，其實「完全決定自己的方向道路之後，就好像立刻「看見」展現眼前的全景了。³⁸⁴」

芳枝有主見、膽識過人，有自己的想法、獨特不凡、聰慧靈敏、悖離傳統束縛，主動追求屬於生而為人的一切，自主自立，剛強勇敢，掙脫父權男性觀念壓迫，突破傳統，追求自主人生。「無真正的自我，生命的衝創力量便萎縮矣，消失矣！」³⁸⁵所以勇者芳枝解開「綑綁」「束縛」在如此「囿限」中活出自己。

³⁸¹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471

³⁸² 劉奕利《臺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女性人物研究——以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李喬所描寫日治時期女性為主》。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頁 282

³⁸³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470

³⁸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477

³⁸⁵ 李喬：《台灣人的醜陋面》，臺北：前衛，1988，頁 177-178

第五章 女性形象角色的蛹化新生

本章敘寫女性追求自主意願的掙扎實況，自我意識被喚醒。有所醒覺重生，一段血淚交織的人生經歷。講述三部曲《孤燈》中的阿漢婆，她如智慧圓融的人間行者：聞聲救苦如赤腳菩薩(觀音大士)，又如無垢清淨光，不滅明燈，依怙之傍，照見人間情份，豐饒誠摯，有如大地母親，更像一盞孤燈照芎林、燈燈相續繼傳承。

講述三部曲《孤燈》中的林阿貞，從懦弱依賴，以丈夫為天，到丈夫死在異鄉，內心煎熬，醒悟挺立人間，為女兒阿美，為母則強，堅強剛毅，為永輝好好存活，為自己身為一個人，醒覺重生，走出平坦大道，

敘述三部曲《孤燈》中的蘇阿華，勇敢追尋，堅貞自持，情感專一，和阿漢婆尾子明基相戀相愛，但也為愛盲目，如飛蛾撲火，痛不欲生，最終死而不悔，玉石俱焚，槁木死灰，醒覺重生，自我救贖，自我完成。

敘述三部曲《孤燈》中「我的肥豬」山之女昂妹，應對困境的方式，自自然然生物本能只求飽肚，勇敢迎接挑戰，積極找吃食，存活的另種方式，一樣水是水來山是山，活得好好的，昂然挺立。以及其他眾多女性的生命情態，第三、四節也提及《埋冤 1947 埋冤》中的葉貞子、鍾瓊玉；《藍彩霞的春天》中的藍彩霞、孫淑美，述及這些女性的自覺與成長。

第一節 一段人生歷程的經歷——醒覺重生

生命是真的痛苦的，但是，從這當中呢，能生出積極的力量，所有的女性同胞姐妹們都應該反抗，都應該勇敢表現自我，走出自己，走出弱不禁風，蒲柳之姿的不堪，走出內心的煎熬，內化自己剛強意志，展現出做為女人，身為人的尊嚴。不再是隨風飄逝的油麻菜籽。

一、三部曲《孤燈》中的阿漢婆：

(一)、智慧圓融的人間行者：聞聲救苦，赤腳菩薩(觀音大士)

—嚶……鳴……

哭聲，是哭聲，是哭聲，

那是一縷幽忽的，柔韌的，淒厲而又哀切的哭聲……

四方八面，全是游移，迴應的哭聲；忽隱忽現，時高時低，細細切切，沉沉密密的……恍惚裏，哭聲又似乎從月亮上面飄送下來的。……³⁸⁶

³⁸⁶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24

哭聲，幽細淒哀的哭聲，如夢似幻的哭聲，還在遠遠近近，內內外外，飄浮、游移……³⁸⁷

因著時代悲劇，燈妹的小兒子明基和為數眾多的蕃仔林子弟一樣都要被日本派去南洋當砲灰當軍伕，燈妹和眾多臺灣人又要飽嘗和親人之間生離死別之苦，燈妹的尾子要下南洋，『別離』是一種絕對的存在，活生生的事實；祇能自己去承擔、品嚐的事實。³⁸⁸人再怎麼孤單無助，還是有來自親情的滋潤及關愛，

「大家小聲點，讓尾叔多睡一下！」

「阿青點火，大家上香！」

「好了，祖公祖婆會保佑你的。」媽媽站起來。

「是……」他也站了起來。

媽媽伸過手來，緊緊握住他的手掌。媽媽的手臂微抖著。

「……話，都吩咐你了。」

「是。我會保重。媽。」他(明基)把下額擱在媽肩膀上，輕輕地磨著。³⁸⁹

「出外，身子最要緊，千萬要注意。媽還是要叮嚀一遍。」

「明基！」媽的嗓音突然提高：「記住：你一定要健健旺旺回來！」³⁹⁰

堅強的母親還是哽咽，因為自己的孩子要去南洋，此去是生是死，前途難卜，交付一白銀戒指，希望孩子把戒指帶回，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安回來。

燈妹一心的懸念，牽掛著孩子，燈妹慈祥溫柔和藹的笑容永遠帶給孩子力量讓孩子有堅韌的勇氣，感到寧靜安定。

燈妹是蕃仔林的寶，大家的阿漢婆，阿貞接到永輝的信，轉往劉家走去，阿漢婆坐在埕下晒太陽，看顧小孫子們

「阿姑婆，沒去哪裏呀？」阿貞推開籬笆進來。

「沒有哇。阿貞嗎？來坐。」

「永輝來信。阿姑婆，剛剛接到哩。他說他很好；住得好，吃得好，那裏很安全，他……」³⁹¹

阿漢婆靜靜的聽，靜靜的看著阿貞，微微笑，看著阿貞急切熱烈的訴說，彷彿看到年輕的自己，那過往辛酸苦澀，血淚交織的歲月，不堪回首，但是一路走來也挺了過來，守著家，守著蕃仔林，守著瘠地，闢出坦途。

³⁸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25

³⁸⁸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26

³⁸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27

³⁹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28

³⁹¹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67

「但願阿貞的命比我好些」
「阿姑婆，妳怎麼啦？」
「唔，沒有一阿貞，這下可放心了吧？」
「是啊。唉。」³⁹²
「有信息就好，阿貞妳自己多照顧自己，還有阿美；這就是對阿輝好，知道嗎？」
「我知道，姑婆」
「對家官家娘，朝晨暗暝，多盡心些，這也是為阿輝仔……」
「會，我會。」³⁹³

阿漢婆心中想阿貞是好女人，好媳婦，她要以期待、寬容、信任的心，言語鼓勵阿貞，因為自己年輕時何嘗不是如此，她要多鼓勵、多關懷阿貞。

後來阿華前來探望老人家，聊著聊著，燈妹以慈容送走阿華，思前想後，多想好好大哭一場，生命行程的苦難何時止息，年輕時丈夫長年在外，參加抗日活動，被關、被打，幾乎死在獄中，到老當阿媽了，明鼎失蹤，明森半痴半瘋，明成外出奉公，明基下南洋。啊！不可以難過，我不可以拿不定主意。

我要永遠勇敢，堅強，無所畏懼，要當全家人精神支柱，「要以全副心力，體力去面對更直接，更逼切的現實」³⁹⁴。

阿漢婆，「生命力旺盛，意志力超凡的老婦人」，年輕時的創傷，不再是日夜嚼嚙心靈的毒火，反倒變成提昇境界的階梯。

境不臨心，不被外緣塵勞所綑綁，人世間的種種，只是震撼心田，但不再困擾困惑燈妹了，心存哀樂人情，但可涵融過瀟方寸間的雜渣，讓心靈可以回歸一片清明淡定。就連處理陳乾甲長抓到明青、明成和苗栗街人過庄買賣事件，都是不卑不亢，請求甲長高抬貴手，即使明成言語衝撞甲長，最後把兩擔蕃薯挑到「特高係」報到³⁹⁵，燈妹仍是平靜以待，交待孩子不能亂來，對！那，你們就去，但千萬莫鬧事，媽媽說：「這是大局，不能和大局抗。」³⁹⁶燈妹不卑不亢，兩個兒子都乖乖的說媽媽不會的，不會鬧事的。

歲月悠悠，春天的濃霧，是一團團浮懸半空的大水粒。蕃仔林十幾棟稜角消損，屋頂敗腐的茅屋，擁擠成團滾向天幕的綠竹竹叢：都漉漉濕濕的。四周還是靜悄悄的，靜穆中，村落上端「烏石壁」對面劉家傳出來的梵唱，特別清晰悠遠……³⁹⁷

燈妹阿漢婆早晚誦唸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現在，只剩下阿漢婆的誦經梵

³⁹²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68

³⁹³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69

³⁹⁴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71

³⁹⁵是郡所屬警察課下直轄的安全偵察單位(庄役場隸屬郡庶務課 庶務課與警察課同級)

³⁹⁶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75

³⁹⁷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226

音，雨夕風晨，依然是清晰堅韌，悠悠裊裊，從未間斷，和「鷓鴣嘴」上偶而飄下來的哭聲，成為蕃仔林經常縈迴耳邊的音響³⁹⁸，

阿漢婆吃過盧粟粥，出來埕上曬太陽，和明森在外曬太陽，明森癡傻，害怕日本兵，阿漢婆哄著孩子，不必怕，有媽媽在，壞人就不會怎樣，阿漢婆總是挺著。

思緒悠忽，想起在南洋的明基，建生，沒消息就是好消息，在心裏始終相信，兩人一定平安無事，還要等著兩人返回的，儘管這一路走來，生命終站即將到來。啊！走過層層苦難，似乎瞥見人世圓融，對過往的千鎚百鍊，似已含笑攝受了

這幾年來，不必再操持家務，現在每天早上，走過木板橋，爬上烏石壁這邊陡坡頂上，面向下站立半個鐘頭，默念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為明基為建生，為全蕃仔林子弟，誦經消厄、祈求平安、似觀音化身，楊枝淨水遍灑三千，性空八德利人天，福壽廣增延，滅罪消愆，火燄化紅蓮……守護蕃仔林，阻擋那些妖邪³⁹⁹。

蘇長生和甲長來量豬隻，明森哭泣，全身打顫，阿漢婆一方面安撫明森，不用怕，這些都會過去，全會過去，不要怕，一方面去應對甲長大人，面對時，強打精神，強作鎮靜，阿漢婆心疼孩子，在這樣的家中，阿漢受難的歲月中，孩子也是擔驚受怕的，還好有阿漢婆終其一生，守護孩子守護這個家，讓家的照護稍得以完整，讓孩子得以正常而穩定生活下去。

阿漢婆不捨不忍，明青兄弟後代兒孫及蕃仔林的人們，不忍眾生苦，因為所有生靈都必須再受人間世的苦難，祈願大家平安，祈求佛祖，觀音菩薩保佑，人世的無可奈何，淒涼悲慘，痛楚難當，阿漢婆了然於心，胸口盈滿悲憫憐惜，稱觀世音菩薩名者，皆悉斷壞，即得解脫。⁴⁰⁰

(二)、無垢清淨光，不滅明燈，依怙之傍：

郡役所兵事股，聯絡要帶印章，戶口名簿。領東西，對象是謝有業，許定新，彭德新三家，整個蕃仔林都震動起來，明天將有三個白木箱送回蕃仔林山村。

屋裡屋外一片黑暗，大家心黯然，大家心淒淒然。

這苦難蕃仔林苦難的一群。

哭聲尖銳，粗啞，高昂，低沉，徘徊著，糾纏著，縈繞著，迴旋著，哭聲，內內外外，滿屋滿堂，滿山滿野的哭聲……

突然，籬笆外出現一束輝煌光芒！⁴⁰¹

³⁹⁸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227

³⁹⁹此處指庄役場的人。(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230)

⁴⁰⁰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241

⁴⁰¹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246

「阿漢婆來了！」有人低喊一聲。

是阿漢婆。

明青和明成站在兩旁，他們各持一束桂竹箴片火把。

在適當的時候，阿漢婆總成鎮定人心的力量，

「燈妹姑……」

「阿姑婆……」

「阿漢伯婆……」

阿漢婆瘦小，穿舊棉襖、單褲，額巾上露出霜霜白髮，看看大家，兀自淚珠續紛，但是畢竟走過那段歲月，心情總是可較安定，阿漢婆要求大家安靜，忍忍，「事情到此，先不要傷了身子」⁴⁰² 指揮若定，要三家趕明兒各去一個男人，要阿火仙來一場超度法會「現在，大難大劫不止對準哪一家，不止是蕃仔林；這得咬緊牙關挺下去！」⁴⁰³

前塵往事驀然回首，往事歷歷，養父母阿強伯夫婦、人傑、人華、人興，阿陵夫婦，還有人秀，還有阿漢……拓荒、出草、死亡、結婚、分家、搶奪土地、生育子女、日人來臺、苦難生涯、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往事如煙，消逝無形，但是戰爭、死亡、紛爭、死亡、死亡、死亡，這些都會長駐心頭。

「不錯、斷腸、心碎，活著比死還苦；但是人還是要活下去，這就是人。」她明徹地，也威重沉鬱地說：「阿貞，還有阿淑妳們：妳們擔當的日子到來了。妳們不能一味呼天搶地要死要活；現在這些都深埋心底，咬緊牙根，紮緊髻髻，將子女養大！」

「什麼叫做命？命就是要你去面對沒道理沒來由的劫難，不疑不怕不變不停地——就照原先的樣子活下去。這個，我們婦人家，比男人還強才對！」
「……」

「還有你們做父母的，做人家家官家娘的，就不用我說了……」

「阿姑，我，我知道……」

「燈妹姑，放心，我們知道……」

「阿姑婆，我……」

「大家，各自回去，」阿漢婆吁口氣說：「明天——誰知道明天還有什麼災難降臨蕃仔林誰家呢！」⁴⁰⁴

燈妹撐過從前，徹頭徹底了解人世哀戚，所以要蕃仔林這些女人男人挺起來，敢於接受自己的脆弱，過失，缺點，坦然面對人性的一切，自自然然接受，勇敢面對劫難，咬緊牙面對，不必慌張，不必恐懼，要面對生命中的現實啊！因

⁴⁰²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247

⁴⁰³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248

⁴⁰⁴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248-249

爲過不去，就無法繼續前進啊！所以，無論如何，再怎麼辛苦，一定要、務必要挺過去。

(三)、生命傳承—人間情份，豐饒誠摯：大地母親

阿漢婆要阿火仙明天陪他們謝、許、彭三家人去大湖街引魂，免費的，阿火仙等就捧著三隻白木箱轉回蕃仔林了，阿火仙很細心，把一面代替鑊鈸的小鑼和香枝藏在大湖街外的路邊草叢裡，等回來再經過時，就拿出來上香鳴鑼引魂。噹噹！噹噹！噹噹！一路上小鑼規律性的敲打著。

彭家大塚上，由全莊頭的人自動自發搭建起靈堂，陳乾甲長認爲不妥，可能官廳要干涉，

「你們這樣，是自討苦吃，」

「……」

「我給大家打過招呼了，可別怪我什麼。」

「……」

「我也不得已，我得向上報啊。」⁴⁰⁵

庄頭的人大家都沉默著，管他禁止誦經超度，禁止搭壇發喪，要來就來，怕啥！

「啊！大人來了！」小孩子驚叫一聲，轉眼就逃光了。

「不要管他，我們做我們的。」德福和祖旺走進靈堂來交待。

「你們這樣……」小井巡查大人皺緊眉頭：「怎麼可以！」

「什麼不可以？」德新裝傻。

「搞迷信，違反戰時喪葬條例，你們不知道嗎？」

「他們！」德新一指靈桌上的白木箱，亢聲說：「他們是誰？大人知道吧，」

「骨灰，怎麼樣？」

「大人，那是『護國之神』啊！」平常見到「大人」就全身發軟的德新，突然沉著而強硬起來。

「怎麼樣？哼！要揍你一」小井右手一揮就猛擱過去。

「等一下……」德新居然敢躲開這一擊。

「嚇！你敢造反？」小井勃然大怒。

「喂！巡查大人！」明青從眾人中擠出來：「現在，大人，不要打人好不好？」

「哦？要怎麼樣？」

「要講理！」明成這個「旱雷」大吼一聲。

「阿明成，退開。」阿漢婆出面了：「你給我退開。」

⁴⁰⁵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255

「好哇！蕃仔林的人，你們給我聽著……」小井大聲宣佈。

「大人，你，」阿漢婆站在小井身旁，以冷澈緩慢的聲音說：「先不要生氣，聽我說好嗎？」

「妳說？妳說什麼？哼！」

「小井大人：你，不也是臺灣人嗎？你阿爸王木生從小我看著他長大的。」

「妳……妳說些廢話幹什麼？」小井臉上掠過一抹紅潮。

「我是說，我們實在沒有犯什麼法，」⁴⁰⁶

阿漢婆輕輕說、冷靜、淡定的說著，無奈三腳仔、四腳仔執意辦人，要把所有參與祭拜的男人叫到分所報到，要將大家當成戰時抗命，要把大家當成敵人嚴加處罰，當小井冷笑連連：「我抓你們，是因為抗命、擾亂治安！」最後村民說，我們全都要去，全蕃仔林婦人家也都不怕，要跟著去，小井肯定吃了一驚，氣得拳頭發抖，在此當下，阿漢婆沉著緩聲道著全部退回去，聲音是嘹亮且威嚴，清楚明白，堅強肯定，

「現在，」阿漢婆一字一字地宣佈：「那五隻白木箱，你們五家人各各捧一個—阿火仙代替謝家—還有剛才巡查大人另外指定的明青、明成：現在就跟大人去。」

「？……」

「不許多嘴、不許開口了，就這樣。」

「快，去端出骨灰，規規矩矩跟大人去，不許無禮。」⁴⁰⁷

在這一刻，小井瞠目結舌，話說不出來；而阿漢婆瘦小的身子彷彿巨人一般，威嚴凜然昂然不可欺侮的挺立著。所有的人依著阿漢婆所言，快速的端起白木箱走出靈堂，走向小井……小井被嚇到了，大吼一聲走！我們走！

當此一事件落幕，阿漢婆莊嚴肅穆地說著請放回去。並請阿火仙入夜後繼續誦經超度。阿漢婆已成大家的支柱、大家的依靠、大家的力量。

(四)、燈妹——盞孤燈照芎林、燈燈相續繼傳承

阿漢婆，身體十分虛弱，開了齋，吃了些蝸牛，阿漢婆撐持著瘦弱的身體是因有願力在心中，對自己行將就木是無所畏懼，不害怕的，心中是時時感恩充滿祥和的，只是不忍人間世，自己該走的時候自會划向彼岸，但此刻仍是有情不忍啊！對明基對建生的一份等待而已吧！

「我要挺下去，等到兒孫回來才……」阿漢婆燈妹向佛菩薩表明心迹：「吃

⁴⁰⁶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265

⁴⁰⁷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268

點蝸牛，田蛙什麼的，就為了挺到兒孫回來。佛祖：燈妹願承受責罰，但求慈悲成全……」⁴⁰⁸

求佛祖求自我的解脫及了悟，佛法是一種開脫解悟，是生活中的，是自自然的東西，融於我，無私無所疑慮畏懼的境界。與其說是宗教信仰，不如是生命自身的覺悟和生命的自我力行，它的真相是自由意志，而不是對超越信仰的皈依。⁴⁰⁹人的意志有自覺的努力，在自覺中能斷去朦朧意志的支配，跳出因循的窠臼，生出認識心之後的自由的選擇。⁴¹⁰

自己跌倒、自己絆跤，要自己爬起，望人扶持都是假。自己遇到困難越要自己解決；希望別人扶持，是靠不住的，一個人應以自立為重，阿漢婆啊！這一智慧明燈，照亮自己、照亮蕃仔林。

當鹹菜婆氣喘吁吁來到阿漢婆家發牢騷抱怨時，氣到發昏嘴巴唸唸有詞還走路差點絆倒跌跤，可阿漢婆很平靜的、很安穩的、聽著鹹菜婆的訴說

「什麼事？坐下來慢慢說一看你氣成那個樣子。」

「還不是林阿槐的女人！那個憨痴嬭。」

「就知道她癡呆一個，妳還氣她？」

「唉！妳不知！妳不知道哪！」「阿春那傢伙，不是人！禽獸咧！我是衰八代啦我！」鹹菜婆好委曲，好生氣！阿漢婆說「哎喲！話怎講得這麼重？」「阿潭嫂：來來來，慢慢講，慢慢談，老姐妹面前，有什麼天大冤曲，說清楚，少不得給你一個公道就是。」⁴¹¹

阿漢婆淡定，關懷，悲憫的安撫著氣急敗壞的鹹菜婆，聽她一路絮絮叨叨講去找阿春要回兩碗米的事，要不到米，因著阿春母女癡傻連褲子都沒穿，生活自理能力差，說自己走出竹編的大門，「心裏充滿酸辣苦澀的味道，又有掉進屎坑，掙扎爬出來的感覺。」⁴¹²阿春傻歸傻，還拿了兩條蕃薯要給鹹菜婆……，鹹菜婆又不甘心、又氣惱，不再回頭，越走越生氣，怒火上升，一路走著經過烏石壁，跑來找阿漢婆發發牢騷，阿漢婆聽著、一直笑著，不知不覺，缺了門牙的嘴八巴也笑開了。阿漢婆耐心的膚慰鹹菜婆，引導鹹菜婆，不要再生氣了，不要氣了，不要不甘心啦！「我知道一天底下，不甘心的事，多著呢。別放在心上。說了就好，嗯？」⁴¹³安慰鹹菜婆，鹹菜婆最後也嘆息「唉！阿春母女也真可憐。」啊！阿漢婆都說了，大家都是可憐人啊！

晚餐時，看著兒孫吃著姐妹菇(草菇)，心頭酸酸冷冷的，阿漢婆全心盼望祈

⁴⁰⁸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342

⁴⁰⁹ 樂蘅軍：《意志與命運》，臺北：大安，1992。頁 58

⁴¹⁰ 樂蘅軍：《意志與命運》，臺北：大安，1992。頁 59

⁴¹¹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343

⁴¹²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356

⁴¹³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358

求，希望明基、建生收到她的召喚快回來「那一天，那麼一天，快到了。」阿漢婆太疲倦了，太虛弱了，盼得到嗎？

驚天動地的時刻就要到來，都市城鎮飽受空襲之苦，佃農的頭家把妻小安置在蕃仔林這安全之地。明青明成兄弟不願意，阿漢婆倒是誠心誠意接待，「難得有機會，讓各位也過過山居的日子」皇民化的頭家娘，受不了一堆山，阿漢婆一樣和緩的語氣，不愠不火的說著「習慣了就好，頭家娘。」「這也是日子哪，也是一種人生，試試看，又何妨？」⁴¹⁴是多麼豁達包容接納的人生觀啊！

連長山人阿梅伯的後事也是劉家辦理，阿漢婆的行事圓融令人點滴在心頭。但阿漢婆年事已高，身體衰弱，前些時日暈倒，似乎病重，在床上躺了半個月，是營養不良造成的吧！過幾天又健朗了！

是等待吧！等臺灣光復，等終戰，等兒孫回來。等臺灣將來的好光景。只是年歲有時，阿漢婆向兒孫媳婦說：自己時辰已到，要回觀音菩薩那兒，大士要來接引了。

阿漢婆交待兒孫，不要難過，要讓阿漢婆快快樂樂，安安心心走，法事一切簡樸，人生中恆有缺憾，明基健生無法回來送最後一程，但是只要他們平安回來就好了。

人生的千山萬水，就要告一段落。未來是什麼？未來就是現在，就是千山萬水的以往，就是那本來面目。百花叢裡過，片葉不沾身；有情人世，在在都是自性；有情就是無情，無情極處是轉有情；無情有情畢竟還是一個生滅，自性不分你我且在生滅之外哩。⁴¹⁵

燈妹感恩在這人世走一遭，無所求，所以無所失。

燈妹交代孩子趕緊去辦正經事，她要斷食，後和孫子去散步，還悠然的告知孫子，以後會常常坐在烏石壁巨巖底下的石板，走不會走到很遠的地方。恆是光照蕃仔林，守護這個地方，再來阿漢婆一一去向鄰居辭行。

當晚，整個蕃仔林，熊熊火把，人影晃動，大家都想來看阿漢婆，捨不得阿漢婆啊！陽光爬上烏石壁的頂端，朝陽斜射屋瓦，阿漢婆誦經的聲音，悅耳清晰，親切綿密，阿漢婆寶相莊嚴，容貌安祥，神態平和。

「癡啊！癡啊！這是做什麼？」

「阿媽不要！不要這樣……」

「本來就是要走走的啊！」⁴¹⁶

太陽接近中天，水氣似乎很重，把太陽調得鬆鬆爽爽的，不顯得炙熱，卻

⁴¹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423

⁴¹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496

⁴¹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509

把那一頭銀髮照得瑩瑩閃光

「唉唉！何必何必又何必……」

「阿媽！阿媽！」

「都是一樣，一樣，一樣哪！」

「阿媽不要這樣，不要！」

「你們，還是多給，給明基他們……祈福才是哪。」

「喔！阿媽！阿媽不要走……」

好香，好香，好香。

淡淡幽香飄送來，阿漢婆嘴唇不動，捻珠的動作停止，眼睛闔上。

好香。是一陣香氣。很濃呢。劉家每一份子都嗅到吧。香氣瞬間倏然消失……⁴¹⁷

阿媽不止是此血肉身軀的「女人」，而是大地，生長萬物的大地，是大地的化身⁴¹⁸，生命的發祥地。

阿媽，是一種香氣，一種聲音，一種燈光；直入靈臺的慈光……

阿媽的軀體就是死了，阿媽仍舊還在；阿媽，和死不死沒有關係，阿媽是永恆的。阿媽就是那個光 那個燈啊，百千燈做一燈光，亮在蕃仔林，亮在太平洋的上空、亮在自己的巍峨靈台之上。⁴¹⁹

亮在蕃仔林，亮在所有人心田上，永遠的大地化身，永恆的母親，人生行程，了無遺憾，如春風的照拂，如冬陽的輕撫。

二、寒夜三部曲《孤燈》中的林阿貞：

(一)、懦弱依賴，以丈夫為天

林阿貞是彭永輝之妻，永輝是彭人傑的長孫，阿貞丈夫永輝⁴²⁰要下南洋當軍伕，永輝要和明基上鵝婆嘴，阿貞嗓音幽幽細細，說著：「要離開我們母女，你好像很開心……」永輝說沒法度，還交待阿貞，「至少這一兩個月，別去做

⁴¹⁷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510

⁴¹⁸大地之神(GAEA)是卡歐斯(混沌)所生的神，大地是作物之母，所以也被歌詠為諸神和生物之母，由於大地被認為是萬物井然有序的源泉，所以也是特米斯(法律)之母，總之，大地以「萬有之母」為原野，馬廐，家庭帶來幸福。(佛洛姆。蔡伸章譯。《愛與意志》，臺北：志文，1997。頁 97

⁴¹⁹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513-515

⁴²⁰彭永輝是彭家長子人傑的長孫，燈妹原是彭家的花園女，準備等大了要匹配給人傑弟人秀，後來人秀得急症死去，彭家另招贅當隘勇的劉阿漢，永輝和燈妹尾子明基一起下南洋當軍伕。

工，那塊蕃薯園，夠妳母女吃一段時間，不過要先挖起來。」⁴²¹ 夫妻倆感情深厚，永輝要被徵召，兩人都被現實的痛苦纏住，內心悲戚。

永輝也曾想過如果不必去多好，征召令取消了，太平洋戰事結束了，想著阿貞的臉蛋，白白圓圓，想到小阿美女嬰紅通通軟綿綿，不捨吧！

楓葉秋來滿山紅，阿妹嬌笑滿山從，手推龍船放落水，唔知哪久再相逢。永輝的山歌一流的，喉頭哽著，眼眶乾澀，想到阿貞豐滿白嫩的乳房，這個女子，妻子，令永輝痴痴想望的。

在伯公廟那邊，聚集一堆出征送死及送行悲傷的人。

走吧！各位，走吧！

永輝阿貞這對夫妻，絮絮叨叨，難分難捨，要送君千里，阿貞走得很慢，希望就這麼走下去，崎嶇小路可以無限延伸，可以黏住阿輝，永輝等著阿貞，阿貞一不小心被樹枝勾住，跌倒了，阿輝不捨，跑回來扶阿貞，阿貞把阿輝的手抓緊緊的，兩人緊緊依偎，擠著，擁著走路。

最是傷心別離時，阿貞內心是千百個不願，不希望阿輝離她而去，阿輝啊！把我的手緊緊捏著！永不放開吧！在心中呼喊，祈求，淚眼汪汪，潸潸流下。

「妳在想什麼？」

「……沒有。」

「我看……很快就可以回來的。妳要寬心。」

「好。你要保重……」⁴²²

阿貞捨不得這鐵打的農家子弟，心底百味雜陳，觸動心深處，酸甜苦辣，是美好的想望，亦或讓人心痛苦啊！永輝還交代阿貞，誠心誠意，如果真的一去不回，也差不多死了，客死異鄉，請阿貞擇人嫁了「那時候，妳一定不能死心眼兒，快去找……過人家」阿輝情真意切，阿輝你沒良心啊！這個真純傻大愣的男人叫阿貞打心底愛著，疼著，面對現實，憋住眼淚，多看阿輝幾眼吧！用力的，狠狠的看著他，以後只能思念著阿輝的模樣而已。

走到庄役場門口，歡送位置決定，大家一窩蜂爭個有利的位置，阿貞死命拉著阿華往人牆中鑽，爲了可以看到永輝，一眼也不肯放，一刻也不肯歇，奮不顧身「不要流淚 一定不要」⁴²³，不要緊張，不要害怕，「我要找到，我一定要找到」⁴²⁴ 阿輝！阿輝！阿輝！阿輝！

「不要這樣！不要！阿貞！」

「啲！阿輝！」

「阿貞！不能這樣！求妳！」

⁴²¹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9

⁴²²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32

⁴²³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45

⁴²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47

「阿輝啊，我們就再也見不到了啊！」

「阿輝呀！要寫信！信哪！」⁴²⁵

阿貞是不願阿輝遠離的，夫妻之間情深意重，相守以老，外在不可撼動的變異，無可奈何拆散，叫阿貞無法承受，似乎走了，都去了，去了，一顆心，也隨之飄搖碎了，只能啜泣。

盼著盼著，似乎盼到地老天荒，永輝的信，終於到了，阿貞像個小女孩，高興得不得了，躲在臥房直笑，引頸企盼，翹首仰望，信給盼到等到，笑中有淚的，找阿姑婆去，阿漢婆聽著阿貞迫不及待的訴說著「阿輝他說他很好，住得好，吃得好，那裏很安全，他…」⁴²⁶阿貞熱情，急躁，敏感脆弱，又堅強不屈。

阿貞有疼愛她的阿輝，可是以後會怎樣無人知曉，阿貞收到家書該放心了吧！

「有信息就好，阿貞，妳自己多照顧自己，還有阿美；這就是對阿輝好，知道嗎？」

「我知道，姑婆。」

「對家官家娘，朝晨暗暝，多盡心些，這也是為輝仔……」

「會，我會。」⁴²⁷

(二)、內心煎熬，醒悟挺立人間

冷清的元宵節過後第二天，郡役所直接派官員到蕃仔林聯絡事物，對象是謝有業，許定新，彭德新三家，明天八點正，到郡役所兵事股報到，最近血親的親屬都可以，要記得帶印章，戶口名簿，要領東西，整個蕃仔林震動起來。

大家走向這三家，又一起奔向彭家，明天就要去大湖街領那個東西，阿貞，阿淑有業痛哭得哭，暈得暈，驚天動地，天搖地動，號啕大哭，這一年多的日子等待再等待，折磨人啊！終究是等不到人，等到的，盡是白木箱，等到人骨剝揚灰，等到人形消骨毀「我不要活！我不能活了！」⁴²⁸

阿貞和家娘哭泣傷心欲絕，哭倒在地上，悲從中來，阿姑婆說的，要擔當，要將悲傷藏心底，咬緊牙根，紮緊髮髻，將子女扶養長大，斷腸也好，心碎也罷！活著再怎麼苦，一定要活下去！勇敢的活下去！大家走了，阿貞擁著女兒，還是哭泣，淚眼模糊，無聲哀嚎悲泣。

阿貞想著自己的丈夫，死了，死了，沒有了，這個男人，就這麼不見了，已逝去了，真的失去了，不是曾經是天造地設，天上一對，地下一雙，不是大家欣羨的恩愛夫妻嗎？怎麼就如此去了？死得多冤枉，明天太陽依舊升起嗎？

⁴²⁵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48

⁴²⁶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67

⁴²⁷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69

⁴²⁸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97。頁 245

(三)、為母則強，堅強剛毅

我不管閒言閒語，我一個婦道人家把阿美帶大，堅強活給大家看，把小阿美帶大，養大，十八年後就是一個漂亮大姑娘了，將來再招個有福氣的男孩，承繼彭家香火，阿貞的神經脆弱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堅強挺立，為這身上流有阿輝血液的骨肉，為著彭家的香火，阿貞的反思，深深的思索。

阿貞在隔天見到白木箱時，披頭散髮，捶胸頓足，頹然暈死在地上，不是說好要保持冷靜，不是說好要像冰山鐵石，命運嗎？當命用措手不及的姿態迎面襲來打擊，妳要如何應對，對人生忿忿不平乎，想得開嗎？永輝雖已亡，但是阿貞仍得活下去，為阿美，為永輝，除非林阿貞也亡故了才真的沒有吧！

「為一個我們曾愛過但已死去的人哀傷，就某種意味說是在延續他的生命，當然我們為所愛的人哀傷，就客觀來說，這個人已經不存在於這個世界，但是在個人主觀的內在的時間上來說，他一直被保留在心裡，哀傷把他帶進懷念者心靈的現在⁴²⁹。」

「所有的過去，正因為是無法改變的，所以就構成人的命運。所有過去的事物都是無法再挽回的，但是，對於在過去中成形的命運，人依然有所自由，我們的未來絕對不是過去所能完全決定的⁴³⁰。」

勇於去面對事實，才好說話。阿貞心底那一抹靈明覺悟，讓她堅強，讓她似乎感到自己轉瞬間蒼老十歲。

(四)、醒覺重生，走出平坦大道

臨時搭建的靈堂中央，赫然放著五個白木箱子，好多人老早去了，阿貞帶著阿美，也坐在禾稈上，經過這麼一次事件，肯定丈夫永輝是回來了，冷靜而以澄澈的目光去看這這件事，這場法會，法事依例進行，阿貞虔誠且冷靜地接受阿火仙的指示行事，阿貞看著昂妹，覺得生存方式很多種，但是總得活下去吧！

蒼茫暮色中，傳來幽幽哭聲，夜風過處，景物顫擺不已，等晚上誦經……晚上的超度誦經，做得肅穆莊嚴，阿貞精神振作，認真又虔誠、跪拜祈禱。阿貞已經認知到永輝已死，三魂七魄回轉回來了，已接受永輝的死亡，只是不甘心。

是忒痛忒恨，或心如止水，阿貞拿了剪刀剪了白木箱的裹布，裡面裝的是泥沙，不是骨灰，阿貞強打精神將木箱蓋好，然後再以白布裹布包好，太累了。但是，從此不會再讓自己「暈倒」了，另一個浮躁激動、嬌縱、柔弱、幻想遲疑的林阿貞不見了。

林阿貞堅強嚴肅、穩重冷靜、踏實理智，已然成長茁壯，死而新生，全新知

⁴²⁹ Viktor E. Frankl, M. D. 游恆山譯：《生存的理由》，臺北：遠流，1991。頁 136

⁴³⁰ Viktor E. Frankl, M. D. 游恆山譯：《生存的理由》，臺北：遠流，1991。頁 100

覺，全新感覺，活得更有膽量，更相信自己相信的。

「此生此世，因為什麼都沒有了，所以啥都不怕了。」⁴³¹死而新生，無喜、無怒、無哀、無悲、無樂，就如此活下去，盡己心力，為小阿美，為家人，滿足家人，努力過活，自脆弱中升起，即使是孤孤單單，實實在在，但是，是堅強的，回到本來的樣貌，自自然然活下去。阿貞和阿淑、明森孀、昂妹去找野味，受昂妹言語的啟發，讓自己深深反省，好好思考，好好自我選擇，一種醒悟吧！未來的日子，自己步履更加堅定，更加穩定，更加踏實，背脊挺得更直了，「咬緊牙根，紮緊髻鬢，將子女養大⁴³²！」

阿貞在無涯的悲苦沉重得無法忍受，這就是她的遭難。然而一旦認命以後，沉重的真相就化為烏有。阿貞在受苦中成長，在精神上感受無比的苦痛，自己也從脆弱、敏感性上體悟、體認現實，日趨成熟，如此的苦難，讓阿貞生命豐富、成長，茁壯。

三、寒夜三部曲《孤燈》中的蘇阿華：

蘇阿華是劉阿漢尾子明基的女友，兩人感情深厚，明基下南洋，蘇阿華千方百計，想盡辦法，希望明基可以免除勞役，但，終究徒勞一場。

所有的過去，正因為是無法改變的

所以就構成人的命運。

所有過去的事物都是無法再挽回的，

但是對於在過去中成形的命運，

人依然有所自由。

我們的未來絕對不是過去所能完全決定的。⁴³³

阿華有絕對的自由，有絕對的自主意識，勇敢追尋，堅貞自持，情感專一且深情，甚至是到了為愛盲目的地步，如飛蛾撲火般，是痛不欲生的過程也好，是自始至終死而不悔，玉石俱焚，槁木死灰也罷，最後醒覺重生，自我救贖，自我完成。

(一)、勇敢追尋，堅貞自持，情感專一

女人第一件要務是在焦慮和驕傲中學習孤單和超越。⁴³⁴

阿華是蘇家永寶叔的唯一女兒，臉兒瘦小，眼睛忒大，黑藍彩暈，和明鼎相戀兩年了，和明基心命相與，是明基愛戀著的女孩，兩人情似膠漆，山盟海誓，

⁴³¹ 李喬：《寒夜三部曲－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331

⁴³² 李喬：《寒夜三部曲－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248

⁴³³ Viktor E. Frankl, M. D. 游恆山譯：《生存的理由》，臺北：遠流，1991。頁 140-141

⁴³⁴ 西蒙·波娃著。楊翠屏譯：《第二性·第三卷：正當的主張與邁向解放》，臺北：志文，1992。頁 132

「阿華是個性格明朗，有主張，有見識的女孩；⁴³⁵」，明基要下南洋了，蘇阿華理性自持，不同於一般鄉下女子。

「妳怎麼大清早一個人……」⁴³⁶ 明基開口了

「……幾點鐘報到？」阿華避開話頭

兩人見面，各有想頭，明基下南洋，阿華捨不得，淚眼汪汪，串串水珠簌簌而下「明基，我要告訴你：不要懷疑我的心，好嗎？」「永遠！明基，我阿華的心，祇有一個你……」⁴³⁷阿華一心一意，用情專一，還千萬交待倘以後發生什麼事，請明基務必相信阿華，因為愛，因為鐘情，因為一心所屬，所以，才會在臨別場合說「記住，以後，不論發生什麼，明基，你一定要相信我……」⁴³⁸，明基當然知道，當然明白阿華的情意，阿華甜甜的笑，真美。阿華，只要讓人瞥一眼，讓人心底舒服，全身全心舒暢，眼睛迷濛又閃著光芒，給人夢幻痴迷的感覺。

明基擠過人群，進入庄役場，辦理報到，阿華也跟了過來，「阿華，妳……」⁴³⁹，明基想請阿華回去，阿華說「沒關係」完全領會明基的意思，不理會出征者進場，整隊完成，要出征去了，阿華視線全心全意緊緊自己的人，阿華和阿貞一直往人牆鑽 只要有機會再接近明基三秒鐘，奮不顧身了，阿華收起悲苦的表情，努力忍住，武裝自己，一臉蒼茫，陷入知覺全失的境地。明基你會回來吧！祈祝你……阿華在大家惶惶慌亂之際，抽身走開，消失在街角裏……

(二)、為愛盲目，飛蛾撲火，痛不欲生

阿華在接到明基的平安信之後，跑去看阿漢婆，兩人閒話家常，阿華心神不寧，突然說「……本來說好，明基不用去的。」連阿漢婆都被突如其來的話搞得一頭霧水，摸不著頭緒，

「怎麼說？」

「伯母……我曾經……盡力過……」

「妳說，妳說清楚些？」

「唉！怎麼說呢。」阿華沉沉一嘆：「我被騙了。」

阿漢婆吃了一驚。「被騙？」阿華也吃了一驚。趕緊搖頭，補上一句淺笑

「現在……說什麼，也太晚了。」⁴⁴⁰

「是啊！不過，妳這樣……明基會領情的。」

「不，我不要明基領什麼情。」阿華臉色一黯。

⁴³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36

⁴³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37

⁴³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39

⁴³⁸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39

⁴³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42

⁴⁴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69

「哦！」她一愕。

「我是說，」阿華也發覺老人誤會了自己的意思：「我是說，我並沒有幫他什麼。」

「唉！阿華……」

「伯母，我……」

「我知道妳對阿明基的情意，現在……」

「伯母，不管怎麼樣……」阿華以一陣抽噎接下未完的話，⁴⁴¹

阿華是懊悔萬分，悔不當初，當初明基被迫參加興亞勤勞青年隊征集隊員阿華知道了竟然要設法替他免除，到了明基要入所之前，真的弄到免除通知，阿華爲愛癡狂，態度冷漠以對，對明基的詢問只能支吾其詞，說是朋友幫的，交待不清，明基內心疑點重重，難以釋懷「妳真這樣神通廣大啊？」⁴⁴²

但是後來的戰事吃緊，又要征召明基，明基收到「馬尼拉派遣航空廠技術員」⁴⁴³報到通知，這次卻要如期出征，阿華吞聲哭泣，越哭越傷心，

「可是，可是，你應該不必去的……」

「唔？……」

「應該不必去的啊！他說的，他……」明基也覺得怪怪的

「明基啊！我……」阿華越哭越傷心。⁴⁴⁴

個人命運之外的命運 將改變個人的命運⁴⁴⁵

阿華爲了要使明基免除勞務，只因那時見到明森剛從南洋回來半癡半傻半呆的淒慘模樣，堅決不顧一切，找田內東勇預備役少尉幫忙設法，當時，阿華家爲了討生活，多領些配給，改姓永田，阿華擔任「婦女訓練團」—「永田中隊」的中隊長，爲了愛，挺而走險，竟然去請託一直糾纏自己的禿頭中年男—田內東勇。

用不對的方式，受制於畜牲，重色欲的日本軍人少尉，只爲換來明基免徵，是否爲愛癡狂盲目，找錯人及門路了，去和統治者講仁慈，如此捨身餵豺狼，誠爲不智，倘明基真知了真相，會嚥下那一口氣嗎？會容忍阿華去做如此傷己身傷人自尊的情事乎？這一點，只能說情愛折騰人，從來都是飛蛾撲火盲目而自傷，無怪乎，痛不欲生，但是最終換來的，仍是劉明基如期出征。

(三)、死而不悔，玉石俱焚，槁木死灰

阿華必須謹慎的判斷所處的情勢，不可太快放棄自己的奮鬥，不對命運俯首

⁴⁴¹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70

⁴⁴²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13

⁴⁴³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13

⁴⁴⁴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14

⁴⁴⁵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40

稱臣，要「背起他的十字架」(take his(her) cross)。⁴⁴⁶

阿華在等待，等待一個日子，等待一個終結夢魘，內心煉獄煎熬的日子的到來。他要在大湖郡男女青年大校閱的日子裏，來一場轟轟烈烈的行動，只為控訴不公不義，凡事情遇到了，即使過去再怯懦軟弱，遇事只會流淚，現在要採取激烈非常手段。

當初爲了換得明基的免除征調，阿華竟然找田內設法，而日人要求的「申謝禮」竟是阿華身體的被佔有，簡直不可思議，卑屈乞求，已然絕望，又何必再捨身餵狗，受制於殖民者，受制於父權，是一隻被囿限在鳥籠中的鳥。總是要飛出吧！

氣急敗壞的找田內又有何用，阿華青春的肉體還不是被蹂躪，阿華心慌了，爲了心所愛的明基，真是淚如雨下，不能自己，甚至願代明基出征，淚水像山洪爆發。

那樣如波淘淘湧沖到，讓阿華如被大洪水泅泳住如即將溺斃的人，阿華懷了「孽種」了，告知禿頭田內也沒有用，恨事發生，把孩子拿掉又有何用，不會改變什麼，只是恨難平。

現在，處境的艱難，是該拿出行動的時候了，要表達「不該忍的，一分一寸都不讓步！」⁴⁴⁷ 有大是大非，不再忍，而現在阿華目下面臨的羞辱真是忍無可忍了，有決定，有行動，深思熟慮，積極反抗，不可以再忍耐，不可以「再忍忍吧？」不可以再找任何沒羞恥的藉口，「不得已」只是懦弱的藉口，不可以忍到不像話，

什麼都要忍；不能忍的，還是要忍下去；再忍下去就會骨剝灰揚啦！還是得忍下去；面對強權，惡勢力，唯有一味地強忍下去，這叫做「明哲保身」？

⁴⁴⁸

不可以失去對道德、理想堅持的勇氣，不可以光「忍」，那太懦弱了，阿華不再懦弱。

「齊步一走！」她發口令。

「正步—偷裂！」

不再忍了。不再懦弱了。時間到，突地，手腳脫離軍樂的節拍，身子搖幌著，似乎發出吱吱的聲響。不再懦弱—她終於喊出「口令」：

「卡死啦—田內狗子強，強姦……」⁴⁴⁹

阿華向田內撲去說出了「我說出來了：田內禿狗強姦我！狗大尉，狗郡

⁴⁴⁶ Viktor E. Frankl, M. D.。游恆山譯：《生存的理由》，臺北：遠流，1991。頁 141

⁴⁴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85

⁴⁴⁸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90

⁴⁴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91

守，全聽到了？一定聽到的！」⁴⁵⁰

人還是擁有一些些，些微的力量，在做了價值判斷之後，不管如何無奈，都得付出代價，正是如此，正是如此，軟弱無奈的生命，才更顯示出它的悲壯淒美，阿華在屈辱中表現了她生命行程中的韌性，求生命的尊嚴。

(四)、醒覺重生，自我救贖，自我完成

「受難為生命中的一項榮耀，痛苦與煩惱都屬於生命，如同命運與死亡也是歸屬於生命，在命運的錘擊之下，經過痛苦的淬煉之後，生命才能呈現它的真實形態。⁴⁵¹」

明基在菲律賓遇到「豫科練」少年航空兵蘇秀志，由秀志口中，得知阿華也來到南洋「阿華姑可能就在菲律賓……」⁴⁵² 內心懊惱又沮喪 茫然又激動，

可怕的特攻隊 可惱可恨的戰爭，多少無辜可憐的年輕人要去開自殺飛機送死，可嘆可悲的生命啊！秀志臨走時告訴明基，阿華的一些不確定的事，在大校閱中大叫大鬧、大罵大叫，後來自願當助理護士來到南洋。

日日夜夜，無法分辨，時間也失去意義，後來又遇見兩個海軍工員講述蘇阿華的事跡「櫻町，有一個陸軍後勤醫院，」「華子桑是軍醫院的助理護士」⁴⁵³，後來，火藥庫爆炸原來是華子(蘇阿華)有計劃的行動，

「就如傳說的那樣：一個沒有月亮的深夜，華子披頭散髮，提著一桶汽油，利用衛兵不注意的瞬間，摸到放置高級汽油的地方……」

「她點燃提來的汽油，引發高級汽油爆炸，然後整個火藥庫就一聲天崩地裂的巨響……」⁴⁵⁴

明基不解阿華為何要如此，後來聽說是為了找的人已陣亡，所以……明基不由得暈了過去。最是相思磨人苦，當阿華被錯誤訊息矇蔽，以為明基已陣亡，阿華活下去的勇氣也沒了，阿華殉死在菲律賓，在火藥庫裡。天地人間明基恆思念著阿華，「月色真好 遠處草木隨風搖曳 沒有什麼火能毀妳容貌，妳的身軀永恆不朽。」⁴⁵⁵，阿華的引火自殺行動，炸掉火藥庫，葬身火藥庫，如是也可視為是一種自我淨化救贖的過程。「阿華一反傳統客家女性婉約柔順的形象，在擁抱愛情之餘，勇敢表現自我，其唯一不變的，是其深厚的愛，渴望著男性的愛情，

⁴⁵⁰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92

⁴⁵¹Viktor E·Frankl, M·D. 游恆山譯：《生存的理由》，臺北：遠流，1991。頁 141

⁴⁵²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205

⁴⁵³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481

⁴⁵⁴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483

⁴⁵⁵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485

無懼於外在眼光，以激進的方式完成自己熱烈的生命之火⁴⁵⁶」，不僅如此吧！不是只渴望男性的愛情吧！阿華更是背起她的十字架，在受難中成就自己的心志，對自己當一個人生命的整全。

在受苦中成就自己，去忍受她的命運，去承受高貴的不幸⁴⁵⁷教訓是那麼慘痛的，人最後需要的是「一種神」，那就是他本身。人往往明知不適合，但還是要在錯誤裏嚐試一番，宿命的悲劇，但最終還是「看怎麼樣，還是能自救的。」⁴⁵⁸

「她們必須反抗她們受限制的處境，設法打開一條通向未來的道路。委曲求全不過是自暴自棄和逃避責任，人除了努力去求自己的解放之外，實在別無途。」⁴⁵⁹任何女人，往往都在受侷限的環境中處境下，獨立自主尋求自身生存的意義，在內圍中求超越。不容易，但總是做過努力了。

阿華，蘇阿華，永田華子，藉著對生命負責的態度，藉著自己的抉擇，回答生命的試煉勇敢面對一切。

人的存在也許是一場悲劇，但我們必須勇敢的面對一切，
我們都要當一個具完全自覺的人，求生之自由，求死之自由，熱愛生命。

四、三部曲《孤燈》中「我的肥豬」山之女昂妹：

蕃仔林的另類女性人物阿昂妹，令人瞠目結舌，但是，她總是自自然然的以她的方式，自自然然生物本能，應對困境，求飽肚，迎接挑戰 積極找吃食，也是存活的方式。在對應這多災多難，不公不義的人世，永遠自然本能，絲毫不造作。

(一)、應對困境的方式：

自自然然生物本能—求飽肚

阿火仙本來是漢書先生，自從殖民者日本人禁絕講授漢書之後，他領著愛妻—他總是暱稱為「我的肥豬」的昂妹—改行做辦喪事的「和尚」。阿火仙夫妻的奇行妙事也是蕃仔林五寶之一⁴⁶⁰

要領回白木箱，需要阿火仙做一場超度，阿火仙用目光搜索他的「肥豬」—

⁴⁵⁶黃琦君《李喬文學作品中的客家文化研究》。新竹師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 59

⁴⁵⁷ 不可避免的及無法改變的命運，只有當面對這種命運時，個體才被提供有實現態度價值的機會。Viktor E·Frankl, M·D。游恆山譯：《生存的理由》，臺北：遠流，1991。頁 141

⁴⁵⁸ 李喬：《台灣文學造型》，高雄：派色，1992。頁 185

⁴⁵⁹ 西蒙·波娃著。楊美惠譯：《第二性·第二卷：處境》，臺北：志文，1992。頁 257

⁴⁶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227

昂妹⁴⁶¹ 引魂，免費的。

「唔…好吧，好吧—昂妹妳去不去？」阿火仙意興闌珊地回轉過頭來問老伴

「不去。我還要找吃的呢！」昂妹說

「我們家，管兩餐好了。」德新孀說⁴⁶²

昂妹的生活就是找吃食，在亂世中不餓肚，才是最重要的了。

這對夫妻也是在逆境中依自己的方式存活，兩人相互依存，連去領回白木箱，阿火仙碎碎念「胡鬧真是亂來」「還未『點主』設靈哪來神主」、「唉！不懂！你們沒人哪！有什麼辦法？」阿火仙搖頭苦笑「你好了你」、「端著白木箱，一直低頭走路的昂妹睜大水牛眼朝他一瞪眼。」⁴⁶³。昂妹看似無言，其實，只是默默的接受；必要時，牛眼大睜，表達意見。法事完全依規矩進行，阿火仙不收分文，他要多做些功德，多超度，連各喪家要將三牲贈品給他，他也不要，昂妹不開心，後來昂妹笑了的原因，各家剖半隻雞酬謝他們夫妻，對生活，昂妹要求很簡單，在做法事的當口，昂妹替喪家之一謝家權當孝子、孝女，昂妹是服從且專心的，這麼辛苦又難堪的事原不屬於昂妹的，但是昂妹仍然做了下來，一點難過、難受之情也沒有。

唯一的代價：要有吃的食物，越好吃越好，昂妹日夜為生活為吃而奔波勞碌，因為阿火仙不會自行設法填飽肚，只是會裝派頭而已，昂妹由不得你不敬佩、稱讚，張羅阿火仙及自己的吃食，連阿漢婆都稱讚過昂妹「別看她齷齪齷齪，拉拉颯颯，她是全蕃仔林中最能活下去的人」⁴⁶⁴

當全蕃仔林的人都在饑餓中掙扎著，阿昂妹卻越吃越肥。所以，最能活下去。永遠不受餓肚子的威脅，連阿貞都想著「這，也是一種人，一種活下去的辦法……」⁴⁶⁵昂妹活的多自在啊！

夜裡的誦經肅穆又莊嚴，只有「肥豬」昂妹，在禾桿上睡著了，而且鼾聲大作，自自然然。

(二)、另類迎接挑戰—水是水來山是山

積極找吃食，存活的另種方式

初夏時節，生活的困苦，物質的缺乏，日本昭和二十年，整個戰事對日本不利，蕃仔林居民，餓得快發昏，阿貞、阿淑、明森孀、肥昂妹，一起要去找野味。

⁴⁶¹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248

⁴⁶²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249

⁴⁶³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253-254

⁴⁶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262

⁴⁶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262

由昂妹領軍，因為大伙不敢去，就只好找昂妹，天不怕，地不怕，一起欣然同行。

「嘿嘿！我自己就摸進去過，有什麼好怕？」昂妹說

「真的？那？捉到幾隻？」

「沒有。就看妳們的福氣啦。」

「怎麼什麼都沒有哇？」阿淑說

「有哩！嘿嘿！」走在前面的昂妹大聲嚷叫：「來看哪。」

「妳抓到什麼？一條鱸鰻—阿媽哀啲！」

昂妹手上抓著一隻龜殼花毒蛇

「被，被咬著沒有？」

「嘿嘿！看嘛！」昂妹拇食二指，正捏在舌的喉管部位⁴⁶⁶

阿貞佩服，明森嚇得嗓音都變了，昂妹還說「這種傢伙，最好抓；沒毒的水蛇才精靈難弄呢！」大家嘲笑昂妹是野生蕃，連蛇都敢捉，可是昂妹覺得要存活，要有吃食，才挺得下去。昂妹爲了生存，厲害的很，抓蛇，用力的把蛇頭捏碎，把毒牙往樹枝上一掛一扯打脫毒牙，把死蛇丟進麻布袋裏。

昂妹又抓了蝙蝠，什麼都可吃，連人家要丟棄的菓狸、山猴、山豬肉、人家不要的骨頭，全要去，眾人都瘦，唯她獨胖。阿昂妹永遠和蕃仔林的饑餓無關，這個昂妹肯定鐵胃。昂妹，自自在在，毫無畏懼地涉水往前走去，阿昂妹，這個蕃仔林的人稱之爲肥豬，邋邋骯骯，卑賤的女人，昂然聳立、頂天立地，直入雲霄。

從沒想成爲高不可及的大人物，她是最堅強，最堅強的昂妹。

昂妹從不認爲自己比別人強吧！昂妹自自然然，本來就這樣，卑微、謙虛，自在存活，昂妹從不怕別人笑，要活命就不要怕人笑，有一天全部蕃仔林人都餓扁了，阿昂妹仍活得好好的，不卑不亢，填飽肚才是真的。

昂妹自是亂世荒饑年歲中存活的人物，即使遭遇各種波折，仍悠游自在，這也是生命奮進的另一種姿態。

昂妹其實是最堅強的人，和蕃仔林一樣，不怕風吹雨打，不畏霜雪肆虐、烈日曝曬、苦旱或洪水，昂妹肯定長命百歲，自自然然，活著就有希望啊！

「我們如何學習去認識自己呢？不是經由思考，而是經由行動。試著盡到自己的本份，你很快就可以發現自己的實存。但什麼是你的本份呢？就是每天生活中的要求。」⁴⁶⁷「昂妹這一類的人，以堅強的生命力活下來了，活下來，就有希望」⁴⁶⁸求生存、求活下去，吃飽肚，「爲生存而活的人，他們表現出耐力」⁴⁶⁹，昂妹對自己的生命負責、努力存活，已然實現女性價值的存在，生命是有展望的。

⁴⁶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330

⁴⁶⁷ Viktor E. Frankl, M. D. 游恆山譯。《生存的理由》臺北：遠流，1991

⁴⁶⁸ 賴松輝《李喬『寒夜三部曲』研究》。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頁 119

⁴⁶⁹ 賴松輝《李喬『寒夜三部曲』研究》。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頁 119

第二節 李喬《寒夜三部曲》其他眾多女性的生命情態

李喬書中的女性，也是自自然然的存活著，以她們示現人間的方式挺立人間。本節書寫大時代苦難環境下，周邊女性眾生相。

俞汝捷《人心可測》一書中提到順從型和獨立型的區別：

所謂「順從型」，指的是其人「獨立性差，易受暗示，容易不加批判地接受別人的意見，照別人的意見辦事，在緊急困難情況下表現張惶失措」；所謂「獨立型」，其「主要特點是善於獨立地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不易為次要因素所干擾，在緊急困難情況下不慌張，易於發揮自己的力量」。⁴⁷⁰

「事實上，李喬從小命苦。窮困悲苦的童年生活與日後在人生旅途上的備受折磨，是他選擇文學為職志的原因，也是他那悲天憫人的胸懷，具備偉大的同情的心理背景。」⁴⁷¹所以所寫作的女性，都是生命中所曾遇到的活生生人物，或是鄉里間所曾述及的女性，有些正如上述俞汝捷所言是獨立型如蘭妹(阿強婆)，有些則是順從型的女性，如良妹、順妹。以下所述及的女性，不論環境的遷異，總是努力過活，展現屬於她們的生命情態。

一、蘭妹：

彭阿強的老婆，大家敬重的阿強婆，一出場「阿強婆比丈夫小四歲。五十四歲了，走起路來步實樁穩，還十分硬朗。她偶爾會留意一下媳婦們的腳步，看她們走不上兩個鐘頭，都有點踉蹌的樣子，不覺搖搖頭。」⁴⁷²

生命力何其旺盛，和丈夫阿強伯一樣，都是體力精力十二萬分旺盛的傳統老莊稼人，所以瞧見媳婦兒芹妹走不動要休息，還瞪一眼，嘿！這些婦人，這副模樣，怎麼去開山，「阿強婆蘭妹臂上挽著三副黃藤製的尿桶耳仔，手上還拎著少許雜碎，算是在後頭督陣。」⁴⁷³蘭妹是一「典型的客家婦人，性格堅毅，吃苦耐勞，打斷牙齒和血吞！丈夫敢做能做的，她沒有不敢不能。」⁴⁷⁴獨立積極，自力自強，嫁雞隨雞，勇往直前，隨阿強伯，一家子口，面對艱辛險難，向命運挑戰。過年前，還湊合湊合勉強在彭家自立創業艱苦的處境下蒸了一籠「蘿蔔板」，而且還信心十足地說：「大家祇要和和諧諧合力打拚，明年保證有甜板好過年。」⁴⁷⁵十足勤奮，戰鬥力，這個老婦人，連在外人劉阿漢眼中都是和阿強伯一樣，日頭下山了，四周都漆黑了，才從墾荒的農地收工回來，阿強婆「腰纏黑帶，頭戴笠

⁴⁷⁰ 俞汝捷：《人心可測—小說人物心理探索》，臺北：淑馨，1995。頁 169

⁴⁷¹ 洪醒夫：偉大的同情與大地的鄉愁——李喬訪問記。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
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280

⁴⁷²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8

⁴⁷³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7

⁴⁷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6

⁴⁷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73

帽，扛著長柄伐刀，分不出是男是女；絕不像一個老婦人。」⁴⁷⁶腰桿打直，勤奮勞動，吃苦耐勞，精神飽足，平穩紮實。和阿強伯一起同甘共苦。

阿強婆為母則強，心中盤算、牽掛著的盡是兒女，「現在人傑人華都有妻有卵了，人興是個大憨漢；如果尾妹不是傻女，找個人家「交換婚姻」該多好？燈妹是預定將來匹配尾子人秀的。如果把燈妹改配人興也不行，因為人興二十三歲，燈妹十七歲；雙方差六歲，「大婚頭」相沖，千萬試不得。人秀十九歲，兩人差兩歲，十分恰當。阿強婆的心思，就一直在這些惱人的事務上繞呀繞地。」⁴⁷⁷阿強婆，身為一家之母，和阿強伯一起開荒墾地，對兒女媳婦的事，操煩打算，自己的女兒順妹也是苦命，要挨到何時苦日子才走盡，才能熬出頭？尾妹，十八歲，美得像朵花，只可惜是個「半傻癡女」⁴⁷⁸，這些心思縈繞，令阿強婆東想西想，心底隱隱作痛，各個媳婦也不耐操，面對挺著大肚子，口無遮攔的媳婦芹妹，阿強婆光眼神深瞥一眼，就足令芹妹臉色發白了。當婆婆的，總有那個威嚴吧！心底沉重地說：「你們大家，說話給我留神點！」⁴⁷⁹阿強婆當家作主，還是較偏寵自己兒女，連吃個中飯，最後才想到花園女燈妹，甚而在人秀心中還經常留有阿強婆的提示：在女人面前，得擺一擺架勢，成親以前軟塌塌地，成親後女人可就爬到你頭上來啦！你得很狠一點，兇一些，這才能鎮壓住老婆……對燈妹總是嚴苛對待。

在人秀得急症著天鈞時，堅強的阿強婆也淚流滿臉，眼睛睜得大大的，心中有譜，只是不肯承認，「『不！不！阿秀不是！我的心肝不是啊！』阿強婆越想越怕，越怕就越絕望。她不知不覺把心中拚命抗拒的意念，大聲說了出來。⁴⁸⁰」心中的悲痛莫名，無人可解，呼天搶地，為人母，無法接受，當芹妹將燈妹推一把，燈妹膽怯的走向人秀床前，「走開！」阿強婆兇悍的推開燈妹，全然怪罪燈妹，「喔！準是一我家人秀明日要『圓房』不吉利！」「現在，點三枝香，對天祝告，解除婚配，行嗎？」⁴⁸¹阿強婆，病急亂投醫，即使敬祝告天地也回天乏術吧！做母親的，心痛難忍，所以氣一定出在燈妹身上，燈妹似乎成了無關緊要的人，完全被排拒在外，當人秀要死之前，想看看燈妹，阿強婆喊著燈妹，還在她腰枝上擰一把，洩恨吧！憤怒、痛苦，緊張、焦慮、悲傷，因為人秀救不回，當母親的也空留遺憾。

當護送他們的阿陵阿漢要離去時，阿強婆想到自己苦命的女兒順妹，「阿強婆站在阿陵身邊，也欲言又止地，眼眶裏迴游著淚汁；她，本來不是容易流淚的婦人家。」⁴⁸²，想到大女兒順妹的短命老公黃阿江，想到順妹帶著一男一女在石圍牆，心痛擔憂。阿強婆這個老婦人就像母雞一樣護衛著小雞。

一晃眼，天年，變了。

⁴⁷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54

⁴⁷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0

⁴⁷⁸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9

⁴⁷⁹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2

⁴⁸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89

⁴⁸¹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95

⁴⁸²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30

阿強婆蘭妹，當年遷居蕃仔林時，既強壯又精幹；三年來先受喪子的打擊，又經這場饑餓的折磨，人，突然十分虛弱衰老下來。雖然才五十七歲，看起來竟然是六七十歲風燭殘年的樣子。不過，她總是咬緊牙關，不嘆一口氣；不但在子女媳婦前依然那派風雨無畏的樣子，就是獨自劈柴挑擔時，也是提足精神，穩穩實實的。⁴⁸³

阿強婆是堅強的老婦人，總是挺腰站立，咬牙抵唇，強迫自己支撐下來，總是要直挺挺挺直著，和阿強伯一樣打起精神，提醒自己，賣命投入工作

另一樁讓阿強婆擔心的事，就是年紀越大越發美麗，也越發痴呆的尾妹，要趕快找個人嫁掉算了，也許嫁了就好多了，隨隨便便嫁個了同樣窮的蘇家蘇阿錦的長子永財，只是，因為癡傻，做不得主婆，最後不了了之，最後再三折騰，男方道歉，貼兩對銀給尾妹，雙方婚姻關係消滅。阿強婆白操心一場，終就是一場空。

這樣一個處處捍衛子女的老婦，相對的，對燈妹並沒齊一看待，當初人秀死時，傳說三七會回來，硬壓著燈妹前去新房「妳不敢？妳怕？哼！」阿強婆心裏的痛與恨，全化成熊熊怒火：「好死又不死！不錯，阿秀晚上會現身，現身捉妳去！妳害死了他！」⁴⁸⁴一個失望憤怒的母親，激怒如瘋狂，沒人擋得住；即使後來告訴燈妹要讓她嫁人了，「傻呆！茅屋一好，就要嫁人了，讓妳休息還不好？」⁴⁸⁵燈妹似乎看見十分慈愛，和藹的面容，但也十分陌生，眼淚流下，「阿燈妹妳？妳哭了？做什麼？」阿強婆一愣，臉色黯淡「哼！妖孽！」哼一聲，眼神有些愠怒，怨恨，阿強婆對燈妹不盡公平，也許在那個時代，出身不好，花錢買來的如燈妹，注定命運多難，其實阿強婆又何嘗好過，一輩子跟阿強伯辛苦耐勞，養兒育女，又是為誰辛苦為誰忙，得到了什麼？

彭阿強要去拼葉阿添，阿強婆對相守近四十年的丈夫說著：「阿強：你不要再動別的什麼念頭！」⁴⁸⁶阿強婆晚年也希冀和阿強伯相扶持，只是阿強伯自己有其他念頭，沒有照蘭妹阿強婆說的「認命了，老貨仔。想前想後，祇有認命」⁴⁸⁷阿強婆蘭妹做為一個女人，一個人，克盡己職，毫無選擇，認命順服命運時代卻也獨立堅強的陪著丈夫一關一關度過，只是老來丈夫先她而去，走了。蘭妹為誰辛苦為誰忙？誠然心悅誠服走這一段人生路？這也或許是她—阿強婆(蘭妹)獨立堅強對應環境的方式吧！

二、良妹：

彭人傑的老婆良妹是黃阿陵的妹妹，書中描述一出場人傑嫂良妹背著小德

⁴⁸³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71

⁴⁸⁴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69

⁴⁸⁵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65

⁴⁸⁶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425

⁴⁸⁷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427

福，扶著雞公車照顧德新。⁴⁸⁸女人嫁雞隨雞走，當大伙言談間做著美夢，賺錢要搬到太湖住，良妹只是有氣無力的說著將來啊！啥時候啊！對生活的期待盼望是低的，就是守著孩子，守著丈夫，良妹是彭黃兩家交換婚姻得來的媳婦，窮苦人家的辦法，大家都如此做，談不上好壞。全家人前往蕃仔林墾荒，大家做美夢，良妹總是那個說話小小聲，私下表達意見的女人，「不餓死就好個咯。」⁴⁸⁹當一路行走到「盲仔潭」，也面有難色，不夠勇健的婦道人家，不過也一路走來了。人傑是大兒子，良妹是大媳婦，兩人都是溫順乖巧的幫忙家中的事，工作的灰頭土臉，燒「火庚油」，人傑汗水淋漓，全身灰糊糊的，良妹頸後的「髻鬚錐」散了下來，幾撮隨風飄拂，其他髮絲全和著汗水黏在臉頰邊，脖子上。良妹是溫馴的，在家人面前柔順，標準服從型，但和夫婿一起則真情流露，又是撒嬌，又是兇悍。對人傑也十二萬分疼惜憐愛，不捨，看自己丈夫的辛苦，猛灌水，不忍不捨的說「你這樣，會累死！」⁴⁹⁰人傑回說「累死也好。」，觸動內心敏感的良妹「我死了才好呢！」人傑也深感對不住這位交換婚姻得來的女甫娘。良妹，人如其名，良善溫順，柔順乖巧，也善體人意，三叔人興中意許枝妹，良妹也心知肚明，神秘捉狹，「走到人傑背後，伸手扳他的肩膀—讓他彎腰弓背，悄悄話送到他耳邊。」⁴⁹¹多有趣的良妹。做為一個媳婦，陪同丈夫任勞任怨，在大眾面前講話小小聲；但在丈夫面前大發嬌嗔，俏皮兼而有之。只是環境的使然，良妹也有她心酸悲哀之處，只因想起阿陵哥哥，想起可憐的老父、三哥……。自己使不上力。無助無奈，而當人華夫婦帶著德生回家時，還是身為大嫂的良妹率先開口，「……大叔，快，快來吃！」⁴⁹²是信賴隨和，易於相處，當個稱職大媳婦的女人。

三、鹹菜婆：

蕃仔林五寶之一⁴⁹³，外形矮小瘦瘦扁扁，小小的臉又黑又皺，灰白的短髮稀疏，全禿的頭頂上，露出泛紅的皮肉⁴⁹⁴，鹹菜婆，生活在蕃仔林。爲了兩碗米要不回，氣憤不已，忿恨不平。沒人可訴說，就只有找阿漢婆了，氣到走路踉蹌，過門檻都差點跌倒，太氣了，「我險險就給氣死！瞎！險險！」⁴⁹⁵氣到走路都顛了，肯定心神都散了，到底是啥事，原來是氣林阿槐的女人阿春仔啦！因爲時局差，天年不佳，大家都餓，爲了那兩碗白米，再陡峭的閻王崎也爬上去了，一步一步走帶爬，爬到肚子空空的，不經意挖到小野蕃薯，咀嚼起來，「有蕃薯吃真好。白米飯可就更好……」，這時代的悲慘，連飽肚的食物都是未經熟食的，還想望著白米飯，時局差，鹹菜婆仍是兀自孤獨的、深沉的，悲哀的存活著。

李喬在描寫鹹菜婆，堪稱經典，那種內心的憤悶委屈讓鹹菜婆直直罵出來：

⁴⁸⁸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7

⁴⁸⁹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1

⁴⁹⁰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57

⁴⁹¹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59

⁴⁹²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302

⁴⁹³五寶：邱梅。漢書先生阿火伯。何玉齋姑。阿漢婆。鹹菜婆。

⁴⁹⁴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343

⁴⁹⁵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343

「阿春那傢伙，不是人！禽獸咧！我是衰八代啦我！」⁴⁹⁶要不回米也罷了，時局差，戰爭讓青壯年輕人死的死，在海外的在海外，農田荒廢，阿春母子也只能自生自滅，鹹菜婆抱著希望上「閻王崎」來的，肚子空空，不小心，走沒兩步路，四腳朝天，被阿春十四五歲沒穿褲子的女兒春枝嚇到了，「咦？阿……阿春枝？」鹹菜婆好像見到魍神水鬼，也像吸血湖蛭鑽進了鼻孔，尖聲厲叫起來，⁴⁹⁷恐懼會挫人心神，鹹菜婆是心疼，是氣憤，是沒來由的憂傷，是想哭的想望，沒穿褲露出瘦白屁股的春枝啊！

「這算什麼，這是？阿春這條憨豬母！」

「死阿春！死了沒有！」

「我，我沒有死……」

「妳——」

「下午吃的，煮好沒有？」

「沒有。」

「那好。」「快弄一碗什麼來填肚子，我快餓扁了。」

「沒有」阿春忸怩一笑。

「喔！捨不得讓出一碗是不是？」她惱得頭皮發脹。

「沒有自來火……」

「妳就，一直沒煮飯——煮蕃薯啊？」

「那妳們就一直吃生蕃薯？一直？」

「嗯。很好吃哩。」⁴⁹⁸

生存的困境，生存的悲哀，沒火，生吃，連褲子都要縫縫補補，鹹菜婆也是疼惜，也是生氣，一邊吃著取自屋角旁的蕃薯，精神來就要罵人了，

「哼！我問妳：春枝在山上亂跑知道不知道？」

「知道。」

「沒穿褲子，屁股光光，妳知道不知道？」

「知道。」⁴⁹⁹

「妳」她綳縮的嘴唇猛啞猛顫，就是不知怎麼罵好。

「阿春枝不穿麻布袋做的褲子，說會刺人。」

「妳就任她光著……？」

「我又，我又只有一條褲子……」阿春歉然笑著。⁵⁰⁰

⁴⁹⁶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43

⁴⁹⁷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50

⁴⁹⁸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53

⁴⁹⁹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53

⁵⁰⁰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54

家徒四壁，鹹菜婆光看阿春母子這樣，再嘟囔，再碎碎念，再生氣，也枉然，……天日漸暗，生氣懊惱隨山風迴旋消失了。

「想不想阿槐？」

「想……」

「一個人，深山頂巔上的，晚上怕不怕？」

「怕……」

「唉！一定別再讓春枝這樣……」

「好。」

「萬一……要打死妳！」

「好。」⁵⁰¹

鹹菜婆嘆口氣，說聲回去了，阿春半癡半傻，還說「在這裏過夜嘛，再坐一下也好」⁵⁰²令人不忍，不捨，令鹹菜婆氣到惱怒，天年怎了？

當鹹菜婆也發現阿春「哎唷？妳也，也沒穿褲子」氣到快昏倒，傻阿春說「我是，我是脫下來補……」

「給我穿上」

「還沒補好……」

「穿上！」

阿春乖乖穿上破褲子。原來右褲管自膝蓋以下，裂成兩片哩。

「我穿好了，阿婆……」

「我走了」鹹菜婆完全忘了代領配給米的事。⁵⁰³

鹹菜婆又是餓極啃生蕃薯，又是丟失兩碗米的不甘，在物質因戰爭缺乏，人人窮苦，生命怎麼這麼悲苦困窘，都是可憐人啦！從氣剝剝、嘴巴不乾不淨的口中講出：「唉！阿春母女也真可憐。」更令人歎歎不已。這個蕃仔林的幾個老貨仔之一，置身苦難中，似也忘了自己的苦楚，對阿春母女的處境不忍、嘆息，卻只會咒自己，「真真是衰！衰八代哪！」⁵⁰⁴那種使不上力、無能為力、深沉的悲哀，悲憐大地的兒女，自己丟了兩碗要不回的米，算了，又平白被如野人似的女孩阿春枝、頂著一頭台灣熊似的蓬鬆亂髮，嚇一大跳，人間多悲苦，阿春母女的窘況，無法完全自理，卻依然存活，鹹菜婆再怎麼惱火也是欲哭無淚，與苦難抗爭，心裏「充滿酸辣苦澀的味道」恰似「掉進屎坑，掙扎著爬出來的感覺。」⁵⁰⁵，沒溺死在糞坑，反倒挨了悶棍，有苦訴說不出的扼腕。苦難人間，找食物存活不餓肚子最要緊，窮苦癡傻的人，吃得差、衣不蔽體存活，是一大悲哀。啊！如此

⁵⁰¹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55

⁵⁰²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55

⁵⁰³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56

⁵⁰⁴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57

⁵⁰⁵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356

困苦、痛楚，可悲可嘆的一幅景象，令人驚醒、迷惘，悵然。鹹菜婆內心的苦怨，似入無底的深淵。

但是活在那個時代似乎面對的最好方式，就是逆來順受接受之吧！

四、何玉：

人，太孤單了，人，太有限了。在層層苦網中，必須要有一股人以外的力量支撐才能脫困；也許不能奢望脫困，祇能引來「壯膽」吧。嗯，孤獨無助的生命，太需要人以外的力量來「壯膽」了。⁵⁰⁶何玉—最冤屈無告的女人。被日本軍人強暴，懷孕，據說來自南部山區，一個先住民稱為礁吧年的地方逃出來的，茫茫然走著，茫茫然走著，不知不覺到了蕃仔林，生下一個兒子叫何阿土，嗯，心中憂鬱、鬱悶難化解心底深深的仇結，只好求助佛祖。是身心受過如此大的摧殘，所以，反思人生，生命本身是一種債吧！後來上法雲寺禮佛，人自是日益清爽，容貌神態神情更顯安詳清朗了。即使兒子阿土和一群蕃仔林小孩和日本孩子打架鬧事，自己出面處理，對這件事未以言語表示任何意見，只是不斷吟唱梵誦，聲音平和、清越，更加精進，即使「那長年下垂的眼皮，也不肯特別睜開一下看她這個與母同姓的骨肉」⁵⁰⁷是如菩薩的低垂善目，或心中無法釋然於人世的悲慘遭遇？但是，時間總是日漸沖淡傷痕，加以對佛理的理解及薰染，日漸釋然，連燈妹都可以感受那悲憫情懷、對人世的大悲。處境本已如此了，不勇於面對現實，又能怎樣？自自然然面對與承擔。

五、順妹：

順妹是阿強伯和阿強婆的大女兒，嫁給黃阿陵二哥黃阿江為妻，短命的黃阿江在河邊新墾地的沙石上，和婆婆被洪水沖走。順妹在阿江七七忌日生下一個兒子。後帶著一男一女在石圍牆，苦日子仍要熬啊！

阿陵的父親要阿陵和二嫂順妹成親。順妹及彭家都答應了，阿陵冷靜的思考，阿陵掙扎而痛苦，在窮苦人家裏，為了養活無父的幼兒稚女，也為了避免娶妻可能擔負長期的重債，是有人這樣做的。⁵⁰⁸後來當隘勇時阿陵和先住民衝突時候，被割掉左耳葉，退了下來，和二嫂順妹成了親，去大湖社寮角蒸樟腦啦。阿陵嫂結了婚，有了依靠，神情是歡悅的，腰幹也粗了些，有身孕了。

一場大颱風來臨，驚嚇了所有人，

「休唔……休唔……」竹尾樹梢一截一截被撕斷吹走。

「忽呼……忽呼……」屋壁屋頂不斷發出掙扎的喘息。⁵⁰⁹

順妹肚子凸出，無法搬重物，守著一男一女。黑夜來臨了，雨勢更強，暴風

⁵⁰⁶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211

⁵⁰⁷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臺北：遠景，1981。頁 462

⁵⁰⁸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43

⁵⁰⁹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56

更烈，好像要把茅屋全吹走，風雨夜，狂風驟雨呼嘯，巨大聲響，撞擊聲，尖叫聲，引來順妹的幽幽哭聲，是想起三年前的水災，阿江老公和婆婆被大水沖走，今夜，又是風雨之夜，怎能不哭泣？怎能不傷悲？不過一切都會過去的。

天亮了，可是豪雨全無減弱的跡象。茅屋裏早就滲水進來，現在屋裏的水已超過腳踝以上，而且水在流動著。⁵¹⁰

雨水，從天上傾倒下來，山洪上漲，滾滾而來，茅屋全淹進水裏，順妹、阿陵和孩子齊往彭家跑，順妹只會哭，摟著孩子蹲在地上放聲大哭，風災造成莫大損失，彭家茅屋也不見了，見狀怕也哭不出了，只有沉默，

這場山洪澎湃狂烈，沖刷掉山園的泥土，阿強伯重視山園的，急得想前往瞧瞧。

「去看看！」阿強伯突然說。話聲急促沙啞，好像久聚喉頭，霍然跳出來的。

「不要！危險！危險哪！」阿強婆站了起來。

「我也去看看。」阿漢對燈妹說。

「那……你一定，一定……」燈妹只能說到這裏，不是講不出來，而是不能說什麼。⁵¹¹

阿強伯、人傑、阿漢，要在颱風天，大山洪來襲時去巡山園，阿強伯還鋤頭一扛，大步走出埕，人傑也鋤頭一抓勇敢跟上，人傑的老婆良妹、阿強婆，阿燈妹，想說什麼，但是，話都沒說出口，瞠目結舌，伸手張嘴，半途停頓，意思沒表達出來，是擔憂，是不捨，外頭大風大雨的，去巡視田園，真的危險異常。但是女眷又能說啥，阿強伯一生重土地的，土地是生存的根，當然心繫家園。只是惹來阿強婆擔心。

同時，順妹可能舊創上心頭，怕阿陵也跟上去，快手快腳放開孩子，

雙手死命地揪緊阿陵的褲帶；為了怕力氣不夠；她手肘打彎，把上半身的體重也挺上去，硬要把阿陵掙扎而起的身體拖住。

好勇敢的阿陵嫂順妹，當下的反映，不想再失去心愛的、親密的親人，無論如何，用盡全身力氣，死命的抓住阿陵。

「不要！不要！讓我死！我死好了！不要哇！」順妹厲聲喊叫，顯然心神有些狂亂。

⁵¹⁰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63

⁵¹¹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1981，頁 265

「唉！好好，我不去看，妳放，放下。」阿陵順從地靠過去。⁵¹²

順妹曾有過的悲痛，瞬時尖聲驚叫，阿陵了解，當下也顧不了那麼多，托著順妹的身子，摸到順妹的大肚子，心頭一顫，不管大洪水了，把妻兒擁入懷裡，不管別人怎看怎說了，就是全家人在危急中、在蒼天也不憫惜、憐恤中、在生而為人既困且苦中，自己一家人緊緊相擁，只有苦難的人自己相互憐惜，靠自己。順妹柔弱又順服，身為阿強伯、阿強婆蘭妹的女兒，死了第一任丈夫黃阿江，被大水沖走；這次，再怎麼樣，也不能再失去第二任丈夫黃阿陵。

順妹內心的恐慌疑懼、憂心，讓她在一生柔順乖巧遇事啼哭中，勇於承擔，即使心神狂亂，厲聲喊叫也要用力留住阿陵，不要他去涉險。

不能說她不識時務，因為當下阿強婆、良妹、燈妹都話在嘴裡、含藏在心裡，沒有說出；只有吃過苦頭的順妹發狠說出，是遭遇，是境地，讓如此一弱女子試著抓住，守住屬於她的短暫幸福，牢牢地、緊緊地、勇敢地。

六、芹妹：

「人華嫂芹妹，挺著大肚子，走得上氣不接下氣，空手走路⁵¹³」挺著大肚子走路，踉蹌不已，

「我看……」人華嫂芹妹像是實在挺不住了，停下來轉身對家娘說：

「我……大家坐一下好嗎？」

「這裏？」阿強婆瞪她一眼。

「不行哪！汶水口剛過，前面就是水尾坪！」人興說

「喂！快走！水尾坪哩。」正巧，黃阿陵回過頭，大聲提醒大家。⁵¹⁴

芹妹挺著大肚子，腳步加快，總得跟著走。咬著牙，還是得走，當大伙都向前走，一起急忙前進，芹妹再挺不住，還是得挺。一行人，走著走著，爬上陡坡，在上大湖庄頭，兩棵大雞油樹下歇暈，用餐。吃飯閒聊，大家都興高采烈，狼吞虎嚥；對蕃仔林，對未來都有無限想望。

「將來，嘿！我們賺了錢，就搬來大湖住。」人華說。

「將來？哪時候？」人傑嫂良妹有氣無力地。

「我看呀，沒這個命！」人華嫂芹妹嗓門又尖又亮。她好像跟誰賭氣似的。

「那也不一定啊。」老四人秀不以為然。

「還不一定啊，到那蕃仔林，哼！祇要保住腦袋……」

「阿芹妹！有好塞就多塞點，莫亂講！」人華趕忙借題喝止老婆再胡說下

⁵¹²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65

⁵¹³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7

⁵¹⁴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8

芹妹真是口無遮攔，說話不經大腦，任性使氣的女子，挺著一個大肚子已夠累，還能處處表達意見，不識趣，不識時務，想到啥，就說啥，一派自然，雖說是實話實說，但是在墾荒拓墾的路上，老是扯後腿，也不是正道。總是要跟隨啊！無怪乎，婆婆阿強婆深瞥一眼，芹妹就臉色發白。自知說錯話。理虧。是好奇，是不假思索，想到啥就大刺刺表現出來了。全然沒考慮到別人的感受。到了怪怪的苦楝樹下，還是悄聲問人華，「人華，那樹怎麼樣？」連人華都盯她一眼，閉嘴沒說話了，芹妹多嘴又好問，總是有別於認命柔順的大媳婦良妹。

「不要在蕃仔林，我也要住大湖！」傻尾妹說。

「哼！阿尾妹，我看妳啲，一輩子，休想出去住啦！」人興打落傻妹妹。

「唷！興叔也太看輕人哪！阿尾妹長得花旦模樣一說不定命好，嘻嘻……」芹妹說著說著，大概自己也不敢相信，就笑開啦。

「哼！鹿還未打著就先要脫角？」阿強伯聽兒女的無聊廢話，心裏不覺有氣：「犀牛望月，妄想哪！」

「不餓死就好咯。」良妹悄聲說，好像是說給自己聽的。

「我說腦袋不……」芹妹又脫口胡說。

「阿芹妹！」人華的喝斥聲，充滿了愠怒。

「阿嫂！」人興和人秀同時出聲。

「阿芹妹，妳聽著！」阿強伯是真正惱火了；「今天是搬家，入新屋，又是墾荒立業大日子，妳這個畜牲人家，聲聲腦袋；人家越避忌妳越愛講，不弄⁵¹⁶衰我們彭家不甘心是不是」

「……」⁵¹⁷

芹妹肯定是心有疑懼，心不甘情不願，跟隨丈夫人華及彭家大家長阿強伯一家子遷移，加上口無遮攔，出言肇禍，說的是傷人心的實話，但卻是實情，真的，可能隨時有被先住民出草砍頭獵殺的危險，可能死於非命，變成無頭屍。

只是，芹妹的千百個不願意、無奈、藉由一張嘴發洩，總是不討喜，惹人厭，無怪乎芹妹的婆婆阿強婆要說「走路！快—以後妳們的爛嘴，都給闔起來！」⁵¹⁸要嘛跟隨，要嘛分道揚鑣、各人走各人的，再苦，也要一家人在一起；芹妹被說得低頭不語，淚珠奪眶而出，臉上無光。自找的，也許只是表達看法想法，但是在不恰當的時間說不恰當的話，也是自找麻煩。在大家長制下，當媳婦的，被要求的乖順，芹妹就可能做的不好了。但是她快人快語，不能自己，脫口流瀉的話，顯現其個性，何嘗不是和傻尾妹一般，一派天真自然，也令人嘆息，也令人惋惜。

⁵¹⁵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2

⁵¹⁶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1

⁵¹⁷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1

⁵¹⁸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1

所以被叨念，被斥責，臉上一陣白、一陣紅，窘態百出，也是自取的。怨不得人。

在良妹和人傑燒火庚，熬火庚油時。良妹提醒丈夫，請人華夫婦也來輪流做，敦厚的人傑說芹妹就快生了，良妹婦道人家說著芹妹才嫁來半年就要生了，孩子不是阿華叔的吧！人傑阻止良妹說下去。人華在排班守夜防先住民出草時，人華對芹妹的過往，也不堪回首，「芹妹總是半夜會驚醒的。她說是做惡夢。⁵¹⁹」所以不敢放心睡著，芹妹肚子裏的孩子，肯定不是人華的，書中沒詳述芹妹的來龍去脈，「芹妹實在是個不錯的女人，⁵²⁰」只是芹妹和人華太像，兩人的作為常傷彭家二老的心。

芹妹是個性使然也是潑辣貨一個，當阿強婆要幫燈妹做一件拜堂時穿的體面衣裳，芹妹說話了

「阿媽，我那一件，借燈妹，將就一下啦。」

「這個……不，不好，而且也太大了。」

芹妹冷冷說「那就做新的！描金鑲銀的最好。」

阿強婆堅決拒絕。她絕不答應借芹妹做新娘穿的衣服……。⁵²¹

芹妹一番好意，換來阿強婆的說辭，太大、不好，芹妹做事莽撞又衝動，想到啥，理所當然提出，全是依自我的看法，也沒想那麼多，一派天成，全是想到就說。碰了一鼻子灰，沒有去關注到別人當下的心理，不夠體貼別人的心意，其實人傑大伯也認為說「是要給燈妹一件體面的，比較好。」⁵²²阿強伯也想給由衷憐憫的燈妹一點面風的，在這方面芹妹永遠只看見自己的需要，想當然爾，任何事，劈哩啪啦說了來，也只自己自說，自己表達，是充份表達，只是從沒體貼別人，試著去了別人的心意。可能是和她的遭遇有關。

芹妹心思單純，當阿漢和阿陵去彭家時，全部人都開墾去了，只留芹妹及一堆孩子在家。

「阿叔：媽媽去捉蝦公了。」

「阿陵叔，我去叫順姑回來。」芹妹說。

「不用」

「那你們去找好了，都在上蕃仔林『蟾蜍石』附近。」

「在那上段？做什麼？」

「瞎！搶荒地啊！附近的，都沒有我們的份囉！誰叫我們來得晚。」

「我們出去走走。」

「芹妹大著嗓門說：不去看看阿順姑嗎？阿陵沒回答她。」阿漢忍不住瞪

⁵¹⁹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76

⁵²⁰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76

⁵²¹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80

⁵²²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81

她一眼。這個女人也真是的。⁵²³

芹妹大辣辣的，有啥說啥，毫不遮掩，引人側目，連阿漢都瞪了一眼，芹妹就是如此，愛說就說，和丈夫人華一樣，當許石輝墾戶落空，阿漢肯定抱隘不成，人華開口說留阿漢這不會耕種的軟腳蟹做啥，還要留下燈妹，趕走劉阿漢。彭父阻止要他別亂講，不然也一起趕出去，人華這輕浮、懶惰、自私的男人，竟說「哦？好—不用你趕，我自己會走。」人華的聲浪越拔越高：「哼！蕃仔林，沒有搞頭啦！我是要走，早就要走咧！」兩相對照，芹妹也是和人華一樣，好逸惡勞的，不耐農事的。

芹妹丈夫人華不耐耕作田園，因著天災，田園被水沖走，大喊放棄，被阿強伯一掌啪啞……，情緒不佳，晚上夫妻不和吵架，次日，「上街」搞失蹤，獨自去了大湖就沒回來，人華一出走，如吃了秤砣鐵了心。棄妻兒於不顧，芹妹不哭不吵不鬧，不咒罵了……後來，芹妹還是背著嬰兒拎著包袱，慌張跑下斜坡，被阿強伯、人傑父子看見，

「看！阿芹妹會不會？……」人傑指給老爸爸看

「快！攔住她！」阿強伯不假思索地。

「阿……爸……」芹妹臉色煞白，顯然十分吃驚。

「做什麼？」

「我要去找人華」

「找他做什麼？就當他死了。」阿強伯說

「不！他沒死！那，他不能把我們母子丟在這裏不管！」芹妹逐漸恢復常態了。

「一定不讓妳們母子餓死就是。」

「可是可是你們彭家要我守活寡？」

「住嘴！」阿強伯大喝一聲。

「不用這麼大喝大叫！」

「芹妹怎麼這樣頂撞阿爸？」人傑也惱了⁵²⁴

芹妹要離開蕃仔林去找人華，在伯公廟遇到公公及大伯的阻擋，一心一意要離去，即使阿強伯這做公公的叨念「哼！死畜牲賤骨頭！妳走走看？一動，我就打斷妳狗腿！」芹妹不為所動，「人華可以跑，我為什麼不可以？」芹妹理直氣壯，潑辣本性全表露無遺，「我，又不是姓彭的！」，頂撞犯上也好，目無尊長也罷，芹妹就是巴著要上大湖找丈夫人華，氣得阿強伯要他把帶來的小雜種德生帶走，「好好。我這就去把小雜種帶走！」「哼！當年我可沒騙誰，是妳們彭家沒才

⁵²³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45

⁵²⁴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74

調討個淨淨俐俐的媳婦，才撿我這個帶胎來的，誰都沒什麼好神氣！」⁵²⁵

芹妹背著德生走了，留下滿月的靜妹。芹妹重在行動，自由選擇，面對自己的選擇出走，撕破臉離去……

出走超過半年的人華，突然出現在伯公廟前面；人華後面還跟著一個男孩，在拉開兩丈距離的後面，還有一個婦人家站在那裏木然不動。

人華朝婦人儘揮手；搖手又招呼，然後拱手又作揖。婦人雙腳一踉，好像下了最大的決心，快步衝前十幾步，終於把小男孩抱起來。她，正是後來出走的人華嫂芹妹。⁵²⁶

夫妻倆在外流浪，最後回到蕃仔林老父親家，芹妹雙腳一跪，喊了「阿媽」，阿強婆理都不理，小孫子德生一叫，「阿公」，阿強伯這才勉為其難抱起德生，芹妹最終也從婆婆手中抱回小靜妹，摟著又瘦又小又黑的女兒，芹妹涕淚縱橫，低聲哭泣。「這就是芹妹母性的表現，憤然離家要再走回頭路，需要莫大的勇氣。不管人華和芹妹回來的原因是什麼，但她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往靜妹的方向去，可見她對靜妹的思念，這樣的思念超越她回家時所需面對的羞辱，有人說女性軟弱，膽敢面對自己的恥辱怎會是軟弱？那是最大的勇氣」⁵²⁷，一份自覺的勇氣增生。重新回到彭家，夫妻兩人至此，心甘情願做個莊稼人。絕口不提在外發生的事，死心蹋地的耕種，

不再那樣怨天尤人，不滿而囂張；兩人早起晚睡，默默工作，完全是「蕃仔林人」的作風。夫婦倆改頭換面，肯認命地做一個吃山飯的人，這就夠了。⁵²⁸

芹妹當初是阿強伯基於現實的考量，貪便宜，硬要人華娶下的老婆，基於現實的考量，彼此條件的退讓，也沒啥好說嘴，芹妹桀驁不馴，要說什麼，要說什麼，從來都是口無遮攔，任性縱情向前行，耍賴潑辣樣樣來，活在自己的天地中，但是，隨著環境的歷練，也是硬著頭皮面對，勇於改變，也是蕃仔林另類女性吧！

七、尾妹：

美麗，有時真是一種錯誤。

尾妹是彭家么女，十八歲，長得一枝花似的，水人沒水命，只可惜是個半傻癡女。「阿媽！我不要啦！不要走啦！」尾妹突然大聲嚷叫起來，「閉嘴！再嚷就把妳丟下！」「好嘛！好嘛！」⁵²⁹尾妹真要耍賴似的。彭家前往蕃仔林墾荒的行

⁵²⁵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75

⁵²⁶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302

⁵²⁷楊傳峰《《寒夜三部曲》女性角色研究》。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9。頁 60

⁵²⁸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303-304

⁵²⁹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9

程中，大伙都戰戰兢兢、急急往前行走，媳婦們再苦，也是咬緊牙關，尾妹是阿強婆么女，阿強婆自是疼愛，光瞧阿強婆責備的瞪阿強伯一眼，對尾妹猛推，尾妹也不由得急急趕上隊伍，阿強婆心中的痛是這一尾妹，心痛難忍，「不傻多好！誰敢要呢？唉！」⁵³⁰一路走著，走到傳說中的吊頸樹，尾妹傻傻的大聲叫嚷：「是說要吊頸就來這裏吊？」，讓阿強伯氣極而笑，因為傻，所以想到什麼說什麼，大家一路趕路，一路顛簸，大家一路上想到也聊聊天，當扯到想住瓦屋時，尾妹也有想望，「不要在蕃仔林，我也要住大湖！」，隨大家說到哪，總是表達最真切的想望，不過傻氣呼呼，兄嫂只當笑話，「哼！阿尾妹，我看妳喲，一輩子，休想出去大湖住啦！」人興打落傻妹妹。「唷！興叔也太看輕人哪！阿尾妹長得花旦模樣一說不定命好，嘻嘻……」，芹妹嫂子說著說著，大概自己也不敢相信，就笑開啦。⁵³¹癡傻注定沒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吧！是個如花旦的美貌女孩，時代生錯，但是一路上不也存活下來了；當過盲仔潭時，最直接的表達，「哎呀！我不敢過！」直話直說，永不藏拙；大伙開始開墾田地時，自己的地上，種什麼都行吧！傻尾妹「那……」傻尾妹也說話了：「那我要種米。」，直接說出想吃米，「我要吃米飯，白白的米飯。」是種稻子，不是種白米，傻尾妹總是逗大家笑的人，在悲慘的年代，是尾妹的不幸，或是講述所有人的不堪？阿強伯憐惜地看著傻尾妹：「我們是吃蕃薯起家的，眼下，還得吃蕃薯哪！知道嗎？」⁵³²就是因為是「憨癡嫫」，所以，大刺刺講出自己及別人的渴望。最真的人，最真切的需求，年紀大了，瓜熟蒂落，對異性的愛，大刺刺、赤裸裸表達出；生理上出落得美麗，只是，癡呆仍常。

「不快些嫁掉，怕會羞瀉祖宗了」阿強婆跟老公商量。

「嫁給誰？最好是招贅一個。」

「找過多少人？只能嫁，嫁給永財。」

「嫁過去鬧笑話呢？」

「總得要嫁啊。其實，嫁了就會好些的。」阿強婆嘆口氣。

「也好。反正也幫不了什麼。嫁走了，至少家裏減少一份口糧負擔。」⁵³³

做為一個女性，尾妹不善自處自理，的確增加了日漸年邁父母的負擔，隨便找個人嫁了，也沒選擇權。做為母親的阿強婆想得比較多，

「咦？蘭妹妳發什麼脫愕？」阿強伯說。

「喔，這……那個蘇阿錦怕拿不出多少聘金哪。」

「聘金？算了算了，尾妹這樣，還拿人聘金？」

「你說是送給蘇家嗎？」阿強婆倒有些責怪的意思。

⁵³⁰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9

⁵³¹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0

⁵³²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50

⁵³³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77

「現在，人都快餓死了，他還能拿出聘金？我看免了。」阿強伯喃喃地：
「可憐的尾妹……」⁵³⁴

強求硬塞的，求得的，都沒用，糊里糊塗嫁過去，惹了一堆閒話，只因尾妹是癡呆，沒收受聘金，白送給人家，如何求得幸福，傀儡木偶一隻。對尾妹來說，出嫁、嫁人，嫁入一個家庭也是不容易的，要端人飯碗，要刻苦持家，只是癡傻的尾妹，做不得主婆吧！大了，要嫁人吧！為家中少一份口糧；嫁過去之後，公婆不喜歡尾妹，常常不讓她吃飯，只有偷吃生蕃薯，甚而還得勞動阿強婆「早晚送些吃的食物過去」，一段莫名其妙的婚姻，不了了之，任他自然發展。任他自生自滅，任他隨順因緣，任尾妹這一朵盛開的花自開自落。人生也徒呼奈何！不成熟的心智，要依循人世的道理為人妻、為人媳，相對的是悲苦的，總是笑話一場。真是悲涼人生。這樣的生命姿態，令人不忍。

最後這場婚姻，不了了之，搞到最後，「不即不離，再三折騰調度，：男家給女家門楣上「掛紅」，表示道歉，另外「貼」兩對銀給尾妹；從此雙方婚姻關係消滅，男婚女嫁各不相干。⁵³⁵」

尾妹的痴傻心思、情緒，我們不得而知，只是帶給彭家無與倫比的「奇恥大辱。總是無可奈何，無可如何的事。只有低下頭，默默接受它。⁵³⁶」

尾妹一樣如遊魂遊盪，飄啊飄，彭阿強夫婦的操心，白忙一場，最後又聽到閒話說尾妹經常在「長山人」邱梅的小茅屋附近打轉，還進去過小茅屋……。」

⁵³⁷

唉！一個半痴半呆，又給蘇家丟棄的女兒，就讓她自然發展下去。尾妹就這樣糊里糊塗晃一生？不清不楚渾沌未開的心靈。也只有任其自然了。

這樣一個女性苦嗎？也許尾妹「水人沒水命」，漂亮的尾妹，半痴半呆，半痴半傻，「是，半傻半憨。嘿，女甫娘，這樣的反而好，人又滿漂亮的。」⁵³⁸？當真？在大時代環境下難熬，尾妹日子也只好晃蕩吧！只是可憐了這樣一個如花的女娃，被當成皮球踢來踢去。就讓她如花自開自落。

八、瘋顛者：林阿槐的女人阿春：

「好好。」鹹菜婆右腳跨進門檻，左腳卻在檻板上猛踢一下，身子傾斜，一個踉蹌，差一點跌倒下去；嘴裏還是嘟囔著：「我險險就給氣死！瞎！險險！」

阿漢婆：「什麼事？坐下來慢慢說一看你氣成那個樣子。」

⁵³⁴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78

⁵³⁵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80

⁵³⁶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281

⁵³⁷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420

⁵³⁸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46

鹹菜婆：「還不是林阿槐的女人！那個憨痴嫫。」

阿漢婆：「就知道她痴呆一個，妳還氣她？」

鹹菜婆：「唉！妳不知！妳不知道哪！」鹹菜婆好委屈，阿漢婆這一編派，她恨不得把心掏出來：「阿春那傢伙，不是人！禽獸咧！我是衰八代啦我！」⁵³⁹

阿春是林春槐的老婆，從鹹菜婆口中知道阿春是一個傻憨的痴呆。

阿春是一個痴呆，誰都知道，但是沒有誰知道她娘家在哪裡；

阿春長得很美。額頭鬢角毛髮生得很低，鼻子下巴尖尖的，眼睛小些，可是很柔媚，微微上翹的嘴唇，總是逗留一絲似羞澀又像無奈的笑意。是個楚楚弱弱的小婦人。⁵⁴⁰

林阿槐奉公在外，生死未知，留下阿春及女兒阿春枝，在林阿槐曾趕路回家看妻女時，曾去向鹹菜婆家扣門求歇腳，喝口水吃個蕃薯才好上路。

「我家阿春和春枝，不知道有餓死沒有？」

「怎麼會？」

「我們沒種蕃薯，阿春不敢上街買配給米，也沒錢。」

「這樣不好呀。」

「所以我怕見不到她們呢。」

「阿春真傻得這樣啊？」

「她是怕巡察大人；一見到就臉發青，全身直抖，要癱瘓倒下。」

「我也差不多。」鹹菜婆想想：「你家春枝不會幫忙嗎？」

「十四歲了。唉，沒有教她什麼……」⁵⁴¹

如此傻氣的女人，在丈夫不在的日子，和女兒相依為命的存活著，盼望著丈夫回來，大家逗她，倘阿槐不要她怎麼辦？「你這麼傻，小心阿槐不要妳。她的笑意消失，大聲說了：不會，阿槐才不會。」⁵⁴²全心盼望，等候。

鹹菜婆為討兩碗米上「閻王崎」阿春住所，被阿春女兒阿春枝嚇一大跳，

「咦？阿……阿春枝？」鹹菜婆好像見到魍神水鬼，也像吸血湖蛭鑽進了鼻孔，尖聲厲叫起來。

「嘻！」那個覆蓋在亂髮中的蒼白小臉好像回顧了一下。

春枝！確實是春枝！

⁵³⁹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遠景，1981。頁 343

⁵⁴⁰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遠景：臺北，1981。頁 351

⁵⁴¹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遠景：臺北，1981。頁 347

⁵⁴²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遠景：臺北，1981。頁 352

妳？妳沒穿褲子？十四五歲的女孩不穿褲子？啣啣！⁵⁴³

鹹菜婆氣炸了，「這算什麼，這是？阿春這條憨豬母」，鹹菜婆的驚慌失措生氣，遷怒阿春，當母親的人，怎麼可以讓十四五歲的女兒沒穿褲子，鹹菜婆不敲門，伸手就推門，一不小心往前傾，又差點跌倒，火冒三丈，破口大罵

「死阿春！死了沒有！」

「我，我沒有死……」

「妳……」

阿春沒死，還活著，放任女兒在山林間到處亂跑，阿春沒死，還坐在自己破爛茅屋中，用苧麻線縫補黑褲子。阿春還沒死，一張傻愣的臉上，驚愕莫名。笑痕仍在，似笑非笑；阿春沒死，長髮披散，蓬頭垢面，只露出眼鼻和嘴唇，身上似細柴木的瘦骨嶙峋。足見阿春是沒死，但是活得很艱困。

面對鹹菜婆的要求：來一碗吃的，阿春只是傻笑，沒火，沒煮飯，只吃生蕃薯。面對鹹菜婆的要求，阿春應對是不痴傻的，還會向鹹菜婆努努嘴作勢「嗯。很好吃哩。」屋角一小堆生蕃薯夠吃了。

說阿春痴傻嘛？和鹹菜婆的應對又是正常，正在縫補褲子，又不敢站起來，只是低著頭拈針線。知道自己的阿春枝在山上亂跑，光屁股，沒穿褲子，還向鹹菜婆解釋「阿春枝不穿麻布袋做的褲子，說會刺人。」⁵⁴⁴只是貧困，又只有一條褲子，阿春不是真的是「死豬母，只會笑的傻呆，都是可憐人。」

鹹菜婆再怎麼惱怒，看到阿春一臉歉然，怕也氣消了。嘆息啊！

「想不想阿槐？」

「想……」

「一個人，深山頂顛上的，晚上怕不怕？」

「怕……」

「唉！一定別再讓春枝這樣……」

「好。」

「萬一……要打死妳！」

「好。」

「我回去了。」她嘆口氣，突然很想哭。

「在這裏過夜嘛，再坐一下也好」⁵⁴⁵

山居生活，孤單寂寥，生活的困頓，阿春也是等待，也是一天過一天，鹹菜

⁵⁴³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遠景：臺北，1981。頁 350

⁵⁴⁴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遠景：臺北，1981。頁 353

⁵⁴⁵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遠景：臺北，1981。頁 355

婆向阿春要鹽粒，因為肚子都是生蕃薯，阿春只有「鹽霜梗」(鹽膚木)⁵⁴⁶「阿槐沒有留下鹽……」

阿春是茫然的，阿春沒穿褲子被鹹菜婆得知，鹹菜婆氣到發抖，叫著要阿春快穿上，原來阿春還沒補好，鹹菜婆號令穿上，不然老太婆要打人了，阿春只好乖乖穿上。穿上破褲子，穿好褲子，還會告知阿婆一聲「我穿好了，阿婆……」

連鹹菜婆要回去了，阿春還不忘趕了出來，手裏拿了兩條蕃薯，「阿婆，拿兩條去……」痴傻吧！基本的做人道理還懂。

當鹹菜婆說「阿槐一直不回來怎麼辦？」

「不知道」阿春沉默片刻，突然小眼睛睜得大大，人，霍地站起來：「不會！阿槐一定會回來！」⁵⁴⁷

阿春是傻愣愣的乎？也許會愣愣的望向天空，凝望，凝望，也許臉上會維持一點點笑容，無奈又羞澀……畏懼、疲憊、倦怠、大惑不解、茫茫然，苦惱異常……莫可奈何……在瘋癲以及半清醒之間，如何心存一絲希望，等老公回來，如黑夜盼一絲晨曦的微光，一直不回來怎辦？傻阿春啊！依舊有其盼望，有其想望，有其想頭，有其存活的獨特性，唯一性。

在半昏沉、半癡半傻中、最誠摯真實的等待：丈夫的回轉。似乎存在的價值在昭告天下瘋癲者，不是累贅，也不是在昭告人間的悲苦，笑自己？笑鹹菜婆？笑盡天下蒼生？只是真切的存在人生的另一風景吧！

九、皇民化下的臺灣頭家娘：

1944年，六月、七月、整整兩個月，米軍飛機天天空襲臺灣各地；午前午後，或拂曉黃昏，後來連夜晚都不放過。大家都心裏有數，驚天動地的時刻就要到來。但是絕對不會有人說出口，甚至神情顏色裏也依然是冷漠如恒。⁵⁴⁸因為空襲來往次數頻繁，所以一票頭家逃避空襲，疏散到蕃仔林。蕃仔林的居民，十九都是租耕山園的佃戶；或者自己擁有少部份山園，不夠維生而承租大部份他人山園的半自耕農。

平常日子，頭家祇在收租時日來蕃仔林走一趟，或者乾脆命佃農到自己府上交繳租稅代金；自從戰爭吃緊，民生物資奇缺之後，他們要求直接繳交蕃薯、瓜果、或桂竹筍等食物當作租稅。

現在，不但都市城鎮都飽受空襲的摧殘，連山鄉小街都有被炸射的威脅。

⁵⁴⁶類手指大小的樹枝；葉子類似香椿，細長對生，有些像細葉山黃麻；枝葉間有淡紅色黃豆大小的種子。種子敷著一層「霜粉」，鹹的，帶些酸澀和苦味。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遠景：臺北，1981。頁 355

⁵⁴⁷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1981。頁 355

⁵⁴⁸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1981，頁 421

所以頭家們紛紛把夫人兒女們安置在最安全的蕃仔林裏。⁵⁴⁹

頭家寶眷蒞臨，身為佃戶，自然要把最好的房間讓出來；窮絕山居，實在簡陋得很，好在寶眷們深體國難時艱，都能隨遇而安外，並不向佃戶作過多的苛求。⁵⁵⁰

這群皇民化的假日本家庭，歸順的台灣順民，說日本國語，行為舉止都學日本人，改姓名之後的皇民，光耀門楣，獲得「日本國語家庭」的「榮耀」，來到山城，還算隨遇而安，共體時艱啊！而蕃仔林也是以禮相待，殺了兩隻僅存報曉的公雞，真心誠意招待。

阿漢婆誠心招呼兩家寶眷，明青、明成兩兄弟很不願意，但也無可奈何。

「難得有機會，讓各位也過過山居的日子」

歸化的日本婆娘，頭家的寶眷，肯定怨言百出，不太習慣、適應，因為山居日子窮絕簡陋，富貴人家過不慣的，「機會？噯呀！會憋死人啦！山！山！山，就祇有山！」人家陳頭家的老婆，高大富泰的菊子說話了，一派無法融入時地生活的模樣，可也真難為菊子桑了。連湯家夫人梅子也說話了：「山哇，不要緊喲，路上呢竹尖和藤刺，或類哇，蜈蚣蟲，又，赤尾鮐，阿啦！哇達西（我），可畏哇！」梅子長得小巧又玲瓏，神情姿態，完全「皇民化」，聲調語氣很道地日本人的味道。如此的與眾不同，阿漢婆也只淡淡的，不慍不火地「習慣了就好，頭家娘。」「這也是日子哪，也是一種人生，試試看，又何妨？」⁵⁵¹頭家娘不能安時處順，自我標舉自己，顯得高高在上，附和丈夫，是被豢養在籠中的金絲雀吧！

再抱怨又有何用，光只會萬分委屈，眼眶泛紅數說著「哼！我不要試，不是那些鬼飛機投彈像下雨一樣，我才不來這裏受罪哪！」時代環境下的險惡，做為女人，怎會顯得如此的無奈無能無力呢？

「本當喲！哇達西，呢，空襲得炸死，比日夜呢，心裏壓迫嘎宜啲！」⁵⁵²得以感受戰爭的可怕，心中的畏懼恐慌是油然而生起，只是，心中可曾想過是她們服從的天皇下所造成的啊！

戰爭的無情，物質的吃緊，大家都苦，皇民化的她們依法可以配給到白糖、鹹魚，她們至少知進退，多少會分些給劉家。還知投桃抱李。吃人一斗，還人半斤。

山居生活幽靜，屬於孩子的自由天地，戰爭讓山間孩子自動放假了，因為空襲的頻繁，所以孩子更可以優遊在這裏，

山野是他們真正的歡樂天地；林野草木，甚至於山精水怪，也都是他們的；他們也屬於它們和牠們。這裏是窮山僻壤，但也是蘊藏無盡的寬闊天地。在物質生活方面，他們祇能獲得生理本能的最低需要，然而林蔭深處，足

⁵⁴⁹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1981，頁 422

⁵⁵⁰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1981，頁 422

⁵⁵¹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1981，頁 423

⁵⁵²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1981，頁 423

供他們酣睡做夢，山溪近傍，夠給他們戲耍幻想。縱然是火傘高懸，古樹、崖壁旁還是一片清爽涼快；雖然是孤絕山坳，但是鳥叫蟬鳴，婉轉嘹亮，生活其間，並不寂寞。⁵⁵³

這些蕃仔林的土地養大的孩子，大家整天在外面玩耍，跑跳，徜徉在山林間，自由自在，

他們在這裏，想像得不到的，也把眼前的事物幻想成自己所渴望的。他們實實在在地接近大地，自己便成為大地的一部份，於是和大地的呼吸一起呼吸，與大地一起活動；大地完全包容了他們的活躍生命，他們也吸取了大地的無窮豐盛。⁵⁵⁴

孩子的自由自在從不礙著誰，只是惹來既高大又富泰的陳頭家娘菊子的抱怨：「你們山裏的孩子，說話、動作、瞎，太粗野啦！」

這下子長得小而巧又玲瓏的湯家頭家娘梅子有話說了：「塔卡啦，呢，機會啲，寶厭們教你們，你們呢，學習，宜哇？」「教育啲！教育斯路搭！呢？」⁵⁵⁵

梅子與菊子一搭一唱，嫌鄉野長大的孩子不夠有教養，太粗魯，還企圖用日式教育感化劉家小孩。最好都像她們的小孩一樣，吹牛皮，對人神氣巴拉，頤指氣使教東教西的。自以為高人一等；明青嬸只好說「當然啦！我們山野孩子，就是這樣。」「我們代代在蕃仔林裏生活，」「我們的孩子，祇要粗粗壯壯的，守道德，有良心就好！」說得理直氣壯、義正詞嚴。菊子也搖頭嘆息，唉！妳……」⁵⁵⁶

形成兩個女人各說各話，明成嬸也加入戰局開口說了「啲！我們的孩子，教得再乖巧，再斯文、紳士，也不能變成『頭家子』，對不對？」⁵⁵⁷自自然然存活著，活得自然，頂天立地，幹嘛要受訓成皇民，還要效命天皇呢？無怪乎明成嬸不假思索、鹵莽脫口而出「送死還用訓練？哼！」⁵⁵⁸惹來湯頭家娘梅子的不悅，「啊拉！這個婦人，可畏哇，話，呢？」。明青嬸替妯娌緩頰「我們……山裏的，就是這樣。妳就莫怪啦。」⁵⁵⁹

梅子、菊子、兩個來自皇民化受表揚的家庭，無法認同活著踏著賴以存活的大地，不認同這塊土地，是丈夫的訓練，教育殖民的成功，讓她們當披上羽毛的烏鴉，還自比鳳凰，高人一等，完全沒有自省的能力，忘了是這些同文同種的同胞在供養著他她們的生活。忘了自己的名，忘了自己是誰，忘了是非黑白，忘了其他同胞的苦難，寧願做丈夫的羽翼、附庸，失去自我，還怕孩子被帶壞，還要

⁵⁵³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1981，頁 428

⁵⁵⁴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1981，頁 428

⁵⁵⁵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1981，頁 426

⁵⁵⁶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1981，頁 426

⁵⁵⁷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1981，頁 426

⁵⁵⁸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1981，頁 427

⁵⁵⁹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1981，頁 427

商討對策，還要請求劉家大人小孩不要和她們的孩子接觸，不可以一塊兒玩耍，不可以一塊兒閒聊，怕孩子被帶壞？梅子有點搞不清楚狀況，還肅然的說了一段義正詞嚴自以為大義凜然的話：「苛咧哇，兩方，生活，人生，理想，不同，無論多麼，影響哇，不要有。請理解悉得，諒解喔，願求西瑪斯！⁵⁶⁰」

搞不清楚情形的女人，寄人籬下又頤指氣使，爲了保命又離不開蕃仔林，又要劉家人順服她們，搞不清事實，還是日式化教育讓她們忘本？無怪乎明青嬭、明成嬭言語間的反諷、反唇相譏，令她們不安臉色煞白，悻悻然，惶惶然。

她們過度的保護屬於她們的孩子，及她們手中易於流逝的特權，終就是一場空，風花雪月一場，她們鄙視侮辱輕蔑的話語，傷害劉家的孩子，劉家的孩子編三腳仔歌謠反制，這樣又引來頭家娘的不滿，又要丈夫用威權服人，向劉家提出嚴重警告，又要上訴於巡查嚴辦。只會依附丈夫，這兩個女人無疑是攀生的蔓澤蘭，依附女蘿的菟絲。這樣的存活，也是人世的風景。只是，總給我們省思。

第三節 《埋冤 1947 埋冤》中的葉貞子、鍾瓊玉

生存的先決條件—在於不放棄自己，筆者先講述葉貞子悲慘的遭遇，以及葉貞子面對處境的反應，從求死、墮胎、消極逃避，到生下小孩，積極迎戰這個無情的社會，態度漸趨積極以對，最後經由時間的推移，小孩的成長，貞子從自我作繭自縛中蛻變，自我重整醒覺重生。

一、《埋冤 1947 埋冤》中的葉貞子：

(一)、處境

1、悲慘的遭遇(另一種死亡)

暴風雨席捲 山之麓
激流搖撼著 獨木橋
難渡的哪 美麗清純少女
那耀眼的紅唇 啊啊珊樣
暴風雨撕碎 一枝花
哀愁散開的 水之霧
部落森林裏 小鳥啼喚哩
何以不歸來呢 啊啊珊樣
為清純少女 那真情
誰能不落淚 來懷念

⁵⁶⁰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臺北：1981，頁 427

南國的 黃昏已深

鍾聲長鳴長鳴 啊啊珊樣⁵⁶¹

貞子唱著 吟著 神情卻更為平靜 不再淚水盈眶 兩眼祇是一片空茫 一無所有一無所覺的空洞⁵⁶²

葉貞子在莫名的時代，遭受到莫名非人的對待，受到非人的虐待，慘遭一大群似野獸般饑渴的軍人凌辱，身心受創，是時代的悲劇，也是葉貞子異於常人悲哀的境遇。

鳥飛魚游，日落月出，日子一樣要過，「但願那個不幸的女孩，能堅強地活下去……」⁵⁶³ 貞子生下一男孩，母子均安，對這個「孽種」在她體內成形，是「邪魔惡獸化身」⁵⁶⁴，貞子是錯亂憤恨的，內心掙扎，似乎要溺斃潰散於恨海裏，生下孩子送人去吧，問題是，貞子對這個骨肉愛恨交織，留不留下都是兩難。

先將孩子報戶口吧！跟隨母姓，取了個名字叫浦實，後來不願增加弟弟秀雄及母親的麻煩，逕自在醫院辦理了認養手續，由許姓夫婦扶養。

2、處境的反應

貞子在中山堂慘案中，本以為決心求死必死，怎奈，卻是莫名其妙求死無門，自囚於黑暗的監牢中，在那麼可怕，未知狀況之下，被惡劣壞徒強暴，留下孽種。

不瘋也難，跑到小學去演講，嚇壞一堆小學生，「瘋了！這個女人瘋掉了！」⁵⁶⁵人變得精神恍惚，又是放聲大哭，又是無聲無語落淚，又是激動到極點，扭動身子，手腳掙扎，到後來癱軟倒下，是的，葉家才女，苗栗街第一位台大醫學系學生貞子瘋了，真正瘋了，是既病又狂那種重症精神病⁵⁶⁶—失心瘋。

這人生虛幻到令人難以想像，貞子純美潔淨的生命，卻在魔吻之後，蹂躪餘生而再受心喪神亡之無限折磨⁵⁶⁷空無空無空無，貞子絕望的存在，似被重新拋入這一看似熟悉卻又陌生的環境，貞子無法理解，自己被困在高深莫測的高山中，閉鎖，孤立自處，無依無靠，無憑無恃，被危難所困擾。啊！人間事難以理解，荒謬莫名，無法解釋。

(二)、對應

1、態度：消極、逃避

⁵⁶¹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103

⁵⁶²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107

⁵⁶³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167

⁵⁶⁴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169

⁵⁶⁵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98

⁵⁶⁶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99

⁵⁶⁷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99

生下孩子，日子總是要過，所以託人去申請肄業證明，積極尋找就業機會，在花蓮落腳，在找工作中遭遇失意落寞。(大家都知道伊這個人「遭遇悲慘，曾經精神崩潰的小女子」) 哭吧！哭吧！深深的恨，深深的怨，再重大的打擊都要挺起。

貞子不願意和家人同住，要單獨居住，應該是不願意接觸親人憂傷的眼神吧！

2、積極：迎戰、改變

人間事況，半日逆風半日順風，下坡五里上坡就五里，伊意外地很順利就獲得教職。⁵⁶⁸貞子珍惜難得的工作機會，常提醒自己，當下身心平靜為要，多做，少胡思亂想，好好過日子，積極迎戰，認真教學，用心準備功課，參加國語演習班，國語會話高級班，人都要從現實中凝視生存的意義吧！。

(三)、解脫

1、結蛹

平靜的日子中，同事楊武雄頻頻示好，男歡女愛，誠屬正常，只是貞子身心仍未癒，外表是自衛的本能，內心呢，仍是波濤洶湧。

自覺自己情況特殊，自慚形穢，沒資格愛人，內心的桎梏枷鎖自囚自縛，無法擺脫內心的錯誤意念，最後，武雄的純情打動貞子的心，兩人要結婚去，貞子一步步放開懷，母親也為之開懷而笑，笑中帶著淚，兩人度蜜月去，後來事情的發展總是令人遺憾的，貞子內心掩埋的幽暗事件全甦醒了，心靈上，肉體上，還是活在陰影、還是活在惡魔攫劫之中，沒完全復原。總是再次憶起傷心往事，

回去花蓮港，辭去若瑟國校教職，移居鳳林，任教鳳林國校，入住太古巢農莊。

「婚變」後，三年來日子過得平淡平安平實，住在這小山城，寧靜又平和。天天天天健康愉快，天天天天平安愉快，平安是福，平靜是恩典，不要太多意外，不要太多變化，不要莫名其妙的人事物，來讓心田起波瀾。只是，事情永不盡如人意，原因出在兒子浦實，聰慧可人，纖細多感，太聰明了，倔強執拗，太早熟了，常和人打架惹事生非，只好把浦實帶回鳳林，帶回身邊，浦實很貼心，竟會說出「媽很辛苦，阿實很多麻煩給媽媽；是阿實害了媽媽……」⁵⁶⁹，貞子苦思自身的矛盾困惑，回想自己那段曾徘徊於自毀自棄自殺境地的日子，生命太多矛盾，荒謬了。

浦實到哪，都會招致別人的訕笑，責罵，貞子母子何其無辜，不要怨嘆過去，認清現實，管他阿山子，雜種子，怪物也好，以原有姿態存活下去，遠離所有悲

⁵⁶⁸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183

⁵⁶⁹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356

慘和困難，要在現實中求取勝利，不要麻煩，不要失敗。

2、蛻變

冬去春來，春走夏至，貞子的變化是驚人的，葉貞子變成葉貞華了，真正是一種脫胎換骨的信號⁵⁷⁰，貫注了全副的熱情，智力與意志，極其認真，從客觀上來言，也許選擇會錯誤，但那是此時此地這個有限存在的個人所無法窺見的，但我絕不能因此而不做抉擇，因為生命即是「戰鬥的不確定性」，要做為一個人，一定要做抉擇，因為「生活是不能不具有熱情的」，除非放棄做為一個人，只變成一個空洞的軀殼。⁵⁷¹貞子重新發現自己，只有自己可以救自己，改變才是活路。貞華肯努力，對自己信心十足，以過人的毅力及聰敏，認真學習國語，穿旗袍，變成嶄新的一個人，告別過去，創造成全新的自己存在，自己的生命行程，自己選擇。

昨死今生，前後判若兩人，展現強烈無比意志力，揮別過去，忘卻過去，勇敢無懼做勇者，

「這些人絕對不比我強，祇是幸運未遇災難而已。世上沒有誰夠格批評我如何如何；我愛採取什麼姿態生活是我葉貞華的事！誰都礙不著我！」⁵⁷²

存在也許是一場悲劇，但是恁誰遇到了，不是都要勇於面對一切乎？每一個生命不都是獨立的存在嗎？即使沉浮於人世的哀榮喜怒，仍要以昂揚之姿面對人世的挑釁。

「這是一條不歸路，祇能前進，不許後退。」⁵⁷³「努力追求現實的成功」，不要誰憐憫，不接受道歉，把自己打點得乾乾淨淨的，心情愉快，以自信親切的神情態度面對。過自己需要的生活，表達自己的思想，發揮自己的個性。

(四)、救贖、醒覺

浦實遠在新竹竹北求學，成績很優秀，很專心，慢慢長大，孩子做什麼事都很節制，很拿捏分寸，有節制、有分寸、還很貼心對貞華說

「不讓媽失望，就是我最大的要求」

「你怎麼這樣說？」伊愣住了。

「因為……媽為了……養育我，吃苦，犧牲……太多了……」。

「好啦！媽媽不要鑽牛角尖了。」⁵⁷⁴

⁵⁷⁰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375

⁵⁷¹陳鼓應：《存在主義》，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頁 87

⁵⁷²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429

⁵⁷³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524

⁵⁷⁴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538

孩子長大了，十幾歲的孩子成熟到說這樣子的話，爲孩子吃點苦頭，是理所當然的。貞華要平靜平安好好的把浦實養大，要讓自己做一個合於現實標準，現實中的強者。一本平常心努力求取現實人間的順利、成功。讓誰也打不倒。讓自己昂然挺立，活得光彩亮麗。不必回首前塵往事，讓自己從受痛苦折騰羞辱的煉獄中，淬鍊出生活的智慧。

(五)、重生、浴火鳳凰

1962年夏，浦實畢業於新竹私立義民中學初中部，成績優異，被校方認定有希望考上建國中學，有實力，是考北聯王牌之一，葉貞華心裏開心欣喜，這些年來爲孩子的辛苦一切值得，現在貞華對浦實有信心，「浦實閉戶苦讀之旅開始」⁵⁷⁵，孩子如期參加北聯，一切盡力。

浦實漸漸成長，是人世一幅完整的風景，獨立的生命，放手讓孩子飛吧！在考完試後，母子來一趟「腳踏車自助旅行」，

「哎唷！我樂壞啦！」浦實真的快樂瘋啦。

「記住：要守規矩，不許太野！」貞華警告說。

「一切遵命！可是，媽：你，行嗎？」

「什麼意思？」

「這麼熱，大太陽下那樣在馬路上跑—媽你年紀不小了，對不對？」浦實說著笑了起來。

「反正，一路上媽騎在前頭，你跟嘛！試試看！跟不上，說一聲就是。」⁵⁷⁶

單車之旅結束 等待放榜成績單

「媽！我……」

「浦實！錄取了！」

「我！我考上了，我考上建中了，我……」

「好，好！好！孩子，媽好高興……」⁵⁷⁷

母子兩人滿滿的喜悅，盈滿臉，笑開懷的臉上竟滾落著淚，一切的辛苦，一切的努力，都值得。葉貞華，回到現實，尋回生活的方針，大劫大難之後 工作生活都安定，積極進取，如今浦實考上建中，對貞華來說是巨大的歡喜，浦實長大，終將遠離，「嗯，孩子長大了，居然考上建國中學……」⁵⁷⁸辛苦了，十五年的歲月……

⁵⁷⁵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602

⁵⁷⁶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607

⁵⁷⁷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616

⁵⁷⁸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630

兒子驚人的早熟，將來要面對的問題還多著很，將是瘡疤再揭，怎能不躲避？怎能坦然？當真能「是什麼就是什麼？」⁵⁷⁹自自然然，不必弄得那樣不自然……

貞華是清醒的，只是胸口，苦苦澀澀的，夜半，讓自己淚潸潸，眼淚流淌，哭吧！哭吧！

夜晚，浦實也睡不著，母子倆深夜交心對談，釐清彼此想法，來一次徹底的翻轉，將彼此想法很勇敢的表達出來，徹底釋放出內心的疑慮，困惑，不安。

「媽：您很高興，我知道。我也知道您在高興之餘，也……也有難過的地方。」

「……」要扯什麼？就儘量來吧！伊在心裏說。

「考完後就想找機會跟媽講，可是……」

「講什麼？」伊忍不住了。

「媽：我向您表示好幾次了：不要一直把我當小孩子，囡仔：我算是『半大人』啦！」

「哦？半大人！怎麼樣？」

「就是說：媽不要總是保護我；也讓我分擔一些嘛！」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你的學業才剛要上坡……」

「我是指：一些苦惱，一些痛苦，不要媽一個人暗暗承擔；我是您唯一兒子，我也……」嗓音下沉，激動了。⁵⁸⁰

「好啦！兒子：今晚，有什麼話，快說！不然，你會憋壞了、生病！」伊吁了一口氣。

「那好。其實，我要說什麼，媽心裏也一定有個底，對不對？」

「不對。誰知道人小鬼大，你要說什麼—鬼鬼祟祟的。」伊故意舒緩一下氣氛。

「有一點，媽心裏一定有數：知道我，一定也聽到過各種傳說，一些閒話……」

「唔……」

「媽：您先答應我，一定讓我把話說完。要生氣，也等我把意思都表達清楚之後。好嗎？」⁵⁸¹

貞華這些年來，學習孤單，學習超越，但是生活中自我意念的矛盾，連孩子都看出盲點，看出生活中的矛盾，看出自己很勉強之處，爲了生活，爲了生存，武裝自己，又似乎活在自我內心幽暗的角落裡，所以當孩子漸長，了解外面的傳言，勇敢的對媽媽說出「我知道，我是私生子，我是雜種……」⁵⁸²貞華心中夢魘猶在，內心波濤洶湧，該來的終究會來，該走的終究會走，不必躲避。

⁵⁷⁹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628

⁵⁸⁰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634

⁵⁸¹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634

⁵⁸²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636

「媽！您是台灣查某，客家女人，那也不必硬學什麼地方的話嘛！」

「……」

「我知道，和許多人一樣知道，媽很不幸，媽被惡魔強暴過！哪，又怎麼樣？那不是媽的錯；您還是您，您為什麼好像有什麼罪過似的？」

「……」⁵⁸³

「我不認為那個『惡魔』和我有什麼關係；我是世上另一個新的、獨立的生命—媽您說：對不對？」

「……浦實……」伊猛點頭，祇是猛點頭。

「媽：我這樣想，媽也應該這樣想呀！」鏗鏘有力的嗓音突然伴著抽咽：

「我不認為我有什麼罪，有什麼羞恥；媽也是一樣。可是，媽以為自己羞恥，有什麼罪，那，當兒子的我也有罪、羞恥的啦！」

「……」

「沒有誰會為我們守祕的。從小我就聽過很多……傷人的話了。自從我慢慢懂事，慢慢知道事情的大概之後，我就想：我們是受害者，受害者要被取笑嗎？受害者有罪嗎？」

「……」

「不，我不接受！要取笑、要鄙視，那要向傷害我們的惡魔才對；不是我們！」

「……」

「最要緊的還是我們自己：不要自己也認定自己有罪、羞恥、見不得人。不。不對！」

「……」⁵⁸⁴

聽完浦實如此懇切，清楚的表白，貞華內心的衝擊激動無法言喻，一輩子身心死結，做繭自縛，自苦身心，活在別人的眼光之下，活在焦慮之中，終是空苦一場，浦實：一新生生命，一日漸長大的孩童，承認自己是雜種，但是，決心做一個有用獨立自主，力爭上游的人，外人何庸置喙，貞華即使再有不堪的過去，也過去了，現在不是成爲一位大家都尊重的好老師嗎？勇敢做自己「黑暗中，不清楚是誰撲向對方；母子倆，緊緊地把對方抱在懷裏。⁵⁸⁵」

一旦闖黑的暗夜過去，再下一等待的瞬間，天邊會出現曙光，光照大地的。心中陰影終將遠颺，一切重新開始，一個人的生命歷程就是一種自我創造，自我戰鬥的歷程。⁵⁸⁶要去堅持自己的每一行爲，爲自己負完全的責任，唯一完全活得真實存在。不斷的超越自己，伸向未來，不需要，不必向不值得的人證明什麼，生活得更好是爲了自己，自己是自己一生的主宰。

⁵⁸³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636

⁵⁸⁴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637

⁵⁸⁵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638

⁵⁸⁶陳鼓應：《存在主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頁 278

二、《埋冤 1947 埋冤》中的鍾瓊玉

鍾瓊玉是個獨立自主，有主見的女子，遇見生命中的冤家-林志天，因著林志天的被監禁，瓊玉守著林志天的老母親，守著自己純潔自由的心靈，堅持心中的真理，等候林志天的出獄，心志高潔，堅忍自處。

要以自己作為心中的明燈。

要依靠自己

堅持自己心中的真理

作為唯一的明燈⁵⁸⁷

(一)、緣起：在塵染塵

人，是多麼軟弱，有限的存在啊！⁵⁸⁸

人間許多事況是難以理解的，不可理喻，荒誕難以接受的⁵⁸⁹

「也許，我是妳生命中的魔鬼……」他(林志天)用北京話說

「魔鬼？太可怕啦！不會吧？」

「不是魔鬼。我用錯字。是魔障。嗯，妳生命上的魔障——一輩子，讓妳……痛苦，流淚。」

「按一搭(您)！怎麼可以這樣說？」

「不是我，我有意要……折磨妳，而是……命運吧？也許，妳注定要為我受很多苦，流很多淚……」⁵⁹⁰

林志天和瓊玉兩人在終戰之前訂婚了，在狂喜與幸福感中，感到有那麼點不真實，不安、虛幻，兩人結緣，相愛，有那麼一點夢幻，美妙，只是志天性格太麻煩惹來太多事情，相對給瓊玉帶來太多麻煩，太多災難。

志天當年可是東京外專的學生，本性正直善良，極富同情心，雖然有一點浮躁，無耐心，愛熱鬧，易惹事生非的個性，但人是嫉惡如仇，極富正義的，只是太愛和人稱兄道弟，倒替自己引來不少麻煩。

終戰後的諸事不順，讓瓊玉深覺志天太偏激，令人不安「別人怎樣過，你就怎麼樣嘛！」，「我是我啊！我不是別人啊！嘿嘿！別人就好過嗎？妳怎麼證明大多數台灣青年不是和我一樣。」⁵⁹¹

林志天，浪漫熱情，敬愛祖國的人，竟成了意圖暴動顛覆政府的人，身繫囹

⁵⁸⁷佛洛姆著。孫石譯：《自我的追尋》，臺北：志文，1979。頁 5(目錄後)

⁵⁸⁸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48

⁵⁸⁹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139

⁵⁹⁰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155

⁵⁹¹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158

圍，囚房狹窄，想到自由在鐵網外，不禁四顧心茫然。

(二)、事實：面對

當災難降臨，志天被判十五年徒刑，瓊玉心中沒有疑惑，遲疑，沒有害怕，態度不變不易，堅定自持，志天是自己的冤家，難不成真的命中注定一生為他流淚守候，當初，如果真疼我，就不應該做出讓人流淚的事。

既已成事實，只有面對「嗯。十五年一無算短也無諾長……」⁵⁹²連妹妹都覺得「安哉拍算？十五年！妳个青春！無成，十五年白白……唔當按尼一个人……守下去！」一生幸福就這樣在空虛中等待，得要好好想清楚。

父親大人對於瓊玉自己本身的交友，婚事，意外飛禍，從不過度干涉，只要女兒吃好睡好「去教冊！好好安頓家己。」「健康合甲飯个代誌解決後，感情个事隨在爾啦。」⁵⁹³

人間事，沒個準，當不得真的，當初瓊玉可也是「台中二高女」畢業。當初太夢幻，只想早點嫁給志天，過甜蜜夫妻日子，日夜相伴隨，人生總是有期待的，只是殘酷人間現實，逼著人面對，「人間事實」總是無可奈何，面對、面對、面對……

「志天那死去……阮个心，一世嘛死去……那關十年二十年……阮，陪伊咧！」⁵⁹⁴始終鬥志高昂，面對不義事，伊自立自強，自己努力自立，守住教職，爲了志天，也爲了自己。

現在教書，規律的生活起居把瓊玉從痛楚消沉中拉拔起來，即使面對周遭的異樣眼光，瓊玉心裡有底，所以很多情況都能平安順利過去。

因為人太有限，人間太多無奈，人太孤獨，世事變幻太劇，然則，有限而孤獨的人，最大的作為就是向內追求的自我完成。

一切由自己決定，自己交給心中的美去指揮。⁵⁹⁵

可愛可敬，令人心疼的女孩，來自精神壓力的苦楚，讓自己平順而忙碌，好好生活，努力教書，要讓人活得快樂，爲父母、爲弟弟、爲自己、也爲志天，做任何事，心甘情願，守志清白，高潔，爲自己，昂然之姿面對，奔赴戰場，參與戰鬥必將勝利而返，心靈的桎梏解除，生命力沛然湧現，活潑起來生活工作生氣蓬勃，以信心，以建設性的態度而生活。

(三)、等待：飛來橫禍、蛻變

瓊玉的教書生活忙碌又忙亂，人總得找出一些些快樂才能活下去，認命之後，真正長大，志天被關，移監，瓊玉探望，等候，等待，漫漫長夜是苦的，對

⁵⁹²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160

⁵⁹³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148

⁵⁹⁴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147

⁵⁹⁵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325

志天的情意，志天刻骨銘心感受到，也領受了，瓊玉很勇敢，很成熟，如此蒼白瘦弱的女子，竟有如此堅韌的心，可歌可感，當志天要搭火車移監臺南，瓊玉死命的抱住志天大腿，在公共場所，勇敢展現她的愛，以「勇猛姿態」呈現在世人面前，瓊玉，爲自己選了等待守候的路，爲她自己的選擇負責任，即使苦，即使煎熬，也是自己面對揀選的。自身的力量，會無限延伸，力量會有形無形的增強，瓊玉的癡情苦愛，勇於面對茫茫不可知的歲月，即使已是遲暮中年歐巴桑，心安理得，等到頭髮花白，也無妨，你林志天沒有罪，

瓊玉確信這一點，我等你，心安理得，我愛你，我守著你。

是我家己的事情，不要你管！伊又加上一句：「志天：你的責任祇有一個：保持身心健康，不要讓老母牽掛。別的，不甘你的事……」⁵⁹⁶

堅持追求，深心喜悅做一個人，生活具熱情，充滿戰鬥，不做空洞的軀殼，一切由自己決定，自我成全。

在教書生涯中追求者眾，當新的朋友蘇君都認爲「瓊玉：妳受許多苦。夠了，結束了。真的。」要瓊玉接納，要瓊玉給她一個位子，保證「我不要妳再受任何苦。從今以後，新的人生展現在眼前不要回頭看。好嗎？」⁵⁹⁷

瓊玉無言以對「……」要和瓊玉締結一個幸福家庭，要給家人妻兒帶來安定幸福，就很夠了，瓊玉，內心沉重……

固執執守著「堅守與志天的愛，不是為了傳統規範，不是畏懼街巷閒言，也不算什麼道義良心；而是：為我自己；我高興，我覺得很愉快、很美好。就這樣。」⁵⁹⁸

即使幽幽心田是孤寂的，主觀的內省，成爲了解自我生命的重要途徑，存在者選擇真正的自我，自覺的瓊玉，自覺的主體，乃爲真正的自我。

生滅變異，自自然然，山川肅穆，草木藹藹，亮麗的藍天白雲，思念的故鄉，親愛的老阿母，教人心疼捨不得的瓊玉愛妻，志天在囚房也念著家人，等待出獄，等待時間的消逝，等待和瓊玉的團圓，而瓊玉這邊，也是處境的反應，有時覺自己有崩頹之虞，好像自己被囚禁室中，「原來「自己」不是由自己造成而是被社會雕塑的。」⁵⁹⁹

志天被移送台北監獄之後，1953，快過年時，瓊玉遭到有關單位約談，硬是說瓊玉知匪不報，被留置幾天，回來後，腦海竟回想不起來；這個農曆年，愁雲慘霧，瓊玉更加內向，在人前裝得鎮定異常，其實難掩內心的怯弱，只因瓊玉被有關單位約談，審訊，深身恐懼在心底。

⁵⁹⁶ 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318

⁵⁹⁷ 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328

⁵⁹⁸ 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330

⁵⁹⁹ 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416

對瓊玉來說是內心的一道道傷痕，忘了吧！連教書工作也受影響，不擔任班導師，只教美勞和音樂的科任老師，瓊玉以無比信心，意志過活，即使面對教員工作丟失也無妨，無懼無求，現在瓊玉要更內斂，更平順度日，無聲無息，不要再受打擾，超越處境的囿限，克服一層層困厄。

「人生的旅程千山萬水，一程一景一困境；生命的蛻化更是層層曲折，層層困厄的。」⁶⁰⁰ 瓊玉從處境出發，要讓自己過得輕爽，過得自然。

(四)、修成正果

志天在新店軍人監獄待了四年九個月，移送火燒島，另一方面瓊玉讓自己忙碌，忙碌讓自己身心健康，教書，補習，出考卷，把自己和別人築起一道無形的牆，即使想要伸出友誼的手，還是會被列為拒絕往來戶，

林志天以壯盛之生命要囚禁於幽獄十五年，還不夠抵銷他的罪孽嗎？
縱然這樣，我鍾瓊玉就必要也承負他的罪罰？⁶⁰¹

歲月推移，瓊玉需要單純，承受不住任何感情層面的風浪，即使被稱為怪人也無妨，回想和志天的相遇相識，相戀訂婚，真正在一起的時間不長，但林志天要坐滿十五年以上的刑獄，重逢在何年何月，不知也，時間無情，天地無情，瓊玉有所失，還是怎的都無妨，心已釋然了，對自己有那麼一絲絲心疼，死守著幽囚天邊的冤家，拚命上課補習，學習喜歡並接受這一切，這也未嘗不是一種成熟、成長、幸福。

後來志天被帶去囚禁在火燒島，瓊玉在葉陶協助下，資料辦妥了，除了「出境證」⁶⁰²之外，一切都完備。

莫名其妙，因為公文未到，出境證沒有辦法簽發，所以沒法搭船前往火燒島，哭，有用嗎？枯等，哀傷，孤寂，蒼穹不容，絕地無助，似乎無容身之所，孤絕，再經過漫長歲月的孤寂之後，跳海去了，最後獲救，但以後和志天的會面也不准了。

經過這場鬧劇，跳海，請求葉陶保密，回到家，蒼白的模樣嚇壞母親及志天的母親，很多事，都是瞞著的，老人家也不敢開口問什麼，「瓊玉以手腳動作，家務繁瑣來困阻心思的躍動飛翔。伊發現「停止意念活動」是目前最佳「療傷」方法。不過很困難，但別無他法，伊努力學習」⁶⁰³

回首前塵往事，瓊玉清楚看到這一路走來的痕跡，千山萬水，晨光夕影，刻骨銘心的體會，不再耽溺幻想，祇要平淡的生活，審慎的應對「管理」自己⁶⁰⁴，建立一套行為規範活下去。

⁶⁰⁰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416

⁶⁰¹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499

⁶⁰²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508

⁶⁰³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516

⁶⁰⁴李喬：《埋冤 1947 埋冤》，臺北：海洋台灣，1995。頁 517

志天服滿十五年刑期，又補強兩年，結束「滿十七年」的牢獄生涯。林志天與鍾瓊玉在瓊玉娘家所在地北斗結婚。婚禮十分簡單。瓊玉以自己的意志力撐過，以自己作為心中的明燈依靠自己的信念，堅持真理，終究修成正果。女人無論處在怎樣的環境之下，都還是能夠塑造出自己的命運道路，都可以超越內在外在的限制，重重囿限阻礙，迎向真正的自我。

第四節《藍彩霞的春天》中的藍彩霞、孫淑美

一、《藍彩霞的春天》中的藍彩霞：

我犯了甚麼罪孽和罪過呢？
請讓我知道我的悖逆和罪過。⁶⁰⁵

一個社會底層的妓，也有著屬於她們的尊嚴，也有著曾屬於她青春的夢露，但，當男權社會是欺凌的近乎粗暴的侮辱凌遲時，反抗之心，覺醒之心，如雨後春筍冒出來了。

誰會為我起來攻擊作惡的人，
誰願為我挺身對抗作孽的人？⁶⁰⁶

靠自己吧！只有自己勇敢無畏的站起來，俯仰無愧，為自己爭取，也為眾家姐妹求活路，《藍彩霞的春天》書中主角藍彩霞再三遭受壓迫凌虐之後採取的行動毋寧勇者的再現，違逆、抗拒、脫離加害者及控訴這個世界，

藍彩霞恆常令人為她的覺醒而感動莫名，是以本文欲從爬梳《藍彩霞的春天》，探討女性自覺。

(一)、生命意義的追尋

顯然，女人的特性沒有一種可以證明她的本質或意願原本就是墮落的：它們是處境的反映。⁶⁰⁷

1、發現痛苦

基進女性主義達利稱父權社會為一「虐待狂社會」(sadosociety)，這個社會「笨、懶、驕、壞等各色男人充斥，遊手好閒、無事撒野、無聊令人討厭的男人更不少見，偏偏他們還訂了一則則的律法規範訓誡，塑了一座座的雕像，要人遵

⁶⁰⁵ (聖經約伯記 13 章 23 節)

⁶⁰⁶ (詩篇 94 章 16 節)

⁶⁰⁷ 西蒙·波娃著。楊翠屏譯：《第二性·第三卷：正當的主張與邁向解放》，臺北：志文，1992。頁 136

奉、膜拜」⁶⁰⁸父權體制下的男人出盡力氣、更無所不用其極壓迫女性心靈、女性身體。⁶⁰⁹所以藍彩霞身處的處境，讓她難堪，痛不欲生。

(1).落難雨夜花

我們所擁有的只是一個人的處境(human condition)，人是自為的存有，人生裡沒有答案，只有問題，⁶¹⁰

忘卻它吧！拋棄它吧！逃避它吧！……伊又回到往日，那時光，那悲苦的開始……⁶¹¹

彩霞母親的慘死，家變質了，烏雲深鎖的中秋節，家中來了新姨娘，命也運也，彩雲姐妹也被迫推入絕望的深淵，一生悲慘的際遇由此開端，父親工作的意外，無法工作，最後竟是新姨娘主張

「阿財：沒有其他路子了……」⁶¹²

「嗯，押三兩年。我是說：花茶室，或那種地方。知道嗎？……」

「瞎！你又不是沒聽說過！鄉下窮人家的某，出嫁前先出去『賺』三幾年；……」⁶¹³

一是的，彩霞、彩雲的命運就這樣被「大人們」決定了⁶¹⁴

風雨中的小鳥沒有僥倖的機會？

在虎豹豺狼的魔爪下，除了哭泣，又能如何？⁶¹⁵

彩霞、彩雲這對小姐妹花，被繼母、形同殘廢的父親因著家庭生計的緣故賣入了妓院，一生的命運，從此改觀，悲慘的日子正要開始。

(2).認命

「我只求死！快殺死我，不要這樣弄我！」……⁶¹⁶

彩霞似乎是祇是微微一掙，伊便不再抗拒。……⁶¹⁷

⁶⁰⁸羅思瑪莉·佟恩。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1996。頁 187

⁶⁰⁹羅思瑪莉·佟恩。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1996。頁 180

⁶¹⁰羅思瑪莉·佟恩。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1996。頁 349

⁶¹¹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13

⁶¹²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0

⁶¹³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1

⁶¹⁴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5

⁶¹⁵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39

⁶¹⁶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45

英君坐下來，指點伊倆穿著內外衣裳，順帶的，也說些寬心勸慰的話。「知道嗎？現在，最好是認命，認命，可以減些苦頭吃。」伊說彩霞姐妹經這一說，或許是驚魂漸定，反而唏噓唸唸哭了起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英君似乎動了心中的什麼：「以後妳們就叫我『君姨』吧。君姨我，起初還不是被逼的。」⁶¹⁸

身不由己的姐妹，命運操在別人手中，恐懼驚慌之外，更多是茫然。

這是心的傷口，鮮血淋漓的傷口，到此，誰都勸慰不成誰。姐妹倆相擁著痛哭失聲……。⁶¹⁹

乞求「放生」也絕無希望。那麼就面對它，面對迎向自己的每一分、秒；至於下一分秒變化如何？災難如何？那是下一分秒的事。⁶²⁰會怕，可是逃不掉啊！那就咬緊牙關來忍受了

對於運命、上天的作弄、繼母、父親的安排，除了怨憤，認命，又能如何？

這隻人間風雨中的小鳥，豈有僥倖的機會？⁶²¹

無奈之餘，只有逆來順受，只有默默含悲，只有安靜吞忍，無語問蒼天了。

2、沉淪

基進女性主義安德烈·鐸金認為，娼婦型女性，在男人眼中，是十分「好欺負」、「易使喚」的，因為藉由酒精，藉由毒品，藉由使對方受餓、受罪，藉由種種剝削、利用的手段，男人能把這類型女性盡納於股掌供他差遣。妓女型女性由於她的生計連同生命都交在男人手上，因此除俯首聽命外別無他途，男人對她可任意作弄、糟蹋。⁶²²，所以，不得不變壞自我墮落，學會消遣，在被淫虐的過程中麻醉自己，忘卻回憶，擺脫痛苦的糾纏。

(1).麻木

面對接續而來的一切，已無法再意識，再掌握，是自我退縮吧，不然又能如何，天薄人以福，運命的註定，在哭過、吵過、鬧過之後，又如何？

伊脫了。伊一面看著姐姐的裸體，……這時，姐姐彩霞已經早就一絲不

⁶¹⁷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46

⁶¹⁸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47

⁶¹⁹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49

⁶²⁰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103

⁶²¹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32

⁶²²羅思瑪莉·佟恩。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1996。頁 139

掛了…(頁 94-95)

伊緊閉雙眼，閉住呼吸；只在窒息時刻才吸一口氣，…。⁶²³

伊不得不遵照英君阿姨傳授的「技巧」—完全放棄抵抗，完全不予「合作」，完全沒有反應。實際伊也無從合作不會有反應。…。⁶²⁴

「既然這樣，我就下流下去吧！」伊得到這樣一個結論。⁶²⁵

風中的雨夜花，飄零啊飄零，落土爛！任憑人糟蹋，凌虐。這樣的環境，逼迫欺壓，心死，心冷，心麻痺了。

(2).自棄

「『那麼，我藍彩霞也快快樂樂去賣吧！』伊告訴自己」⁶²⁶，藍彩霞做了可怕的思考，內心萌生隱痛，但痛過之後呢？自艾自憐、自怨自恨，伊一直努力提醒自己，說服自己，隨時要有心理準備；當那「自甘下流」的飄忽意念萌生之際，伊更趁機徹底說服自己—好好去面對必然的劫難……⁶²⁷

藍彩霞心中的忿恨，讓她沉默面對，在生意上門，即使害怕，打哆嗦，她不願被人看出，她故意大事化妝，連彩雲妹妹都氣姐姐為何表現得那麼合作，是姐姐變壞了，身體毀壞了，心呢？

自古以來，似乎娼婦的問題，一直伴隨著人類，時至今日猶然，賣身妓院的女子，對一切男人服務，和已婚婦女一樣受壓迫，只是已婚婦女是被尊敬的人們，有著丈夫的保護，但是妓女，卻被否定作為人的權利，一股腦兒承擔了一切所有的欺凌，所有的女性苦境。還把妓女和罪犯相提並論，認為是破壞風俗的壞胚子。

買淫慾的男人當他們發洩過後，「下來」之後，匆匆穿衣褲的時刻，又為什麼態度大變、神色全異呢？那個分秒中，他們眼神中充滿卑視，甚至於是強烈的厭惡，似乎是棄之逃之唯恐不及，

我是最低賤、最卑劣、最下流的一群；是社會世上最鄙視最厭惡的一群人。

⁶²⁸

時間一直飛逝，日子一天天過，「妓院業績」不斷不斷的提升，彩霞彩雲早已冷漠了，逐漸麻木了，似乎慢慢的慢慢的異化成近似於植物性的存在。

彩霞、彩雲和其他可憐苦情命運的女子一樣，早已像生物體本能式的存活著，說什麼悲哀啊！痛苦啊！怨恨啊！期待啊！脫逃啊！心田腦海早已麻木自棄

⁶²³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107

⁶²⁴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118

⁶²⁵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130

⁶²⁶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130

⁶²⁷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131

⁶²⁸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141

了。

(3).沉淪

最後是徹底的沉淪，我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那就讓命運去安排。目前能做的，就是過一天，算一天；能享受什麼，就享受它。伊找到這種結論。我這樣也很好。妓女，也是一種人生。伊這樣想。⁶²⁹
伊首先學抽煙，接著喝酒也慢慢上道。
於是，伊有些快樂起來；……半年不到時日，被訓練成騷蕩妖豔而冷靜銳利的賣春女人⁶³⁰

彩霞抽煙喝酒賭博樣樣來，放縱自己的官能，滿足自己，發揮迷人性感魅力，泛起誘人色情，成了「紅玫瑰」的「臺柱」，豔名高漲了，色聲響亮起來，一身狐魅誘惑人，「銷量」也增多了，徹徹底底賣肉了。變成一個十足的壞女人，下流貨色。

3、靈覺

我們愈是想把我們自己化約成純粹的物，我們就愈能察覺到我們自己是主體，⁶³¹

(1).甦醒

人不會時時、或永遠被自己蒙蔽，彩霞漸漸意識到自己，她不願再將自己視爲男人的玩物，難不成女人生來就是這個樣子無法改變嗎？女性永遠是宿命的嗎？妓女不是人嗎？只是爲取悅男人而存在嗎？

「漸漸的，那最初由震撼而絕望，進而麻木的心神，又逐漸甦醒了」⁶³²
妓女這角色的註定悲劇，似乎就在於並不是由女人自己所造出，而是男人世界的產物。

藍彩霞當妓女，賣肉，又要去服侍一些貴賓，又要被角頭，小流氓，龜公凌辱，最痛恨的莊青桂那隻豬，讓彩霞受盡摧殘，身心創傷，顫慄驚悚。慢慢的，舊恨新仇，會讓舊創再次蝕心，麻木的心，倏忽甦醒過來，但帶來痛苦的熬煎，只是過後呢？隱微的良知如風中殘燭一陣搖晃……

「我不甘心！我不要……」周阿香開口了

「我不。我不要這樣活下去。」「我不要。我不。到此為止了。」楊敏慧又自言自語，而且似乎語無倫次沒什麼好等了，沒意思。就靠自己了……⁶³³

⁶²⁹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156

⁶³⁰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157

⁶³¹羅思瑪莉·佟恩。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1996。頁 353

⁶³²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155

⁶³³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169

最後被騙的小女生楊敏慧，上吊自殺，恨死了，她知道，沒有人會來救，沒有人救得了……楊敏慧的死，讓彩霞驀然甦醒，讓彩霞痛哭失聲，可憐的敏慧很勇敢…那彩霞呢？「藍彩霞啊！妳現在算是什麼？」伊責問自己。⁶³⁴

楊敏慧血肉濺迸四散的慘狀讓幽幽迷霧繚漫的靈臺上，閃過一道光，讓彩霞心神一振，心田波濤洶湧。

(2). 覺醒

「哼！哼！欺負人，欺負人，要有一定限度喔！」

「我說：欺負人，不能過份喔！我王阿珠不是會計較的人喔！但是，我是人！是人！那你就不要過份喔！」

「王阿珠！妳，要死啦？」陳的目光，像利刀刺向阿珠。

「他，他過份嘛！我是不要那樣的嘛！」平常懦弱又帶些傻氣的阿珠，忽然目露亮光，昂頭挺腰，一句接一句，毫無怯意；這哪像是以往的阿珠？

「我是講：妳不想活命啦？」陳一步步逼近。「逼到我不能活，我就不活！」伊居然這樣說⁶³⁵

彩霞聽進去阿珠的話，進到心靈的深處，那些苦情可憐的姐妹們痛苦的遭遇，深深撼動彩霞的心，跳樓的小喬同伴、遭受毒打的宜珍、自縊、墜樓的敏慧以及咬掉惡魔命根子的王阿珠，在在刺激了彩霞，讓彩霞內心翻轉、思索，覺醒的種子，發芽了！除非靠自己，沒有人會救妳，只有自己救自己。

「自己不憐惜自己，誰憐惜？不自救，誰救妳？」⁶³⁶

彩霞的處境讓她陷入絕境，但也是這個場域，讓她絕地再生，愛自己、為自己、也要求自己。

藍彩霞發現痛苦、尋找解決方式、邁向新局，藍彩霞自我覺醒、自我成全、自我救贖。

而淑美這個啞巴小妓女，卻給伊帶來許多震驚和幽忽的啟示…

「唉！這個死啞巴！」彩霞切齒不已。是心疼的切齒，也是對不平不義人間的切齒。⁶³⁷

不說話的小啞巴，給了藍彩霞啟示，藍彩霞肯定是深深的思考，會讓藍彩霞

⁶³⁴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184

⁶³⁵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187-188

⁶³⁶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37

⁶³⁷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47

靈光閃閃的，心底隱隱作痛，所以，藍彩霞要走出屬於自己的路，要勇敢起來。

伊不是逃走，伊是堂堂之姿「走」出去的。這一點很重要。…伊，還是找不到路。不，應該說：根本沒有路，路是要走下去才會出現的。然而，路的性質、方向、長短差別太大了。

彩霞伊走出的一是自己走出來，也是被逼著走出來的，卻是太陡太短啦！…自己突然沉著起來，勇敢起來，也成熟許多。⁶³⁸

伊不由地，又想起孫淑美那個可憐而勇敢的難友來。…今天自己不站起來，今天便不是屬於妳自己的，而今天就匆匆消失。…

要勇於反抗，找出屬於自己的方向，不能就這樣被壓榨過一生，啊！再怎麼悲慘，總是要自己去走一次吧！一定要自己勇敢去試一次，因為路是人走出來的。一定要勇敢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坦途。

啊哈！是的，路是人走出來的！希望來自心田，而勇氣全靠自己的覺醒啊！伊深刻地想到這些。⁶³⁹

藍彩霞開始反抗，心中幼苗滋長，不要再被剝削，不要一直當出賣靈肉的妓女。一股力量向上攀升，自己要勇於自救。

是的，心存希望，一個目標豎立在前方，縱然是一個妓女，還是能夠萌生一股向上攀援的力量。⁶⁴⁰

(二)、自我救贖

1、尋找解決

藍彩霞自我救贖，尋求解決之道，因為作為一個人，彩霞自主性的要成為勇敢的自己。

自由才是道德之母⁶⁴¹

艾德勒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創造性的自我」(creative self)，這個自我能主動地介入先天的生物性並在其中發見未來的目標

艾德勒以為，就作為人的我們之塑造而言，後天環境比先天根柢的影響要

⁶³⁸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56

⁶³⁹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60

⁶⁴⁰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77

⁶⁴¹顧燕翎：《女性主義經典》，臺北：女書，1999。頁 6

來得大得多了⁶⁴²

漆黑的午夜，氣溫驟降。是冬天了，漫長的冬天橫在眼前。彩霞妓女生涯越走越灰暗，開始出特別差，專營仙人跳，「勒索生意」……最後「風仔」自作自受，被人一刀切斷脈管，

彩霞心中的驚恐害怕全沒了……彩霞決心力戰到底，啥都不再怕的啦！慢慢累積，由原先的恐懼到逃脫，最終的反抗，心中凝聚力量與決心了。

(1).自救

如何解除扣在女人心頭的枷鎖？……讓女人自己出來說話⁶⁴³

每個人的內在都有一個深藏的、真實的自我。⁶⁴⁴

女性是受「他性」(otherness)所壓迫，女人必須要照她自己所希望的樣子去捏塑她自己。⁶⁴⁵

你在苦難的日子氣餒嗎？那麼你的力量就微弱。⁶⁴⁶

彩霞的身心之結，就在這裡。伊很久以來就動了殺機，只要見到青桂，只要青桂在伊身上肆虐，伊就在心裡殺他一次或數次。「在心裡殺死他」成為伊抗拒他的摧殘的唯一力量；⁶⁴⁷

訴諸冷漠、訴諸慾望、訴諸施虐、訴諸恨，一切的反抗都始自安靜的冷漠，彩霞建立自我，忽視掉「我們是被他者決定」、

「我們是被那些他者的眼光所形塑」的事實，不再自我蒙蔽，勇敢面對自己。因為忍辱苟活，那是懦弱不才的人才如此，等不到老天爺良心發現，上天何來報應之有，只有自己，活生生的自己，是決定苟且偷生或勇於向人世間的不公不義控訴、呼喊，反擊。不再欺騙自己，彩霞你是一自由主體，而非一被決定的客體，自己負責後果。

2、反抗是存有的唯一活路

(1).殺出活路

敵人的結局，我必親眼看見；起來攻擊我的惡人遭報，我必親耳聽見⁶⁴⁸

邪惡的人如青草滋長，作惡的人如花木繁茂，到頭來卻必永遠滅絕。⁶⁴⁹

深刻思考之後，彩霞雖不知橫在眼前的荊棘將如何刺人，但是，那被困苦折

⁶⁴²羅思瑪莉·佟恩。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1996。頁 257

⁶⁴³顧燕翎：《女性主義經典》，臺北：女書，1999。頁 14

⁶⁴⁴羅思瑪莉·佟恩。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1996。頁 300

⁶⁴⁵羅思瑪莉·佟恩。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1996。頁 10

⁶⁴⁶聖經箴言 24 章 10 節

⁶⁴⁷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94

⁶⁴⁸聖經詩篇 92 章 11 節

⁶⁴⁹聖經詩篇 92 章 7 節

磨淬煉的心啊！無懼於恍然乍現於眼前的不祥陰影，彩霞不怕痛苦的來臨，如同被踩踏後的土地，乾涸、硬了，生出力量、頑強硬頸，成熟、長大，不憂不懼，勇敢迎戰。

是的！人間就是這樣不平不義！

誰來為天下可憐人，救苦救難，打抱不平？⁶⁵⁰

彩霞被迫去演活春宮，這對她來說，是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被迫在小房間，一張衛生紙，一盆水，性服務已經夠受，現在莊青桂又搞色情行業內春宮表演這種最淫邪的勾當，彩霞怨恨，懣憤不平，彩霞不願意再受苦，再受羞辱，能逃嗎？死，能解脫嗎？彩霞主體性展現—女性無論身處在怎樣的環境，她都應該還是能塑造出她自己的命運道路。⁶⁵¹

(三)、昇華與解脫

1、破繭而出

沙特存在先於本質，對自由的深切渴望以及伴隨而來的責任感，因為人從未能置身於處境之外，所以「最終，人要為其所是而負責。」

卡洛·雅雪：「人可以在重重限制裡作出衝破限制、或繼續留在限制內的決定，當然，有時候作出的決定可能很無可奈何，是當事人在無可選擇下作出的選擇。不過決定好歹是作了且當事人必須要為它負起責任」⁶⁵²

彩霞神態看來有些恍惚，實際上是在想心事；伊的心思已經牢牢地，鞏固地糾纏在一樁事況上……

彩霞思索的，已經逐漸成熟成形。⁶⁵³

彩霞告訴妹妹她要去拚莊青桂，莊青桂這皮條客沒有折磨死這些小妓女是不會善罷甘休的，即使賠上一條命都無妨，彩霞徹頭徹尾，徹徹底底的覺悟了，⁶⁵⁴找出唯一的出路，沒有任何人會幫受害者，弱者，一切要靠自己，

弱者，受害者自己起來反抗，消滅害你受苦的壞人！

「存在」二字是強調在任何一個形而上或科學系統裏，每一個人都具有自己的獨特性，這人是自由的、能思、態想、腳踏實地和真真正正的作抉擇和承擔自

⁶⁵⁰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300

⁶⁵¹羅思瑪莉·佟恩。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1996。頁 376

⁶⁵²羅思瑪莉·佟恩。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1996。頁 377

⁶⁵³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302

⁶⁵⁴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305

己的人生。

雅斯培簡明地說「存在」即是「自存」，海德格進一步闡釋「自存」就是一個人實現自己的可能性。沙特則形容真實的「存在」就是「自在」——有意識、有自由及自決的人生。

人生總要經歷善惡取捨，是非判斷。當他突然勇於判斷，而且深覺必要表達自己與眾不同的價值時，毅然敢於挑戰群眾，自我承擔與群眾割裂的一切後果，當下，世界和他截斷二分，他徹底的返回自己的世界裏。在此，人群在他的舞台上退後了，自己彷彿成爲了被注視的一人，這時他唯有自己面對一切，亦發現他一真正被活埋的本相——自我。

沙特曾說過：「存在先於本質」是存在主義共同信念。姑且勿論他的主張是否得到所有「存在主義者」的認同。然而在此，「存在先於本質」就是自我創造的基石。沙特這一段話強調了三點，第一，人是不能界定的，第二，人是自由的，第三，自由給予自我創造的可能性。

世上沒有誰是別人的主人，人生是自己的，所以要抉擇，亦因爲是源於自決的，所以一切也自我承擔。⁶⁵⁵

彩霞沉痛的，慘痛的體會，一切自由自決靠自己，該怎麼做，就怎麼做，該付出，就付出，不要期待甚麼，不要等待甚麼，即使是小妓女，別人認爲最下流卑賤的妓女，也還是可以走出屬於自己的路，從污穢卑賤中、從泥淖髒汙裡、從濁垢腐臭內，掙脫出來，走出向上向善的大路來，一切全靠自己啊！

新的一天又來到，一切都是新的變化，彩霞新的命運…開展了！

2、置之死地而後生

做爲一個人，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之所在，「自己選擇自己想進行的目標」⁶⁵⁶，即使面對再困難、再難堪的境遇，都還是可以有意識地運作自己。最後的決心確定的力量來源，⁶⁵⁷彩霞死心、心未死之前，總要不斷的找到一絲絲、一線線希望的。終就可以找到希望的。

找到「殺魚刀」，一單刃尖頭的銳利鋼刀。這是收藏方便又很稱手的好工具。

彩霞保持鎮靜，也不說話。⁶⁵⁸

彩霞在艱苦的掙扎中，在心的深處，洶湧澎湃，化爲行動吧！總是可以達到目的，一切要沉著，爲了「真正的親人」小妹彩雲，自己捨命一擊，讓妹妹脫離苦海，沒啥在怕的！

⁶⁵⁵郭其才《從存在主義略談人生哲學》香港：新亞研究生(香港人文哲學網頁)

⁶⁵⁶羅思瑪莉·佟恩。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刁筱華，臺北：時報，1996。頁 378

⁶⁵⁷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312

⁶⁵⁸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308-309

「心已決，方法已定，還有什麼不能等！」⁶⁵⁹當莊青桂喝完酒，酒足飯飽之際，找彩霞大殺一場，也是機會的到來，趁莊青桂去洗澡之際，彩霞「以最快速度，把「殺魚尖刀」塞進順手方位的墊被底下，又把鐵鑽塞入床尾的墊被裏面。刀片呢？是預備用的，也是替自己準備的；」⁶⁶⁰

當莊青桂激烈的凌虐，彩霞使出渾身解數，把他激發到性的最高峰，也要最終讓他的生命突然跌入絕望之谷。彩霞在他再三騰身撲上來，壓下來的瞬間，伸手摸到「殺魚尖刀」，彩霞狂亂的挺送迎合，心靜如水，心神的一點清明靈覺，絲毫不曾混濁。也是時機已到，在他高潮之時，身子挺起，兩人距離最大的瞬間，把右手尖刀插入莊青桂的心窩，左手再補上力道，尖刀戳破心臟。死翹翹了！再來莊青桂之父莊國暉吧！下樓找阿暉伯，……彩霞提起七寸的大鐵鑽，往他腰眼刺戳下去，不死，在恍惚間拿起鐵椅，劈打莊國暉的頭部、臉部……

彩霞殺人啦！

一切都過去了！彩霞暈倒了，在昏迷中被警車載走。這個冬夜多酷冷，這個冬夜漆黑又淒清。彩霞完成她自己。

3、自我重生

藍彩霞很婉轉的將殺莊青桂父子的計劃告知藍彩雲，一直等候時機，她的心意已決了，她心平氣和等待，後來莊青桂要藍彩霞她們去演活春宮，刺激藍彩霞，藍彩霞準備了殺魚尖刀在兩人發生性行為時，重重的刺了莊青桂的心臟，後來也砸破莊國暉的頭，最後報案，自救，救人，脫離苦海，如蝴蝶的蛻變。褪蛹重生！剛健勇毅、不畏懼衝突、不害怕自我規劃命運道路的可憐落難雨夜花彩霞自我重生，也救了彩雲及其他可憐小妓女。

所謂真實自然的女性，照基進女性主義達利的看法，是指那些拒受父權操弄的女性、那些無論如何堅持自我的女性，以及那些拒讓父權體制上漆、寧保身心自然的女性。……達利指出，污彩凌加下，捨飛翔何從？自然天成的女性之抗拒色彩，並非出於膽小畏怯的姿態。相反地，她「振翼飛起」、「絕不讓那些靈魂終結者得逞」；她「展翼翱翔……飛離父權體制的範疇，」盡興遊天，「終而飛入父權之外的領域。」在這兒，她不必再受無良姊妹（那些甘於受父權體制捏塑的女性）的摧殘，更不必再受父權語言的凌辱乃至父權價值觀念的駕馭。⁶⁶¹

社會的氛圍與社會的束縛，緊緊的綑綁彼時之女性，女性身不由己，身不自由，發現痛苦，但，心是想飛的，心底湧現的力量，尋找解決方式，自我覺醒，自己做為一個人，一個女人，女性的內省，反省，自我醒覺，走出屬於自己的尊嚴，需要勇氣，自覺，行動，自我成全、自我救贖，而後成就自己做為一個女人，

⁶⁵⁹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317

⁶⁶⁰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319

⁶⁶¹羅思瑪莉·佟恩。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1996。頁 182

一個人的完整。

然則，女人的命。難不成真的就像油麻菜籽。隨風飛送。飛到哪，送到哪，就落到哪！是該認份，亦或認命。是該孤單，亦或堅苦卓絕過這一生？是有太多的未知，是當真如此乎？難道沒有另一種可能，讓女性活出自己。讓女性的靈魂覺醒，讓女性做屬於自己的真正自己，並且讓女性可以發現並追尋自身永生的活路。有的，藍彩霞做到了，只是代價太大，她的春天在鐵窗裡面，啊！心卻是自由的，藍彩霞的春天在她心裡的自覺反抗，充份覺醒上。

二、《藍彩霞的春天》中的孫淑美

(一)、不幸的開始

到底孫淑美是不是笨蛋？⁶⁶²

「重陽節前一天，午後開始下毛毛雨，西風陣陣，有點涼意」⁶⁶³；前門「店面」，進來兩個女人；一個臃腫的中年婦人，一個臉蛋姣好，雙眼又大又亮的女孩。

龜婆阿尾仔面對陌生人，從不給好臉色看待，「做什麼？找誰？」，孫淑美被親姑姑帶到妓院

「尋頭家，頭家娘。太太是頭家娘吧？」

「我不是。什麼事，說清楚—妳們要找親戚啊？這裏無啦。」

「唔係。是這個—阿淑美啦，想來這裏，唔……」

「哦？是妳親生女嗎？」

「不是。是我姪女，我是伊阿姑；是伊阿爸託我帶來這裏看看—聽說這裏要細妹仔……」

「那伊阿爸自己怎麼不帶來？阿母呢？」

「就是伊阿爸得絕症，伊要來賣身換藥錢……伊阿母硬不下心腸，不敢來，就求我……」

「喂！硬不下心腸，就不要做呀！」

「叫別人帶來賣！還不是一樣—推親生女入火坑！」

「不行啦！回去回去！」

「為什麼？我家淑美自願呀？」

「我們的規矩是：一定要生父生母出面」

「我是阿姑呀！淑美的親阿姑，伊也二十歲啦，還帶來身份證。」⁶⁶⁴

⁶⁶²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256

⁶⁶³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38

⁶⁶⁴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38-239

孫淑美被阿姑帶到妓院欲賣身贖錢為父醫病，站在一旁，咿咿呀呀發不出音，原來是一場高燒燒壞了，可憐啞女，決心跳入苦海，只為盡孝，因為老父得了肝癌並已轉移到肺臟及淋巴系統，可能隨時死亡，痛苦難當，淑美為了老父醫藥費，所以下海出賣靈肉，伊阿母知情，伊阿爸也『希望』賣身給他一治療那必死無疑的絕症，連伊阿爸親筆的『志願書』都帶來了，人間慘事又多一樁，自己親身父母賣女為娼下海，只為自己貪生怕死，要醫藥費醫病。

第二天，淑美生母，來拿錢，淑美默然站一旁，賣身錢，已交到母親手中，命運底定，要清醒面對現實，這時再互道保重有何用？

(二)、認命，下海

彩霞奉命要教淑美技巧及防傷之道，曾經被教導，現在要教這個小可憐，小啞巴，真是悲慘！彩霞不知如何表達自己內心的不平和憐惜，淑美只會「啊！啊！啊！」淚眼濛濛，哇！痛哭不止。

五天後，淑美被送到親親賓館，給人開包，之後，似乎甘於這樣的生活，還向老闆娘要來三合板，用馬克筆寫上：「淑美，啞巴，五百元，謝謝」。⁶⁶⁵接客前，讓客人見過「招牌」，無事可做時還拿著「招牌」到處打轉，連娼寮裏的其他女子都竊竊私語「見到鬼啦！啞巴好像做得滿起勁似的。」淑美還會幫其他姐妹洗衣服，補衣服，整理小房間，跪下來抹地板，把這當成自己的家，把同是下海的女子當成姐妹親人。

認命認份，日子過得甘心，對人客的要求，盡力做到，從拒絕、哭過，學習，似乎樣樣都上道。

每天每天，收工時間一到，嘩啦啦沖冷水澡，一邊洗，一邊哭，吵得大家也見怪不怪，連彩霞都好奇問淑美：

「淑美：你到底哭什麼？每次洗澡都這樣？」

「每天洗，每天哭，就把難過消除掉？」

「淑美呀！難過，這麼容易就除得掉呀」

「妳討厭？……」

「很臭？什麼很臭？」

「很臭？很髒？啊！骯髒？」⁶⁶⁶

「啊啊！嗯嗯！啊啊！」淑美皺眉，皺鼻，嘴直往下撇，表達她內心的恥辱，感覺，「妳的意思是：把身上骯髒的，和難過傷心，一起洗掉！流掉！沖掉！是不是？」

「是是是。啊啊！嗯嗯！」淑美一股碌的衝過來抱住彩霞，兩人緊緊相擁。可憐的淑美，可憐的啞女，賣身為父「淑美啊！多麼純潔，多麼可愛的小啞巴，

⁶⁶⁵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48

⁶⁶⁶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49

可憐的小妓女……」，不幸的人生，悲慘的境遇，淑美的賣身，自動為娼，為父親的醫藥費而下海，這樣到底對不對？該不該？淑美的境遇，不合公義吧！

(三)、父亡，自覺，出走

淑美下海近兩個月，淑美的姑媽在某天清晨跑來找淑美，告知噩耗：

「阿美！阿美呀！妳阿爸死咧，昨暗暝十二時斷氣。斷氣前嘔一陣斗血……」⁶⁶⁷

淑美聽到消息，喊了一聲「阿爸啊……」眼淚直流，僵立在那。老鴿派保鏢「護送」淑美回鄉奔喪，嚴格限制為三天兩夜，要求時間到，第三天午夜十二時前「回店」銷假，奔喪完，再回來繼續賺血汗錢，再回來繼續慘無人道的被剝削生活。

淑美奔喪後準時「返店」，回到店裡，一臉肅然，「緊抵圓唇，雙眼發直」⁶⁶⁸，心中自有主張，連店內姐妹淘想逗逗淑美，也被淑美的氣勢嚇到，大家紛紛走開。接下來的日子，淑美堅拒接客，招來一頓好打，被老鴿夫婦打了一頓，「嚴懲」「酷打」一番，看得眾姐妹花容失色，驚嚇異常，

「三十萬買來的，妳知？妳不脫褲子，休想活著離開這裏！」

「唔……啊，呃，死死……阿爸爸啊……」啞女淑美想要表達意思

「妳那賣掉妳的冷血阿爸死了，可是妳還欠我三十萬！知道嗎？三十萬塊一幹妳個雞歪！」⁶⁶⁹

淑美打定主意，不接客，就是不接客，任憑你威脅利誘，任憑你嚴刑烤打，不接，就是不接，展現出驚人的頑強姿態，最後被老鴿網綁起來，全身赤裸，像「綁網肉粽那樣網作「不等邊的多角形」」，⁶⁷⁰丟進廁所裡。

老鴿以為「讓伊餓上三天三夜再說」，以為這樣會讓淑美屈服，忘了身為人性的尊嚴，人性的自覺覺醒，老鴿沒人性，萬一「餓死了呢？」老鴿泯滅人性的說道：「死了就丟到橋下去—有誰多嘴一句，就把誰卸成八塊！」嚇得無人敢言，「……」

甚至出言恐嚇「還有：誰替伊解開繩子，或者幫伊逃走—逃不走的，告訴妳們：前前後後有四重人馬守著呢—那，就給妳上綁進廁所，試卡邁！」⁶⁷¹

⁶⁶⁷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50

⁶⁶⁸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52

⁶⁶⁹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52

⁶⁷⁰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52

⁶⁷¹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53

太低估淑美了，當心已死，當心意已決，「惡不會自己消滅，要得救必需靠自己自立自強，自己不救，沒人救你」，再綑綁吧！再凌虐吧！生命的蛻化層層曲折，步步困厄，要靠自己解決。不受威脅的。

娼寮裡的眾姐妹互相輪流去勸告，要淑美放棄反抗，淑美從不表達什麼，反倒是小妓女們情緒不穩，彩雲、彩霞姐妹要端水，要去幫忙解開繩子，淑美一樣咿咿呀呀，不肯接受她們的善意，讓彩霞又怕又氣，不知如何是好，

無巧不成書，遇到了當地的拜拜，人客眾多，妓院川流不息，眾姐妹受苦受難，生意太忙，大家也忘了啞女淑美的存在，越是忙亂，越是事情發生之時，「囚禁淑美的廁所突然敞開，臉似白紙但雙眼炯炯有神的淑美，搖搖晃晃地走了出來。伊一絲不掛；無懼地，也像是夢遊般向前，向大門走去。」⁶⁷² 淑美越過大門的關卡，走到巷子口，立刻被人潮團團圍住，

「哇！光光！脫光光！哇哈！嶄！極嶄咧！」

「那不是風仔店的啞巴淑美嗎？」

「來唷！來看全光光的！」

「哇！警察！警察來啦！」

「條子？條子嗎？那……」

「嘩嘩！嘩嘩！」⁶⁷³

警察帶走淑美，淑美也許得救了，淑美以一絲不掛赤裸之身，面對全部的人，沒什麼好怕的，淑美不是逃走，淑美是以堂堂之姿「走」出去的，路是要走下去才會出現的，「到底孫淑美是不是笨蛋？」⁶⁷⁴ 為何如此心甘情願？「一絲不掛的走出大門，引來大家注意，才爭取到自由，脫離苦海，其強烈的反抗手段，終於獲得自身的自由。最終在女性的覺悟下，淑美不再認命，在其自主思想意識中，終使淑美迎向新的人生，不再只是被現實毀滅的悲劇形象。⁶⁷⁵」誰說社會邊緣的女性同胞，身處社會底層的女性，沒有自覺的能力？一切只有靠自己，方得以自救。

孫淑美在書中出現的篇幅不多，但，所彰顯的意義非凡，為父病、賣身、當娼妓，人人最看不起的女，被親姑姑、親父、親母推入火坑，毫無怨言，不是因為她是咿咿呀呀的死笨啞女，而是她心甘情願領受加諸身上的種種烙印。但是當癌父病死，奔喪回，老鴇逼她再接客，淑美誓死不依，絕不，絕不，絕不……

⁶⁷²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54

⁶⁷³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54

⁶⁷⁴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56

⁶⁷⁵黃琦君《李喬文學作品中的客家文化研究》。新竹師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 64

即使全身赤裸被捆成粽形丟入廁所內，不給吃、不給喝，仍不屈服。

彩霞、彩雲，偷送水、想幫淑美解開繩子，淑美拒絕接受，心中上帝已死，代表父權的生父已死，則，所受的枷鎖桎梏已不復束縛了，自動鬆綁了。上帝的死亡，恢復自我的責任，恢復自我的決定。⁶⁷⁶淑美自我創造、超越的意志，讓她忍受凌虐、捆綁；最後在廟會拜拜之際，人人忙著拜拜幾乎忘了她的存在，以全身赤裸之姿，掙脫捆綁，昂然挺立走出大門，走向大街，嚇壞了矯飾的行人，也召來警察，掙得自己最終的自由。

「人的存在，真是一場悲劇，但，淑美勇敢面對，淑美(我)是自由的一超出憂慮，超出悔恨之上的自由！淑美(我)既不是奴隸，也不是主人。淑美(我)就是淑美(我)的自由。你(上帝)一旦創造了我，我就是自由的了。……因為我，宙斯啊，是人。而每一個人必須找尋到他的路線。我希望成爲一個沒有國土，沒有子民的國王。⁶⁷⁷」一個覺醒的人，不需要上帝，他(她)是自由的追尋他(她)自己。

孫淑美這個可憐的小啞巴，從認份、認命、下海賣身、賺錢救父，到父死之後，奔喪回妓院，堅不接客，勇敢做自己。父權已死，抗拒再委屈自己，打定主意，勇於揮別過去，追尋屬於自己的路，即使被捆綁，被關在廁所中，仍昂然鬆綁、出走，一絲不掛，裸身之姿走出，去掉一切虛假、包袱、桎梏，衝破重重限制，走出屬於自己的春天，爲自己負責任，啞女孫淑美，醒覺爲己，決不是一個笨蛋，大踏步迎向真正的自我。

⁶⁷⁶陳鼓應：《存在主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頁 103

⁶⁷⁷陳鼓應：《存在主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頁 295

第六章 結論

李喬熱血、俠情，對生命的自我醒覺，對時代的過往做出反省，對人生旅程的步履，步步踏實。悲苦童年，豐富的人生閱歷，及一生奮進執著，所有作品中可見創作態度，愛自己的鄉土，愛週遭人群，關懷弱勢，展現自己這一蕃仔林窮鄉僻壤的小孩，人生不悔的行程，生命自是尊嚴。

李喬是一位具備悲天憫人胸懷、深愛斯土斯民的大地作家，貼合生活親自經歷，掌握時代脈動、發抒胸臆、力現困苦環境下，人性存活自重自立，文學筆觸深具感染力，感動人心。

李喬書寫女性如此深入，如他自己所言：「我寫那些，是因為台灣的社會女性，的確是弱勢，所以站在女性弱勢的角度。⁶⁷⁸」李喬在寫作上是真實自然的流露及反映，自然不做作，就如同是自己的姐妹，只因生活中實際存在，所以信手拈來，格外具渲染力，撼動人心。李喬經由如椽之筆，為人間不平，發出他的吼聲，對受苦的心靈，張開他溫柔的擁抱。字裡行間充份發抒對女性的謳歌，因為女性即使斷腸心碎，活著比死苦，為人，依然活下去；呈現莫大的毅力。

李喬作品中的女性處在不同年代父權社會氛圍宰制之下，應對進退，活出屬於人性的尊嚴，本章著眼總結女性人物受社會宰制及其相對應之道的講述，講述如何走出自己，追求獨立自主，展現女性自覺精神。

存在先於本質，人會以自己的行動去接受他的現狀，並在行動中超越現狀，當然，人一出生就被置於一個由歷史條件和物質，條件構成的總合中，這總合確立了個人的處境，每一個人都應該親身去經歷，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⁶⁷⁹

燈妹從悲慘花園女、幼時棄兒，少年養女一路走來，燈妹這個花園女，做牛做馬，形象卑微，任勞任怨，卻落在最後，出場的形象是那麼卑下、畏怯，「那眼神，也還是定定的。不大不小的眼睛，老是平平地往前凝視，」⁶⁸⁰

既之，茫然無奈、童養媳送作堆，輾轉顛沛流離，交換婚姻、無尊嚴，一直

⁶⁷⁸劉亮雅：《想像的壯遊》，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頁 215

⁶⁷⁹薛鈺蓉《女性意識的成長及其教育意涵—以西蒙·德·波娃為例》。臺北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 34

⁶⁸⁰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臺北：遠景，1981。頁 13

到劉阿漢要了燈妹，同是天涯淪落人、身在人世天地間寂寞孤丁阿漢要了寂寞孤女，新婚燕爾，另一段苦難的開始，即使災禍接連，生之勇氣猶存、仍然勇敢存活，堅強剛毅活下去，人是風中的微塵，但是燈妹在自己意志力驅動下全心全意不顧阻礙，不怕環境，完全忠於自己的意志。

燈妹中年喪子喪夫啊！世路何其顛沛躓碯，何其蹣跚躑躅，令人鼻青臉腫，燈妹這阿漢嫂啊 信念明，意志堅，終能化此重重挑戰，時代再悲，活著的，恆勇毅。繼續生命中艱苦的行程！

老來的阿漢婆，似智慧圓融的人間行者，聞聲救苦，如赤腳菩薩(觀音大士)啊！無垢清淨光，不滅明燈，依怙之傍！

如生命傳承者，這一份人間情份，豐饒誠摯，大地母親啊！燈妹如一盞孤燈照芎林、燈燈相續繼傳承啊！

三部曲《孤燈》中的林阿貞：

原本懦弱依賴，以丈夫為天，後來因著環境，受著內心煎熬，醒悟之後挺立人間，為母則強，堅強剛毅，醒覺重生，走出平坦大道。

三部曲《孤燈》中的蘇阿華：

為愛勇敢追尋，堅貞自持，情感專一，即使為愛盲目，飛蛾撲火，痛不欲生，但仍死而不悔，玉石俱焚，槁木死灰之後，另一次重生，為自己而活，也為自己的信念而活，醒覺重生，自我救贖，炸掉火藥庫，同歸於盡，自我完成。

三部曲《孤燈》中「我的肥豬」山之女昂妹：

應對困境的方式，永遠是自自然然，展現了生物本能，求飽肚，如花自開，水自流，永遠另類方式迎接挑戰，積極找吃食，存活的另種方式，還是活得怡然自得，活出屬於為人的自存方式。

再來談談《埋冤 1947 埋冤》裡葉貞子及鍾瓊玉，在悲慘的年代，悲慘的遭遇之下，兩人並沒有被打倒，即使態度曾消極逃避，但處境的反應之下，生命總是會找到出口，生存的先決條件—在於不放棄自己，所以對應處境是更積極的迎戰及勇於改變，如蛹之生、蛻變；最後得解脫於醒覺、救贖，終至於如浴火鳳凰重生，勇敢自我引領。走出困局。

《藍彩霞的春天》裡的彩霞，從痛苦深淵，自墜，不甘，沉淪，但是在眾人間不公不義事項上自己去思索生命的意義，繼之，從苦痛中自我救贖，慢慢尋找解決的方法，最終發現生存的活路只有戰鬥，反抗是存有的唯一活路，終於破繭而出，置之死地而後生，求得自我重生。

風雨中的小鳥沒有僥倖的機會？⁶⁸¹被凌虐的身心靈，被糟蹋的尊嚴，還是有醒覺的一天，

漸漸的，那最初由震撼而絕望，進而麻木的心神，又逐漸甦醒了⁶⁸²

惡不會自己消滅，要得救必需靠自己自立自強，自己不救沒人救你，任何受難者不行動的理由都是懦弱的藉口，反抗是人性中最高、最純粹的、至高無上的美德。⁶⁸³

因為那是身而為一個人自我的整全，我們都要戰戰兢兢過這人生，付出心血，忍受苦痛，如此的人生才有意義，才是自我完成。

彩霞沉痛的，慘痛的體會，一切自由自決靠自己，該怎麼做，就怎麼做，該付出，就付出，不要期待甚麼，不要等待甚麼，即使是小妓女，別人認為最下流卑賤的妓女，也還是可以走出屬於自己的路，從污穢卑賤中、從泥淖髒汙裡、從濁垢腐臭內，掙脫出來，走出向上向善的大路來，一切全靠自己啊！

《藍彩霞的春天》裡的淑美，也是另類女性，淑美以一絲不掛赤裸之身，面對全部的人，沒什麼好怕的，淑美不是逃走，淑美是以堂堂之姿「走」出去的，路是要走下去才會出現的，「到底孫淑美是不是笨蛋？」⁶⁸⁴為何如此心甘情願賣身？但是，事實證明，淑美不是笨蛋，靠自己，勇於反抗，最終得救，被警察帶走，重獲新生。爭，要靠自己。掙得最終的自由，爭得最終的尊嚴。

自己跌倒自己爬，望人扶持都是假，自己遇到困難，要自己解決，希望別人扶持，是靠不住的，一個人應以自立為重。所以這些可敬的女性，由命運多舛、內心憤懣無依，悲傷掙扎到內心靈明，清醒覺悟，自立自強，醒覺重生，對壓迫者，做出反擊、奮力一搏，對現實勇於承擔，展現女子對權益的爭取追求，生而為人，自我提昇，平等、向上的力量。

存在主義所強調的個人，乃是任何人都有其個別的生命，每一個個別的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各人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人人得以表現自己真實的個性。存在主義認為社會關係只有建立在真實存在的個體上，個人意志的創造力量才能發揮出來⁶⁸⁵。所以女性不是沒發出聲音，只是以不同方式、不同面目呈現，無須大聲呼喊尖叫，生命總會找到出口，沒說出的往往比說出的更昂揚，用做的、用行動更令人動容。女性永遠是最具力量，堅強獨立航行於人世塵海中的一艘最

⁶⁸¹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39

⁶⁸²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155

⁶⁸³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自序 2

⁶⁸⁴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1997。頁 256

⁶⁸⁵馬森：《夜遊》，台南：文化生活新知出版社，1992。頁 14。

有力量方向的舟楫。時代再怎麼動盪、變動，環境再怎麼不幸、囿限，女人還是可以勇於做自己，自存實有，活出自我之勇毅剛強，自立、自主、自強，應對處境活出生命尊嚴，展現女性自覺的精神。

參考書目：

一、李喬著作

- 李喬：《寒夜三部曲·1 寒夜》 台北：遠景，1981
- 李喬：《寒夜三部曲·2 荒村》 台北：遠景，1981
- 李喬：《寒夜三部曲·3 孤燈》 台北：遠景，1981
- 李喬：《共舞》 台北：學英，1985
- 李喬：《告密者》 台北：自立晚報出版，1986
- 李喬：《台灣人的醜陋面》 台北：前衛，1988
- 李喬：《台灣運動的文化困局與轉機》 台北：前衛，1989
- 李喬：《台灣文學造型》 高雄：派色，1992
- 李喬：《台灣文化造型》 台北：前衛，1992
- 李喬：《慈悲劍》 台北：自立晚報出版，1993
- 李喬：《李喬集》 台北：前衛，1993
- 李喬：《台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卷》 台北：前衛，1993
- 李喬：《台灣，我的母親》 台北：草根，1995
- 李喬：《埋冤 1947 埋冤(上)》 台北：海洋臺灣，1995
- 李喬：《埋冤 1947 埋冤(下)》 台北：海洋臺灣，1995
- 李喬：《情天無恨—白蛇新傳》 台北：草根，1996
- 李喬：《小說入門》 台北：大安，1996
- 李喬：《藍彩霞的春天》 台北：遠景，1997
-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1》 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
-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2》 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
-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3》 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
-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4》 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
-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5》 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
-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6》 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
-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7》 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
-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 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
-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9》 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
-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10》 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
-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 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
- 李喬：《結義西來庵》 台南：南縣文化局，2000
-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精選集》 台北：聯經，2000
- 李喬：《文化心燈-李喬文化評論選粹》 台北：望春風，2000
- 李喬：《大地之母》 台北：遠景，2001

- | | |
|-------------------|------------------|
| 李喬：《文化、臺灣文化、新國家》 | 高雄：春暉，2001 |
| 李喬等：《客家文學精選集·小說卷》 | 台北：天下，2004 |
| 李喬：《重逢夢裡的人》 | 台北：印刻，2005 |
| 李喬等：《台灣文學導讀》 | 台北：允晨，2006 |
| 李喬：《情歸大地》 | 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8 |
| 李喬：《一八九五 乙未》 | 台北：田澤，2009 |
| 李喬：《長篇小說自剖》 | 台北：台大，2009 |
| 李喬：《咒之環》 | 台北：印刻，2010 |

二、相關書目

- | | |
|--------------------|-----------------|
| 陳鼓應：《存在主義》 |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 |
| 周伯乃：《存在主義與現代文學》 | 台北：星光，1969 |
| 周伯乃：《現代小說論》 | 台北：三民，1971 |
| 趙知悌：《現代文學的考察》 | 台北：遠景，1976 |
| 胡菊人：《小說技巧》 | 台北：遠景，1978 |
| 楊昌年：《小說賞析》 | 台北：牧童，1979 |
| 羅 盤：《小說創作論》 | 台北：東大，1980 |
| 王鼎鈞：《文學種籽》 | 台北：明道，1982 |
| 柯慶明：《文學美綜論》 | 台北：長安，1983 |
| 張素貞：《細讀現代小說》 | 台北：東大，1986 |
| 呂正惠：《小說與社會》 | 台北：聯經，1988 |
| 陳芳明：《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 | 台北：前衛，1988 |
| 連溫卿：《臺灣政治運動史》 | 台北：稻鄉，1988 |
| 項退結：《人性尊嚴的存在背景》 | 台北：東大，1988 |
| 楊美惠：《女性、女性主義、性革命》 | 台北：合志，1988 |
| 趙滋蕃：《文學原理》 | 台北：東大，1988 |
| 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 | 台北：文史哲，1989 |
| 何金蘭：《文學社會學》 | 台北：桂冠，1989 |
| 林雙不：《二二八台灣小說選》 | 台北：自立，1989 |
| 林衡哲：《雕出台灣文化之夢》 | 台北：前衛，1989 |
| 簡政珍：《語言與文學空間》 | 台北：漢光，1989 |
| 王溢嘉：《性、文明與荒謬》 | 台北：野鵝，1990 |
| 陳婉貞：《1947 台灣二二八革命》 | 台北：前衛，1990 |
| 葉石濤：《走向台灣文學》 | 台北：自立晚報，1990 |
| 齊邦媛：《千年之淚》 | 台北：爾雅，1990 |

- 魯樞元：《文學心理學》 台北：新學識，1990
- 李瑞騰：《文學關懷》 台北：三民，1992
- 呂正惠：《戰後台灣文學經驗》 台北：新地，1992
- 張漢良：《文學的迷思》 台北：正中，1992
- 張淑香：《抒情傳統的省思與探索》 台北：大安，1992
- 彭瑞金：《瞄準台灣作家》 高雄：派色，1992
- 鄭清文：《台灣文學的基點》 高雄：派色，1992
- 劉春城：《台灣文學的兩個世界》 高雄：派色，1992
- 樂蘅軍：《意志與命運》 台北：大安，1992
- 王德威：《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 台北：麥田，1993
- 高全喜：《自我意識論》 台北：博遠，1993
- 張素貞：《續讀現代小說》 台北：東大，1993
- 陸志平：《小說美學》 台北：五南，1993
- 張小虹：《後現代／女人：權力、慾望與性別表演》 台北：時報，1993
-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 高雄：春暉，1993
- 簡政珍：《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1)文學理論卷》 台北：正中，1993
- 高天生：《台灣小說與小說家》 台北：前衛，1994
- 葉石濤：《展望臺灣文學》 台北：九歌，1994
- 鄭明俐：《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 台北：時報，1994
- 劉世劍：《小說概論》 高雄：麗文，1994
- 李銀河：《中國婚姻家庭及其變遷》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5
- 俞汝捷：《人心可測－小說人物心理探索》 台北：淑馨，1995
- 張小虹：《性別越界》 台北：聯合文學，1995
- 彭瑞金：《台灣文學探索》 台北：前衛，1995
- 楊 照：《文學的原像》 台北：聯合文學，1995
- 龔鵬程：《臺灣的社會與文學》 台北：東大，1995
- 王逢振：《女性主義》 台北：揚智，1996
-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 台北：麥田，1996
- 林瑞明：《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 台北：允晨，1996
- 李銀河：《女性權力的崛起》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7
- 邵玉銘：《四十年來中國文學》 台北：聯合文學，1997
- 馬 森：《燦爛的星空》 台北：聯合文學，1997
-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 高雄：春暉，1997
- 龍協濤：《讀者反應理論》 台北：揚智，1997
- 李瑞騰：《台灣文學二十年集－評論 20 家》 台北：九歌，1998
- 林立樹：《女性自覺》 高雄：派色，1998
- 陳義芝：《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 台北：聯經，1998
- 陳玉玲：《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 嘉義：南華，1998

- 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 台北：麥田，1998
- 楊 照：《夢與灰燼—戰後文學史散論二集》 台北：聯合文學，1998
- 樂黛云：《比較文學原理新編》 北京：北京大學，1998
- 黎活仁：《台灣後設小說研究》 台北：文史哲，1998
- 顧燕翎：《女姓主義經典》 台北：女書文化，1999
- 李仕芬：《女性觀照下的男性》 台北：聯合文學，2000
- 許俊雅：《島嶼容顏—台灣文學評論集》 台北：北縣文化局，2000
- 彭瑞金：《驅除迷霧、找回祖靈》 高雄：春暉，2000
- 沈清松：《台灣精神與文化發展》 台北：台灣商務，2001
- 許琇禎：《台灣當代小說縱論 1977-1997》 台北：五南，2001
- 陳芳明：《深山夜讀》 台北：聯合文學，2001
- 林鎮山：《台灣小說與敘事學》 台北：前衛，2002
- 陳碧月：《小說創作的的方法與技巧》 台北：秀威資訊，2002
- 羅 婷：《克里斯多娃》 台北：生智，2002
- 許俊雅：《無語的春天—228 小說選》 台北：玉山社，2003
- 許俊雅：《見樹又見林》 台北：國立編譯館，2005
- 黃絢親：《李昂小說中女性意識之研究》 台北：萬卷樓，2005
- 朱嘉雯：《最完美的女性藝術：珍·奧斯汀和她的小說》 宜蘭：佛光，2006
- 盧翁美珍：《神祕鱒魚的返鄉夢》 台北：萬卷樓，2006
- 李栩鈺：《文學女性與女性文學》 台北：里仁，2007
- 歐宗智：《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論》 台北：前衛，2007
- 劉亮雅：《想像的壯遊》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
- 林衡哲：《智慧交響曲-20 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講座》 台北：望春風，2008
- 許素蘭：《給大地寫家書》 台北：典藏，2008
- 李瑞騰：《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台南：國立文學館，2010
-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 台北：聯經，2011
- 彭瑞金：《李喬》 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
- 林啓旭：《台灣二二八事件》 高雄：新台論

三、相關書目

- 佛洛姆。孟祥森譯：《愛的藝術》 台北：志文，1969
- KARL JASPERS：《悲劇之超越》 台北：巨流，1970
- 佛洛伊德。林克明：《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 台北：志文，1971

- 叔本華。張尙德譯：《人生的智慧》 台北：志文，1972
- 羅洛梅。蔡伸章譯：《愛與意志》 台北：志文，1976
- 佛洛伊德。楊庸一譯：《圖騰與禁忌》 台北：志文，1977
- 佛洛姆。孫石譯：《自我的追尋》 台北：志文，1979
- 韋勒克、華倫。王夢鷗等：《文學論－文學研究方法論》 台北：志文，1979
- 西蒙·波娃。楊翠屏譯：《西蒙·波娃回憶錄》 台北：志文，1981
- 保羅·田立克：《生之勇氣》 台北：久大，1987
- Albert Mordell。鄭秋水譯：《心理分析與文學》 台北：遠流，1987
- 日山川麗。高大倫譯：《中國女性史》 四川：三秦，1987
- 富士谷篤子。林玉鳳譯：《女性學導論》 台北：南方，1988
- 珍、貝克、密勒。鄭至慧等譯：《女性新心理學》 台北：婦女新知，1988
- A·michel。張南星譯：《女權主義》 台北：遠流，1989
- Carl G·Jung。蘇克譯：《尋求靈魂的現代人》 台北：遠流，1990
- 卡維波 何春蕤：《為什麼他們不告訴你－性政治入門》 台北：方智，1990
- 杜加斯。威茨曼。程實定譯：《當代社會心理學》 台北：結構群，1990
- 廚村白村。吳忠林譯：《苦悶的象徵》 台北：金楓，1990
- Viktor·Frankl，M·D。游恆山譯：《生存的理由》 台北：遠流，1991
- Susan Schenkel，Ph·D 詹益森譯：《女性致勝的關鍵》 台北：方智，1991
- 西蒙·波娃。楊美惠譯：《第二性·第一卷》 台北：志文，1992

- 西蒙·波娃。楊美惠譯：《第二性·第二卷：處境》 台北：志文，1992
- 西蒙·波娃。楊美惠譯：《第二性·第三卷：正當的主張與邁向解放》
台北：志文，1992
- 珍·貝克、米勒。江慧君譯：《新女性心理學》 台北：桂冠，1992
- Marianne willimson。關懷懿譯：《女性自覺》 台北：牛頓，1994
- 貝蒂·傅瑞丹。李令儀譯：《女性迷思》 台北：月旦，1995
- 格蕾·格林，考比里亞·庫恩。陳引馳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台北：駱駝，1995
- 羅思瑪莉·佟恩。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 台北：時報，1996
- 凱特·蕭邦。楊瑛美譯：《覺醒》 台北：女書，1996
- Kathy Davis。張君玫：《重塑女體》 台北：巨流，1997
- 蕾妮·丹菲爾德。劉泗翰譯：《誰背叛了女性主義》 台北：智庫，1997
- Patricia ticineto clough。夏傳位譯：《女性主義思想》 台北：巨流，1998
- 羅莎琳·邁爾斯。刁筱華譯：《女人的世界史》 台北：麥田，1998
- 貝蒂·傅瑞丹。李令儀譯：《覺醒與挑戰》 台北：新自然，2000
- 愛麗絲·史瓦茲。婦女新知編譯組：《拒絕做第二性的女人》 台北：女書，2001
- 湯瑪斯·薩斯。吳書榆譯：《自殺的權利》 台北：商周，2001
- 劉霓：《西方女性學一起源、內涵與發展》 北京：社會文獻出版，2001
- 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 台北：志文，2002
- 卡洛·席爾滋。吳竹華譯：《未婚的婚姻小說家－珍奧斯汀的異想世界》

台北：左岸，2002

約翰何姆斯&凱倫芭潔。愛麗絲譯：《珍奧斯汀的智慧》台北：圓神，2003

羅洛·梅。朱侃如譯：《焦慮的意義》台北：立緒，2004

維吉尼亞·吳爾芙。宋偉航譯：《自己的房間》台北：布波，2005

約翰·柏格。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台北：麥田，2005

馬斯洛。劉燁譯：《馬斯洛的智慧》台北：正展，2006

瑪麗·沃爾斯考夫特。王瑛譯：《女權的辯護》北京：中央編譯，2006

珍·奧斯汀。梁祥美譯：《勸服》台北：志文，2007

瑪姬·蓮恩。杜蕾蕾譯：《珍·奧斯汀的世界》台北：雅書堂，2010

《聖經新世界譯本》，美國紐約：WATCHTOWER BIBLE AND TRACT SOCIETY
OF NEW YORK，INC．，2007

四、期刊論文

洪醒夫：(偉大的同情與大地的鄉愁—李喬訪問記)，《書評書目》16期，1974.11

花村：(山女)與(蕃仔林的故事)的比較，《中華文藝》，11卷4期，1976.6

葉石濤：〈論李喬小說裡的「佛教意識」〉，《台灣文藝》，57期，1978.1

彭瑞金：(悲苦大地泉甘土香-李喬的蕃仔林故事)，《台灣文藝》，57期，1978.1

鍾鐵民：(李喬印象記)，《台灣文藝》，57期，1978

黃武忠：(人性探討者—李喬訪問記)，《台灣時報副刊》，1980.12.1

陳銘城：(把文學創作駛進歷史的港灣)，《自立晚報》，1993

徐進榮：(李喬《寒夜三部曲》中「燈妹」的涵意)，《文學台灣》，7期，1993.7
張金墻：(台灣文學中的女性空間—以呂赫若、李喬、李昂的小說為主)，
《台灣文藝》，8期，1997.8

歐宗智：(傳統客家女性的堅忍形象—談李喬《寒夜三部曲》的燈妹)，《明道文藝》，287期，2000.2

劉至瑜：(台灣作家筆下的妓女形象—以呂赫若「冬夜」、黃春明「莎啞娜啦·再見」、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和李喬「藍彩霞的春天」為例)，
《台灣人文·台灣師範大學》，4期，2000.6

陳兆珍：(從跨越時代的小說中看女性角色的轉變)，《文化大學中文學報》，8期，
2003.3

楊 翠：〈「大地母親」的多重性——論李喬《寒夜三部曲》、《情天無恨》、《藍彩霞的春天》中的女性塑像〉，《第五屆臺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李喬的文學與文化論述》，臺灣師範大學台灣語言文化文學研究所、長榮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主辦，2007.4

陳文雅：(女性形象與家國寓言—以李喬《寒夜三部曲》及《埋冤 1947 埋冤》為例)，台灣學研究，3期，2007.6

紀俊龍：〈試論李喬《寒夜三部曲》中人物的悲劇〉，《南榮學報》，第10期，2007.6

五、學位論文

賴松輝《李喬『寒夜三部曲』研究》。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薛鈺蓉《女性意識的成長及其教育意涵—以西蒙·德·波娃為例》。臺北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劉純杏《李喬長篇小說研究》。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紀俊龍《李喬短篇小說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2

黃琦君《李喬文學作品中的客家文化研究》。新竹師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陳器文《兩性角色與殖民論述－「香港三部曲」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莊淑玲《廖輝英女性小說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殷肇雲《《鏡花緣》中女性生命的主體性研究》。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02
- 吳慧貞《李喬短篇小說主題思想與象徵藝術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 楊明慧《台灣文學薪傳的一個案例——由吳濁流到鍾肇政、李喬》。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 鄭雅文《李喬短篇小說研究》。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 翁美珍《李喬『寒夜三部曲』人物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 劉奕利《臺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女性人物研究——以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李喬所描寫日治時期女性為主》。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 張令芸《土地與身分的追尋——李喬『寒夜三部曲』》。銘傳大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 陳鵬翎《李喬短篇政治小說研究》。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 劉文鈞《蕭紅小說中女性角色研究》。高雄師範大學中文碩士班。2006
- 蔡佳玲《歷史、傷痕、二二八——李喬後殖民歷史小說『埋冤一九四七埋冤』研究》。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7
- 黃雅慧《李喬短篇小說人物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回流中文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
- 陳美滿《李喬短篇小說之女性人物研究》。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
- 王瓊慧《李喬小說人物分析--以《慈悲劍--李喬短篇小說自選集》、《李喬短篇小說精選集》、《李喬集》為主》。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吳欣怡《敘史傳統與家國圖像：以呂赫若、鍾肇政、李喬為中心》。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李展平《太平洋戰爭書寫--以陳千武《活著回來》、李喬《孤燈》、東方白《浪淘沙》為論述場域》。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邱如君《李喬《藍彩霞的春天》中娼妓形象與反抗哲學之研究》。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楊傳峰《《寒夜三部曲》女性角色研究》。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2009

李秀玲《李喬《情天無恨 - 白蛇新傳》生命觀探析》。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0

楊素萍《李喬「寒夜三部曲」之客家女性形象研究——以葉燈妹為核心》。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網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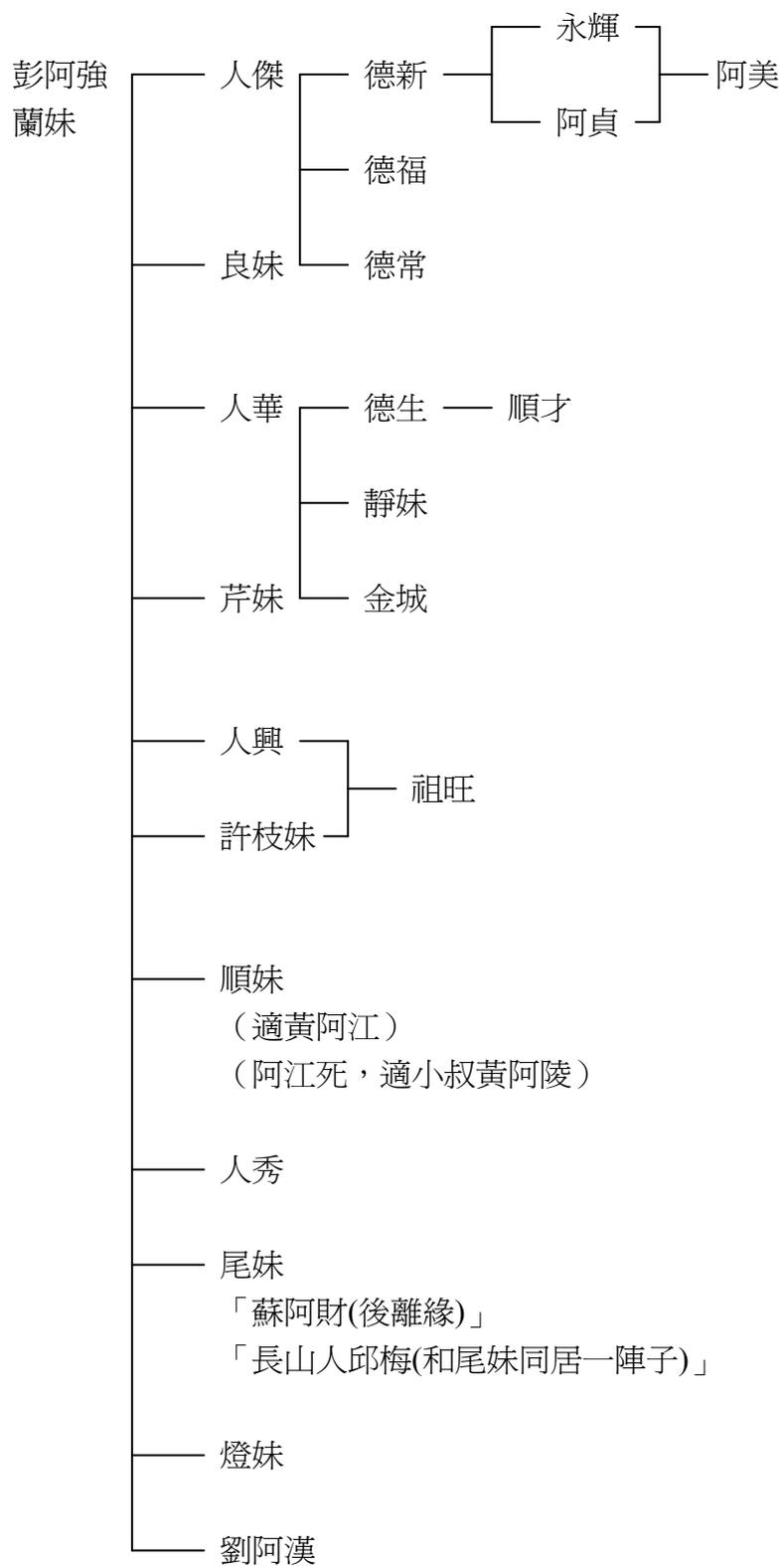
郭其才《從存在主義略談人生哲學》香港：新亞研究生(香港人文哲學網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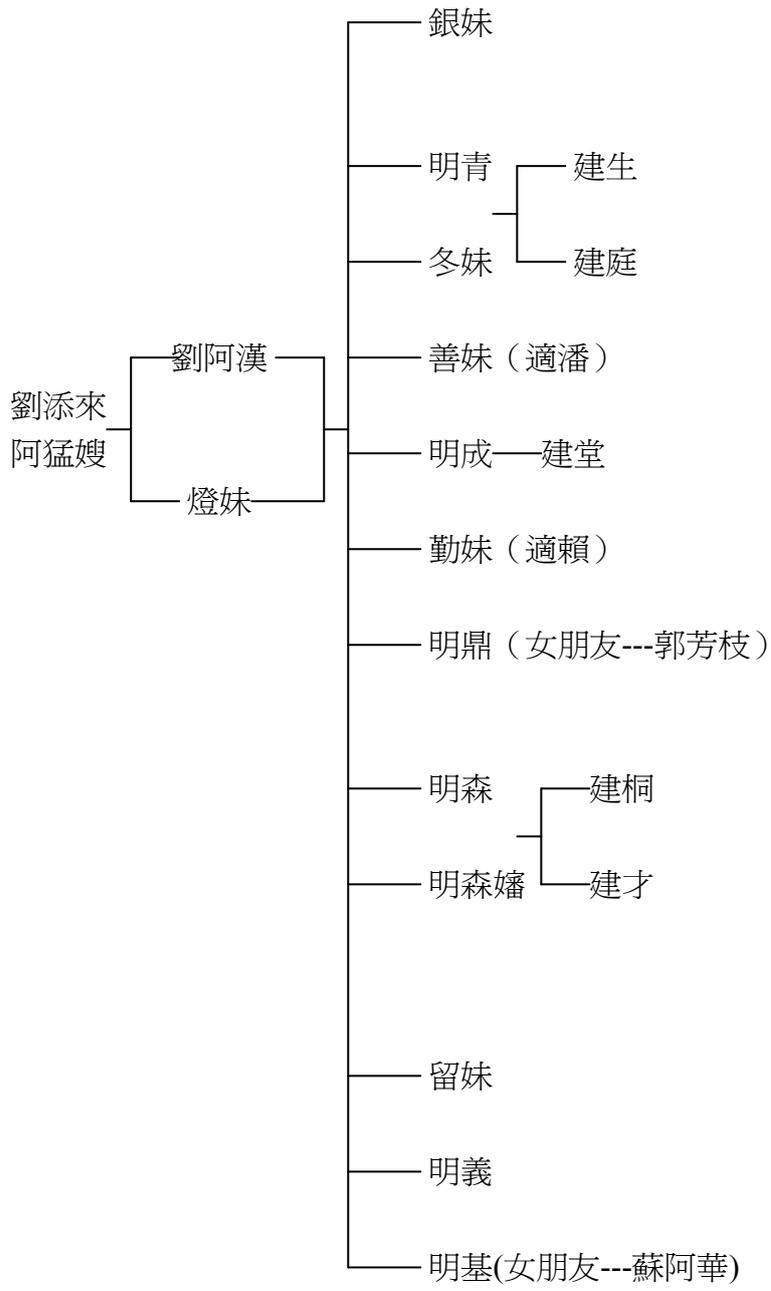
香港人文哲學網頁 <http://www.Arts.cuhk.edu.hk/~hkshp>

<http://blog.udn.com/amisgin/6417118#ixzz1uHqIpE1K> 遺忘招喚命運 - amisgin 的部落格

www.ncafroc.org.tw/Content/award-prize.aspser_no=46&Prize_year=...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附錄：





附錄：

短篇作品概略：

以苗栗縣縣立文化中心彙編為主

出了 10 集《李喬短篇小說全集》：

第一集：桃花眼—酒徒的自述。香茅寮。前塵。代用教員。入贅之夜。賣藥的人。阿妹伯。喜貴嫂。苦水坑。報復。牛老大。桃花眼。歷險記。山蘭花。小京園。全體肅立。噩夢。愉快的故事。誓。山之戀。

第二集：飄然曠野—晴朗的心。天來嫂。月光下。債。報到。烏石壁。兇手。夢與愛。鱸魚。採荔枝。德星伯的幻覺。鬼纏身。床前。橋下。阿鳳孀。飄然曠野。心刑。阿壬嫂這個人。多心經。川菜牛肉麵。歸。

第三集：醉之外—羊仔的變奏。山上。明月之章。綠色記憶。龍岩。隱形牆。現代別離。招婿郎。人的極限。素色夢。晚晴。媽媽。吵架。多餘的下午。鹹菜婆。問仙。醉之外。死的過程。那棵鹿仔樹。痴痴童年。錢公的故事。

第四集：老何與老鼠—乾乾伯。猴子·猴子。祁家灣之秋。鱸鰻。故鄉·故鄉。兩座山。生命之歌。烏蛇坑的野人。殷匡石與我。心賊。迎師記。四十歲的球。裸裡的夢。林老與妻子。下午六點鐘。一種笑。二十歲的球。老何與老鼠。石水伯。救人記。

第五集：人球—浮沙與漩渦。家鬼。蜘蛛。玉梅。山女。竹哈蛙。負後像。飛翔。呵呵，好嘛！。我沒搖頭。蕃仔林的故事。哭聲。如夢令。一段旅程。今天不好玩。人球。鏡中。婚禮與葬禮。迷度山上。恍惚的世界。

第六集：修羅祭—樂得福之晨。會晤。兇手。兄弟。大敵。小菊花與我。修羅祭。含笑遠山。阿敏姐別記。大蟬。歲月如流。秋收。流轉。挨餓的腦袋。會場。我不要。火車上。

第七集：昨日水蛭—捷克·何。一種心情。浪子賦。寂寞雙簧。孟婆湯。劉士生。一段相聲。阿完姊。心事。看戲。庚叔的遠景。醉俠。火。病情。自圓其說。阿憨妹上樹了。心酸記。果園故事。瓊兒行狀。抉擇。昨日水蛭。

第八集：某種花卉—山何路。強力膠的故事。尋鬼記。達瑪倫·尤穆。皇民梅本一夫。尾椎骨風波。共舞。經營者。退休前後。休閒活動。阿二妹的契哥。某種花卉。

第九集：泰姆山記—新年憶舊。小說。馬拉邦戰記。太太的兒子。罪人。告密者。阿扁悲歌。爸爸的新棉被。慈悲劍。恐男症。泰姆山記。共同事業戶。孽龍。

地十集：耶穌的眼淚—水鬼·城隍。一個男人與電話。立委自決。第一手資料。死胎與我。主席·三角街。關於存在的一些信息。玉門地獄。窯變。回家的方式。母親的畫像。耶穌的眼淚。⁶⁸⁶

⁶⁸⁶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2000(1-10 集)